

妮 索

602695

新
子
海
經

220

女義翻

妮 索

蘇聯·P·魯克尼茨基

女義翻譯出版社出版

602595

第七章

當然巴克提可以把活兒幹得更快些，可是他現在不在西雅塘。妮索以前從沒有學過一堵石牆，所以鑽研這種手藝就要費一些時間。何況那一堆石頭的大小尺，全都不一樣，爲了把合用的挑選出來，就得先跑遍了牆角的整個石頭堆。每逢挑出一塊石頭，總是把它先擺在這個位置上，然後擺在另一個位置上，可是在她來看，這塊石頭放得總是不穩固，一壓上其他石頭的重量，那就一定會坍下來。

起初，當她忙着從懸崖脚下搬運成籃子的石頭，並且和着泥的時候，覺得好像再沒有比壘一堵牆更容易的事了。她知道自己這堵牆會跟巴克提壘的兩塔那麼好。可是今天妮索從天亮就開始幹活，到中午，牆還沒有她的胸膛那麼高，同時每一小時的活兒愈來愈困

難了，因為每逢壘過新的一層，就必須把石頭舉得更高。

妮索毫不休息地幹着活。她想看到這間房子（這間房子是她的）蓋上屋頂，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雖然蕭·比爾說在屋裏砌兩個爐灶沒有意義，她還是堅持要在屋子中心砌一個。如果巴克提的屋子蓋得像西雅塘其餘的房子一樣，只包括爲全家用的一間屋子，那當然就對了。可是蕭·比爾要大家的屋子都跟他自己那間一樣，那麼妮索怎麼能在一間沒有爐子的屋裏住呢！

妮索給沾得一塌糊塗，連頭髮裏都有泥塊兒。如果她獨個兒繼續幹下去，到傍晚這堵牆也不會高過她的肩膀。可是幸虧蕭·比爾過來幫忙了，他向上砌着，只讓妮索把他指定的石頭搬過來。現在在工作用一種驚人的速度進展着。他做事多麼熟練啊！妮索搬一塊石頭，要把它緊攬在肚皮上，這石頭重得幾乎把她的身子變成兩段，他卻把它從這手舉到那手，迅速地按在搗了稻草的泥巴上。石頭臥在那兒，好像蜷伏在它自願的一個非常舒服的地方似的。

「現在，這一塊嗎？」妮索問道。

蕭·比爾轉過身來。

「不，大點的一塊；在那兒。」

蕭·比爾從妮索手裏接過石頭，便把他們剛才的談話繼續起來。

「你說那邊的草很壞？」

「一定是的。「藍角」到夏天從來沒有那麼胖過。」

「也許那牛生病吧？」

「要是生病，那個亞克壩人絕不肯從我姨媽那兒牽走的。那邊所有的牛都很瘦。可是咱們這兒的牛——我頭一次給它打掃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根肋骨也瞧不見，而且那麼大！」

「你沒見過真正的大牛哩。把那兒的石頭遞給我——圓的一塊……拿我們俄羅斯的牛跟那一隻比比，它不過像隻小牛犢。像在天堂上呢，妮索。可是這兒——連蓋屋頂用的一根合用的樑木都沒有！」

「你昨天弄的那根怎麼樣呢，蕭·比爾？」

「那根白楊柱子嗎？在我家鄉裏，把它砍來當柴燒也覺得丟人！在我來的那個地方，我們有這麼粗的樹。」蕭比爾用一個寬大的手勢比量着腰帶。然後他刮下一灘泥，把它抹在石頭上。

「你來的那地方甚麼東西都好一點！」妮索遞給他另一塊石頭時沉思着說。「那你幹嗎要在這兒住下去？」

「因為我希望你們的事情一樣的好！我想做些讓你安適的事情呢，你這個可愛的東西！」

「爲我？」妮索用一種嚴肅的聲音問着，於是沉默起來。

她繼續做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

「蕭·比爾，如果你們的人不買老婆，那麼男人怎麼弄到她們呢？」

「簡單得很：如果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他對她說『我愛你』，如果她也說『我愛你』，那麼他們就結婚啦。」

「就是這樣嗎？」

「另外你還要甚麼呢？」蕭·比爾微笑道。「他們舉行一個婚禮，並且在書裏寫上他們是男人和妻子。就是這樣。」

「他們自己寫嗎？……喂，這塊石頭成嗎？」

「好。遞上來吧。當然是他們自己寫，還簽上自己的名字。等你結婚時也把你自己的簽上。」

妮索又沉默起來。只有敲打石頭的聲音可以聽得見。

「我永不結婚。」妮索很堅決地說。

「爲甚麼不呢？」

「因爲沒有人會愛我。我是個壞人。」

「是甚麼東西讓你想自己很壞呢？」

「我當然壞。太陽要因爲我停止發光。每一個人都要死掉，我要死掉，你也要死掉。我不願意太陽停止發光！」

「噯，你這傻子！好像太陽除了爲某一個小姑娘難過就沒有旁的事幹啦！糊塗人瞎扯，

你竟聽他們的！」

「你能說諾魯·貝克糊塗嗎？波波·卡龍糊塗嗎？大家都說他是聰明人當中最聰明的。我是個不忠實的老婆。我對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壞影響。我一定是壞得很。你沒有聽見他們怎麼說我嗎？你不記得魚骨頭向我嚷的甚麼啦？你爲甚麼要蓋房子給我住呢？蕭·比爾？你爲甚麼不趕我走呢？我也許要給你帶來不幸呢。蕭·比爾，我整天價不斷地想……喂，拿這塊石頭。」

「你整天不斷地想甚麼，妮索？」

妮索皺起眉頭。也許還是別把自己常想的告訴蕭·比爾的好。如果告訴他自己想死，他也許要生氣的。她既然這麼壞，爲甚麼還要活下去呢？爲甚麼她要給別人，特別是蕭·比爾帶來不幸呢？還是別告訴他吧。

「又不說話啦！你在想甚麼？你的確是個壞姑娘，是吧？」

「是的，蕭·比爾。我是這麼想。」

「那麼告訴我，你會損害過甚麼人吧。你殺過甚麼人嗎？你偷過東西嗎？或者你一天到

「晚地撒謊嗎？」

「我不曉得，蕭·比爾……不……可是聽我說吧。我要把實話告訴你。我要殺死某人……這樣……拿一把小刀，一下子把他殺死！」

「啊呀！殺誰呢？把那塊石頭遞給我吧。你想要殺的是我嗎？」

「你天曉得不是的，蕭·比爾！」妮索向蕭·比爾瞥了那麼可怕的一道眼色，使他感覺到對這場有趣的談話的一種嚴肅的低聲。「你怎麼會想這種事情！我……」妮索幾乎把她發誓不說的那個字眼兒說了出來。「我想殺死的不是你。」

「那麼是誰呢？」

妮索扔掉她剛從石堆上搬來的石頭，向蕭·比爾走來；蕭·比爾瞧見她臉上發生的變化，就驚奇起來。

「我想殺的是阿西斯·康。」她柔和而堅定地說道。「還有一切反對我的人。」

「來吧，來吧，」蕭·比爾只能找這些話說。「咱們還是繼續幹活吧，妮索。」

妮索又開始給他遞石頭了。現在牆已經到了蕭·比爾的肩膀，所以他必得把胳膊舉

到頭上面工作。爲了克服這種不方便，他就在牆基旁邊放了幾塊大石頭，這樣就可以站在上面。

「不，妮索，」最後他說。「你一點都不壞。最重要的是你不懶惰。這很好，好極了。你從來不交叉着胳膊坐在那兒，因此古利對你很高興。在她一切的工作上，你都幫她忙。」

「我當然幫她忙。她獨自一人嘛。你在村子旁邊忙，巴克提又走了。告訴我，蕭·比爾，巴克提幹嗎走了這麼久呢？」

「怎麼，你因爲他而覺得寂寞嗎？」

「不，只是古利奇怪他爲甚麼這麼許久還不回來了。」

「顯然是旅隊還沒有到達沃落。我猜巴克提是在那兒等着呢。」

「蕭·比爾……」

「啊？」

「我不懂。告訴我吧……」

「甚麼？」

「我不懂，爲甚麼這兒所有的人都說他們害餓。昨天你不在家，祖愛達來看過古利和我。她哭着說自己害餓。她幹嗎害餓呢？有的是蘋果、棧子和牛奶。難道那些飯很壞嗎？我住在杜布時，我們除了煮飼草，甚麼都不吃，所以我們常說，「只要有飼草就成了。」西雅塘人都很餓呢。我看這兒的生活很好嘛。」

「是啊，當然……這兒的生活好……」蕭·比爾慢慢說着，他的頭腦裏充滿了對這些東西的想念：烤牛肉、帶汁兒的馬鈴薯和葱——新鮮的煎葱——他們紅軍中隊裏沒有一天不是吃這些東西過去的。在他們行軍時，便帶着整整一個畜羣，每天傍晚他們一紮下營——哼！蕭·比爾的饑慾發作了，他用舌頭舐舐嘴唇。如今在這兒呢，每逢蕭·比爾瞧見一隻羊，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過可以拿它烤烤吃。深谷居民們頂多不過讓自己每年殺一隻羊。唉，每天的那種豌豆粥！還有那些蘋果、乾棧子和酸牛奶！如果能吃一餐菜燉肉、酸奶酪、黑麵包加牛油的好飯才好哪！

「這兒的生活當然好，妮索，」他重複道。「等巴克提弄麵粉來，那就更好啦。記得我曾問過你的嗎，妮索，你爲甚麼不願意回杜布去呢？」

「那兒所有的人既然都對我像生人一樣，我幹嗎要回去呢？」

「可是你是生在那兒的。」

「那兒每一個人都待我很壞。我姨媽把我賣給了阿西斯·康。」

「在亞克壩，他們對你也像生人嗎？」

「是的。」

「這兒呢？」

「這兒起初我想他們也會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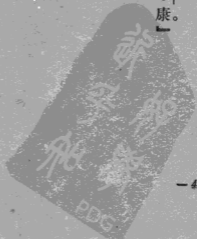
「可是現在呢？」

「巴克提在這兒，古利和你也在這兒……隨後是祖愛達和嫂克·布卡……不，這兒的人對我不像生人。」

「不像生人，這是甚麼意思？譬如說我吧，是一個俄羅斯人。」

「你，蕭·比爾？你一定是跟我開玩笑。你正是我自己的人嘛！」

「誰不是「你的人」呢？」



「阿西斯·康不是諾魯·貝克不是波波·卡龍不是魚骨頭不是。凡不希望我得好
的都不是。」

蕭·比爾笑了，竟忘記了把下一塊石頭砌上去。

「除了魚骨頭，我完全贊成你說的這些人。魚骨頭是「你的人」哩。」

「她？你忘記她說我甚麼啦？」

「她胡扯了一通。可是有一天你得跟她和好。」

「不！」妮索憤怒地喊道。「如果別人是生人，她也是，還長着一條蜥蜴舌頭哩！讓耗子

跳到她嘴裏去吧！」

蕭·比爾大笑起來，因此惹火了妮索。

「你甚麼都不曉得，蕭·比爾。她不喜歡你。她也不喜歡巴提克。巴提克走時，她不肯把自己的驢子給他。」

「你說不給他驢子，是啥意思？她哪兒有驢呢？」

「瞧，你甚麼都不曉得，蕭·比爾。還記得巴克提怎麼跑遍村子搜集驢子嗎？」

「是啊，我記得。」

「他也到她那兒去過。我甚麼都曉得。那時你在運河上，可是我和巴克提去啦。你自己告訴過讓我幫他去搜集驢子。可是魚骨頭沒有把她自己的給我們。卡拉什病了——他抽了鴉片——我們一到魚骨頭家，她就將我們趕走了。『我不願意把自己的驢子給你們！』她這麼說。巴克提向她罵過誓就走了。她絕沒有把驢給過我們。」

「巴克提爲甚麼不把這事情告訴我？」

「我不曉得。你告訴我們搜集二十五隻驢子，可是我們只搜集到二十四隻。魚骨頭把我們趕走，我們就到另一家——祖愛達家去啦。她的哥哥胡達多把最後一隻給我們湊上。他也是一個好人呢。可是魚骨頭是條蛇，我恨她！」

「你和我再找一天來談魚骨頭。可是咱們還是繼續幹活吧。現在你爬到頂上去——我再也夠不到啦。我向上遞石頭，你疊上去。如果我爬上去，整面牆就要坍倒啦。」

「我也爬不上去啊，蕭·比爾。石頭會掉下來呢。」

「來，我把你舉上去。——二——上去吧！」

當蕭·比爾緊抓住妮索，不知不覺地讓她貼近了自己，他忽然覺察到了這個女孩子的氣力與柔和。一秒鐘的功夫，他把她舉到自己頭的上方，她就跨上了牆。他一瞧見妮索那驚惶的眼睛裏突然射出的光亮，就暗自尋思：「瞎扯！她不過仍舊是個小孩子呢！」他趕緊向石頭堆彎下腰，把最重的挑選出來，又把它們遞上去。

「拿緊了！這是塊重的呀！」

妮索緊抓着石頭，把它砌到泥裏。他們繼續幹活，再沒有談話；牆已經比蕭·比爾高一些了。

二

卡拉什把驢子交給商人以後，便抽了那麼多的鴉片，因此他在夢的世界裏魂遊了三天。他被自己那種許久對幸福的渴望所折磨着。在他看來，好像自己正向一條河的中間走下去，這條河的金黃水流達到他的肩膀。水把他浮了起來，所以他用喘不上氣的速度大步邁着。每逢他的胳膊一陣亂扒，金黃的水波便向後退去。他每邁一步，全部境界便漂流而過。

譬如說這兒吧，就是一個透明的、青紫色的山區。卡拉什看得見，住在那些山裏的女人，像一團紫露似地移動着，好像湖水深處的游魚。她們奔到河岸上，向他瞧一眼，瞧瞧這位偉大而出名的卡拉什。他竭力接近她們，可是靠岸愈近，河水愈濃，所以卡拉什的腿便動不得了。爲了避免在這個金黃色的河灣裏沉下去，他趕快轉身，回到河中心，這時岸上的女人便鬨堂大笑，打趣他……水流又把他漂起來。他邁了一步，這一步或許是進入永世的意思吧；在那兒，他看到了另外一個境地，那兒的山都被美麗的氈毯遮蓋起來。他向山走去，看見河岸的沙都是用煮好的大米做成的。一個人也瞧不見，看來這些大米像是單單爲他預備的；只要他彎下腰，就可以吃個飽。可是他一走近，山上的氈毯都變活了，變成綠色的耗子；這些耗子衝到河邊，把大米吃了個淨光。卡拉什聽得到這一大羣耗子在吮着嘴唇，磨着牙齒。他在驚恐之中再跑回河中心。水流又把他漂浮起來，另外一些境地又呈現在他的面前……；在他向金黃色的河裏走下去的路上，時間是不存在的；成千的境界一閃而過；崇高的希望被完全的失望代替了；卡拉什快樂地笑着，又恐懼地叫着。只當第三天，他才被人從金黃色的河裏救上來，河水突然變得無色了，並且非常之涼，從一個水罐裏傾瀉出來；魚骨頭實在沒

法再忍受她丈夫的喊叫和咕嚕，便拿這水罐給他倒了三次。

卡拉什甦醒過來，在石炕上繼續躺了多時，沒法把他那爆裂似的腦袋抬起來。可是至少他已經安靜了，魚骨頭知道他再躺上一個半天，就充分復原了。

卡拉什最後清醒過來，向上望望，見魚骨頭坐在地上，把一塊大圓石頭拿在兩膝之間，用它磨乾桑椹。八個孩子圍在她周圍，等待他們的母親給他們拿一點點甜椹粉。

「也給我一點吧，」卡拉什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小聲說着，他的嘴唇幾乎不能動了。

「你甦醒過來了，是嗎？」魚骨頭惡狠狠地說着，把他的手推開。「麵粉在哪兒呀？過來，

告訴我麵粉在哪兒。」

「你瘋啦？甚麼麵粉？你鼻子底下是甚麼？」

「不是這些，你這隻狗！麥子的麵粉在哪兒？喂，起來！」魚骨頭拖了卡拉什一把，把他摔下炕來。「你在這兒一躺就是三天，麵粉在哪兒呀？」

卡拉什坐在地上，脊樑倚着炕，揉搓着疼痛的大腿，盡量回想。

「我不明白。」他很猶疑地說。

「你不明白嗎？準是蟲子把你的腦汁吃光了。一點都沒剩，呢？全完啦！」

魚骨頭向卡拉什走過來，狠狠地打他的腦門。他縮回來。他既感覺羞愧，便不願意跟他老婆吵嘴，而且在這會兒他是害怕她的。

「我記不得啦，」他咕噥道。「我頭疼。」

「驢子在哪兒？咱們的驢子在哪兒呢？我在問你——它在哪儿呢？」

「驢子？」

啊哈！現在卡拉什甚麼都記起來啦。真是的，怎麼出這些事呢？他牽了驢子到新地段去過。爲甚麼要把驢子牽去呢？噢，是了，原來小渠的石縫裏漏水，他去弄泥填塞的。經過商人的舖子時，米索·胡招呼過他。他不想回答，可是商人招呼了他第二遍。所以他停下來，以後各種事情就發生了。商人要求他捨棄了驢子折價。他們爭吵起來，其後商人答應他，一旦捨棄了驢子，就給他一整袋麵粉，一直賒到春天。剛剛在這時以前，卡拉什和魚骨頭吵過一架，因爲她要求卡拉什把糧食拿到磨房去磨掉。他不肯這麼做，因爲他們曾在會上通過了決議，說不要動用糧食。蕭·比爾要求過他們別動用糧食，而且巴克提和全體其他的人都同

意不動。

商人費了一些時間，勸卡拉什，然後用了一些很神祕的方法，使卡拉什站在那兒，手裏拿着一隻小鴉片布袋。這時商人就佔有了他的驢子。卡拉什只要求商人允許他用驢子把那袋麵粉馱回家去，可是商人回答說，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閒話，還是在夜裏運去好些。卡拉什同意了。他把泥扔掉，把驢子留給商人，自己回了家。他告訴他老婆，說他是被迫把驢子犧牲掉的，可是夜裏他們兩個可以到商人那兒拿一袋麵粉……

在那以後……

他記不得以後發生了甚麼啦……

「你到米索·胡那兒去要過麵粉嗎？」卡拉什問着，揉揉他那發疼的眉毛。

「我去過。」

「麵粉在哪兒呢？」

「你這個狗雜種，應該問問你麵粉在哪兒呢！商人一點麵粉都沒給我。」

「爲啥沒給？」

「他說，「麵粉是你們的，所以甚麼人也不會動。可是現在讓它留在我這兒吧。你們現在有自己的糧食啦。等糧食吃完，我再把麵粉給你們。」

「你向他解釋過……」

「我怎麼能向他解釋？他只顧笑我，並且嚷道：『決議！這樣的決議只是給傻瓜的，那些當權的人僅僅是想把你們的糧食搶走。也許他們早已經把糧食賣給了蘇維埃商人，並且等他們來取呢。可是你們竟相信他們！』他就是這麼說的！他又說：『碉堡裏有一盤磨。在巴克提回來之前，去把糧食磨掉吧！在夜裏磨，』他說，「這樣蕭·比爾和他的腿子就瞧不見你們啦。」我告訴他那樣咱們春天就沒得種了，他回答說：『每個春天我都給你們糧食，已經有五年了。是甚麼東西讓你們想我今年就不給了呢？』」

「是他給咱們的？他是用這種方法給咱們的，使咱們現在沒得可磨了。」

「閉嘴，你這傻瓜！他是對的。至少他還給哩。我可不願意再餓下去啦。我只在等着那些魔鬼從你腦袋滾出去。今天夜裏咱們帶着糧食袋子到磨房去。」

「你開玩笑嗎？」卡拉什問着，從炕上半欠起身。「我不能違背總的決議。」

「你一定要！」

「我不要！」

「你一定要！」魚骨頭氣沖沖地說。「這一些我都夠啦！我不肯把咱們的驢子給巴克提，因為我害怕它會出甚麼事！你把它給了商人，這就一去不回了。現在閉住嘴，不然我把你的耳朵撕掉！」於是她把手指甲扣進卡拉什的耳朵。「你跟我來嗎？」

卡拉什想把耳朵掙開，嘴裏一句話也不說。魚骨頭揍着他的嘴巴子，接着大怒起來，一拳跟一拳地揍上去。最後他逃脫了，半暈過去，爬到炕上，用手招架着進一步的拳擊。最後他從石炕沿兒溜開，急忙向門口跑去，在奔跑中一腳踏在女兒的手。這孩子發出一聲尖叫，叫得把魚骨頭走到她的身邊，這就給了卡拉什從小屋逃走的時間，於是他跑出院子，到了一堆亂雜的漂石中間。鴉片的效果給他帶來一陣眩暈，他摔在兩塊大漂石中間的空地上，絕望地用手捧住臉。他的頭疼得瞧不見東西了，便向更深的通路爬去，在人類的視線以外睡着了。

魚骨頭把孩子哄好，便出去找卡拉什。他不在院子裏，所以她又回了屋，想卡拉什一瞧

見她安靜下來，便會自動回來的。可是卡拉什並沒有回來。「我還是找找他，」魚骨頭想道。「不然他又抽起來啦。」

她走出院子，在石頭中間的小路上尋找着，最後來到圓形的場園上；近來深谷居民們是常常到這兒來打麥子的。在那兒也沒找到卡拉什。等她轉回身子，忽然瞧見了妮索。魚骨頭偷偷爬到近處，藏到一塊石頭後面，看看這個女孩子在幹些甚麼。妮索正跪在那兒收集零碎麥稈；這些麥稈還沒有被風吹掉，仍舊留在場園上。「啊哈！」魚骨頭滿懷惡意地想。「她可是在偷人家的麥稈啦！」她衝着妮索走上去，妮索猛然轉身，可是沒有站起來。

「原來是你，不是嗎？」魚骨頭急忙地說道。「我聽見沙——沙地響，以為我的小雞跑到這兒來了。你在幹甚麼呀？」

「我們正在蓋屋頂。我們有泥，可是沒有麥稈，所以我到這兒來弄。」妮索冷冷地回答。「我猜麥稈是你的吧？」

「沒有主，我想——不過是給風吹散的廢物……」

「倒是陣好風，竟把麥稈吹給生人啦！願護主幫助你吧！我聽說巴克提給他的用人蓋

了一間房子。有權勢真是件好事——你可以自己僱上一個奴僕，而沒有人能說話。可是我可憐你哩，人家把所有的活兒都堆到你肩膀上了。」

妮索氣憤地跳了起來。

「你在胡扯。我想幹活才幹的。」

「爲你自己還是爲別人呢？」

「爲別人幹活又怎麼樣？我高興給好人幹活！」

「這些好人是誰呀？」魚骨頭說着，把胳膊交叉起來。「難道你是說巴克提嗎？他原來也是像我們這樣的一個發奎爾，以後他得了權，就穿上白袍子啦，現在好像他要發財似的。因爲他，我的八個孩子都挨餓，我自己也挨餓。他甚至想讓我們把自己的麵粉都犧牲掉！」

「你不懂得蕭·比爾甚麼都解釋過啦！」

「你的蕭·比爾是隻狗！你覺得他好，我覺得他是隻狗！你覺得巴克提也好，你有一個丈夫還不夠——你還得另外弄兩個。下流的人你就是這樣！」

「你叫我下流的人？你這條蛇！」妮索在一陣勃然大怒中向魚骨頭撲過去，把手指頭

扣進她的頭髮裏。「再那麼叫叫看！」

魚骨頭揪住妮索的辮子報復她，嚷道：

「下流人小偷！偷人家的麥糶滾蛋吧！」

兩人都摔倒了，彼此拉着頭髮。要不是因為石頭那麼尖，這場架也許要繼續打很久。可是魚骨頭很卑鄙地照她肋骨上挖了一把，便首先跳起來。她尖叫着：「你想殺死我，殺死我！」抓起一塊鋸齒形的石頭向妮索扔去。可是妮索躲了過去，要不是因為魚骨頭已經消失在懸崖後面只留下了一串惡罵，她還會向她追去的。

三

妮索生着氣回了家，她對自己很不高興。和那個瘋婆子打架，究竟值不值得呢？魚骨頭惡狠狠地抓了妮索的手和肩膀，並且撕了她的衣服。可是妮索對付她的手段也不錯。她回想一下打出去的幾拳頭，就覺得心滿意足。自然，魚骨頭現在就要給她散佈最卑鄙的謠言了，可是散佈甚麼呢？妮索要向每一個人表白她沒在這個閒話裏染過手。她要繼續做自己。

能做的各種事情，爲蕭·比爾——也爲巴克提。

妮索把泥和了麥秸，很不耐煩地等着蕭·比爾，這樣他們就可以開始蓋新屋的屋頂了。巴克提和胡達多去沃落時曾說過，他們不從那條由大河通上去的西雅塘小道回來，而是要走扎可克隘口的那條更近但更困難的小道。通隘口的那條小道，從巴克提的房子前面跨了過去，陡峭而迂迴地爬上果園背後的那個山坡。那天清晨一早，蕭·比爾就爬到那條小路上去，特地把巴克提和胡達多牽着載重的驢子通過時有困難的幾道嚴層加固一下。太陽快要落下山去了，可是還瞧不見蕭·比爾。

妮索不再等，便把盛着和好泥的平底盆子舉到屋頂上。她把衣服一摺，用膝蓋和手爬着，開始塗泥巴了。她不時地望望那條從果園通上去的小路。空氣很潔淨，而且是透明的，所以她能望得很遠。可是蕭·比爾沒有出現。自從月虧以來，風已經煞住了，秋天好像在向冬天乞求更多的日子，那麼戀戀不捨得離開西雅塘山谷。可是即使沒有風，天氣也冷起來了。妮索凍得骨頭發冷，她每次想到蕭·比爾，便想起還沒有把他的毛襪織完，因此就覺得煩悶。通到隘口上去的小路那兒會比這兒底下的地方更冷呢。同時他在高山區住得還不夠

久，還不習慣於這種氣候。他一定冷得很呀！

「我只還有縫子要做，」妮索想道。「等我砌完這個屋角就立刻去做。明天我要把襪子給他。馬上就要下雪啦。」

可是她已經對屋頂失去興趣了。她把一塊泥巴扔回去，措一下手，向院子爬了下去。她趕快在小河的涼水裏洗過手，就向廊子走去，跟古利要一個藍線球。

等她走近，瞧見古利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背向着妮索。這位老太太扭過頭，用手遮着眼睛，想更清楚地一望那鋸齒形的、落了雪的山坡；這時山坡已經染滿了落日的光輝。

「你在瞧甚麼呀，奶奶？」

古利現在才注意到這女孩子。她揉揉脖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如果巴克提今天或明天回不來，咱們山上面的莊稼可就完啦。」

「莊稼在哪兒呀，奶奶？」

「瞧見上面那個黃點兒啦？」古利向山那邊伸出她那健壯的胳膊，用手指點着被落

日照亮的鋸齒形的山坡。「巴克提把咱們的麥子種在那兒了，你瞧見了嗎？」

「現在瞧見啦。」妮索回答道。「他沒對我說過。幹嗎那麼高呀？」

「在低地方，你哪兒找得到地呢？我叫他開過會就馬上去收麥子，可是他說：『我沒功夫哩，母親。以後再弄吧。我必得先去沃落！』他忙着替別人着想，自己的事情卻沒有功夫。」
蕭·比爾說：「別擔心吧，上面的莊稼還能再等一會兒。」可是我知道，甚麼東西都要完了。如果老得像我這樣也能上得去，明天我要自己去。在我年輕時，我甚麼事都不怕的。」

「別去。我要去！」妮索很激動地說。

老太太上下打量着這個女孩子，好像在估量她的力氣。然後她很懷疑地搖搖頭。

「背架比你還大。你脊樑上背着架子走過嗎？」

「沒有。」

「那你怎麼能去？你必須在懸崖的邊緣上平衡，必須把一隻腳懸空起來，用另一隻腳尖去尋找立足點。上面的風颳得很厲害，架子又是那麼重，使你沒法背着它們跳起來。你一定得有多年的經驗，才能夠背着架子爬到那種地方去。如果你摔下來，就一定要死。巴克提每到那兒去，他都是拿山羊犄角作的彎鉤子捆到鞋底上。可是他把它們帶走了，再沒有另

外的啦。蕭·比爾想上去，可是我不依他。「別生氣吧，」我說，「可是俄羅斯人不能像我們那樣爬這些懸崖。」他聽了我的話沒有去。你一定不能去。我也不去。只有巴克提能去，可是他不在這兒。還是把莊稼損失了吧。」

「那咱們春天種甚麼呢？」

「我不曉得。蕭·比爾說：『別擔心吧，總會有的種。』我怎麼猜得出蕭·比爾心裏想甚麼呢？也許咱們要吃草啦。」

「奶奶！」妮索很激動地說。「我常吃草；我可以靠它過活。我想你也可以的。可是蕭·比爾是個大人，他長着大手和大腳。他一定得吃很多。那會變成甚麼樣子？如果他靠草過活，就要死的。巴克提也一樣——他是個男人。」

「我是那麼告訴蕭·比爾的，可是他只笑我。他說巴克提要帶麵粉來。」

「你真相信他帶得來嗎，奶奶？」

「我怎麼說得上呀，妮索？萬物都是男人們先發明的，以後他們便開始相信自己所發明的了。男人家總是充滿着希望。可是我怕他甚麼都帶不來呢。」

她們又談了一會兒，互相表示着懷疑。老太太同想起自己渡過的那些艱苦的冬天，並且把自己的身世告訴了妮索。當她丈夫去打獵，在雪地裏失了踪，把她和小巴克提給撇下了，她是多麼困苦啊！妮索聽着古利的話，心裏充滿了對這位老太太、巴克提和她自己的憐憫。蕭·比爾常對她講起山那邊的一個地方，那兒的生活完全不同；常對她談起一個地方，那兒的人民過着一種美好的生活。可是那怕不大可能吧。也許古利說得對，即使像蕭·比爾這樣的人，也會捏造故事。他的心腸那麼好，是在憐憫她，並且想讓她高興起來。

古利告訴她說，前一年春天，巴克提不願意從商人那兒借糧食，便到沃落去弄了一袋，把它們種到山邊上面。大家都笑話他，說他發了瘋。可是他爬了上去，把地皮打掃一下，把麥子種了。現在是收割的時候啦，他卻不在這兒。他費上自己的全部時間替別人着想，可是他連一個感激的字眼兒也沒得到。村裏的人們當中的友情可真少哩。他們好像一羣沒有母親的小雞。只要是這隻母雞把她們全護在翅膀底下，並且把它們的心溫暖一下才好哩！

「要爬到那上面去，連想都不敢想呢，」老太太指着山的頂峯說。「無論如何，咱們沒有背架啊。」

「巴克提都是用甚麼呢？」

「他是跟伊索夫——嫂克·布卡的丈夫借來的。」

「我知道。當我和巴克提借驢子時，我們去他家過。奶奶……」

「怎麼回事啊，我的女兒？」

「給我一點藍毛線吧。我的縫子還不夠呢。」

妮索接到毛線，便到凋謝的園子裏那塊心愛的石頭那兒去了，可是她沒有耐心坐下來織。她把活兒藏起來，向村子跑了下去。

嫂克·布卡見到妮索高興極了，她答應在伊索夫發現不了的條件下把背架給她。

「她不喜歡你哪。開過會以後，他把我好打一頓，使我三天的功夫起不來。」嫂克·布卡讓妮索瞧瞧自己的傷痕。「可是如果你告訴任何人，我就不再作你的好朋友了。」

「好吧，我不說。」妮索回答着，用一種對任何人都例外的勃然大怒補充道：「可是我絕不讓任何人把我打成這種樣子，嫂克·布卡！」

「夜裏來吧。」嫂克·布卡這麼說着，好像沒有聽見妮索最後的一句。「半夜裏，伊索

夫——
「嫂克·布卡急促地說：『我把背架倚到牆上。夜裏他就睡啦。』」

「好得很，」妮索同意了，並且請求嫂克·布卡解釋一下，怎麼樣才能把載運的東西堆到架子上，這樣在爬困難的地方時才不致滑落或失掉了平衡。

她高興而自信地回了家。蕭·比爾已經回來了，可是他已經非常疲乏，幾乎在古利給他拿酸牛奶和乾蘋果的晚飯時便睡下了。他仍舊睡在外面園子裏的氈席上，因為不管多冷，他還是寧願露天睡。

離天亮還早，妮索便爬出屋子，偷偷穿過果園，向村子走下去。嫂克·布卡家的房子正是在去碉堡的半路上。天空佈滿了陰雲，這些雲彩把星星遮蔽，用不可穿破的黑暗把深谷包圍起來。妮索曉得也許要下雪——也許山上已經下過了。這會使她爬山更加危險，可是妮索不肯想到危險，她自信一定能夠到達巴克提的麥地。

當她穿過通着嫂克·布卡家的一條窄巷子走去時，忽然聽到路上有一陣石頭的磨擦聲。

「噓，有人來啦。站穩了，你這傻瓜。」一個聲音這麼說；這聲音無疑是魚骨頭的。

「她在這兒幹甚麼？」妮索的心房突突跳着，這麼想道。

「誰在這兒？」卡拉什那受驚的聲音傳了過來。

大胆一點的魚骨頭逕直走到妮索面前，妮索這才瞧出是卡拉什，他背上揹着一條口袋，把腰都壓彎了。

「是我去你的吧！」妮索憤怒地回答道。

「原來是你，不是嗎？啊哈！」魚骨頭說着，向黑暗中退回去。「你在這兒幹甚麼，夜裏遊逛嗎？瞧瞧吧，卡拉什，這就是他們決定收留的那一個！好人都睡着覺，這淫婦卻出來遊逛。在這個夜裏，她究竟找誰呀？」

妮索覺得再待一秒鐘，她又會向這個可恨的女人撲過去，可是卡拉什說道：

「讓她去吧，太太。這不是吵架的時候哩。」

魚骨頭頭一次聽了她丈夫的話。她對自己咕噥着，跟着卡拉什消失在黑暗中，卡拉什不斷地叱責着，讓她安靜。

妮索繼續走着，心裏充滿了猜測：卡拉什背的袋子裏究竟是甚麼？他要把它弄到哪兒？

去她來到伊索夫的房子，思想就給打斷了。她悄悄進了院子，向嫂克·布卡倚到牆上的背架那兒摸索。她找到架子，很吃力地扛上肩頭。然後她爲自己的使命出發了，路上再沒有碰到別人。

她開始慢慢向上爬，每逢有一陣風威脅着她，要把她的腳根拔起，她便在懸探出來的岩石上懸空起來。烏雲給風吹散了，妮索覺得不會再有雪。她想在天亮之前盡量向高處爬，她最大的恐懼是怕被蕭·比爾或古利瞧見自己竟背了架子在這麼高的地方。

玫瑰色的曙光一照到對面的山脊，天空便變成了藍色，這時妮索已經高出村子很多了，肉眼幾乎沒法偵察。她很害熱，氣喘吁吁，手脚都流着血，每陣風吹來，她的頭髮便撲打着那緋紅的面孔。可是她的眼光迅速而準確，凡立腳的地方，都是恰當的石緣和裂縫；她那緊繃着的薄唇，表示出一種堅強的決心；她那赤着的腳趾是那麼敏銳，好像能夠聽見人眼所見不到的東西。

在沿着去碉堡的小路上，卡拉什和魚骨頭繼續彼此惡罵。等他們穿過破落的大門，走近了磨房，一聽見磨石的吐嚙聲，便吃了一驚。新運河的水流到這兒，在磨底下淙淙作響，又變成小瀑布，流到另一邊去。魚骨頭在暗中摸索到進口，首先邁進這所窄長的磨房；磨房裏滿都是人，這讓她大吃一驚。一盞油燈在遙遠的角落裏閃爍着，隱隱約約地把倚牆而坐的人形照出來。魚骨頭毫無羞愧，把狼狽不堪的卡拉什拉到自己後面，把布袋從他背上扯下來，堆到門口的其他布袋上。

「我瞧見這兒有許多人呢，讚美護主！」她坐到一个布袋上，望着一个向她默然轉身的深谷居民的臉，這麼說道。「也有你的地方哩，卡拉什。」

卡拉什坐了下來，很害羞地向周圍望望。

「像早前的好年頭一樣的聚會啊，」魚骨頭向這些沉默的人繼續說道。「你在這兒，伊索夫……還有阿里·馬買。祝您健康啊，高貴的諾魯·貝克判官。願您的鬍鬚永受祝福吧，可敬的波波·卡龍。別人都來磨穀了，我們也來啦。我相信您會允許我們這麼辦吧？」

「磨穀的輪子增加着活物的幸福，」波波·卡龍用一種鎮靜的、警勸式的聲調說。

「凡在養育我們的上主面前虔誠的人，都燃燒起一種精神的烈火，並且擁護他的律法。」
卡拉什感覺到來這兒，就像又回到了敬神者的懷抱之中，因此波波·卡龍在提醒他這件事情。卡拉什覺察到，在那個阿里·馬賈——逃往亞克壩的米爾吉茂的外甥——的昏沉的眼睛裏，有一種諷刺的微笑。卡拉什給刺激疼了，便頑強地保持緘默，雖然他曉得聚集在這兒的人都在望着他，希望他回答波波·卡龍那些可敬的祝辭。既然反抗「天命者」已有兩年，既然爲了保衛自己的新的忠實而跟每一個人吵了架，難道他應該爲了僅僅一袋麵粉的緣故就承認自己是下賤人裏最下賤的，承認自己是西雅塘全體發奎爾中最卑鄙的人嗎？

卡拉什一直快快不樂地用眼睛盯着那盤緩緩轉動的大磨石，盯着伊索夫擊起來去接磨石上堆積着麥粉的木鏟子。他的嘴唇仍舊緊緊地繃着。卡拉什知道，如果他和「天命者」的信徒們那幅咒詛的眼光相遇，他就沒有力量反抗，他就會說出別人期待他說的話。可是他的頭腦在轉動着，就像磨石一樣。他回想起蕭·比爾那張愉快的面孔和微笑，以及按在他肩膀上的那隻友善的手。單單和蕭·比爾談一席話，就足能使他覺得自己是值得

尊敬的人了。只有和蕭·比爾在一起，才不會有平日那種被人蹂躪的感覺。那麼現在，在卡拉什一生中初次碰上這位威風凜凜而不可親近的波波·卡龍向一個微不足道的發奎爾先行開口，並且等待他的回言時，他就沒法不表示一下，自己不僅是一個人的幻影，而且也有自己的頭腦和意志。血液湧進了他的頭顱。他知道，如果這會兒當着這些人的面侮辱波波·卡龍一下，那麼波波·卡龍到死也忘不了他。卡拉什回過頭來，勇氣十足地望着這位可汗的孫子的臉，這時他的眼睛裏憤恨地閃閃放光。

「像一個低賤的磨房老板一樣，可敬的沙那在期待一個發奎爾的酬報呢。你要爲自己的職務討個甚麼價錢呢，高貴的波波·卡龍？」

就像給卡拉什用鞭子抽了一下，波波·卡龍抬手招架這個打擊，簡直沒法抬得更快了。魚骨頭仆倒在地，用衣袖遮住臉，伸手去摸老頭子的腳。

「饒恕他吧，可敬的沙那，」她快求道。「他的舌頭給惡鬼纏了。鴉片沒有釋放他的理智。把您的耳朵堵起來吧。他不曉得自己是在說甚麼！」

卡拉什瞧見波波·卡龍那緊攢着的拳頭，他那發火的眼睛在深陷下去的眼眶裏凜

結住，嘴唇因為憤怒而顫動着，因此嚇了一跳。可是他壓下恐懼，首先向魚骨頭發洩自己的怒氣；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提起來，像一袋麵粉似的把她提到外面的寒夜的黑影裏。

「滾蛋，該死的！」他喊道。「這一些都該怪你。我不要你的麵粉或糧食。滾開吧！這不是咱們的地方！」

魚骨頭剛要拚命向他撲去，他却一陣大怒，抓住她的脖子亂搖，直等她垂在他手裏發了軟。他立刻明白過來，把她拖到磨房後面的瀑布那兒，把她的腦袋按到冰冷的河水裏。她仍然沒有知覺的象徵，他便把她放到一塊潮濕的石頭上。在黑暗中，他瞧不見她的臉，可是覺得他已經把自己的老婆害死了，於是把頭垂到她那扁平的胸膛上，伸出兩隻胳膊把她摟住，哭了出來。

激動的聲音能夠在暗中聽得見。

「太糟糕。最好是把它分掉了吧。」磨房裏傳來一個人的說話聲音。

「沒有的事。」另一個人很生氣地插嘴。卡拉什瞧見一個黑影兒匆匆走了過去，彎腰背着一些東西。原來是阿里·馬買背着布袋到磨房後面的水邊，布袋裏裝的是卡拉什的

糧食。波波·卡龍緊跟着他，用拐杖趕着他走。

「倒出來！波波·卡龍命令道。」

糧食從打開的布袋裏流到水裏。顯然阿里·馬買希望把糧食給自己留一份兒，因為這時聽得見波波·卡龍在喊：「全倒掉！全倒掉！那些也倒讓水把他的全部污穢沖走吧！」河水嘩嘩作響，又變得平靜了。

卡拉什把臉壓在魚骨頭的胸膛上，傾聽着這一切，好像是在一個夢裏。等到魚骨頭終於抽了一口長氣，恢復了知覺，磨房周圍的黑暗中任何一個另外的鬼魂都沒有了。磨石很有節奏地轉着，瀑布擊打着岩石，這時卡拉什開始給他老婆整理那蓬亂的濕頭髮。不管怎麼失望，他的心底裏感覺着這不會是各種事情的結局。

五

早上蕭·比爾一給凍醒，便把蒙頭的被子揭開，瞧見村子上面的山上都蓋滿了雪。夜間包圍村子的烏雲已在早上升起，把它們的重擔卸空了，給高處的風撕成了碎片。峭壁側

立在那兒，襯托着鮮明的白雪，好像一塊塊黑色的畫板。雪還沒有落到村子裏，可是那些發黃的、凋零的果園已在風中顫抖起來。每一陣風都把果園裏的樹葉子捲到河流、房屋和居民區四周的灰色堅硬山坡上方的空氣中。

蕭·比爾腦筋裏首先想起的是關於巴克提和胡達多的事。情況變得很嚴重了，如果他們仍舊在那兒等待抵達沃落的旅隊，那麼得到麵粉的一切希望都得放棄。如果他們已經運着東西出發，但被一場暴風雪襲擊了，他們會在山口上困住的，這就需要派人去援助他們。可是他怎麼能發現巴克提和胡達多所在的地方呢？有一件事情他是明白的：如果已經遇上了暴風雪，巴克提絕不肯把載運東西的驢子拋棄，而是要先把胡達多打發到村裏來求援。可是蕭·比爾不能等待了。他必須親自去一趟，或者派另外一個人去迎接他們。

蕭·比爾把被子扔掉，趕緊穿起衣服，冷得發抖。他一爬上廊子，便向古利屋裏張望。她正蹲在爐邊扇火。她一瞧見他，便轉過身來，用一種擔憂的口吻說道：

「冬天到啦。巴克提在甚麼地方呢？」

「他馬上就來了，」蕭·比爾掩飾着自己的疑心，這麼回答。「也許他已經走到很近

的地方了。妮索還在睡嗎？」

「我想是吧。我還沒有瞧見她呢。」

「她一定累了，」蕭·比爾很同情地說道。「讓她睡吧。如果可以，快弄點熱水來吧，古利。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幹。」

等到水煮沸了，蕭·比爾喝過一些乾蘋果釀的酒，便請古利向妮索的屋裏瞧瞧，爲甚麼她睡得這麼晚。古利回來說妮索的床好像睡過，可是她不在那兒。

「今天早上你到底見過她嗎？」

「沒有。我真不知道她會到甚麼地方去。」

蕭·比爾叫了妮索幾聲，可是沒有得到回音。每逢妮索出門，她總是告訴老太太自己要到哪兒去，所以這就更奇怪了。蕭·比爾害怕她已經出了甚麼事兒。他不禁感覺到米索·胡或波波·卡龍的腿子們可能爲了阿西斯·康肯出報酬的緣故就把這女孩子綁走了。在這一帶，甚麼事情都能發生呢。

可是妮索的房間裏並沒有掙扎的跡象。並且，夜裏也沒有甚麼打破靜寂。蕭·比爾是

睡覺很輕的人，如果妮索只喊一聲，他都會立刻驚醒。可是當蕭·比爾在園子裏搜尋的時候，他愈來愈不安心了。

「我必須到村子裏找找她。」他說道。

他急忙回到自己屋裏，把櫥子打開，把包在一塊破布裏的鎗拿出來。他急忙找出彈藥匣和塞子，把一隻舊洋鐵罐搖一搖，倒一點槍藥在桌子上。自從他來到西雅塘，便難得再用這枝由支隊司令員送他的鎗。蕭·比爾自己也不知道現在爲甚麼拿這鎗，並且不知道要拿到哪兒去。他兩隻手在發抖……

當古利在門口出現，又意外地叫起他的名字時，蕭·比爾沒有轉身，感覺到自己的臉色一定是很蒼白的。

「蕭·比爾！我忘記了！我曉得她一定在甚麼地方，這個瘋丫頭！她到地裏去啦——到咱們山上的地裏去收麥子啦！她準是從嫂克·布卡那兒借了背架。到村子裏去打聽她一下吧。」

蕭·比爾把一聲意想不到的嘆息抑止住，趕快把鎗放在桌子上。

「難道她真的到那兒去了嗎？你怎麼依她呢？」

「我不依她。我說，「可別打算去呀，也別胆敢去！」她會跌下來摔死哩，蕭·比爾。」

「如果跌下來，她自然會死。」蕭·比爾這麼說着，他的嘴唇表現出來的卻是安慰，而不是驚恐。

古利見他笑起來，就覺得奇怪。蕭·比爾給自己一笑，反覺得沮喪起來，可是這會兒他瞧着古利的眼睛不再害羞了。他知道自己的臉色是鎮靜的。

「很好，爬到那兒去是件容易事兒。她是個勇敢的小東西，不是嗎，古利？」

「她瘋啦，」古利皺起眉頭。「好像不爲她擔心而單爲巴克提擔心還不夠似的。瞧，山上有雪呢。」

「等她回來，我要好好罵她一頓，奶奶。」蕭·比爾把鎗、引火帽、彈藥匣、塞子和鎗藥收起來，把它們拿走。「現在我要去向嫂克·布卡打聽一下，隨後就照料別的事啦。我們必須弄清楚巴克提和胡達多沒在山口的脚下困住才成。」

「是啊，蕭·比爾。我正在爲他擔心呢。」

蕭·比爾走出屋子。爲了某種緣故，他回想起那一天，他不顧坑窪和溝子，只管瘋狂地開着載了紅軍戰士的卡車向自己本村跑去，希望在巴斯馬其有時間施行破壞以前趕到。是的，那時他拿腳用勁踏着油門，心裏就充滿了對他妻子的這種類似的掛慮。

「我不喜歡這事，」蕭·比爾走近村子時這麼斷定道。他瞪起眼睛，竭力向山上望去，想找到那一小塊黃色的田地，可是今天早上除了閃閃發亮的雪以外，甚麼都瞧不見。

「即便她能像一隻山羊那樣爬，也可能在雪上滑倒的。她真正是個慄悍的女孩子呀！」

他猛然把眼睛從山上移開，強迫自己去想巴克提。

六

蕭·比爾一走開，古利便坐下織起來，可是她的注意力一會兒轉移到妮索必須背着重載爬下來的山坡，上一會兒又轉移到巴克提可能出現的那條小路上。他會不會來呢？驢子會不會馱着東西呢？昨天古利已經把最後一升豌豆分給了祖愛達，又給了嫂克·布卡

一碗黍子；她原先計劃萬一巴克提空手回來，就拿這黍子烙單餅的嫂。克·布卡說她丈夫早上打獵去了，或許要在山裏待好幾天。可是他可能一隻山羊都弄不回來，因為他只有夠放三槍的火藥，而商人從開過會就不肯給任何人東西了。蕭·比爾說，「給她吧，」因此她就照辦了，雖然她的意見是伊索夫在山裏可以用桑椹過活……可是也許下過雪以後他根本沒有出去打獵呢。她把麵粉送掉了，多麼可惜啊！

一天天急盼着，古利的心發疼了。今天它就疼得特別厲害。山口給封鎖了；甚麼東西都蓋了雪。這雪多可怕啊！老太太掛念着妮索和巴克提。她想到自己曾怎麼相信過蕭·比爾。也許她這麼辦是錯了吧。也許還是她自己保持着這種想法的好。可是她甚麼都可以告訴蕭·比爾呀。他的心懷寬大，他會明白的。

古利正在給妮索織一件冬天穿的毛線袍子。她細心織着，就像是爲她兒子的未婚妻織的；她沉思地織着，既不抬眼望望山邊，也不望望通着山口的小路。遠處一隻驢子的叫聲，使她突然吃了一驚。

古利扔下織的活兒，用手遮在眼睛上面，這樣能把小路瞧得更清楚。她一瞧見自己的

兒子走了過來，面前趕着一隻馱物過重的驢子，心房便像年輕姑娘那樣劇烈地砰砰跳動起來。他的腿癱了。他幹嗎要癱腿呢？可是那有啥關係！他還活着，而且回家來了！他後面走着的是胡達多。可是那個騎驢走在胡達多旁邊的第三個人是誰呢？他穿着外來人的衣服，所以他一定是從別處來的。可是現在不是好奇的時候啊！她望着巴克提——她的巴克提呀！——微笑起來。

他拄着一根長棍子，敞鈕的外衣在風中飄動，這就是說，他一定很害熱了。自然嘍，人走快了是要害熱的。風把一陣歌聲吹送過來——她兒子在唱自己那支心愛的歌哩，這就是說，諸事都很順利！

老太太沒有起身，也沒有招手；深谷居民是不慣於表示自己的感情的。她更想裝出一幅嚴厲的神氣，無奈心在狂跳。

他已經走得很近了，面前趕着驢子，喊着：「哎士！哎士！」她已經聽到了驢蹄踏在石頭上的聲音。他的帽子下面插了一枝白花。冬天他到哪兒採一朵白花呀！可是他癱得厲害呢。出過甚麼事呢？他在小路上走了多久啊！他該多麼疲倦了！

「你好啊，母親！」巴克提牽着驢子在院子裏停住，很快樂地點點頭，這麼喊道。「諸事都好吧？」

老太太趕緊向坐在驢上的生人瞥了一眼。俄羅斯靴子、綠馬褲、一件昂貴的羊皮外衣和一頂古利從未見過的帶遮緣的帽子。他是個俄羅斯人嗎？可是那根本不是個「他」。是個女孩子呢，可以瞧得見她的帽子下面的長長的黑頭髮。這女孩子很疲倦地下了驢，卸下自己的行李。

「多謝護主，諸事都好。」古利向巴克提這麼說着，用顫抖的手幫他把破裂的布袋上捆着的繩子解開。古利正有一種妒忌的念頭：「巴克提幹嗎要帶一個女孩子來呢？他們是一起來的。她是甚麼人呀？」但她同時又下了結論：「因為她是個俄羅斯人，就不會是巴克提的。她也許是爲蕭·比爾來的吧。那就對了，甚至是好得很哩。」

古利繼續解着繩結，望望她兒子的腳。他的鞋破成碎片，腳趾用破布包了起來。他的腳該多疼呀！他在路上得跨過多少尖石頭和雪啊！

「爲甚麼癩了呢，兒啊？」

「一隻蠢驢摔到我身上了。那一隻，」巴克提說着，指指胡達多那隻小牲口。驢子滿臉都是血，身上也有。

「不大要緊，」胡達多笑道；他比以前更瘦了，嘴唇也發乾，而且裂了口子。「祝您健康，古利！」

「祝你健康，胡達多！」老太太把眼光從他那兒移向她兒子的嘴唇。那兩片嘴唇也都乾裂了。他的眼睛又是陷得多深啊！

巴克提轉身向那個女孩子，這時她正在脫自己的皮襖。

「道利托娃同志，這是我母親！」接着他向他母親低聲補充道：「她是來這兒工作的。她要作咱們的朋友。」

古利想這麼說：「一個俄羅斯女孩子在這兒有甚麼工作可做呢？也許她是蕭·比爾的老婆吧，雖然他沒告訴我們說他有老婆。」可是女孩子已經向古利走過來，而且伸出了手。

「祝福你啊，古利！但願幸福降臨你家！」

「如果是俄羅斯人，她怎麼懂得我們的問安話兒呢？可是她說得很好啊。」古利害羞地伸出手，這麼想道。古利對握手很不習慣，因此她的手很不自然地攢攢起來。

「謝謝你的吉利話兒。」古利覺得當着這個新來的人的面很不舒服，她不知道該怎麼和她談下去好了。她轉身向她兒子。「路很遠吧，巴克提？」

「要緊的是我們已經到達這兒啦。」他回答道。「坐下歇歇吧。道利托娃同志。」

「你還要這麼稱呼我多久啊？」道利托娃微笑道。「我請求你叫我馬立安。」

「好的，馬立安。」巴克提有點發窘，這麼咕嚕道。

他把頭一個口袋扔到地上，用拳頭把驢子搗開。這牲口立刻脊樑沾地打起滾兒來，四蹄在空中搖擺着，竭力舒展着，磨擦着它那發熱而流汗的脊背。胡達多跑過來用一根棍子打它，讓它站起來。

「蕭·比爾在那兒？」

「他到村子下面去了。不論哪裏他都會回來的。可是妮索到上面去啦。」古利說着，指指山頂。「她沒得允許就走了。」

「走了你說甚麼，走了？」巴克提趕快問道。古利見他臉上有一種驚惶的樣子。他的話說得那麼快，他心裏準是出了甚麼事了，於是古利的慈祥的眼睛發出一道亮光。

「她從嫂克·布卡那兒拿了背架收麥子去啦。」她一面幫她兒子解下布袋，一面這麼說着，使他安心。「你們帶來的甚麼？」她用一種實在的語調補充道。

「妮索不應該做那些！那太困難了！」巴克提又向蓋了雪的山頂望望；他的心沉下來了。可是他爲甚麼要讓母親猜到他的思想呢？「我們帶來的麵粉。還有大米。我們給蕭·比爾帶來了一點小禮物——三帽高糖，一帽筒俄羅斯菸草，另外一帽筒茶葉和一罐子鎗藥。這些都是俄羅斯司令員送的；他倒是個好人呢。那兒有很多俄羅斯人。還有很多吉爾吉斯人、烏茲貝克人和塔吉克人。馬立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巴克提向道利托娃微笑一下點點頭，這時她正在一條布袋上坐着。「那兒甚麼東西都不一樣。馬立安會講給你聽的。路途很遠，山口上的雪很多。」

道利托娃從皮襖口袋裏掏出一面鏡子，把帽子摘掉，照照她那幅圓圓的、長着高顴骨的、給風吹紅了的臉，然後把紛亂的頭髮編成辮子。

巴克提把卸了載的驢子拴到樹上，讓它們安靜地站一會兒；他對胡達多說：「現在你可以去了。」於是後者趕快走出他家，到村子裏去了。

「咱們把這些東西放在哪兒？」巴克提這麼問道；可是古利勸他別動這些袋子，直等蕭·比爾來。

巴克提躺在古利舖到一棵樹下的氈子上，並且請道利托娃挨近他坐下來。等到古利給他端來一碗酸牛奶，他便先把它遞給道利托娃。她貪婪地吞了幾口，然後還給巴克提，巴克提便把它擎到焦乾的嘴唇上，一口氣喝了下去。古利極想聽聽旅途中的全部細節，可是巴克提早已經在氈子上舒展開來，眼睛很疲倦地閉上了。古利走開，這樣好不驚動他。巴克提立刻睡着了。在他旁邊，在解開的羊皮襖裏，睡着這位新來的人。

古利回屋拿了兩隻枕頭，很謹慎地墊到他們的頭底下。然後她在她兒子旁邊跪下來，望着他的平靜的面孔；除了把一隻出現得莫名其妙的蒼蠅趕走，她一動也不動。

麵粉到達的消息像閃電似地傳遍了村子。當胡達多急忙回家時，許多人遇見了他，於是他們跟他跑來，想打聽消息。可是讓他們大大失望的是，胡達多幾乎剛一進門便倒頭睡了。其他的居民都見到過一隊驢子從曲折的小路走下來，消失在巴克提的園子裏。好多深谷居民都撇開了活兒，跑到那兒去。

就在蕭·比爾到家的時候，早有一羣人聚集在石牆旁邊了。沒有人敢失禮走進園子或果園。可是他們很好奇，便爬上牆頭，紛紛談論着他們所看到的各種事情。

「他來啦！他來啦！」他們一面給蕭·比爾讓路，一面這麼嚷。「巴克提來啦，他帶來了一個女人——好像是個俄羅斯人。她在睡覺呢。」

「我知道。」蕭·比爾說着，把手一揮，雖然事實上他甚麼都不知道。他進了牆缺口，從睡着的人們身旁走過去。

「噓——讓他們睡吧。」他對古利說道。

老太太趕快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訴了蕭·比爾，可是等蕭·比爾望望道利托娃的臉，說了下面的話時，卻讓她非常吃驚：

「我不認識她。她不是俄羅斯人——或許是個塔吉克人吧。」

蕭·比爾不願這些愛管閑事的旁觀者，便把堆在地上的布袋察看了一下，把它們分了類，估量着它們約有的重量。然後他又瞧了瞧驢子，決定把它們分別送還這會兒就在牆邊圍聚着的主人。

蕭·比爾把驢子一隻隻解開，牽了出去。主人們都跑過來迎着驢子，一些不經邀請的義務者都來幫忙他；他們摸摸驢子的腿、肋骨和脖子，大聲嘆着氣，嚷着說這麼遠的路對他們的牲口很有損害；又說驢子都變成了皮包骨頭，而且蹄子也都破裂啦。蕭·比爾對深谷居民們很了解，所以毫不注意他們的怨言和譴責；他繼續向外牽，直到所剩的僅是胡達多那隻臉上濺了血的，巴克提那隻寬耳朵的和主人沒有來的其餘兩隻。深谷居民們要求把和驢子一道借出去的繩子和鞍具還給他們，可是蕭·比爾把這些東西堆在一起了，於是他解釋了一下，說爲了避免搞錯，還是過一天讓巴克提親自給他們送回去。

隨後蕭·比爾轉身回屋。他估計得很正確：深谷居民們認爲沒有別的好看了，便起勁地談論着這個最近的事件，走散了。

蕭·比爾告訴古利，隨便從新物品裏拿點甚麼東西，做一頓豐滿的飯。

妮索還沒回來，蕭·比爾一面靠近打鼻鼾的巴克提坐下，寫着新物品的清單，一面不住地向妮索將爬下來的那個山坡張望。

蕭·比爾覺得稀奇，究竟這個陌生女孩子是甚麼人呢？他立刻認出她是個塔吉克人；從衣服上判斷，她是從城裏來的。她的靴子、羊皮衣和她那條縫製的卡噠褲子一樣，全是軍用品。她幹嗎到這兒來？蕭·比爾忽然好奇起來，可是巴克提和這女孩子睡得很熟，他決定讓自己多等一會兒。

傍晚道利托娃醒來了。她站起來，揉揉眼睛，瞧見了蕭·比爾。

「你是米維德夫同志嗎？」她單純而誠懇地伸出手，輕聲用俄羅斯話問道。「或者更恰當些，你就是被這一帶稱作蕭·比爾的那一個吧？史維佐夫問候你。」

蕭·比爾和她這麼握了一下手，使道利托娃趕緊抽回來，把手甩一甩，減少疼痛。

「原諒我，」蕭·比爾有些窘，這麼說道。「因為聽你講俄羅斯話，才使我這麼興奮。史維佐夫他是甚麼人？」

「沃落守備隊新的副司令員。」

「我怕不認識他哩。」

「他認得你。你的名氣傳得又遠又廣。」

「別說啦！我躲在這兒像隻地下的鼯鼠似的！」

「在沃落他們都很知道你。所以我以為你應該認識史維佐夫。你沒在西爾柯夫的支隊裏服役過嗎？」

「當然服役過！」

「史維佐夫也在那個支隊裏。你忘記他了嗎？」

蕭·比爾興奮起來了。

「等一等——史維佐夫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個子吧？」

「比你個兒小。瘦瘦的，中等身材。」道利托娃微笑道。「蘆——蘆——蘆在哀號，樹——

樹木在折腰，夜裏滿是暴風！」

「基米尼！蕭·比爾快樂地喊起來。「就是那一個！沒有一天不唱這支歌子！他也彈

手風琴哩。他的名字不是彼得嗎？」

「不錯。彼得·尼古萊耶維契。我和他一起來的。使我對這一帶發生興趣的就是他。他想回來，想了好久。」

「好嘛，蕭·比爾暗自尋思。『好像他老早就決定了似的。』他本想繼續談史維佐夫，可是覺得這不大禮貌，便說道：『那麼你是來工作的啦？』」

「是啊。我是個教師。你們的學校在哪兒呀？」

「學校」這一下可問出問題來了。『我們哪兒有甚麼學校呢？』

「你們沒有學校？」道利托娃有點失望地問道。『好，那也一樣。我們可以召集一個共青團員會議，討論一下怎麼開一所學校。』

「共青團員」蕭·比爾重複着，更驚奇了。『在你看，同志們——你叫甚麼名字？我們哪兒有甚麼共青團員呀？』

「那麼你們連共青團員都沒有嗎？」道利托娃吃驚不小。『共青團市委送我來時，他們說過——可是我想——』道利托娃望望環繞的羣山，望望山谷下的村子和被秋風吹

得凋零了的果園……

正在這時，巴克提醒了，於是他竭力去理解說着的這些話。

「我好像真的來到了一個野蠻地方呢。」道利托娃笑一笑說道。「我的名字叫馬立安。」

「你貴姓呀？」

「道利托娃。我學了整整一年的西雅塘話，以爲一到這兒，就可以開始和共青團員們工作。在那邊，當我看看地圖，瞧見了「西雅塘」，我就決定——可是好像——」馬立安紅了臉。「不要以爲我是給很少的困難嚇住了。僅僅是我沒有看到真相。你在這兒怎樣？」

「很好。瞧瞧吧：房子、果園和像我朋友這樣的一些伙伴。」蕭·比爾爲了遮掩自己的狼狽，便照巴克提的膝蓋打了出其不意的一巴掌，使他跳了起來，把道利托娃逗笑了。

「別難過，巴克提，」蕭·比爾用西雅塘話說道。「我正在解釋你是個多好的小夥子！」然後他又用俄羅斯話向道利托娃說：「你既然到這兒來住，就會自己發現到底是怎麼回事了。我們正在建立一種蘇維埃式的生活呢。你那兒帶的是一枝手鎗嗎？」

「在城裏他們給我的。他們說穿過東谷區，路上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可是我拿它沒有用處。」

「而且你在這兒也用不到。作個小裝飾品倒不壞，可是你要進村子，最好把它摘掉。他們會以爲你不是一個女人的。告訴我過去的四個月旅隊到底在甚麼地方來着。我們差些放棄了一切希望呢。」

「我們用四百隻駱駝裝運了整個地區的供應品。而你是曉得駱駝的！當我們穿行東谷區時一切都順利，可是靠近沃落的山口卻給雪封鎖住了。那兒的冬天來得早些，因此雪有那棵樹這麼深。」

「我曉得。我自己也走過那種雪。在那兒，甚至夏天都下雪哩。你怎麼帶着駱駝穿過去的？」

「問題就在這裏。小路變得那麼窄，我們一點都不能前進了。」

「換句話說，你們困住了。是在鹽湖嗎？」

「正是那個地方。我們之中的幾個人向東面的邊界去弄馬，可是因爲那兒正有騷動，

他們就空手回來了。我們在山口的脚下等了整整一月。由於缺乏芻草，駱駝開始死亡了。我們損失了九十隻駱駝。我們打算折回。可是史維佐夫說那不是我們的作風。此外，我們的背後也早已下了雪。於是我們把物品的半數儲藏在懸崖底下，等到春天再找，又取了一條迂迴的小路。這條彎路讓我們多走了約二百公里路，可是像你看見的，我們到達這兒啦。」

「趣事不少哩。」

「够多。另外有幾個人是和我們一道來西雅塘工作的：一個叫阿奴夫里耶夫的胖醫生，和一個叫戴金的共青團員，他是來開合作社的。人們全是被派到大居民區去的，可是等我們到了沃落，他們大多數都留在那兒了。其中有幾個病了，其餘的決定等到春天再到指定地點。」

「你呢？」

「我？我和你們的巴克提來啦。這是我的好運氣哩。戴金沒有供應品便沒法開合作社，那個胖醫生呢，雖然他的體重在路上損失了一些，可是冬天到任何地方去還嫌太胖。他不能爬山，而且有一點小膽。換句話說，你在春天就可以盼到他們了。」

「我看得出，你是一個有毅力的年輕姑娘呢。」蕭·比爾說道。「你和巴克提怎麼處
的？作朋友啦？還有，你能說西雅塘方言嗎？」

子：
「不錯，我能。」於是馬立安用一種唱歌似的聲音背誦起一支在西雅塘很出名的歌

「從這條小道，跳上另外一條，

野山羊輕得像根毫毛。

我所愛的姑娘比它更輕，

她長着一對黑炭般的眼睛。」

「妙！你在哪兒學的？」

「地方委員會找到了兩個從這一帶去的老人，他們教了我整整一年……可是虧了
你們的巴克提啊。如果沒有他，我永也到不了這裏！」

道利托娃用西雅塘話繼續敘述下去，所以巴克提聽懂了。蕭·比爾把甚麼事情都忘

記了，直到傍晚古利來請他們到篠懸樹下的甑子那兒去；古利把所有的泥盤子和木盤子都擺到甑子上，裏面盛的是麥餅、葡萄乾、奶酪、糖和大米飯。

「咱們應該去請胡達多，」蕭·比爾說道。「他好久吃不到這樣的筵席了。去叫他來吧，巴克提。」

「自然啦。只要一分鐘我就把他請到這兒來……咱們怎麼辦呢，蕭·比爾？天已經黑了，可是妮索沒回來。」

「妮索啊，對啦。她究竟能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奇怪的就是這個，」古利插嘴說。「你那麼忙着談話，所以忘記了，可是我一直在想：也許她會出甚麼事吧？」

正在這時，妮索好像原先在那兒等着人家叫她，便在果園裏出現了；她的背上揹着一個嚇人的重擔。她從樹木中間穿行，樹枝把蓋了雪的麥捆擋住，使她難以把光着的小腳板抬起來。背架上垂下一根繩子，繩頭拖在地上。蕭·比爾和巴克提跳起來向這女孩子跑去。她低着頭，臉給蓬亂的頭髮遮住了。一根桑樹枝子擋住了背架，使她失去了平衡，因此她跪

倒給麥捆埋了起來。

蕭·比爾和巴克提趕快上前幫助她，於是在黃色的麥捆當中，鑽出了一個頭髮凌亂的黑腦袋。妮索把頭髮甩回去，大家全都看到了她臉上的疲憊樣子，雖然她的眼睛因為快樂和興奮而放着亮光。

「喂！我給你們弄來了十天的乾糧！」她用一種猶疑的聲調說道。「我想不到你今天會來呢，巴克提。」

妮索瞧見那豐美的吃食，她的懊惱勝過了高興。蕭·比爾覺出這一層，便在一種親暱的衝動中熱烈地抱住她，幾乎沒法克制她的誘惑力，想去吻一吻她那半張着的嘴唇。妮索沒有縮回身子，沒有垂下眼睛；她充滿了驕傲。可是蕭·比爾只搖了搖她的潮濕的頭髮。

「你這頭小豹子！誰說你可以到上面去的？」

「我愛幹嗎就幹嗎！你自己那麼說過的，蕭·比爾。」她突然這麼說道，可是一瞧見道利托娃，便害羞地住了嘴，趕緊跑進屋子。

「瞧瞧吧！她還能跑哩！」蕭·比爾笑道。「古利，把她叫回來吧。現在甚麼事情都好了，

咱們可以安心吃飯啦。哼！」他說着，搓搓手。「咱們在這兒過的生活並不壞呀！」

八

當巴克提、胡達多和蕭·比爾給教員修蓋着帶宿舍的學校時，他們決定先讓馬立安和妮索住在巴克提的屋子的新耳房裏。他們並且要把巴克提弄來的全部供應品儲藏在那兒。蕭·比爾答應到第二天給女孩子們做木床；那天晚上她們便睡在布袋上面，身上蓋的是氈子和被子。

兩個女孩子費了大半夜的功夫彼此述說自己二十四歲的馬立安決定從妮索開始她的教學工作，在和她交朋友的願望下使自己適應於後者的文化水平。妮索覺得自己像她的新知己那麼大人氣，而且富有閱歷，所以感到驕傲。

「換句話說，你恰恰和我一樣？」她總結着說。

「恰恰像你——只是我沒從阿西斯·康那兒逃跑過。」

「那是因為你來的地方沒有可汗。但是你沒逃跑，可差點餓死呢。」

街上。」

「是啊，如果不是他們發現了我，並把我送到兒童之家，我一定會死在撒馬爾漢的大街上。」

「給我講講兒童之家和撒馬爾漢的大街吧。」

妮索傾聽着，一點也不打斷談話，可是隨後她問了那麼多的問題，使馬立安這麼說道：

「如果我每天告訴你某一件事情，這豈不更好？要講的還多着哪。你以為如何？」

「好吧，妮索沉思起來了；然後又補充道：

「你是說作了工作便永遠賺錢嗎？」

「當然。」

「我也要做。」

「如果你學會了怎麼做事，就可以做的。」

「那麼你是說你懂得怎麼唸書嗎？」

「是啊。」

「我也要唸。那麼隨你願意到哪兒旅行都成嗎？」

「自然嘍。」

「我也要。在你來的那地方，你是怎麼旅行的？蕭·比爾告訴我大家都稱呼爲機器的東西。你用一個來旅行過嗎？」

「不錯，我用過。」

「我特別要用它！告訴我人家怎麼騎它們吧。」

馬立安很順從地開始形容汽車、火車和飛機。妮索最後打斷她說：

「你和蕭·比爾一樣，全是在瞎扯！這都是些神仙故事罷了，可是我也要！你有丈夫嗎？」

「沒有。我不想結婚。」

「我也不想。你愛任何男人嗎？」

「不。」

「我愛！」妮索很衝動地喊着，自己忽然怔住了，於是很煩惱地咬着手指頭。

馬立安在暗中笑了一笑，正想問問這個男人是誰，可是接着想到了更好的一句話。

「咱們睡吧，妮索。」

「好吧，」妮索贊成地說；可是儘管此後就沉靜起來，她們倆還是好久不能入睡。馬立安一直在想沒有人發見過她最深處的感覺。然後她又奇怪甚麼人是妮索所愛的對象。也許是巴克提吧。可是這麼一個小孩子懂甚麼愛情呢？等她——嗯，至少十八歲——那時她就覺出愛是多麼奇異而劇烈的感覺了。

妮索躺在那兒，向暗中凝視着，她一直在想：她對馬立安說出自己所要講的話，這多傻啊，她不該對任何人說！如果馬立安了解愛情是多麼奇異而劇烈，那才好呢！

九

第二天早上，當蕭·比爾和巴克提坐下來討論如何分配麵粉時，女孩子們仍舊在睡。古利向她們房間裏望望，決定不叫醒她們。

蕭·比爾又睡到自己的房間來了。他是頭一個醒來的，於是趕快穿上衣服，沉溺在一煙斗菸草的奢侈品上，這些菸草是巴克提帶來的。他還沒有洗臉或打扮整齊，便坐在桌旁

計算起來。他把巴克提帶來的麵粉給最窮的家庭分成三十二份。蕭·比爾決定在春天之前的三個月裏每家分兩普特。有了這些東西，他們至少可以不用挨餓地生活下去，也用不到再靠乾飼草生活了。二十普特留下作應急之用，再加八普特大米。大米是專爲過節或作獎勵優良工作用的。當他把接受麵粉的深谷居民的名單開好，便拿起一條毛巾向小河走去，同時告訴古利叫醒馬立安和妮索。

在早餐的桌旁，他宣佈這一天要把麵粉分配出去。他把名單唸了一下，並且叫巴克提到村子裏去，告訴深谷居民們說他們可以免費領到麵粉，可是他們必須把自己的糧食帶來，好讓巴克提儲藏到春天，那時再發還他們種。

「等你去了，我就做幾個天秤，」蕭·比爾說道。「你們女孩子把袋子打開，把麵粉均分開。然後你們可以幫着我來分發。」

巴克提走了以後，蕭·比爾又補充道：

「來吧，咱們最好忙起來，不然那些人在咱們準備好以前就來了。」

妮索和馬立安回到屋裏去。這時蕭·比爾便擔任起做天秤的工作；他用的是古利的

兩隻大木盤子，和一根從院裏選來的厚度與平度合宜的桑木棍子。

妮索要求蕭·比爾給她兩面旗中的一面，從開過那次會，這兩面旗是一直保存在蕭·比爾的房間裏的。「好主意啊，」蕭·比爾說着，把旗子拿了出來。妮索和馬立安把它掛在她們自己房間的門口，接着，快樂而興奮的妮索跑到廊子上去，拿來一把大刀子。

「拿它幹嗎？」馬立安問道；這時她正彎腰在一袋麵粉上，而且早已把自己沾得滿身是麵粉了。

「刻柱子嘛。」妮索說道。

首先來到的是妮索所不認識的兩個矮個子深谷居民。他們既沒帶糧食，也沒帶布袋，可是蕭·比爾叫馬立安給他們每人兩普特。

「爲甚麼給呢？」妮索問道。「他們的糧食呢？」

「你這人多苛刻啊！他們沒有糧食，並且不可能有，因爲他們一點都沒種。他們在運河上幹過活，而且剛剛從荒地上分了地，給他們麵粉吧。可是你們得帶袋子啊，」他這麼補充着，轉身向深谷居民。

由於天秤還沒有做好，蕭·比爾便心算了一下兩條袋子的重量，等到這兩條袋子裏的麵粉倒出三分之一，他便把它們舉起來，放到那兩個人的背上。他們滿面光彩地走了。

蕭·比爾把女孩子們撇開，趕快去做完天秤。

第三個來的是牽着驢的祖愛達，那隻驢的鼻子從她肩膀上面伸過來。驢子豎起耳朵，一發現不喜歡那些飛塵，便掉頭跑掉，在跑出去時，揚蹄踢着門框。

大家都笑了。祖愛達打它的屁股，把兩袋沉重的糧食拖下來，又把它們拖進屋子。

「放在這兒，」妮索說道。「我們就在這兒堆糧食。」

她一面幫着祖愛達搬沉重的袋子，一面補充道：「瞧見啦，祖愛達？你伸手幫我忙，可沒有甚麼可惜哩。現在我要用巨大的財富報答你。」

她沒跟馬立安商量一下，讓她了解她可以自行處理各種事情，而且不需要干涉，便用眼睛估量一下袋子的重量，把它舉起來，摔在地上，並且在飛起的塵埃中說道：

「來，拿走吧！」

袋子裝了不下三普特，這是妮索曉得的。祖愛達躊躇了，可是妮索又說：「拿走吧！」這

是一種拒絕不得的聲調。她們一起把袋子拖到門口。祖愛達把布袋捆到驢背上，這時妮索便急忙跑到房間的一個遙遠的角上，在那兒儲放着糖和大米。妮索把她老早準備好的一個口袋拿起來，斜眼瞅到馬立安走了出去，這時馬立安正背對妮索站在那兒。

「這也是給你的，祖愛達！」妮索柔和地說。「你的心腸很好。等你不忙時來看我吧。我永遠高興留你作我的客人。」

祖愛達吻過妮索，拍拍驢子，跟它走下小路。

妮索回到屋裏，用一種生意氣派在門框上刻了三個記號。

其後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人來。馬立安和妮索都不明白是甚麼東西把深谷居民們阻留住了。

蕭·比爾把天秤做好，又挑了幾塊石頭當法碼。很料想不到的，他竟在牆的另一邊碰上了肯狄利。「我很奇怪，他在這兒幹嗎？」蕭·比爾暗自尋思道。肯狄利爬過牆，向他走來。他向四周瞧瞧，見除了蕭·比爾以外沒有別人瞧見他，便一手撫着胸膛，一手遮到眼眉上向他鞠躬，這是除了西雅塘之外東方各地所用的禮節。

「祝您永遠得享健康，可敬的蕭·比爾！」

「喂。」蕭·比爾這麼回答着，並沒有停止揀石頭。「你來看我嗎？」

「蒙您允許，蕭·比爾，」肯狄利回答道。「我有點事情跟您說。我可以躲避一下不必要的耳目跟您談嗎？」

「這裏沒有不必要的耳目。把你要說的說出來吧。」蕭·比爾放下石頭，望望肯狄利的袍子、帽子和他那毫無表情的臉。「是一場重要的談話嗎？」

「對你是重要的。」肯狄利假裝沒注意到妮索從門口張望。「咱們到屋裏去不是更好嗎？」

「來吧。」蕭·比爾贊同地說。他站起來，把手上的髒東西撲掉，領肯狄利進了屋。

妮索邁出門口，一眼瞧見了魚骨頭。她立刻皺了眉頭，很輕蔑地蹶起嘴唇。魚骨頭開始向馬立安解釋甚麼事情了。

「你來啦！你要甚麼呀？」妮索找岔兒似地問道。

「蕭·比爾在哪兒？」

安？」

「目前蕭·比爾不在這裏。」妮索用一種傲慢的聲調說道。「她對你說的甚麼，馬立

「她要麵粉。」

「你也要領麵粉嗎？」妮索問道。

「給我點吧。」魚骨頭乾澀地回答着，氣得蒼白了，可是她竭力抑制住自己。

「不，我不肯。這兒沒你的事。」

馬立安聽着她們的談話，有點驚奇。她們兩個都攢起拳頭，好像預備要扭打到一起。

「等等，妮索。」馬立安喊着，站了起來。「她是甚麼人？」

妮索輕蔑地沉默了一會兒。

「你是誰？」馬立安轉身向魚骨頭，這麼問她。

「你是誰？」魚骨頭嚷道。

「我是來這兒當教員的。你靜靜吧，把你的名字告訴我，那麼我來瞧瞧名單。」

「她的名字叫魚骨頭。」妮索喊道。「你自己瞧不到嗎，馬立安？她會有甚麼別樣的名

字呢？她的名字沒列在名單上。蕭·比爾今天早上唸過，我是記得的。她得不到任何麵粉。」

「沒有人和你說話，你這隻死貓！」魚骨頭嚷起來。「別聽那個沒好心的吧！瞧瞧名單——我是卡拉什的老婆！」

「我看你們倆都瘋了，」道利托娃說着，把名單拿起來。「住嘴吧，妮索！你別再遜人啦！我絲毫不知道你們吵的是甚麼，可是名單上有卡拉什的名字。」

「卡拉什，可不是這條蛇！卡拉什哪兒去啦？他的糧食呢？他們種的是麥子。不帶糧食來就一點也別給他們。」

馬立安絕望地望着卡拉什的老婆。

「如果你是卡拉什的老婆，爲甚麼不把你們的糧食帶來呢？」

魚骨頭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咬着嘴唇，向妮索橫目而視，同時她的臉在痛苦地痙攣着。她知道得很清楚，當巴克提到她們家去時，他這麼說過：「把糧食帶來，你就領到麵粉啦。」卡拉什想把一切事情都招認出來，可是他害怕。魚骨頭吩咐他留在家裏，由她自己來，希望把事情敷衍過去，得到蕭·比爾給她的麵粉。可是一切都像操在那隻野貓手裏了。她多想

挖出她的眼珠子來啊！可是魚骨頭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商人把他們騙了；他們沒法希望從他那兒得到甚麼了。家裏沒有一點麵粉，最少的一點點都沒有，可是整個的冬天擺到他們面前了！不，只要得到一點麵粉，甚麼事情她都能忍受！魚骨頭向門裏面瞧瞧：屋裏滿是布袋——甚至牆上、地上都沾了麵粉——挺好的白麥粉。只消從地上收一收，就可以弄多少捧啊！她的全部怒氣都消失了，眼睛裏只是流露着貪婪。她現在很平靜了，便柔和地說：

「我沒有糧食……給我點麵粉吧……只要一點點。」

「怎麼說你沒有糧食！」妮索很氣憤地喊道。「別相信她，馬立安！她藏起來了！她有糧食瞧！」妮索猛然轉身，指着下面的村子。「看見那所房子和那塊地了嗎？那兒，懸崖右邊的一小塊？那就是她的地，她種的和別人一樣多。我一點也不給她。她在扯謊！爲了巴克提去沃落，我們去借驢，她把我們趕走了。」

淚水在魚骨頭眼裏閃亮起來。

「給我一點吧，」她柔和地說。

「我不給！」妮索尖聲說道。

「等等吧，妮索……讓蕭·比爾說說咱們該怎麼辦。咱們必須等着蕭·比爾。」

「咱們沒有理由等蕭·比爾。他會和我說得一樣。滾出去滾啊，聽不聽呢，不然我拿石頭把你趕走！」

魚骨頭沒有回答。她用淚眼發恨地瞅着妮索，慢慢轉身走去，穿過牆的缺口，在石頭後面消失了。妮索那種顯然的矜視使道利托娃吃了一驚。

「你好狠心啊，我很懷疑你是否正確。她應該等蕭·比爾一下。他和甚麼人談得這麼久呢？」

「你不了解，馬立安！妮索突然這麼說道；等魚骨頭不再嚷，哭了起來，她便覺得有點良心上的痛苦了。如果她能下得了台階，這自然是件好事情，可是終究不如她不哭的好。『不，妮索把突然的同情心壓住，這麼想道。』她在扯謊，她來這兒已經得到應得的了！」

「你問我誰在和蕭·比爾談話嗎，馬立安？他的名字叫肯狄利。他是個非常好的人——一個剃頭匠——商人的助手。」

「可是我想最好是去問問蕭·比爾關於那個女人的事。」

「去問嘛。她希望人家把我送還阿西斯·康！」

「啊，是這個緣故！」道利托娃說着，向下面的小路望去，魚骨頭正坐在那兒的一塊石頭上。很明顯地，她決定在那兒等蕭·比爾。道利托娃沒向妮索提起這事。

十

「您知道，我在這兒住了一年啦，蕭·比爾。」

「一年，很對。」

「我和商人住在一起，這您也知道。」

「是的。」

「您從沒到我的舖子裏去過——您總是自己理髮的。而且我也沒到您的房子上來過。您知道我爲甚麼不來和您談話嗎？」

「也許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現在我爲那個目的來啦。」

「好像你盤算着和我談話，竟盤算了整整一年吧？」

「別笑話啊。我一解釋您就明白。我在這些山裏遊逛得可多啦；我認識許多人，見過各種各樣的政府。一個流浪的剃頭匠是不慣於和一個有權勢的人談話的。有些地方人家打我；在另外的地方人家拿石頭把我趕走，以爲我是個小偷。我在康雨坐了兩年牢。您知道爲甚麼嗎？」

「我怎麼知道呢？」

「在康雨，他們不喜歡英國人。他們都喜歡俄國人。」

「可能吧。」

「當真啊。我在加爾答廣場上給人們剃頭。消息傳開啦，說我是個好剃頭匠。有個兵來對我說：『到宰相這兒給他刮刮鬍子吧。』因爲人家這麼吩咐，我就去給他刮了。他開始稱讚英國人啦。我很傻，沒有想一想，就說：『你們的老百姓都喜歡俄國人呢。』宰相的臉一邊還沒有刮完，他們就把我下了牢。監牢是在地底下的；蜘蛛、蛇和蠟子在我們躺的地方爬來爬去。他們拿棍子打我——我臉上有一塊疤，腦門上還有一塊；瞧吧，這兒是另外一塊。」肯



狄利把他的袍領敞開，指出胸膛上的紅疤。「別的囚犯都死掉了，可是我還活着。以後他們把我從監牢裏趕走了。我病着到了亞克壩，嘴上嚐着死亡的滋味。一個人對我說：『跟我來吧。你要很榮幸地給阿西斯·康剃頭啦。』我想起了康雨，很知道那種榮幸是甚麼。我逃跑了。我來到這兒。我開始和商人米索·胡住在一起。我和他在一起住了整整一年，於是成了他的助手，所以我心裏充滿了感激。我不到你和巴克提這兒來。你們都是有權勢的人。整整一年來，我遠遠地注視着你們，現在我才知道康雨那些讚揚俄國人的老百姓是對的，而蘇維埃政權也是一個正義的政權。我不知道您爲甚麼不喜歡商人。現在我可明白啦。他不配您的尊敬。」

「煩惱的甚麼？你和米索·胡吵了架嗎？」

「我沒有和他吵架。可是一個窮剃頭匠必得和發奎爾選擇同樣的道路呢。商人走的是另一條路。我的臉很醜，別看我的臉吧；看看我的心。我的心是純潔的。我在會上說的話使你驚奇嗎？」

「聽見你爲妮索辯護，好像是很奇怪的。」

「開過那次會以後，商人就管我叫狗。如果商人有了權柄，他就會把我下牢的。老人們都驚奇了。他們想：「既然商人的助手這麼說，那麼這一定是天命者的神道了。」他們都舉手支持我。現在他們都恨我了，可是太遲啦。妮索留在這兒了。現在您了解我爲甚麼那麼說了嗎？」

「我說不上，肯狄利。如果你不是在扯謊……」

「護主明證，我可不扯謊！我幹嗎要扯謊呢，蕭·比爾？扯謊對我有甚麼好處呢？」

「好吧。可是你想說的是甚麼呢？」

「這就是我想說的：西雅塘這兒的人都是不開化的。他們甚麼都沒見過。我見過的可多啦。你曉得商人對人們幹了些甚麼？我比任何人都曉得，雖然我不過是個單純的剃頭匠。

肯狄利開始講起商人的欺騙行爲，這時蕭·比爾很專心地聽着。

「現在我要告訴您最重要的事情啦。」肯狄利繼續說道。「您是想把事情辦成這樣，讓深谷居民們整年價夠吃。可是您儘管這樣，商人卻要把人們支配得挨餓了。」

「他們幹嗎要挨餓呢？」

「聽着，蕭·比爾。商人向每一個人說過：「旅隊不會來，所以一點麵粉也不會有。巴克提和蕭·比爾在騙你們哩。他們把你們的糧食賣給了蘇維埃商人；巴克提已經請他們去啦；他們要帶着鎗來搶走你們的麥子。在巴克提回來之前，悄悄地到波波·卡龍那兒去吧。他會爲你們開放磨房，這樣你們就可以磨掉糧食做乾糧。把餘下的交給我，你們和我熟識已有五年了。我就告訴蘇維埃商人說你們把糧食給我還了債。蘇維埃商人從我這兒拿不走，因爲他們都曉得阿西斯·康給我撐腰。他們寧可空手走掉，但不願和我吵架。你們甚麼時候需要麵粉做乾糧，就來我這兒好啦，你們要多少我就給多少。然後到春天，我就去阿西斯·康的領域，把種地用的糧食帶回來，就像過去五年我所做的那樣。你們冬天就有麵粉可吃，春天有糧食可種啦。」這就是商人對他們說的，你懂嗎，蕭·比爾？他們對商人的信仰比對你還大：商人背後有「天命者」支持；你背後所支持的，卻是對它的褻瀆。他們夜裏到磨房把糧食磨掉，因此你不知道。沒有時間磨的糧食，他們統通交給了商人。現在，半數的發奎爾都沒有糧食了。昨天巴克提帶着麵粉來啦。他把你答應給深谷居民們的糧食帶回來，卻沒有帶甚麼蘇維埃商人，所以他們都明白了，原來是米索·胡對他們玩了一套骯髒的

詭計。現在他們都相信你了，而且害怕商人會帶着全部糧食到亞克壩去。由於商人索取了十七隻折價的驢子，他們才害怕起來。凡是在巴克提去取麵粉時沒有把驢子交出來的，他們的驢子都給商人弄去了。商人自己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旅隊。我，肯狄利，這些日子一直在山裏——在峽谷上面的曲谷——你知道它在甚麼地方嗎？那兒仍舊可以找到一點點草，驢子就在那兒牧放着。我在那兒照顧驢子，可真是傻瓜啊！我照顧着驢子，自己一直在想：「你幹的是一件壞事呢。」我每天到這兒來，米索·胡把折價來的更多的驢子交給我，夜裏我就把它們趕到曲谷。昨天夜裏我回來時，村裏有一陣正常的驚恐，因為巴克提帶麵粉回來了，因此有的人可以領到蘇維埃麵粉，同時有許多人既沒有了糧食，也沒有了驢子，而商人就會走掉，也許永遠不回來了，那麼到了春天下種的時候他們可怎麼辦呢？由於我糊塗，我曾做過許多壞事，譬如帶給商人鴉片和聽他的一切命令。可是昨天夜裏我想道：「我只不過是大自然造化的一個人，所以我做的事也該是正義的。」我要忠實於蘇維埃政權；我要在這些單純的人當中做一個單純的人。所以我就來你這兒，把各種事情都告訴你。我說過的每一個字都是千真萬確的。一個人要穩穩當當生活，心和手都乾乾淨淨的，這已經

是時候啦。把我的話去核對一下吧。問問每一個人。我要告訴你，現在甚麼人已經沒有糧食、甚麼人沒有驢子了。到阿里·馬買那兒、史廉·蕭那兒、伊索夫和拉金那兒去吧。到卡拉什那兒、海達那兒、牟保拉·蕭那兒、拉地扎布那兒、布卡都和阿里·奴那兒去吧。我沒有更多話要告訴你了。我只要你一件事情：我害怕商人報復，別讓他曉得咱們的談話吧。窮剃頭匠需要的只是和平與安靜。他對你信任，這是他對任何別的有權勢的人所沒有過的。答應我吧。」

「很好，肯狄利。」蕭·比爾慢慢地說道。「目前我可以答應你。」

肯狄利又把一隻手掌撫到胸前，另一隻的手指頭靠到眼眉上，鞠躬走去了，把蕭·比爾留在迷惑之中。在肯狄利說話時，蕭·比爾很專心地聽着，沒有打斷他。同時他觀察着這位剃頭匠臉上的表情，竭力猜想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和看上去同樣誠懇。肯狄利的眼光很冷，臉上沒有表情的。蕭·比爾一次也沒有從他臉上找到博取自己同情的任何東西。可是他的話是可以信服的，而且他所說的話好像都對……

難道商人可能把深谷居民們的驢子、糧食和麵粉騙走嗎？如果肯狄利說的是實話，那

麼必須立刻採取措施。深谷居民們不可能把糧食磨掉很多，剩下的一定都給商人霸佔了。如果這是實情，那麼他們就可以一下子打擊了商人的詭計，把他永遠驅逐出西雅塘。

十一

蕭·比爾站起來，把煙灰從煙斗裏敲打出來，然後走到廊子上來。

「有更多的人來嗎？」他問道。

在任何人有功夫回答以前，魚骨頭已穿過牆的缺口出現了。她半跑式的向他走來，兩隻手撫在胸膛上。

「蕭·比爾！」她喊着，在他面前下了跪。「我要死啦！我的孩子們要死啦！聽她吧，蕭·比爾！」

「這是幹甚麼起來！」蕭·比爾很動氣地說道。「你拿我當甚麼人，可汗嗎？我跟你說，立刻起來！」

魚骨頭想繼續移到他的靴子根前，可是他把她提起來，讓她站定。

「站直了，你聽見了嗎？」

魚骨頭站在那兒，用手抑制着自己的啜泣。

「難過的甚麼？」

「妮索不肯給她麵粉，」倚在門框上的道利托娃這麼說道。「所以她就吵起來啦。她沒帶糧食來。」

正在這雲，妮索跑出屋門。

「她管我叫貓！她管我叫賊！她管我叫奴僕！她不肯給巴克提驢子，又不帶糧食來！她是隻缺德的母牛，所以你毫無理由給她麵粉！」

蕭·比爾很驚奇地望着妮索那發光的臉。魚骨頭勃然大怒，忘記了她的眼淚，又開始向妮索尖叫和惡罵了。蕭·比爾給這種騷動阻礙住，便倒退幾步，等她恢復知覺。

「痛苦的生活啊，一線光亮都沒有！讓你們大夥永遠受罰吧！我待怎麼辦呢——拿石頭做湯嗎？我沒有糧食，沒有驢子，甚麼都沒有！我的命運就是死，孩子們也是！我要去把他們的腦袋壓碎！讓他們快點死吧！讓黑鬼接納他們的靈魂吧！」

「住嘴！蕭·比爾喊道。」安靜吧！還有你，妮索！告訴我，魚骨頭——你爲甚麼沒有糧食？你的糧食哪兒去啦？」

「她在扯謊！她把它藏起來啦！」

「安靜，妮索！」

「如果我不說實話，就讓護主把我打死好啦！」魚骨頭擰着手這麼喊道。「我沒有驢子，也沒有糧食。」

「哪兒去啦？」

「我不知道，我多難過！可是它們都沒啦，沒啦，沒啦。」

「等一會兒。你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把驢子給了米索·胡嗎？不必害怕，告訴我吧。」女人的眼睛俯視下去。

「呢？」

「是的。」魚骨頭內心鬭爭了一下之後，承認了。「不是我給他的，是卡拉什。」

「我知道很好。是你還是卡拉什帶着糧食到磨房去的？你們把它磨掉了嗎？你們把它

給了商人嗎？」

「我們帶着糧食去了磨房。我們沒有磨掉，也沒把糧食給他——」

「哪兒去了呢？」

「沒啦，蕭·比爾。永遠沒啦。波波·卡龍吩咐他們把糧食倒在磨房的河裏了。」

「你說甚麼，倒在河裏了？來，統通告訴我吧。安靜地談一談。我們不是你的仇敵啊，魚骨頭，我們決不做任何傷害你的事情。」

魚骨頭開始說了，起初有點吞吐，隨後很清晰而簡截。等她說完了，蕭·比爾轉身向馬立安和妮索安靜而嚴肅地說：

「你們明白在這兒幹的是甚麼啦？你們——妮索和魚骨頭——像一對懶婆娘似的吵嘴，同時我仍舊像和個傻瓜似的瞎眼！別難過，魚骨頭，你的責任很小。多謝你把實情告訴我。你終於對商人鬧清楚了？別再難過，回家吧。你一定要領到麵粉的。我現在沒有功夫給你。可是聽着——你要把你的驢子弄回來嗎？還有你的麵粉？你要卡拉什不再抽鴉片嗎？你要自己的孩子結實而健康並且吃得飽嗎？你要自己穿得體體面面的嗎？你要這一切嗎？」

「誰領我走上這麼一條路，我就吻他的腳印！」

「這條道路很清楚，用不到去吻任何人的腳印。只要到村裏把商人對你幹的事告訴每一個人好啦。像你這樣容易給嚇住的人很多，他們都像老鼠似的躲在黑角落裏。告訴每一個人，說我要把所有被搶走的糧食和驢子還給他們，並且告訴他們，所有的發奎爾將要統通領到麵粉。告訴每一個人，說蕭·比爾已經講了這話。現在去吧。」

「可是麵粉呢，蕭·比爾？」

「你沒有聽見我的話嗎？如果你照我說的做了，那麼甚麼都可以得到。不要害怕商人，他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魚骨頭沒有抬頭，便向牆缺口走去了。

蕭·比爾把他所知道的關於近來商人所操縱的一切事情告訴了馬立安和妮索。他正說着，巴克提在小路上出現了，他氣喘吁吁，搭在肩膀上的長袍袖子在飄舞。他開始用一種激動的聲音告訴他們，說深谷居民們都不敢來領麵粉，因為他們沒有糧食，並且有許多人沒有驢子。巴克提挨家都走過，他覺出了這事的實情，並且也猜得出糧食和驢子究竟在

甚麼地方。

「我全知道了，巴克提，蕭·比爾打斷他說道：『我決定這麼做：現在你和我到村子裏去。人們都騷動起來了，這是件好事情。咱們要把他們領到商人的舖子裏，把所有的東西拿回來。如果咱們讓這樣一個時機溜掉，那是永遠不能寬恕自己的。』」

「我也要去。」妮索喊道。

「很好。可是你得先裝兩普特麵粉，用驢給魚骨頭馱去。現在你明白像過去那麼恨她是多麼錯誤了嗎？」

「我明白，蕭·比爾。」

「那麼去吧。在我們去商人的舖子以前，必須讓魚骨頭明白我不撒謊，而且我的應許和米索·胡的應許不一樣。甚至在你到達她家的院子之前，全村都會曉得你給她帶去了麵粉。我特意派你去，因為我要你和魚骨頭和好。把這兒的糧庫關起來吧，馬立安。咱們今天不再分配麵粉啦。來吧，巴克提！」

這就是那位敏捷、自信的蕭·比爾，他又和自己的中隊出發戰鬥了；他知道紅軍戰士

執行命令的成功都是依靠自信、熱情和正確的。他又在經歷着打巴斯馬其時常常感覺到的那種精神的輕鬆和平靜的活潑心情了。這種心情甚至把他的臉都改變了，這從他那緊合着的嘴唇、輕鎖的眉毛和他那對閃閃放光的藍灰色的眼睛所流露的堅定而率直的目光裏反映了出來。

妮索早已趕着馱了東西的驢子走下了小路。道利托娃正在女孩子們的房間那扇沉重的門上鎖着木鎖。

「我也要來。」她大步走過去時這麼向蕭·比爾喊道。

「幹嗎不呢？來吧。」他用俄羅斯話回答道。

十二

蕭·比爾猜對了。他一進了村子，便瞧見成羣的激動的深谷居民在紛紛談論；他們談的是一直保密到這時的事情。現在全都一樣了——有權勢的人已經曉得發生過的各種事情了。不管後果如何，發奎爾們現在都在彼此交換着自己的疑惑和憂慮，並且希望有權

勢的人總會給他們一點麵粉。只有現在，他們才清楚了商人那種狡滑的勒索方法。現在他們全都覺出米索·胡說的關於所謂蘇維埃商人的旅隊要把他們的糧食全部收購的謠言是多麼荒謬了。

天命者的信徒們在村子裏逛來逛去，當他們走過喧嚷的發奎爾人羣時，假裝沒有聽見對他們發出的那些暴躁的評論。「他們嗡嗡一會兒，就要平靜下來的。」這是他們的意見。自從塞衣們、沙那們和米爾們喪失了他們在人民中的統治，自從這地方傳來了一種新的政權形式，他們就已經對發奎爾的怒氣習慣了。他們下了結論，說人們的怒氣好比峽谷裏突然吹起的一陣風：給它讓讓路，它就毫無損害地自行吹盡了，留下的痕跡只是和平與安靜。

可是等到蕭·比爾和巴克提在村子裏一出現，他們覺得這回可不能毫無損害地自行吹盡了，最好是趕緊回家，把自己關起來，這樣才可以對行將發生的事情茫然無知。可是蕭·比爾走近時，他們覺得這回沒法悄悄溜掉，覺得誰要是走掉，自然會被認為有罪。他們只能夠安靜地等待，每個人都盼望着有權勢的人的怒氣不要落到自己頭上才好。

蕭·比爾從他們身旁走過，只瞥了他們一眼。他走過去，在發奎爾們中間坐下來，向他們簡單而誠懇地講話，就像向朋友們講話一樣。發奎爾們立刻住了嘴。他們把反對商人的不平話兒統通傾吐出來，擎着他們的破衣服，向着那突出的肋骨彼此戳點着。

「我們該怎麼辦呢，蕭·比爾？」

「我們不過是些叫化子，一定要餓死的。」

「商人爲甚麼要欺騙我們呢？」

人們不斷地從小術裏走出來，從牆頭上爬過來。他們從遠處傾聽着這會兒談論着的話，起初有些顧慮，隨後又充滿了希望。這一定是甚麼重大的事情哩，他們一定要留心地聽着！

人羣增大了，把蕭·比爾和巴克撮圍住。

沒有他們那些悲傷的怨言和憤怒的叫喊，蕭·比爾對一切事情也都了解。他瞧見憤怒在增長着，因此他就用簡明的、尖銳的諷刺把它掘灼。他又注意到：有幾個女人已經鑽進了人羣，在殷切地傾聽，這時男人們苦惱得太深了，所以沒攆走她們。

「是行動的時候啦，」蕭·比爾自言自語地這麼說着，輕輕地跳上一堵石牆。他倚着一根桑樹枝子，讓自己站穩了，向突然沉靜下來的人羣開口了：

「你們直到現在還害怕。你們害怕的甚麼呢？只要看看你們是多麼強大吧！誰能阻礙住你們，讓你們得不到正義呢？你們爲甚麼像上了鈎的魚兒那樣受商人的荒謬應許作弄呢？商人一年一年地把你們的各種東西都拿走啦——你們的糧食，你們的椹子和蘋果，你們的牛羊和衣服。爲了還債，你們半輩子的生活遭受奴役，他卻住在你們中間，用肚皮暖手。他是強盜！是騙子！你們全部的糧食爲甚麼要歸他有？你們爲甚麼要把自己的驢子給他？你們害怕甚麼？你們不過是皮包骨頭，同時你們的孩子都在因爲饑餓而死亡着。你們那些空話很夠了！你們那些無謂的恐懼也夠了！你們沒有債！你們絲毫不欠商人甚麼！他偷去的糧食是你們的！他偷去的驢子是你們的！你們的綿羊身上的羊毛，捕獸器捉住狐狸的皮革都落到這位強盜商人的手裏了！讓我們把他偷去的東西拿回來，把它歸還原主！跟我來吧！」

蕭·比爾從牆上跳下來，他向巴克提點點頭，便堅決地向商人的鋪子那個方向走去。羣衆默默地跟着他，好像一道憤怒的河流。

商人瞧見他們走近了，便急急忙忙出了舖子，想溜到屋子後面去。可是蕭·比爾喝令
他等在那兒。

米索·胡站住，兩手交叉在胸前，腦袋重得像牛，有些生氣，但很驚恐，沒有能力抵人了。
但這只是他外表的相貌；實際上他的心跳得愈來愈微弱了，直到嚇得差些停住，便呆呆地
立在那兒。蕭·比爾向他走過去，瞧見他的嘴唇在抖顫，害怕抬起眼睛。

肯狄利在舖子的平屋頂上出現了，他從那兒向下面的人羣望着。蕭·比爾抽空注意
一下，見他的嘴角上留着一絲微笑。他盤着腿，在屋頂上坐着，姿態安靜而緩和，像回教徒作
祈禱時特有的姿態一樣。

「喂，米索·胡，」蕭·比爾不慌不忙地說道。「解決債務的時候到啦。把你的舖子打
開。如果你把所有從人民那兒拿走的東西交出來，我們一定不傷害你。糧食在哪兒？」
人羣把舖子圍住。商人很躊躇地走去把門打開。第一個從蕭·比爾身邊閃過去的是

妮索。

「你到哪兒去，妮索？」

可是妮索早已衝進舖子的暗處，頃刻，大家聽見她在叫：

「糧食在這兒，蕭·比爾！一直堆到天花板！還有麵粉！你瞧這麵粉有多少吧！」

十三

一道紅光閃亮了古利住的房間，爐灶裏傳出來一陣木柴的劈拍聲。屋角被陰影遮着，陰影深處，可以模糊地辨認出高疊着泥碟子的木頭架子，和把毯子與羊皮捲了起來的石炕。

屋地上，有四根薰了煙的柱子，支着爐子，支着屋頂的煙囪，柴煙消失以後，便可以從煙囪孔裏望見閃爍的星星。巴克提、蕭·比爾、馬立安、妮索、祖愛達、胡達多、卡拉什和魚骨頭都圍着爐子，有的坐着，有的躺着，這時古利正紅着臉跪在火旁。客人們剛剛吃完一碗大米飯，這會兒正在等着燒茶水。古利一點一點地向水裏加牛奶，用一把很長的木勺子攪着。魚骨頭穿了一件土布袍子，打扮得驚人的整齊；她把鐵灰色的頭髮梳成了兩條粗辮子。她坐在那兒，很慈愛地望着睡在懷裏的孩子。這天一早，當卡拉什穿着漂漂亮亮的新袍子，趕着驢

子來到巴克提的院子裏時，魚骨頭便抱了孩子跟在後面；馬立安一瞧見孩子，嚇了一大跳。原來這小東西的臉黑得像炭。魚骨頭解釋說這孩子摔到石頭上把臉碰破了，她就從鄰家借來的用炭和羊脂和起來的膏藥給他擦了一下。馬立安取得魚骨頭的勉勉強強的同意之後，費了整整一個鐘頭的功夫，拿棉花和凡士林把這種膏藥換掉。現在這小孩平平安安地在他母親懷裏睡了，只有三塊骯髒的紅傷口破壞着他那安靜的小臉的美麗。

客人們在一種輕鬆的愉快狀態之中談着話。沒人高興吵嘴，因為大家都在享受爐火那閃動的溫暖和在陰暗的屋子裏特有的那種舒適。巴克提坐在那兒，把兩條腿架在炕上，彈着琵琶，柔和地唱：

我的靈魂思念着你……

正當野羊向你的住處奔跑，

我卻捧着腦袋，兀自懊惱！

水流湧過運河！湧過運河！

我費力尋找安慰，卻是徒勞！

大家都傾聽着。巴克提半合上眼睛，除了妮索，誰也不看；她正坐在火旁沉思，兩隻手攬着膝蓋，嘴唇微微啓動，重複着巴克提的歌詞。巴克提的歌曲竟打動了妮索，這使他很高興，於是他滿懷信心和靈感繼續唱下去。妮索的眼睛盯在自己的新軟靴上，可是思想卻遠得很。也許她又在幻想着蕭·比爾和馬立安來的那些遙遠的地方和偉大的生活了吧。巴克提滿想捉摸一下：妮索已經覺出他唱這支特別的歌子的原因了，可是他沒法識透她的思想。

蕭·比爾直伸着四肢，躺在炕上，那套陳舊的紅軍上衣開着鈕子。他穿着妮索就在這天送他的彩色襪子。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祖愛達的側影，這時祖愛達倚着爐灶，像別人一樣，在傾聽巴克提的歌子。祖愛達的外形很美，很嚴厲，寬大的前額返照着閃動的火光。蕭·比爾毫無偏私地望着她，可是祖愛達一感覺到他的目光，便趕緊轉身，看看他爲甚麼這麼專心地盯着。她那張胖大的面孔很不富引誘力，鼻子太寬，眼睛太小了。蕭·比爾把目光轉移

到卡拉什的出着汗的紅臉上，這時卡拉什正倚了一根柱子坐着，閉起眼睛，臉上顯出一種極端滿意的神氣。他很煖和，吃得又好，好像昏昏欲睡；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的新袍子，對比之下，把他顯得完全發黑了。也許他多年沒有這麼舒服過了。

「卡拉什睡着了。」蕭·比爾說道。

「不，我沒睡，」卡拉什說着，把眼睛睜開。

「自從他穿上新袍子，顯得多麼神氣啊！」蕭·比爾笑道。

「啊呀，他現在就夠神氣的啦，可是他像外面的小狗那麼好鬧呢。」魚骨頭插嘴道。

「在那兒？」蕭·比爾問道。

「你沒瞧見他嗎？」

「沒有，他幹甚麼啦？」

巴克提把琵琶停下來。

「在肯狄利，卡拉什和我把驢子從曲谷牽回來的時候……」他開始了。

「噢，你們牽驢子回來時鬧了甚麼事？」

「我也沒在那兒，」妮索這麼說着，她從沉思中醒過來了。

「你和胡達多在商人的舖子外面運口袋，」巴克提繼續說道。「蕭·比爾和馬立安在舖子前面登記物品的清單，你還記得我們帶着驢子出現的時候，深谷居民們怎麼從舖子裏湧出來嗎？」

「我一直在數口袋。」蕭·比爾說道。

「是啊，可是我甚麼都看見啦。深谷居民全都湧了出來，在興奮中他們甚至忘記了爭吵誰該牽哪隻驢子。每個人都把驢子抱住啦。卡拉什爬上他自己那隻……」

「讓我講吧！」魚骨頭喊道。「他爬上驢，我就跑了過去。我的驢啊！我瞧瞧，看它是不是全部……」

「瞧瞧！」卡拉什譏笑道。「你摟住它的脖子，將它的耳朵，同時大哭起來，所以大家都笑你。」

「我沒哭！」

「你哭啦。你的臉一抽，眼淚就滾下來啦。」

「滾下來又怎麼樣？」魚骨頭把手堵到她丈夫的嘴邊。「別聽他，蕭·比爾！過去我把再見一見驢子的全部希望都放棄了。伊索夫也哭了起來，然後他跳上驢背，像個瘋子似的轉來轉去。我這個傻瓜丈夫也想轉一下，可是驢子不肯動。伊索夫騎驢向他走來，他們倆就互相衝上去了，彼此都想把對方從驢子上拉下來。大家都笑他們。我就自己這麼想：「我這個傻瓜丈夫真是村子裏的一塊笑料。」可是現在瞧瞧吧，他坐在那兒多神氣啊。」

「讓他瞧着神氣吧，」蕭·比爾說道。「事情對他從現在全不一樣了。」

「爲甚麼？」

「他沒有一件新外衣嗎？他老婆沒有一件新袍子嗎？還有，深谷居民沒分給他糧食嗎？他也有一袋蜀黍，而且他再也不抽鴉片了。」

「甚麼東西讓你這樣說？」巴克提問道。

「因爲你同他和肯狄利去牽驢子，讓妮索和胡達多出清舖子的時候，他們把商人的鴉片找到了。你是在哪兒找到的，妮索？」

「在角落裏的幾塊破布底下。鴉片裝在兩隻用毯料縫成的小袋子裏。商人會長久忘

不了我呢！那很好！他想把我賣給阿西斯·康！我給他織的襪子怎麼辦呀，蕭·比爾？我給他襪子嗎？」

「你想給嗎？」

「毛線是他給的。那是他的襪子。這麼做是誠實的事情。」

「那麼就給他吧。只是——你想毛線是他從哪兒弄來的？」

「是我們給他的，」祖愛達碰了蕭·比爾的膝蓋一下，這麼說道。「我剪了羊毛以後，親自把毛線給他的。」

「不為甚麼嗎？」魚骨頭這麼問着，把手放在孩子的臉前面遮着火。

「不，他答應過給我染料。」

「他給你了嗎？」

「他把毛線還給我，說道：『把它作一件外衣，我就給你染料。』我做好了外衣送給他，可是染料和毛線都沒有得到。」

「那是甚麼時候？」

「去年冬天」

「那麼結果是你今天僅僅把自己的外衣弄回來啦。」

「不是我的，——另外一件。你知道今天誰把我的弄去了嗎？在那兒，穿在胡達多身上哪。蕭·比爾一給他，我就認出來了。」

「我這件是誰做的？」卡拉什問着，抽起嘴唇。

「這一件嗎？」祖愛達摸摸衣料，這麼問道。「我不知道，反正是咱們的女人當中一個做的。」

「你把鴉片怎麼處理的，蕭·比爾？」巴克提問道。

「我想起了你怎麼做的，巴克提。我把袋子扛到肩膀上，這時大家都走開，瞧我怎麼辦。我做法你的榜樣，把它們扔到河裏啦。」

風在牆的另一邊呼嘯起來，爐灶裏原先冒出一道穩定不移的煙柱又翻捲進屋，把坐在那兒的人團團包圍住。大家都從煙囪向上瞧，但再也瞧不見星星了。

「天陰下來了。」蕭·比爾說道。

「而且冷得很哩。」古利這麼補充。

「今天夜裏你睡在甚麼地方，蕭·比爾？」妮索問道。

「像平常一樣，在我自己屋裏。」

「你非說俄羅斯房子好些不可，我看可很壞呢。」

「爲甚麼？」

「你屋裏沒有爐灶，而且牆上有兩個窟窿。」

「你是說窗戶嗎？」

「它們幹嗎那麼大呀？」

「進光線嘛。」

「冬天你怎麼辦呢？」

「堵起來。」

「那就暗了。」

「這是因爲咱們還沒有玻璃呀，妮索。你們旅隊帶點玻璃了嗎？馬立安？」

「帶啦，可是我們留在沃落裏了。」

「那麼到春天咱們就有了。給我們彈點別的吧，巴克提。」

巴克提把手指頭放到絃上撥了一兩下，接着彈了起來。他且彈且唱，低頭對着自己的樂器，甚麼人也不看。胡達多從襪子裏抽出一根笛子，給他伴奏，縮起嘴唇，鼓動着他的薄腮。笛子發出一種哀怨的聲調，每逢吹到一個樂節，胡達多便向巴克提作個眼色，好讓他知道究竟該吹得多快多慢。

忽然一陣風把門吹開，把音樂的聲音湮沒，把柴煙從地上驅開，使人不知不覺地閉上眼睛。

「好一陣風啊！」胡達多站起來關上門時這麼喊道。

「茶好啦。」等到煙霧消失，爐火又把寒冷的空氣暖了過來，古利這麼說道。「你願意喝一喝我們這種茶嗎，蕭·比爾？」

「加鹽、加脂肪和牛奶的嗎？不，謝謝你吧，古利！如果水沸了，就把那隻罐子裏放一撮茶葉吧。」

「水早就沸了。」

「我也要喝罐子裏的，」馬立安說道。「我喝茶總是加糖的。」

古利拿脂肪釀造品款待了其他所有的人。卡拉什一喝就把嘴燙了。

「不夠，」他說道。

「甚麼不夠？」

「鹽。」

他把古利遞給他一塊淡紅色的岩鹽，放到木碗裏。

「也給我點糖吧。」

「糖加鹽嗎？」蕭·比爾喊道。

「當然嘍，」卡拉什回答道。「時代變啦。」

「你覺得那樣好嗎？」蕭·比爾這麼問着，做了一個鬼臉。

「當然過去只有可汗喝過這種茶！」

接着一陣沉默，蕭·比爾首先開口了：

「吃這樣的盛筵，咱們這是最後一次了。明天咱們要把所有的麵粉分配出去，這樣妮索和馬立安才能把房間整理一下，住進去。古利和我要把糖、大米和其他的物品存到儲藏室裏。你一定別動它們，古利，也別讓任何人動。」

「發奎爾們把自己的糧食交了來，這是件好事，不然他們又要拿到磨房裏去啦。」妮索若有所思地說道。「現在魚骨頭夜裏可要呆在家裏了。」

「那麼你自己也許就不再逛來逛去地幹那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了。」魚骨頭皺起眉頭說道。

蕭·比爾把手舉起來。

「你們又要開始吵啦？」

「我們再也不吵了。」妮索很嚴肅地說道。

又一陣風把門吹開。架子上的碟子叮噠作聲，空木碗摔在炕上，又從地上滾過去；掛在天花板上的一塊山羊皮掉到馬立安頭上，這時爐灶裏的火苗搖擺欲熄。

「雪！下雪了！」妮索喊道。

呼嘯的狂風把大片的雪花吹進門來；另外的一些從煙囪吹進來。

「冬天來啦。」蕭·比爾喊道。

大家都跳起來。「把煙囪堵上！」巴克提大叫。

「把牛牽進來！」古利喊道。「還有驢子！把苜蓿垛多壓幾塊石頭！」

巴克提、胡達多和卡拉什奔向門口，衝到狂風怒號的黑影裏。留在屋裏的人，都被夾帶着雪花的翻捲的柴煙矇了眼睛。魚骨頭拿袍襟把小孩包起來，彎下腰去保護它，以免給風凍壞。雪花成大片地飄進來，在灰黃色的煙霧裏盤旋着，在爐灶上噝噝作響。

蕭·比爾、妮索和卡拉什走到院子裏。

現在暗中充滿了牛叫、驢鳴和人們焦急的呼喚聲音。屋頂上有人的腳步聲，隨後就有一塊大木擋子遮住了煙囪，吱吱咯咯地響了一大陣，才按進適當的地方。頃刻間風道給切斷了，祖愛達便把散在屋地上的木頭器皿收集起來。

古利和妮索把落了雪的牛牽進牛棚。巴克提和兩隻頑固不馴的綿羊掙扎着，終於連拉帶推地把它們弄進牛棚旁邊的羊圈；這時卡拉什和胡達多費力把兩隻失了知覺的驢

子趕進屋子。這些牲畜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等到它們喘進了一大口煙，便掉過頭來，向門口衝去。可是胡達多已經下了門，所以它們只好站住，抵門框。

屋子變得又潮濕又悶氣。由於把開口封閉起來，煙霧愈來愈低，使人們在彈掉衣服上的雪花並畏縮着圍在火旁取暖的時候，眼睛裏不禁薰出了眼淚。古利拿一堆小樹毛扔到火裏，可是柴煙還是讓人受不住。

「把火熄掉吧，」蕭·比爾在兩陣咳嗽之間喘着粗氣說道。「喂，妮索，你還硬說俄羅斯房子不好嗎？再說……」

蕭·比爾突然跳起來，向廊子跑去，然後回到自己房間裏。雪花正自由在地從洞開的窗口飄進來。他摸到自己老早做好的木擋子，由跟他過來的巴克提幫忙，把木擋子按到窗戶上。然後他把櫥子打開，摸到一盞油燈，把它放到桌上點着。他拿一條毛巾把桌上的雪花擦掉，這時外面的風吼叫得更加尖厲了。客人們一個接一個地擁進他的房間。

「現在西雅塘要在好長的一段時間裏和世界的其餘部分隔離開了。」蕭·比爾說道。

「我必須回家。」魚骨頭焦急地說道。「孩子們孤單單的呢。」

「這會兒你怎麼走？」妮索問道。「等風息下去吧。」

「不，我必須走。」魚骨頭堅決地說。「來，卡拉什，把驢牽來。」

「我也必須走。」胡達多說道。

「可是你在這兒住宿吧，祖愛達。我們睡到自己房間的布袋上。」

「她當然要住下的。」蕭·比爾說道。

「很好。」祖愛達同意地說。

蕭·比爾和妮索出去給客人們送行。暴風增大了，人在暗中連一隻胳膊的距離都看不見。

就在這時候，商人把空舖子的燈熄掉，由肯狄利陪着，離開了西雅塘。在他走去的時候，他咒詛着這個村子和它的居民，這種咒詛是第一千次了。

儘管有暴風，他還是決定離開，因為他怕通大界河的那條小路會在夜裏被雪蓋滿，那

樣他就命該留在西雅塘過冬了。

肯狄利竭力勸說商人，等到暴風過去，可是米索·胡一直很固執。他穿了兩件袍子，戴了一條毛線頭巾，套了兩雙昂貴的西雅塘襪子，和一幅用山羊毛做的無指手套。肯狄利穿得也不相上下。他們兩人的背上都揹着老大的，裝得太滿的袋子，裏面有毯子和三隻空山羊皮，這是他們渡大河時用的。米索·胡的腰間掛着一隻沉重的袋子，裏面裝着沙金和銀幣——一共四百塊，是他們剛從隱藏的地底下掘出來的。這兩位旅人都帶着長竿子。他們在重壓下顛躑着，幾乎不能保持穩步以抵制暴風的侵襲。他們立刻在暴風中消失了，只有人在極其危險的時候才能在這種風裏冒險哩。

米索·胡在暗中一摸索到小路，他回身向這個隱藏在暴風雪的居民區最後地惡罵一場。肯狄利微笑了，他原是猜到了這點，而不是聽見了商人的話。

在這一霎，誰能說得上究竟是甚麼念頭才讓他的嘴唇微笑呢？

第八章

一

看起來，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地方的風會像海拔數千公尺之上的西雅塘河谷那麼冷凜如冰了。人們無論望到甚麼地方，都看見山坡和山頂上好像鋪了一層最純潔的棉被，上面點綴着懸探出來的懸崖的黑點兒；這些黑點兒只是人們給白顏色照花了眼睛時的一種慰藉罷了。肉眼可見的整個世界，不時地被包圍在緩慢的、無法穿破的霧裏，這些霧已經動盪不定地偷偷穿過了包圍在冰雪中的河谷。

村子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隔離開來，就像被咒語困住了似的。唯一聽得見的聲音是逆風相遇的尖嘯、冰川的隆隆和拆裂的冰塊墜入深淵的聲音。

如果檢到的柴火最多不過是一小片兒木柴，如果唯一的燃料就是那種辛辣而刺人

眼睛的濕棘子棵，那麼怎麼能保持最微小的熱量呢？如果全家人只蓋一床破爛的毯子，如果赤條條的身上只穿着一件山羊皮外衣，那麼又怎麼能夠禦寒呢？如果深谷居民們爲了營養，想拿一把麵粉把熱水加濃了，但連這熱水也很缺乏，如果乾椹子的口糧不管分配開來多麼不夠，而春天以前一定還要缺乏，那麼血脈怎麼可能溫暖呢？

深谷居民們並不祈禱。他們那種古怪的宗教不需要他們那兒的禱告。從前，比爾替全村祈禱過，爲了交換這種祈禱，你只消交給他自己的新生羔羊，和他那貪婪的眼光在獻祭的那天所看到的任何東西。上帝離得很遠哩。對於微不足道的造化物的禱告和怨言，他全不發生興趣。他只垂聽比爾們，因爲只有比爾才懂得怎樣和他交談。現在西雅塘一個比爾都沒有了，因此窮苦的發奎爾們愈來愈不大想到上帝，雖說魔鬼仍舊住在地底下，住在河水裏，住在無休止的雲彩和那穿進貧寒的石頭小屋的風裏。魔鬼們都是眼不可見而令人畏懼的，它們用未知的，但可以預感的災難威脅着每一個深谷居民。只有那純潔的、熊熊的火，才能免於魔鬼的威脅；這是真實而無害的火；這火對一切活物都是朋友；這是無罪的、無疵的，是厚道、有力而不可征服的火。火能把魔鬼的惡行吞噬，把惡咒攻破，又能滋養身體，滋

養靈魂和思想。火是人的供給者與護衛者。稱頌火吧，它明亮而無所不見，和諧而有生命，無欺無訛而多形多體，它溫暖、美麗而值得默想！火啊！火啊！耐心而果敢的深谷居民在荒涼的冰山中用希望、安適和快樂過着冬！

每個居民都在自己的小屋裏謹慎地保護着那生命的小火苗兒。全家日夜地在爐旁假縮着。孩子和夫人都把凍僵的雙手向它伸出，默默無言地凝視着它，一下就是幾個鐘頭，傾聽着它那不可理解的、多種音調的語言，閱讀着它那消失着的字跡，就像一本才智而奇異的書那樣——這書只有他們才瞧得見。

太陽愈是在寒霧背後撤去，從它的夏季旅程中尋找安息，微弱的火光愈顯得美麗。讓那辛辣的煙霧充滿屋子，讓它嗆乾喉嚨、刺激眼睛吧！只要把仁慈的、多角的火保存住，那有啥關係！只要火花存活着、飛舞着，甚麼都可以忍受，一點都不絕望。春天早晚要來的，霧就要消散，太陽在冬季的長久休息之後，就要重新開始恢復世界的生命。西雅塘居民從冬季的悲慘蟄居中驚醒過來，又將聽到那些從山坡、懸崖和岩石裂縫裏流下來的水的多調歌唱。於是討厭的雪逐漸融化，把大地解放。透明的薄霧就要在太陽的溫暖中抖顫，並且在空氣

中消散。最後，深谷居民們就說：『現在太陽已經觸到凍在那兒整整一冬的「狗」了，而且它正向「人」的腳趾移動。是忘記冬天的時候啦！』

於是全體居民都從自己的小屋出來，大家從入冬以來頭一次會面。他們沿谷升起大火，把冬天積攢在自己身上的罪愆加以淨化；他們唱起歌子，從火上跳過來跳過去，正像他們拜火的祖先在千年之前所做的那樣。到了傍晚，他們向巴克提和蕭·比爾住着的房子那個方向出發，到一個從石頭裏噴水的泉子那兒，在純潔的涼水裏洗澡。

深谷居民們在把自己的古老風俗連帶鬼神和對自然界的神祕的恐懼統統忘掉以前，也許還要過許多年歲。可是它們一定會忘掉的，正如在大地的另一個遙遠的角落裏早已經被忘掉了一樣；這個地方的蘇維埃生活方式，使個人擺出了「人」的模樣——聰明、驕傲、無畏、勝過了以前世紀的黑暗。

在西雅塘，冬季是很長的。沒有人能離開村子，也沒有人能進去。不管外部的世界裏出了甚麼事，西雅塘的人民一定是不知不曉，直頂到春天。冬天好像是一個淒慘的時代哩。有甚麼快樂帶給人們呢？他們的嘴唇上那兒有甚麼笑容呢？

從前的商人的舖子裏卻傳來了喜笑和愉快談話的片段，在這兒，西雅塘的頭一所學校已經開辦了。馬立安、巴克提和妮索每天早上都和祖愛達、胡達多以及其他幾個青年朋友到這兒來。他們生起火，圍着火坐在氈子上。馬立安曾經從沃落裏帶來三本書：初級算術、書法和一本叫做列寧主義基礎的書。最後這一本是三本書中最引人興趣的。平常，馬立安念過一節，便給她的聽衆翻譯出來，或是用自己的話把它重說一遍。

現在妮索覺得，講給她聽的不僅是一個神仙故事了。她已經知道了那麼許多，使她覺得好像親自到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甚至到過巴庫——那地方連馬立安都沒有去過。妮索的胸前戴着馬立安送她的一件禮物——一個小小的列寧像。在西雅塘，沒有人有過這麼一隻別針，所以妮索正因為它而感到驕傲。巴克提一次又一次地請妮索重述她怎麼跳進阿士塔·衣·卡龍嘴裏的故事。他倒不是想再聽一聽問過多次的事情，而是因為所有的深谷居民都會來笑話妮索從前的迷信。同時又可以看到妮索那帶笑的嘴——那麼純潔，那麼不可親近！妮索的朋友們詳談起她們在村裏生活中的一些引人注意的事件，於是她們就向馬立安請教：哪一種解釋是對的，哪一種解釋僅僅是老頭子們的捏造。

一天，一陣嚴肅的沉靜統治了教室。經過馬立安的許多勸說，祖愛達首先冒險把她的小羊羔牽來，拴到門上，這樣她可以當着大家的面，把掛在羊脖子上的皮製三角符解下來。她手裏拿着符，回到自己火旁的位置。

每個深谷居民都有這麼一道神符戴在脖子上，或者戴在胳膊底下或拐肘上。從前這些神符都是由比爾們出售，可是近來都由商人從亞克壩帶來。這些神符也戴在牲畜的脖子上，這樣可以保護它們不遇到毒眼、魔鬼、死亡、疾病和惡運。誰敢把牲畜的神符拿掉，讓它受災呢？誰敢摸一摸這塊三角形的皮子，以致蔑視了裏面所包含的魔力呢？

馬立安從巴克提那兒拿來一把小刀，這時每個人都屏息凝神地注視着。

「現在咱們要看看你的羊羔到底會不會死掉，祖愛達。」她說着，把神符剖開。她把一窄條黃紙片兒拿出來，又把它揭露開；黃紙條上是某家不知名的印刷廠所印的神祕記號。

紙條兒從大家手裏傳來傳去，又回到馬立安那兒。

「爲了這東西，你付給商人多少錢呀，祖愛達？」

祖愛達說，這道神符是她死去的母親在商人出現於西雅塘以前很久買來的，爲這東西，好像她給了比爾三隻小雞。祖愛達很膽怯地向那些神祕的記號望望，很安靜地補充說，她一點都不再害怕了，無論出了啥事也沒關係，甚至她的小羊羔如果要死，也不收回自己的話。

「把它扔到火裏吧，馬立安。」

「你把它扔進去。」馬立安微笑道。

「不，你——」祖愛達小聲說。

「好吧。我把它撕成兩半：你扔一半，我扔另外一半。」

可是祖愛達躊躇起來，並且把動作延長下去，直等妮索伸出手說：「讓我把它扔進去吧，馬立安！」

妮索把她那一半扔到火的正當中。那些神經質的、有所期待的眼光都一起投到小羊羔的方向去。馬立安聽見祖愛達長嘆了一聲，便笑出來；可是沒有人和她一塊嘆氣。小羊羔可能還要待些時候才死罷。

此後整整一個禮拜，祖愛達的朋友們不斷地給羊羔堆來成堆的苜蓿和成把的麵粉與乾糶子來維持它的健康。如果它死了，那真可憐得很啊！可是羊羔連病都沒有，祖愛達所能報告的，只是說它愈來愈胖了。

一天早上，馬立安提議大家都把自己的神符摘下來扔到火裏。有的人抗議，說這還太早一點，可是等馬立安笑他們，這才答應了。首先同意不把他們的祕密決定告訴任何人，然後他們都把自己的神符摘下來，燒掉了。

那天他們離開學校的時候，每個人心裏都充滿了暗地的恐懼。可是等到在此後的幾天當中，生活並沒有變化，他們便一起嘲笑自己的恐懼，嘲笑那些到死也捨不得這種愚蠢的玩物的深谷居民。

「要作一個像你這樣的共青團員，馬立安，此外我還必須要做甚麼？」妮索問道。「在我看，我們已經是共青團員了。」

「噢，不，妮索，並不全是那麼簡單。」馬立安回答道。「你必須學習的還多得哩。要一直等到春天咱們同志從沃落裏來。他們要和你談話，看看你想甚麼，你知道甚麼，在那個

基礎上來決定你是不是已經做了種種使你自己配得上當一個共青團員的事情。」

「我真不了解你，馬立安。你說一個共青團員要能夠伸手做任何事情，要用新的方法做各種事情，不害怕魔鬼，要盡力替每一個人把生活弄得好一點，要不怕反抗天命者，甚至當着波波·卡龍的面。要不相信太陽將停止發光，並且知道沒有上帝，要不用煙油子和羊脂醫治傷口，而是用你帶來的藥。對嗎，馬立安？」

「對的。」

「告訴我，巴克提，我們不全是那樣嗎？告訴我，祖愛達，你不是那樣嗎？還有你呢，胡達多？還有所有坐在兒的人？我們甚麼都不怕，而且不管要求甚麼事情，我們都願意做。我們不是和你一樣嗎，馬立安？你幹麼說我們還不是共青團員呢？」

馬立安有點苦惱，便重新對他們講自己家鄉的城裏的共青團組織。於是一場討論又開始了，使每一個人都忘記了外面狂風的呼號。他們坐在那兒談話，毫不注意饑渴，直到天黑；甚至當燃料用盡，火已熄滅，他們還在繼續談。在他們看來，世界不再有任何神祕了，他們甚麼東西都可以學到，一等到他們掌握了初學讀本，便可以念書和用木炭在白樺樹皮上

寫字，就像馬立安和蕭·比爾那麼簡練而容易。

在學校裏，每天都發生新的討論。首批的十二個學生之外，立刻又補充進去幾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姑娘——十四歲的杜發和拿非茲，她們都是祖愛達的朋友，已經跟自己的父親談妥，讓她們入學。她們的父親都是窮苦的發奎爾，這年秋天都在荒地上分了田。他們原來不肯答應，直等蕭·比爾很誠懇地跟他們每人談了話，又拿五帽筒大米的禮物給這場談話作了補充。

「很好，你們可以去，」最後他們對自己的女兒說。「可是別膽敢把你們的神符摘掉啊。」

卡拉什陪巴克提去過學校幾次。從商人走後，他接近過蕭·比爾一兩回，並且羞答答地乞求給他一點鴉片，那怕是一小撮兒，發誓說沒有鴉片他必然要死。——他的肚皮發疼，瀉肚子，一隻胳膊、一條腿都抬不起來。總之，他的氣勢是很壞的。蕭·比爾只是笑他，可是卡拉什真的病了。馬立安用她帶來的藥品給他治了好幾天，他才逐漸痊癒。他不再要鴉片，臉頰上也泛出了新鮮的顏色。每天早上他開始用冷水洗澡。每逢他去拜訪蕭·比爾和巴克

提，便嬉笑、起鬨，說些故事逗笑他們，以便證明自己有捏造故事的才能。那件新袍子把他打扮得傲然自得。卡拉什斷言道：他既然穿了一件有這種長袖子的袍子，那麼他簡直是個寒衣而不是發奎爾了。大家都曉得魚骨頭已經不再揍她丈夫了，雖然她吵他還像從前那麼多。卡拉什從妮索那兒一探聽到他們在討論如何讓每一個人的生活快樂，便要求准許他入學校。

頭一次他參加了青年人的一組，坐在那兒捋鬍子，惹得大家都想笑出來。可是馬立安用閃電般的目光把笑聲打斷了。卡拉什對人家說過的話一個字都不懂，他便坐在氈子上，默默無言地呆着，可是那天傍晚走的時候，他說他想每天都來。

不久他們便不注意他了。平常，在上課的時候他總不開口，可是沉思而專心地聽着，所以有一天他讓大家都吃了一驚。馬立安正要他們在白樺樹皮上寫一個短句子。卡拉什忽然把胡達多手裏的樹皮奪過來，用歪歪扭扭的字母寫道：「我，卡拉什，是一個共青團員。」他很驕傲地把樹皮遞給馬立安。

馬立安把它大聲念了一下，大家都笑起來，並且指指卡拉什的鬍子。可是馬立安叫他

們守秩序，然後很友善地把他擁抱了一下。

「這對你很好，」她說道。「的確對你很好。如果你喜歡，我要各別地同你做工作。瞧瞧他已經學着寫得多好啦！」

卡拉什轉身望望沉默不語的青年人，沒法掩飾自己的快樂。

「我當然喜歡，」他說。「我將是第一個寫信到莫斯科去的人！我馬上就有許多麵包，然後我要請全莫斯科來拜訪我！」

卡拉什的話引起了一陣爽朗的大笑，可是他並不生氣，只用閃亮的眼睛向周圍望望。從那一天起，卡拉什在上課時開始講話了，他的笑話有時會擾亂了授課。可是他捨不得自己的神符，當有一次妮索提議說如果他做法別人的榜樣那就是一件好事時，他惱了，並且說道：

「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腦袋，因此我有我自己的鬼。我愛幹啥就幹啥，用不到你，妮索呀，像你這樣的笨女人來教我！」

因此這所曾經屬於商人的房子跟西雅塘一切別的房子都不一樣了。它好像是村子

裏唯一不能給雪鬼的哀哭聲音所穿透的房子。

二

如果巴克提相信自己，他老早就把自己的感情表示出來了。可是他不知道甚麼可以被人允許，甚麼則被禁止。在處理別人的事情上，他自己雖然表現得很勇敢、很堅決，可是對於潑辣而不可捉摸的妮索，卻羞怯得難受。雖然他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可是任何時候都沒法克制想跟她在一起的慾望。在他這方面，跟她在一起並不需要費力，因為妮索的生活僅僅是在家裏和學校裏過去的。冬天沒有地方好去。巴克提和妮索常常一塊走那條他們家與學校間的短路，可是能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却很少，因為平常總有馬立安伴着他們。即便沒有她，風颳得也太厲害，很少有機會進行談話。

在學校裏，妮索完全給學業吸引住了，這時巴克提便坐在她旁邊，常常忘記了馬立安的解釋。結果妮索遠遠地超過了他。

等他們回家，妮索常常去找蕭·比爾作伴。「那是很自然的，」巴克提想道。「蕭·比

爾對她講的各種事情都很有趣，因為他知道的那麼多。如果我知道得這麼多，每一個人也都來聽我的了。」他崇拜蕭·比爾，覺得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優越些。他羨慕他的能力，他的學問和他的威望，如果任何人對他的朋友有不同的看法，他便敵視這人。起初他緊盯着他，看見他確沒有向妮索傳遞頗可玩味的眼色，沒有摸一摸她或者把她叫到一邊講話，這些都是實情。可是蕭·比爾好像是一種特殊人物，這種人對女人家是不發生興趣的。

等到蕭·比爾斷言自己並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而在山的彼面確實找到偉大、聰明而有學問的人物，巴克提便沒法想，像那些人究竟是甚麼樣子了。有一次，巴克提用一種很信賴的態度問起這個問題，蕭·比爾只溫和地笑笑，說道：

「巴克提，有一天你自己就會變成聰明而有學問的人了——像山那面的人一樣偉大。那時我怕你會把我完全忘掉了呢，或者你如果記得我，只不過這麼說：「我曾在一個叫做西雅塘的山谷裏住過，在那兒有我一個朋友，這傢伙倒還不壞，可是我那時糊里糊塗的，以為他很聰明哩。」然後你就對這事大笑一場。」

「你的玩笑開錯了，」巴克提很惱怒地說。「如果你說這話，我就用這把刀子把我的

心挖出來，那你就可以看出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幹那種事情真是發瘋。誰稀罕你的心呢？把你的初學讀本拿來，給我看看馬立安教過你多少，這樣倒還理智些。然後我們就能看出，你是不是對我每一句話都聽了，就像你要求做到的那樣。你已經二十歲了，巴克提，可是你還不能念書。」

巴克提生氣走掉了。可是一會兒以後他又帶書回來，吞吞吐吐，羞紅着臉，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起來。念完了，他斷言下次就可以念得流利無誤。

他怎麼能妒疾蕭·比爾呢？妮索也願意蕭·比爾誇獎她念得流利。妮索也願意他教她怎樣使人幸福。她也是不斷地想像山那面的偉大的人物，並且希望他把這些人物的一切告訴她。但她用那麼一種奇怪的樣子望着他，這可怎麼辦呢？用一種不同的態度對待蕭·比爾，難道這是可能的嗎？

每樣事情變得多麼好啦！這兒有妮索這樣的女孩子住在自己家裏，住在他自己的屋子裏面。他簡簡單單地和她談話，毫不裝腔作勢，而且村子裏沒有別的男子能夠化費時間和她呆在一起。如果沒有蘇維埃法律，深谷居民一定會把她送還阿西斯·康，那麼巴克提

根本沒法夢想讓她作他的老婆了。她無父無母，所以不要求甚麼人的同意。而且他用不到考慮她的身價，因為沒法向甚麼人付錢，縱然巴克提如果有了一個羊羣，要他付一千隻綿羊他都樂意。

如果她不愛他，或者不願意嫁給他，他還是不能娶她的。如果不問她，怎麼能知道呢？要不發這種問題，他樂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他根本沒法讓自己的舌頭說出這些話來。也許妮索並沒有猜到他愛她吧。

這會兒他們面迎着暴風，正向小路下面爬下去。妮索：「我冷啊，巴克提。」他把自己的袍子脫掉，披到她的頭和肩膀上，這樣唯一從她身上瞧得見的，是她毛織口上織着的一個棕黃色的小牛犢。他把胳膊交攪在胸前，穿着襯衣和全白色的褲子，跟她在暴風中前進。妮索也許沒有覺得他寒冷吧。可是他當真覺不到冷呢。他覺得奇異，因為她舒舒服服地裹着的，正是他的袍子啊。她愛他嗎？她不愛他嗎？……

現在他們坐在火旁了，妮索正在給他的破袖子縫一塊大補釘。以前古利給他補過衣

服，但由於妮索的建議，現在由她幹這活兒了。火在忽忽作響，妮索的手指閃來閃去，像小的火舌一樣——也許和火一般熱呢。他很想把那些手指頭握在自己的手裏，按在自己的胸膛上，這樣她就聽見他的心是如何跳動了。可是他絕不能那麼做！他只能瞧瞧她的手指頭，只能在她低頭做活兒時瞧瞧她那鑲在蓬亂的辮子裏的臉。她會抬臉望望他，或是繼續沉思地坐在那裏嗎？她在想甚麼？想甚麼呀？他永猜不到。只要坐在那兒給他的袖子打補釘，讓她愛想甚麼就想甚麼吧；只要她別把無意間交叉起來的腿移開就好；她自己並不曉得，這腿正輕輕地碰着他的手。她一縫完，就要向他轉身，用她那純潔而清亮的目光看着他，並且用友善的態度說道：

「喂，我趕快把它縫好了，巴克提，可是請不要再撕破了。修補你的東西，我可真厭啦。連蕭·比爾都說你很經心哩。」

隨後甚麼都完了，他就得站起來走掉。可是她給他打過補釘的事實總是存在的。她愛他嗎？她不愛他嗎？……

現在是晚上很遲的時候，他正預備到妮索和馬立安住的房間裏去。女孩子們還沒有

睡；她們正在談論甚麼事情哩。女人家能找到那麼多的事情來談，這真奇怪啊！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馬立安，」他說着，從袖子底下拿出一本破書。「店員把十五又四分之三公尺的布剪成平均的三塊，」那麼每一塊是五公尺半嗎？」

他知道馬立安會生他的氣，可是讓她以為他是這麼笨吧。他唯一希望的事情，是足夠長久地呆在那兒，看準了妮索的眼睛還像從前一樣。爲了晚上的告別，她會對他說一句好心話兒嗎？或者僅僅是打着呵欠一直不響呢？

他自己不要對她說一句話。讓她別想他是爲了看看她而來的吧！如果妮索對他說話，那就表示她愛他。如果她一直不響呢，也許是她不愛他。

他怎麼能把自己在無盡期的冬季裏所想的一切告訴妮索呢？他永遠不能對她談這個題目。思想竟能把一個人弄得昏昏沉沉、睡不着覺，這多奇怪啊。對於無眠的夜晚，巴克提以前是從不知曉的。

一天傍晚，妮索和馬立安拜訪魚骨頭去了，痛苦的巴克提便決定把事情全部告訴蕭·比爾，並請他幫助。他向蕭·比爾的房間走去，但在門口停住了。蕭·比爾正坐在桌旁，

被包圍在菸草的煙霧裏，他正閱讀馬立安上課時給他們翻譯出來的同一本書。

「甚麼事呀，巴克提？」蕭·比爾說着，轉過身來。

「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我正想要拜訪一下。」巴克提躡手躡腳地向桌子走去，坐在靠近蕭·比爾的一張小櫈上。巴克提覺得蕭·比爾正在專心讀書，便開始在桌子上刻一隻山羊。

「你在幹甚麼？」最後蕭·比爾這麼問着，眼睛從書本上移開，望着他。「可別把桌子弄壞了啊。」

「我在想——」

「想甚麼？」

「你是一個偉大的人，蕭·比爾。你的心的光明一面常常向着我，不是這樣嗎？」

蕭·比爾把書合上。既然巴克提用這麼誇大的字眼對他講話，他腦筋裏一定有甚麼重大的事情。

「哼，你顯然是發現了我的心像月亮那樣。」

「幹嗎像月亮呢？」巴克提誤會了這一點，便這麼問道。隨後他繼續支吾着，被他計劃着要說的那些好詞兒弄得侷促不安。「當你的心給冰——像羣山絕頂那樣的冰——壓了下去——哼哼——那麼你心裏不是冬天嗎？那麼你能知道太陽會回來嗎？」

「在俄羅斯話裏，我們說：『貓兒在抓你的心。』你的意思是這樣吧？」

「是啊，是啊！」巴克提很贊同地說着，由於被人了解而高興起來。「不過不是貓兒，而是豹子。」

「好吧——是豹子。可是苦惱的甚麼呀？說說吧。」

「很大的苦惱哩。」

「真的那麼大嗎？」

「我不知道究竟該不該告訴你。」

「會是甚麼鬼事情說出來！」

「坦白地說——」巴克提垂下頭。「我怕我要發瘋了。告訴妮索嫁給我吧，蕭·比爾。」

蕭·比爾給他煙斗裏的煙噙了。他老早就預料到了關於巴克提的婚姻的不可避免

的談話，雖然巴克提自己並沒有把他的意思洩露出來。可是蕭·比爾自己已經準備好了。他早就作了決定，一旦作了決定，他便不能用一個眼色或手勢把自己的祕密的感情洩露出來。任何其他的決定都意味着對巴克提的友誼和信任的喪失，對古利的希望和的喪失，甚至是對自己想在西雅塘建立第一個蘇維埃式家庭之夢想的喪失。毫無疑問，如果每樣事情都自然而然地在妮索和巴克提之間完成了，他一定要表示滿意。可是在這種情形下——難道無法避免這個新的考驗嗎？

「那麼你已經決定結婚啦？」蕭·比爾問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我想那會是件好事情。」

「當然會是一件好事情。早到時候了。也許妮索還太年輕，可是她可以等待。讓大家都知道她要作你的老婆吧。她高興嗎？」

巴克提不知道回答甚麼才好。

「你告訴她吧，蕭·比爾。我求求你。我不知道她究竟願意不。」

「你並不是一個商人或可汗，買一個老婆時不用要求她同意。她告訴過你她樂意

嗎？」

「今天任何事情你都不知道，蕭·比爾！」巴克提很暴躁地喊道。「我沒有問過她。你問她吧。如果我問她，她就說不行了，可是她不敢對你說不行。」

「你真是個笨蛋呀，巴克提！好像別人能夠替你決定這種事情似的！坦白地告訴我——你愛她嗎？」

「我想我一定愛她。」

「那麼她愛你嗎？」

「我不知道。」

「那麼去探聽一下吧。」

「我怎麼探聽呢？」巴克提悲慘地嘆息着說。

蕭·比爾皺起眉頭。

「聽着，巴克提。有些事情你顯然想錯了。你願意作我的朋友嗎？那麼作爲你的朋友，我要求你今天到她那兒去問問她。作個男子漢吧！就說：「妮索，你願意作我的老婆嗎？」然後

來把她的回答告訴我。就是這樣。去吧。」

巴克提很不高興地走了，他覺得沒法和自己面臨的任務相對抗，就咒罵着自己的拙笨，這種拙笨的結果使蕭·比爾對他生氣了。蕭·比爾一直坐在桌旁，一斗接一斗地吸着煙，直到屋裏的煙霧濃得足可以用小刀割着的時候。

那天晚上他很暴躁地吹滅了燈，一點晚飯沒吃，就睡下了。巴克提沒有出面。

第二天早晨，紅着眼的妮索蹣手蹣腳地進了蕭·比爾的房間，可是一瞧他的頭還蓋在毯子下面，便轉身出去了。

「是你嗎，巴克提？」蕭·比爾在毯子底下問道。

「是我，蕭·比爾。我嫁給巴克提對嗎？」妮索沒有轉過身，便這麼粗鹵地問。

「當然，妮索。他是個好人。」

「別說他。說我吧。我做這事情對嗎？」

「我想是的。」

「蕭·比爾，」這女孩子的嘴唇顫抖着說道。「是你說這話嗎？」妮索把着重的語氣

全部放在那個「你」字上了。

蕭·比爾甚麼事情都明白。

「當然，巴克提愛——」

「別再說了！現在我甚麼都知道了。」妮索打斷了他，跑出屋子。

幾分鐘以後，滿面光彩的巴克提來告訴蕭·比爾，說妮索剛剛答應嫁給他。

蕭·比爾坐在牀上，強有力地握了握巴克提的手。

「好，巴克提，現在你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了！恭賀你！」

三

最後，春天到了。太陽從「狗」移到「人」的腳趾，繼續走了三天，又跳上膝蓋。西雅塘人民按照古老的風俗慶賀春天。他們從大火之上跳過來跳過去，並且在泉水裏洗澡；他們把灼着的木柴插到自家的門框上，用以趕走惡鬼；他們用冬天剩下來的麵粉末兒在自己房子的牆上繪畫。雜色的圓圈和方塊裏面都畫着十字，表示生了火的廚房；肥大的、燦爛的

斑點表示成羣的綿羊和山羊，還有樹木、飛禽和太陽，也都畫到牆上。

深谷居民們到田地裏，把岩石底下的濕土掘起來，把土扔到雪上，加速雪的融化。他們把田地和灌溉溝渠的石頭清除開，這些石頭的痕跡裏都堵塞着變形的雪。他們把成籃子的肥料很均勻地一層層撒到田地裏。他們穿上用雪洗淨的內衣和袍子，在規定的那天，把雞蛋染過，一個接一個包起來，以便決定甚麼人的願望可以實現，正像俄羅斯人在復活節所做的那樣。他們修好用山羊犄角製成的犁頭。他們把瘦弱的牛從呆在那兒過冬的黑暗棚子裏牽出來，把它們慢慢地在院子裏牽上來牽下去，然後把轆頭架到牛脖子上。

他們一天天地準備着盛大的「春節」，到那時就要犁開頭一道畦溝。甚至那些在冬季的末後幾天幾乎沒得吃的人，也爲這個節日保存下一些桑椹、麵粉、奶油和牛酪，因爲他們都相信，凡是乾乾淨淨、吃得很飽而用快樂的態度迎接這個節日的人，他們在來年一定走運。

從前塞衣們、米爾們和阿卡比爾們養馬時，這一天便舉行賽馬。只有西雅塘產的馬才能在荒地的尖利石頭上賽跑。而且只有塞衣們、米爾們和阿卡比爾們才能對於在這種地

上賽馬無動於衷。在過節以前很久，他們就開始爲賽馬作準備。他們把馬用毯子包起來，讓它們日夜走個不停。馬變得無精打彩，而且不再嘶叫了。它們滾轉着腫脹的眼睛，蹄子幾乎不能抬得離開地面。只當一匹馬再也不能通過扔到它面前小路上的一支鞭子時，才準備入賽，而且這馬被認爲是十足「冷」的。在再後的一霎，他們當着那些毫無偏私的裁判員的面，無情地打那匹馬，並且用刀子刺它，直等這牲口在臨死前的絕望中狂烈地穿過荒地。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匹馬就是從它爲那野蠻的愛好虛榮的主人役使以來最後一次服務。

自從塞衣們、米爾們和阿卡比爾們帶着全部馬匹過了大河，過春節便不再賽馬了。可是其他的娛樂形式還保留着。仍舊有射箭比賽，參加比賽的人都要射一隻放在柱子頂上的蘋果；仍舊有舞蹈、打鼓和打鞦韆，人們把這種鞦韆打得很高；還有角力比賽，參加者都被用繩子細起來。一到漫長的冬眠過去，西雅塘的人民便積極地準備這些遊戲和舞蹈，以及陪伴着他們的宴會。

早在節日以前，深谷居民們便砍下白樺樹枝，把刮好的幾根留起來。這是一個風俗，就

是在節日拜訪某人的朋友時，把一捆這樣的樹枝送給這家的主婦，他們一面搖着樹枝，一面說道：「春天來了，我祝賀你。」她便回答：「我也祝賀你。」她從他手裏接下樹枝，便拿麵粉撒在客人的右肩上，於是客人就看着主婦把樹枝插在牆上指定的地方。每一根樹枝有它自己的意義：如果完全是從樹皮上折下來的，這就表示客人祝主婦家的小麥豐收；如果樹皮連在樹枝上，是他祝她收穫裸麥；如果樹皮完整無損，是他祝她收穫蜀黍。

在這一天，任何被鄰人邀請的人都要把一塊過節的餅擱到頭巾上，然後爬上屋頂，到煙囪那兒，解開頭巾，把餅落到邀請者的手裏。許多不成功的求婚者都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被人邀請上，因為嚴厲的父母們總是在這過節的時候發發慈悲的。

巴克提很不耐煩地等待着「春節」，因為他計劃在這天宣佈和妮索訂婚。古利曾要求她兒子這麼做，這樣每一個人都會來慶賀他們的婚約。當然，這一對在此後的某一段時期內還不能結婚，因為蕭·比爾認為妮索還不夠大。可是他們的婚約一旦保證了，關於妮索住在巴克提家的惡意閒話便不會再有了。

在那些晴朗的日子當中，太陽升得更高更高了。山上的路和隘口馬上就要開啓。首先

開啓的總是通西雅塘谷的路。蘇維埃旅行隊（在沃落裏過冬的大旅行隊的一部分）就要從大河爬上這條小路，到西雅塘來。蕭·比爾和馬立安常對深谷居民們講起旅隊將要帶來的財帛。它一面沿着大河前進，就要把物資留在所有的邊界部落裏。一到達西雅塘河與大河匯合的地點，旅隊就要轉進河谷，並且繼續前進另外的二十公里，直等到達他們的村子。西雅塘居民負責旅隊行程中的這段最後的山窪，因此，由巴克提率領一羣人去大河把沿路的壞地方修理一下，已經是時候了。

對於旅隊的談論很多。現在沒有人懷疑它會立刻到達了。

春天是多麼輝煌的時節啊！鳥兒又在村子周圍飛來飛去。到處都聽得見流水的淙淙之聲。風息了，唯一瞧得見的雲彩，是在遮人視線的雪峯上空堆積着的彎曲的白色雲層。

四

肯狄利順着通達村子的那條沖壞了的、亂石雜陳的、被漂石堵塞起來的小路走了過來。代替平常兩天的功夫，他上路已有四天了。他貼住探出陡壁的岩石，用肚皮貼着懸崖的

邊兒爬行。在小路的痕迹被雪花掩沒的地方，他必須走到河裏，在深可及胸的冰冷水中跋涉繞着那些突出山澗的陡壁前行，緊抓住着石頭，以便躲過那些廣闊的深淵。一到達河岸，他揉揉凍麻了的雙腿，把他的濕衣服和生牛皮鞋捲成一個團團，穿着破爛不堪的長袍子繼續趕路。他很冷，很孤單而很堅決。這回他的袍子底下的腰帶上掛了一枝自動手鎗。他肩上扛的袋子裏，有一百發用骯髒的破布包着的子彈。

第四天傍晚，肯狄利從最後一道陡壁後面走出來，停住了。河谷在他面前豁然開朗。河的右邊，漸漸聳拔起半圓形的山谷，就像一隻巨大蘋果的切片；首先是石質的荒地，然後就是村子，村子上面矗立着堡壘的黑塔。肯狄利的左邊，矗立着一面險峻的陡壁，它的頂峯一直聳拔到鋸齒形的山巔下面。

肯狄利坐在石頭上，開始觀察這片風景；他是那麼專心，讓人以為他從沒有見過這風景。他望過河，望到左面的陡壁，用眼睛測量着每塊突出的岩石，並且把那些對他特別感覺聽趣的細節記錄下來。他向右面望望，從荒地彼面望到矗立着巴克提的房子，望到通達扎可克隘口的曲折小路。他的眼光溜轉到環抱居民區的山頂上空，然後停留在礪堡

彼面的陡壁上，這面陡壁，就是進入西雅塘河谷的門戶。

他好像要把山巒的每一起伏和每一道石層都印到腦海裏似的；經這些石層，人們可以從西雅塘爬上山頂，或者由山頂爬下來，到達村子。

他默默無言地、不慌不忙地計算着，把眼睛合上，好像要更好地把這個地區的平面圖印到腦海裏。

最後肯狄利站起來，不管多麼精疲力竭，強迫自己繼續前行。曾作商人的舖子的那所房子上面，有一面紅旗，在柔和的微風中飄揚。在走上到門口以前，肯狄利先繞着房子走一圈。等他弄清楚沒有人注視他以後，才把木頭門闕拿下來，向裏面瞧瞧。房子空着。地上放着一張從商人那兒拿來的舊毯子。他關上門，停下來考慮了一會兒該怎麼辦，然後向巴克提的房子走去。他從那條繞着陡壁的迂曲小路向上爬，費了好長的時間。他穿過牆的缺口，在那兒等待瞧着人來。

蕭·比爾從屋外面走來，手裏捧着一個大的木頭圓規。他穿着卡嘰襯衣和打了補釘的俄羅斯靴子，看起來還和從前一樣。他的思想被一個新的計劃佔據了——在巴克提的

房子旁邊造一所學校。計劃已經作好，現在他來把地面測量一下，因為地面上的石頭必須清除掉。

肯狄利裝出一副面具似的表情，走近了吃驚的蕭·比爾。

「願您得享健康，可敬的蕭·比爾。」肯狄利說着，深深地彎下身子，用手指頭碰碰胸膛和眼眉。「從您上次看到我，好像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了吧？」

「我想不到能再看見你呢。」蕭·比爾很冷淡地說道。「你獨個兒來的嗎？」

「獨個兒，當然嘍，甚麼人會和我來呢？」

「你很成，這是自然的。你爲甚麼不留在那兒呢？」

「你忘記咱們的談話啦，蕭·比爾！我在那兒幹甚麼？」

「那麼爲甚麼你畢竟還是走了？」

「啊，蕭·比爾！好像一個窮人能夠常常隨心所欲地做事情似的！」

肯狄利把手伸進袍子，拿出一個小皮袋子，把它放在手心裏搖一搖。

「那是甚麼？」

『是我的全部財產，蕭·比爾。一個窮人賺點錢可不容易哩，可是這兒有八塊錢了，這是我幹一樁非常困難的活兒賺到的。商人走時我本想留下來。守着商人可真不舒服哩。他非常瘋狂——瘋狂得嘴裏吐沫。可是如果你還記得，那一天是冬季的第一天。商人預備走的時候，說道：『我剩下了很少一點；我預備步行，把這塊地上的灰塵從我腳上甩掉。可是我怕獨個兒走路，而且我帶不了全部的東西。來幫我一下吧，我要好好報答你。』原來他有許多錢藏在地裏，等我們到了亞克壩，到了大河彼岸時我才知道的。他真是個狗雜種呀！我不想走，可是他說：『我給你十塊錢。』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從未聽到過的數目哩。我想一個窮叫化子去賺那麼多的錢，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害處啊。所以我和他去了。我沒法回來，因為正是冬天。我等待着春天，小路還不能完全通行，可是我來啦。我再不願意去任何地方了。我願意刮刮鬍子，或者幹一幹你希望我做的任何別的工作。』

『哼哼，』蕭·比爾慢吞吞地說道。『好吧，我假定那是你的職業。你想住在那兒？商人的房子變成學校了。』

『學校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嘛。您說我住那兒，就住那兒吧，蕭·比爾。驢棚也變成學校

了嗎？」

「你不能住在驢棚裏。」蕭·比爾皺起眉頭。「可是如果你不嫌髒，就去吧。」

「我可以把髒東西打掃掉。謝謝您。」蕭·比爾。一個窮剃頭匠還該住甚麼別的地方呢？在大河那邊，我住過更壞的地方呢。得閑我可以用石頭給自己蓋一所房子。您要刮刮臉嗎？」

「不，謝謝你。我自己刮臉的。」

「隨便吧。現在我要去了。我累得很哩。路那麼壞，它代替平常的兩天，竟耽擱了我四天的功夫哩。」

「非常之壞嗎？」蕭·比爾很感興趣地問道。「告訴我甚麼地方壞了，並且壞得多厲害。」

肯狄利把壞的地方詳細敘述了一下，然後補充道：

「您想修它一下嗎，蕭·比爾？」

「當然。我們每年都修。」

「好。誰知道會有甚麼人到這兒來呢？他們走那樣的一條路，會要了命的。原諒我打擾了您的工作吧，蕭·比爾。現在我要走了。謝謝您，謝謝您。」

肯狄利把手按在胸膛上，慢慢退回去，他一直深深地彎着腰，直等最後轉身，把後背掉給蕭·比爾。然後他邁着疲倦的闊步，向村子走下去了。天已經黑了下來。

「這傢伙有某些我不大喜歡的事情，」蕭·比爾想道。「是甚麼鬼東西把他弄回來的呢？如果邊界有人巡邏，我們絕不允許人們來回亂逛。可憐，我還做不到這事呢！」

因為現在天太黑了，蕭·比爾不再繼續工作，便進了屋子，把肯狄利又回到村裏來的事情告訴給巴克提。

五

在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裏，肯狄利出現在波波·卡龍住的古塔裏。一盞燈的閃動着的光亮在這位可汗的孫子那淒慘的屋子裏照出陰暗的影子。塔裏面這間方形的屋子很像一個可怕的大地窖。波波·卡龍對屋子那使人不生快感的石牆一點都不花費力氣修

繕。好些地方的古老根基已經陷下去了，蜘蛛便在留下的裂縫裏織了蛛網。肯狄利和波波·卡龍談着話，他注意到一條蛇，從這些裂縫的一條當中探出頭來。蛇的眼睛毫不轉瞬地盯着肯狄利，這使他以為波波·卡龍必定是和這蛇處慣了——事實上一定訓練過它——不然它絕不會在牆縫裏那麼安靜而漠不關心地凝視着。

肯狄利那天晚上到了波波·卡龍那兒，他沒有問他是怎麼樣過冬的：瞧一瞧老頭子那瘦削的、薰屍似的身軀，就比任何話更能說明。波波·卡龍幾乎是很慇懃地招待了他。對於肯狄利，他比西雅塘的任何人更了解些，因此他對他說話好像對一個同輩那樣。他的第一件新聞，就是獵鷹在冬季給狼吃掉了。一天早上，他打開塔門，瞧見四隻餓得壯了膽的母狼。說不定這些餓狼原是在雪裏等着到早上襲擊波波·卡龍自己哩。獵鷹或是發作了狩獵的老脾氣，或是想護衛它的主人，便在波波·卡龍關上門以前飛了出去。它用爪子搯進最壯的一隻狼的脖子裏，啄這隻狼的腦子，直等到其他的狼來攻擊它，最後把它的嘴和羽毛全部吞了下去。

波波·卡龍面對着他的客人，坐在一張破爛的氈墊上，悠閒而安靜地重述着這件事。

情。燈放在牆壁的一塊突出來的石頭上，只照到他們面孔的一邊。碩大、歪斜的影子投射在對面的牆上，可是這對影子幾乎是動也不動，因為這兩個人除了偶爾低一低頭，並沒有甚麼動作。

肯狄利把要求於波波·卡龍的事情說了以後，便等待着他的答覆。可是他給波波·卡龍的建議，使他發生了問題，這問題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因此後者一直談論着別的事情。肯狄利彬彬有禮地傾聽着，不去打斷他，好像他真的覺得老頭子的言論是明智而重要的。

「那些人怎麼想呢——就是那些由於自己那蠢蠢不安的鬼魂而想征服我們境域的人？」波波·卡龍說道。「他們來了，又去了，因為我們的風和山，我們的雲和河，以及我們那熾烈的太陽，證明了比他們更加強悍。他們建築碉堡，奴役我們的百姓，掠奪他們，碉堡附近的村莊，並且用種種方法傷害我們。這就是阿西斯·康的祖先們和都督的代表們，還有他們之先的拜火者和那些來得更早的中國人的實情。那些人都有武器，我們沒有。我們就說我們要屈服。我們把自己可憐的所有物中的一部分交給他們。『見他們的鬼！』我們這麼說。讓我們權當是爲了自己罪孽的懲罰才付什一稅吧。侵略者同樣也給上帝送走了。可

是在我們的家裏，在河邊上和他們接近不了的那些峽谷裏，我們像從前那樣繼續活着。他們絲毫沒有力量把天命者改變一頂點兒，而這種蠢蠢不安的情緒一直沾染不了我們。你同意我嗎？」

「說啊，波波·卡龍。我在聽哩。」肯狄利回答着，向那條半閉着眼睛的蛇望了一眼。

「你自己知道一切事情怎麼發生的。某種政權的一個代表出現在我們中間，並且要十隻綿羊和幾隻母牛。我們必須養活這位拜訪者，並且款待他，把我們的雙手交叉在胸前，向他說些慇懃話兒，他笑起來，我們也笑，爾後用特有的尊敬給他送行，送到小路的轉角。可是等他一走，我們就向地上吐唾沫，用淨水洗洗手，懇求比爾們爲我們祈禱，然後按照法律，把待客的花費全部分攤。隨後我們就把拜訪者忘掉。在他拖着爬行小路而出血的雙足再度出現之前，整整一年就過去了。」

「好得很。可是以後這位蕭·比爾到我們這兒來了，他沒有拿過我們甚麼東西。我自己想：「他一定是個道地的傻瓜，」因此我嘲笑他。可是等他在這兒住了下來，而我也認識到了那個可怕的實情時，我的嘲笑便在舌頭上乾涸了。這個事實，是許多人直到目前還認

識不到的。他留在我們中間住下來，自己絕不要求甚麼。可是他的出現帶來了某種數千年來不曾存在過的東西。蠢蠢不安的污穢傳遍了我們的山區，傳遍了我們江河的流水，傳遍了我們的風和雲。它像疫病似的感染到了我們的百姓。當我瞧見第一個人給傳染了，便大吃一驚；這人就是那個下流、卑賤的巴克提，那時這個名字還不顯赫呢。每逢他重複起蕭·比爾那拙笨的語句，我們便嘲笑他。我們以為他已經過足了鴉片癮，就要昏睡過去的。可是蕭·比爾沒有走，他繼續住在我們中間。而巴克提也沒有昏睡過去。從那天以後他就發了狂。」

「你該殺死他，」肯狄利很冷淡地說道。

「我們沒有殺死他。我自己不願意。我說：『如果需要，護主會懲罰他。』我說：『你們別聽他吧。』可是他不斷地吵吵嚷嚷，說他在尋求幸福，重複着蕭·比爾教給他的話。我們毫不注意他，以為附了他的惡鬼到時候就會自願地離開他。最初巴克提說他是為自己尋求幸福。以後他身上的惡鬼增長了，說他是為每一個人尋求幸福的。我們想把他趕走，可是那個蕭·比爾袒護他。我們怎麼能和蕭·比爾的武器對抗呢？你還記得寒衣胡班·蕭準備

打他時，他怎麼朝着他頭頂上方開鎗呢？現在胡班·蕭在哪兒？他離開我們去阿西斯·康那兒了，正像其他許多沒法在這兒住下去的人一樣。可是那個俄羅斯人住下了，巴克提也住下了。因此我們的發奎爾們開始聽從他們所說的話。起初只有那個年輕的傻瓜，他還沒有活上兩個輪迴哩。以後就是那個養巴克提的老妖精。再後甚至有幾個老頭子也中了病。我們深谷的世界變成了亂七八糟。現在甚麼東西都在被毀壞着，正像我的塔已經被毀壞了一樣。因此我一定要繼續活下去，並且繼續察看這一切。可是每樣東西都是上天命定了的，因此我接受這種生活，當作護聖賜給我的一個試鍊。事情就是如此，所以我很自安。但願真理的光芒在我靈魂中長存！你坐在那兒瞧那條蛇，現在你看它閉上了眼睛，正像我對四周的生活閉上了眼睛一樣。對於你剛剛建議的，我沒有需要。我是靠着真理的默想生活的。」

「你沒有保全天命者的願望了嗎？」肯狄利狡猾地問道。「你說的全是實情。可是天命者的確確是在被損壞着啊。你不願意抬起一個指頭來保全它嗎？」

「天命者蘊藏在人的靈魂裏，你催促我答應做可汗，你可以使我作可汗，可是你沒法

使背叛了天命者的百姓効忠於可汗。」

「百姓的靈魂可以淨化。他們可以像一張羊皮那樣翻到裏面來。」

「怎麼翻？」

「用恐怖，還有刑罰；用血的洗滌。」

「我不願意使我的百姓流血。」波波·卡龍尖銳地說道。「如果他們將被懲罰，讓那懲罰的手是上帝的吧，不是我的。」

「你的手不過是執行上帝的旨意。」

「不。上帝的旨意蘊藏在旨意的原樣之中。人的手改變不了甚麼。那就是一種蠢蠢不安的舉動，而蠢蠢不安是違反天命者的。讓諸事都像原來那樣吧。」

肯狄利覺得自己的力量沒法勝過老頭子的頑固，於是開始喪失耐性了。他的雙手的影子開始在牆壁上來回飛舞，波波·卡龍開始趁肯狄利不察覺之際去注意這個影子。

「好得很，波波·卡龍，我尊敬你的智慧。可是如果你肯閉上眼睛，那麼在它們閉上去的時候，甚麼東西都要改變，因此你一睜開眼，便覺出天命者已經在你們山區裏恢復過來，

那時你可別向我們說：「在我短睡的當兒，甚麼東西都改變了。百姓的靈魂已經淨化了。真理的光芒蘊藏在它已存在過的東西之中。」」

「甚麼人能夠完成這樣一件事情呢？阿西斯·康嗎？」

「也許是阿西斯·康。」

「他是一個亞克壩人。他要對西雅塘幹些甚麼？在西雅塘掌權的不論是他或是蕭·比爾，全都一樣。一隻狗仍然是狗，不管它是黑色還是棕色。不管在哪種情況下，我的百姓還要在外邦人的劍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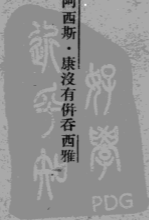
「他來了還要走的。」

「他幹嗎要來！我聽見過，據說全能君主不願意作戰。如果阿西斯·康沒有併吞西雅塘的慾望，那麼他幹嗎要來？」

「他要的是那個女人，願上帝寬恕他吧。」

「那麼他想爲了一個女人製造戰爭啦？」

「不是戰爭。僅僅給他們一個教訓。他要來，抓住那個女人，然後再走掉。可是等他一走，



就不再蘇維埃政權了。他像你一樣地憎恨各種新的事物，由於他的領域鄰近西雅塘，所以他要把它毀掉。他要把巴克提和蕭·比爾棄去，並且讓一切褻瀆者嚐嚐天命者的報復。如果你成了可汗，你的權柄會很大的。發奎爾們將要知道：阿西斯·康離得很近，他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一旦需要援助，他經常準備回來。這些山將要保持天命者的神聖，就像它們過去經常保持一樣。你自己剛剛談到過我們山區的偉大和不可接近。把我說過的考慮一下吧，波波·卡龍。」

肯狄利半閉着眼睛，瞧着波波·卡龍那龜皺的眼簾，就像石牆裂縫裏那條蛇的皮那麼乾枯。於是他急想知道一下，在那兒——座落在一條安靜的城市街道上的舒適房間裏，那個芳香揚溢的女人在玫瑰紅色的燈光下，一面坐在那兒傾聽着他那不可思議的故事，一面察看着她那修飾過的指甲——他能找到甚麼樣的字眼來形容這座山脊呢。對於她那貧乏的想像力來說，要使她想像一下這些聞所未聞的，幾乎是難以相信的山區，要她想像一下，只有借着神蹟，他才能設法從這些山區裏逃出來，這太困難了。可是波波·卡龍慢慢地睜開了他那沉重的眼簾，開始說話了，這才打斷了他的念頭。

「不我唯一的願望是和平，智慧阻止我作可汗。」

「也許你要考慮一下自己的話吧，波波·卡龍？」

「我只考慮一次。」波波·卡龍皺着眉頭回答。「我已經說過啦。」

沒有甚麼可堅持的地方了；肯狄利隱藏着他的煩惱。

「依你說的吧。可是你願意閉上眼睛嗎？」

「我的眼睛衰老了，因此甚麼都瞧不見。」

「你的話像石頭那麼不可變更。謝謝你。我還有一件事情請求你：你答應保持沉默

嗎？」

「沉默是智慧的語言。你另外和誰談過？」

「只有諾魯·貝克。」

「他怎麼說的？」

「他說他樂意。他將要再度審判百姓。他的話也像石頭那樣。」

「那我知道。告訴我，米索·胡還回來嗎？」

「米索·胡還沒有把這兒的賬務了結。另外你還想知道甚麼，波波·卡龍？」

「就是這些了。」

肯狄利向他辭別，出了那矮矮的圓門，走進黑暗中。他對自己談話的結果大大不滿；老頭子竟變得比他預料的更加頑固了。可是在他走過礪堡的大門時，一個打動波波·卡龍的新方法闖進了他的頭腦；他笑着，這麼想道：「你可以把一隻驢子變成可汗，只要你懂得怎樣絞它的尾巴就成。」

六

幾天以後，一個襤褸的香客在西雅塘出現了。任何人在小路旁邊遇見這麼一個憔悴的、赤足的、半裸體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以為他是一個苦行者；這種人已經拋棄了世界，把自己犧牲給精神的冥想，使自己慣於受那些旨在滅絕一切塵世慾望的痛苦。從前在高山區的一切山路上，都能遇到這種宗教迷。深谷居民把他們當作聖人，相信他們有本領使肉體和靈魂分開，使飛禽和走獸着迷，使石頭變成食物，並且把那些在眼不可見的世界密祕

區域的惡鬼召喚起來，對於這個眼不可見的世界，只有受啓導的人才能接近。自從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種人出現得愈來愈少了。事實上，從西雅塘接待過這麼一位客人以後，已經有好幾年了。可是如果深谷居民們現在見了他，誰也不會有一點點驚奇，他們推斷他要往遙遠的地方去，因此如果他們想避免兇目，就必須向他施捨。

可是這位香客爲了某種理由，寧願躲避着村民。他一走進通達山谷的小路，便坐下來歇息一下，在高聳的岩石中間等待黃昏。他那憔悴的面孔很小，呈棕黃色，而且長了皺紋。他那衰敗的身體還不老，可是胳膊上的筋和腿上的凸肚兒卻像青紫色的鞭子那樣突出來。肯狄利每天傍晚都在住處附近生火，成幾個鐘頭地在火上煮着桑椹兒；這些桑椹都是由於他那虔卑的服務所賺得的報酬。因爲他所選擇作爲住房的那間牛棚裏沒有爐子，所以這火引不起人的懷疑。等他把那很不充分的飯食吃完，便走進牛棚，躺到撒在地上的

一堆麥秸上。

隨着黑暗的來臨，香客向村子的遠處盡邊上閃動着的火光那兒窺探了好久，隨後朝着火光走去。他躲避着小路，在荒地的岩石中間潛行；在荒地那兒，深谷居民們在自己的新

地裏清除了整整一天的石頭。可是他們老早把活兒幹完，並且回村去了，所以現在這個地方是非常荒涼的。

當這位陌生人還離得很遠，他就認出了在火旁斜倚着的肯狄利，於是他坐在一塊石頭上，一面傾聽着從黑暗的村子傳來的聲音，一面等待火光熄滅。然後他迅速而留神地向牛棚走去，在牛棚的門塔上蹲下來。

「誰在那兒？」肯狄利問道；他已經回去過夜了。

「是我，布哈拉！」香客說道。「保護，躲避和拯救！」

「拯救，功勳，深處的喘息！」肯狄利很鎮靜地回答。

「祝福草木的養育者，祝福太陽和月亮，祝福宇宙和聖潔之最聖潔。」香客趕快咕嚕着這些字眼兒時，便用大拇指碰碰身上的相應的部分：心口、眉毛、頭髮，一說到最後一個字，便用手指緊緊按住腦袋，然後把胳膊交叉攬起來。「我和我自己。」因為肯狄利在暗中瞧不見他的手勢，便大聲這樣補充。

「說吧，」肯狄利道。香客從他動也不動地蹲在門口的那個地方，用一種與鳥兒相仿

的又高又響的聲音開始了。

「阿西斯·康等待着波波·卡龍的答覆。諸事都準備妥當了。你所答應的武裝，已用七匹馬運到。八號，費林吉●來到，由兩個人步行伴隨。不需要甚麼錢；費林吉說不需要。費林吉和阿西斯·康現在正等待你的話兒。阿西斯·康讓我告訴你別耽擱，因為每天都得付錢給正義之軍。阿西斯·康已把自己的錢全部化光，又從商人米索·胡那兒借貸，商人高聲埋怨，說他就要破產。士兵們吃得太多。他懇求阿西斯·康趕快一點。費林吉吵了他。米索·胡說，如果正義之軍再耽擱半月，他就要沒法付錢了。費林吉把我叫到一邊，讓我告訴你，說阿西斯·康害怕全能君主會發覺了。君主不願意跟俄國人作戰。阿西斯·康害怕失龐。如果咱們拖延，全能君主會派軍隊打阿西斯·康，這是一樁連正義之軍的士兵們自己也害怕的事情。費林吉命令阿西斯·康封鎖進入山區的一切小路，特為阻礙全能君主，不讓他知道任何事情。我也被命令向你來打聽，烽火究竟安置在甚麼地方。」

● 費林吉，是印度的一種歐洲和亞洲混血的人種，這裏專指一個此種血統的帝國主義間諜。——譯者

「就是這些嗎？」

「就是這些，舉起時間之手的您啊。」

「費林吉帶來的武器有多少？甚麼種類的？」

「十九枝「馬爾梯尼」，每枝都刻着「馬查——阿拉。」有一種型的三十三枝，我以

前從沒見過，都是帶着裝十一發子彈彈夾的連發鎗。」

「有子彈嗎？」

「每枝一百發。正義之軍都異常高興。費林吉正在教他們使用新鎗射擊。」

「好得很，」肯狄利乾澀而傲慢地回答道。「趕快去吧。就說波波·卡龍已經同意作

可汗，並且因阿西斯·康的援助而祝福他。諾魯·貝克將成爲判官；他已經開好一張被治

罪者的名單。當阿西斯·康來到，一切信徒都會來援助他。把阿西斯·康叫到一邊，告訴他

說那女人還在這兒，而且不會走掉。最要緊的——告訴阿西斯·康他必須等待——要等

待，要耐心地等待，直到他接到我的命令。讓他的騎兵隊長嚴嚴地管束自己的士兵。不久

蕭·比爾要去迎接旅隊。旅隊一到，我們就馬上開始。巴克提要替旅隊修路，所以那時才可

能騎馬來。目前沒有必須要做的，不能准許任何人離開亞克壩。告訴他們在大河等候。在山口上空將要點起兩道烽火，在村子上方點三道。至於你呢，布哈拉，你所要做的是這個：告訴商人別難過，——旅隊將償還他的一切損失；告訴費林吉不斷地把守小路；等蕭·比爾過了河口，讓他立刻到這兒來；那麼現在留心聽着：把費林吉叫到一邊，把這些確切的字眼兒告訴他——「一隻狼在牧人驚醒之前進入羊羣，便吃不到羊。」把我說的重複一遍。」

「一隻狼在牧人驚醒之前進入羊羣，便吃不到羊。」香客用鈴鳴般的聲音重複道。

「他會懂的。就那麼說罷。你能把每樣事情都記住嗎？」

「我一定把每樣事情記住，就像出生過兩遍的人一樣。」

「好得很。現在去吧。有人瞧見過你嗎？」

「沒有。」

「留神別讓人瞧見。」

布哈拉咕噥着他說過的問候話兒，溜進暗中，不見了。肯狄利在麥稭上舒展一下，立刻無憂無慮地入睡了。

早上，他照常地起來，費了的好多時間來磨他的金屬剃頭刀。他一瞧見深谷居民一個接一個地向荒地走去，便用一種拖長的、央求的聲調招呼他們。可是今天，就像其他每人一樣，答應刮臉的人很少，因為他們的鬍子在春節之前還會長起來，誰也不願意把自己的儲藏品化費在多餘的刮臉上。

七

最後田地和果園完全擺脫了冬季的籠罩。只有岩石中間和峭壁腳下的隱蔽地方，還能發見一堆堆骯髒的、粒狀的積雪，在逐漸融化着，硬結着。這種積雪中的幾堆，留在岩石罅縫的深處，直到中夏——這是對於冬季曾經存在和已經過去的一個頑強的提醒者。

霧早已從眩目的白色山頂退走了。天氣已經明朗起來。空氣清澈得驚人。樹木早已發了芽。村裏沒有人再想到鬼怪，因為大家都在太陽的溫暖中喜悅起來。沒有東西打破大自然的平靜與和諧。傍晚時分，年青女孩子的歌唱和琵琶的絃音愈來愈常聽見了。隣人們圍繞着樂師，大家都很快樂。他們談論着耕地和播種，談論着旅隊為過春節而帶來的新物資，

談論着過去的冬天和充滿了新生命之漿液的樹木與花草。

隨着黑暗的降臨，失戀的年輕小夥子們都偷偷地沿着石牆去跟那些被嚴厲的父母看管起來的姑娘們談一句話；可是沒有一種預防的結局能使年輕人不去自己幽會的地方，因為，每逢一個年輕的姑娘頭上頂了水罐到河上去，或是到岩石中間去尋找一隻迷失了的羔羊，誰能時刻跟她呢？再不然，女兒本來睡在自己身旁的硬石炕上，但由於屋內太悶，而不聲不響地爬上平屋頂，去緩一口氣，同時對暗中等待的某位俠客所發出的柔和而持久的低語回答了一聲——於是就通宵不眠地監視着她；那兒有這樣的母親呢？

只有妮索沒在夜裏走出過自己的屋子。巴克提在果園裏遊逛着，希望她能出來，到自己這兒，這都是徒然的。可是白天她既然可以隨便跟他在一起而沒有人加以禁止，她幹嗎要鬼鬼祟祟地跑出來找他呢？諸事都已決定了，因此巴克提的未婚妻不會從他這兒逃掉，也不會不守諾言。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很鎮靜地相信她變成自己的人的那一霎是一天天愈來愈近了。如果他不住在這兒，如果他離開村子，獨自遊逛出去，如果忘記了約定的日子，以前的那段時光的緩慢，也許等起來還容易些。

爲了這個緣故，巴克提高高興興地接受了蕭·比爾的建議，帶領了一羣人，從村子走下深谷的小路，到達大河，把破壞了的崖路修好，把山崩落下來的石頭鏟掉，然後爲久已等待的旅隊把道路作一個總的修整。蕭·比爾馬上就要去沃落迎接它了。

巴克提熱心地承擔了這個工作。他和蕭·比爾答應了前一年修過運河的深谷居民，說爲了修路，就拿實物報酬他們。其他的人也都贊成拿同樣的報酬替那些出差的人耕種田地。這一回沒有發生爭論，因爲大家對蕭·比爾的話都有充分的信任了。

以巴克提爲首的六個深谷居民，帶了鏟子、鐵棍和鶴嘴鋤，再帶上蕭·比爾留下春天用的兩個禮拜的麵粉和大米，在一個晴朗的早晨離開了西雅塘。

這些人當中有卡拉什。魚骨頭跟在他後面不斷地吵，要他把背上捆袋子的繩子拴緊，不然一碰到石頭，全部的大米和麵粉都會撒掉。卡拉什不屑於轉轉身子。她在想甚麼啦——以爲他仍舊受鴉片癮的支配而不能留神走路嗎？她早就該學習學習，別再胡扯八道地攪鬧他啦。

「你已經寂寞起來啦？」在巴克提走後，馬立安和妮索兩人正要去整理房子，馬

向沉默的妮索這麼問道

「不，我不寂寞。」妮索沉思着說。

「你腦筋裏想甚麼？他馬上就回來的。」

「你甚麼都不瞭解，馬立安！」妮索向門口走着，很不耐煩地說道。

「住下，妮索，怎麼回事？」馬立安過了過去，這麼喊道。「你幹嗎生我的氣呀？究竟是甚麼事情我不瞭解？」

「你甚麼都不瞭解！絕不瞭解！」

妮索如此煩惱，如此激動，這是少有的事。

「坐下，妮索，你幹嗎跑開呢？告訴我你腦筋裏想甚麼吧。你告訴我以後，難道我還不瞭解嗎？」

「咱們在一起住得很久啦。」妮索在牀邊坐下來，用傷心的聲調說。「可是你仍舊不瞭解我。我不願意告訴你。」

馬立安用胳膊抱住妮索。

馬立安用胳膊抱住妮索。

「把你的心坎兒向我打開吧，妮索。」

「我以為自己的生活會快樂的，可是你瞧——你常說我隨便幹甚麼都有自由。」妮索有點爲難地繼續說道：「自從我到了這兒，也想着這件事情。可是現在我瞧得出，並沒有我的自由。」

「爲甚麼，妮索出了啥事呀？」

「沒出甚麼事。可是幹嗎我一定要結婚呢？」

「誰說你一定要？你不想結婚嗎？我以為你愛他哩。」

「我愛誰誰呀？」

「當然是巴克提。」

「咳，你瞧，馬立安！我知道咱們兩個沒有甚麼可說的。我不愛巴克提。我知道巴克提是一個好人，一個非常好的人，可是我不愛他！」

「可是你自己同意嫁給他的！」

「那是不錯的。他愛我。」

「我弄不明白那麼你呢？」

「我說過，你甚麼都不瞭解嘛。」妮索說着，用一種興災樂禍的眼光瞥了馬立安一眼，可是馬上又很不高興地垂下了頭。「我一點都不愛他。」

「你愛誰呢？」現在馬立安自己給這場談話弄糊塗了。

「不愛誰！」妮索回答着，從馬立安懷裏掙開。「如果我愛過，又怎麼辦呢？」他這麼問着，覺得自己朋友的勸告是很要緊的。

「就結婚嘛。」

「可是如果他從沒有要求過我呢？」

「他是誰？」

「沒有誰。我只想知道一下，如果一個男人對女人沒說過甚麼，究竟會出甚麼事兒。」

「女人自己應該對他說出來，並且看看他回答甚麼。」

妮索皺了眉頭，站起來，馬立安瞧見了她眼睛裏的怒氣。

「我不愛任何人，馬立安。你聽見啦？任何人都愛！」

她跑出門去，最後，在馬立安看來，她甚麼都明白了。她站起來，沉思着走出去。果樹正要發芽，陽光普照的園子裏空無一人。蕭·比爾在指定作建築新學校的地段上做門框。古利在遠處擠牛奶。到處都找不見妮索了。

馬立安向古利那個方向走去，可是一覺得這會兒沒有甚麼話可對老太太說，便轉回身來了。

八

幾天之內蕭·比爾就要到沃落裏去。他把胡達多招呼過來，當着妮索和馬立安的面告訴他，說截止到巴克提回來，鄉村蘇維埃主席的一切責任都歸他負。關於應該做些甚麼，蕭·比爾給了他詳細的指示，說他在任何事情上有懷疑，就和馬立安商量。總之他應該把村裏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告訴馬立安。胡達多很高興地答應和馬立安商量，因為他對她的評價很高，因此告訴蕭·比爾，別為任何事情擔心。

蕭·比爾的確沒有甚麼可擔心的。村裏的生活過得安靜太平，天氣是晴朗的，深谷居

民們光耕地已嫌太忙，所以顧不上吵架。蕭·比爾親自去一趟沃落是必要的，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瞭解村裏的需要；沒有人能夠從去年冬天留在沃落裏的全部物資中挑選最重要的東西。

「有件重要的工作，胡達多，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夠勝任。」蕭·比爾最後總結着說。「必須把糧食分配給發奎爾，這樣他們可以弄乾淨了挑選一下。」

古利原來很安靜地坐在那兒打毛線，一聽見這麼說，便決定插一句。

「我老啦，蕭·比爾，也許我不對，可是先聽我說說，再由你自己決定吧。可別讓胡達多動糧食啊。就讓它留在儲藏了一冬的那個地方吧。」

「爲甚麼，古利？」

「咱們的人會爲它打架的。有的人會說：『我應該多得一點。』另外一些又說：『我應該。』沒有你和巴克提，一分配就會引出許多壞印象。播種不會那麼早哩，等你回來親自分配還有時間。」

「也許你是對的，古利。你總是有遠見的。當然，胡達多，這是最好的計劃。」

「我也這麼想，」胡達多說道。「還不忙嘛。」

「那麼咱們已經把每樣事情都解決啦。明天早上我就出發。」

「我可以跟你去嗎？」妮索出其不意地這麼問；儘管發窘，她的眼睛還是閃閃放光。

「你說甚麼，妮索你幹嗎要去？」

「我想看看沃落，」妮索柔和地回答着，垂下眼睛。「我想瞧瞧他們怎麼生活。」

蕭·比爾真想喊：「你這個可愛的！」可是他及時約束了自己，只這麼回答：「不，妮索。」

你去並沒有甚麼目的。只有讓巴克提擔心。等另外的時候，咱們一塊兒去吧——也許在秋天。這樣你願意嗎？」

「依你說的吧。」妮索本想回答得很堅決，可是他的口氣竟吞吐起來了。

蕭·比爾作準備不用多久。他刻了幾個木頭鈕子，縫到他那打了補釘的襯衣上，把陳舊的靴子配了生牛皮底，拿油灰把帽子上的紅星軍徽擦了一下，留神別把剩下的一點點紅琉璃碰弄掉了；再把幾張麥餅裝到盒子裏，這樣就夠了。然後他把馬立安叫進自己房間，把連發手鎗交給她；他替她把這枝手鎗保存了一冬，並且已經仔細擦乾淨了。

「你帶去吧。」馬立安說道。「路很遠呢。也許你用得着它。」

「路上是夠平安——我知道得很清楚。」蕭·比爾回答道。「這條路上沒有出過甚麼事。我正要帶着另外的那枝，用它打獵；可是這枝是你的。是人家給你的，所以你必須保存它。最好是——因為你們女人家在這兒就要孤單單的了——噢，當然不會出甚麼事兒，不過是我自己覺得，你們有了這麼一件東西在手裏，那就好多了。可是除非必須，千萬別帶着它轉來轉去的。」

馬立安同意保存手鎗。蕭·比爾穿上他那件破了又縫好的上衣，把鎗帶往肩上一措，於是邁出廊子。

「幹嗎不等到明天早晨呢，蕭·比爾？太陽早已經落下去啦。有誰在傍晚啓程的？」

「不，我得這會兒走。在夜前，我可以走完去大河的一半路程。我要睡在一塊石頭的蔭下，清晨一大早，我知道準會碰上咱們的幾個人。這可以使我有機會瞧瞧巴克提把路修得怎樣了……用不着送我。」他見馬立安和妮索預備跟他一起走，便這麼說。「我要獨個兒走，完完全全由自己走。喂，把你們的手伸給我吧。」

他急忙和她們握手道別，邁起快速的大步出了牆的缺口。

「祝福你們！」他從牆那面轉過身來喊道。「盼望我在約二十天的時間以內回來吧。別太寂寞呀，妮索！」

事實是，向她說的最後這句話，使她的唇邊浮起一個微笑。她趁人不注意溜走了，繞過了房子，站在那兒凝視着蕭·比爾的漸小的背影，見他慢慢跨過寬廣的西雅塘谷，最後在那突出咆哮的河上的峭壁後面消失了。

妮索不曉得蕭·比爾也像她一樣地不快活，可是他留神把自己的感情隱藏了起來。天一黑下來，女孩子們馬上睡了覺。妮索留心傾聽着馬立安的呼吸，等她相信了後者確實是在熟睡，便把袍子檢起來，溜到茫茫的夜色之中，在露天地裏穿好。然後她謹慎地穿過院子，走到未蓋完的校舍那兒。她從一個窗台裏取出一個小包裹，這是她趁着有光亮的時候放在這兒的。她不顧夜裏的寒冷，只穿上一件袍子離開了果園，由於自己出走的激動而喘着粗氣。

她最怕的是馬立安醒來，或是穿過村子之前遇見甚麼人。

直等跨過了荒地，走近了河旁的峭壁，她才不再左顧右盼和傾聽腳步的聲音。她弄不清楚自己爲甚麼要跟隨着蕭·比爾。她在黑暗中幾乎跑了起來，睜大了眼睛，只聽得自己心房的跳動，對脚下的石頭毫不注意，因此險些跌到陡峭的堤岸上。這僅僅是她天然的本能，僅僅是一個山地女孩子的敏捷的本質，使他幾乎毫不注意那些障礙就能夠加以克服，使她把赤着的雙足僅僅踏到那些擔得住她的重量不至於滾開的石頭上，然後從石頭邊兒上過去。她很感激巴克提，因爲他已把小路修好，所以用不到邁到冷水裏去。

妮索沒有停止或放慢自己的脚步，她那年輕的心房緊張到了極點，她沿着河谷的小路，追隨着喧鬧的西雅塘河，向更低更低的地方走下去。她唯一擔心的是走過了熟睡的蕭·比爾，現在，他離得不會很遠了。蕭·比爾啊！妮索沒有想過，他醒來瞧見她時，她究竟要對他說些甚麼，或是他要幹些什麼。她沒有想過任何事情，除了看看他——看看他……

妮索到了一個地方，這兒的河谷稍稍開朗了一點兒，河岸上排列着落下來漂石的，她停下來，在岩石中間搜尋，在暗中用手摸索。不在這兒。這就是說，他一定是在上面，於是妮索又向前跑去。

到了半夜，她已經離村子那麼遠了，這使她害怕；儘管受盡了一切的苦痛，她卻從蕭·比爾那兒走了過去。她再停下來，把小路旁邊的岩石全部回想一下，肯定認爲自己不可能從他那兒走過去，然後繼續前行。

有一個地方把妮索的注意力給吸引住了：小路上方的岩石中間，有一塊特別黑的地方。她立刻覺得那一定是一個山洞。「他就在那兒！」她用準確的本能判斷着，開始向岩石上爬了。當她爬到山洞下部邊緣那麼高，便站住靜聽。只有她那對尖銳的耳朵才能從河水的咆哮聲之上聽到山洞的深處傳來的勻靜的呼吸聲音；這個山洞從古遠的年代已被傾瀉的水鑿空了。「是他，」妮索想道。「要是巴克提怎麼辦呢？」這個念頭把她嚇住了。巴克提和他的人員也是在小路旁邊過夜的。她幹嗎以前沒有想到這一層呢？她費盡了一切力氣，才弄明白洞裏只有一個人睡覺。這就是說，那一定他——他呀！

妮索用雙手欠起身子，進了山洞，把小石子弄出了一陣咕嚕聲。

「誰在那兒？」蕭·比爾立刻醒來，這麼喊；妮索感覺到，而不是看到，他把鎗握在手裏。「是我，蕭·比爾。」妮索小聲說。只有這時，她才覺出自己行動的瘋狂。她想跑掉，想只

住下把包了茶和糖的小包兒丟給蕭·比爾——讓他還沒有來得及認出自己就急忙跑掉。可是已經太遲了。

「妮索你爲甚麼來這兒出了啥事？」

妮索沒有回答，可是由於害羞和激動，她的心好像要迸裂開來。

「爲甚麼告訴我。你爲甚麼不說話呢？」蕭·比爾向她移得更近，在暗中摸索着路。他的手碰到了她的拐肘，於是順着拐肘摸去，直摸到她那隻托着臉攢緊了的拳頭。

「你哭啦，妮索？怎麼回事？告訴我吧，怎麼啦？」

「我——我沒哭，蕭·比爾。」妮索小聲說。「沒出甚麼事。我不曉得爲了甚麼——只因爲——我來啦。我給你帶了點糖。還有茶葉。路很遠呢……」

「你瘋啦！」蕭·比爾咕嚕道。「你——」但這根本不是他的抗議。他把妮索的肩膀攪得靠近自己的肩膀，讓她的頭偎在自己胸膛上，開始撫弄她那柔軟而蓬亂的頭髮。「靜靜吧，妮索。」這是他唯一能夠說得出來的。他和這女孩子同樣激動。妮索安靜地坐下，頭偎在他的胸膛上，可是他感覺得出，她的心房跳動得很快。血液湧進了他的頭顱。他的一切決

心，一切理智的決定，就要像煙霧似地消散了。「不！」他把握住了一個拯救性的事實，這麼想道。「她只有十五歲哩！」就是這個事實，把一切都決定了。蕭·比爾用一種率直的動作把妮索推開，站了起來，走到山洞進口的地方，大張開兩臂，站在那兒，把手掌按在牆壁的石頭上。妮索模糊地看得見他身體的輪廓，襯托着對岸的懸崖。他這樣站了很久，讓柔和的微風吹涼他那灼熱的臉。他解開上衣，解開襯衣領子。然後猛然轉身，又靠近妮索坐下，把她那隻涼手抓在自己手裏。

「聽着，妮索。讓咱們懇切地談談。你不愛巴克提嗎？」

「我想愛他，蕭·比爾，可是不能夠。」妮索悲哀地小聲說。

「那麼你幹嗎同意嫁給他呢？」

好一陣子，妮索沒有回答他，可是最後，她的聲音甚至比以前更柔和了。

「你忘記我怎麼問你啦？我問過你是不是願意我嫁給他。」

「傻東西。我怎麼能決定這樣一樁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的心才能決定哩。」

「我的心你不瞭解嗎？」

「如果我瞭解呢？我願意對你說的是，妮索——你知道自己多大年紀嗎？」

「是的，我知道。既然我太年輕，幹嗎就該嫁給巴克提呢？」

「因為——因為——」蕭·比爾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訂了婚的還不是一個妻子。

有一條蘇維埃法律——」他對自己說的話短笑了一下，心想：給她解釋這些是多麼無用！他覺出自己處境的謊謬，所以就惱怒自己。「好，不能那麼辦，妮索，此外沒啥可說的。如果你願意，可以和巴克提解除婚約。不管怎樣，他等待結婚已經是好久了——也許他會改變想法的——至於你想告訴我的事呢——」恩，在年三以內，你也會改變自己的想法的。」

「我永不、永不改變自己的想法！」

「等一等。別生我的氣啊；我不過是在爲你的幸福着想。可是咱們拿這題目談得夠久啦。太陽快要升起了——是你睡點覺的時候啦。」

「蕭·比爾，妮索驕傲地說，但那是一種被損害了的聲調。「我只愛你。」

「哼，好吧，如果你愛我，我猜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你想知道一下，我也……」恩，也許你瞭解別的沒得可說。我們就照這樣生活下去吧。如果你真的愛我，你可以等待兩三年，可是用

不到爲我擔心。我不會到任何地方去的。那時我們再來談談這些事情。你同意嗎？」

「依你說的吧，蕭·比爾，妮索很順從地說道。『有沒有別的人——我不知道是甚麼人——會教你愛上？』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這樣的人。你可以相信這個。但是夠啦；該睡點覺啦。喂，妮索，把我的外衣拿去吧。瞧瞧你抖成甚麼樣子了！就這樣只穿了一件袍子跑出來啦！」

蕭·比爾脫下外衣，很焦急地把它摺起來，給妮索圍上；妮索已經在一塊光石頭上蜷曲起來。他摸摸她的頭髮，很拙笨地吻了吻她的前額，然後走到洞口去抽起煙斗；他交攬着胳膊，一直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等到天亮，卻不知道妮索是不是在睡覺。

星星隱退了，天空更亮了些。蕭·比爾一分辨出小路，便轉過身來，見妮索正在熟睡。他站在那兒俯視着她，心胸裏湧上一陣溫情，這已是過去多年經歷不到的了。最後他把眼光警開，走近了自己的鎗和行囊。躊躇了一會兒之後，他又把放着茶葉和糖的小包檢起來。他留下兩張餅，放在妮索旁邊，於是向下溜到小路上，把鎗揹上肩頭，迅速而堅決地大步走去

妮索繼續平靜地睡着，身上裹了蕭·比爾的外衣。

九

緊跟着蕭·比爾離開之後的那一天，另一個客人來到肯狄利這兒。他沒有順着河谷的小路，而是順着西雅塘上方的第一道山脈的頂端來的。他在一陣塵霧中溜下山邊，用一根船舵般的棍子拖在身後，保持平衡。西雅塘的全部居民瞧見了他，都參加了這麼一場詭異的討論：他幹嗎要選擇這麼艱苦、這麼危險的一條路呢？這位陌生人在荒地的岩石中間着陸，因此不想避開那些正在新地段上幹活的深谷居民。深谷居民們都放下鶴嘴鋤，很好奇地瞅着他的破袍子，因為這袍子甚至遮不到他那幅赤露着的骯髒膝蓋。他的鞋子用絨線捆着，戴的是一條鐵鏽色的土布頭巾。這位陌生人年輕而清瘦，可是並沒有害餓的模樣。他的眉毛烏黑，鼻子帶彎，骯髒的面孔給太陽晒黃了，給風吹裂了；從這樣一幅面孔上，沒法識別他的國籍。當他急忙從深谷居民那兒走過，很冷淡地瞅了瞅他們，最後停住，向他們當中的一個說道：

「那個名叫肯狄利的人住在哪兒？」他問道。當人們給他指指驢棚那兒，他便趕快走了。

肯狄利在門口遇見了他。這位陌生人衝肯狄利走上來，一面望望他那對冷酷的眼睛，一面用西雅塘方言講話，他的嘴角上只帶着一個最微弱的笑容：

「在阿西斯·康的領域裏是沒有誠實人的活命的。我有一個家，我有麥地，我有一隻母牛和八隻綿羊，我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這些東西全部給該死的可汗奪去了。我老婆給拿石頭砍死，我的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死掉了。我就對自己說：我要報仇！阿西斯·康是我的死對頭！我要到蘇維埃地區去，那兒讓我這樣的窮人生活。我聽說在西雅塘住着一個名叫肯狄利的窮剃頭匠，他在關人手裏受過同樣的苦，可是已經逃出來，有了較好的生活。所以，我決定到他這兒，並且說，「讓我們住在一起吧！」爲了找路，我有這一段艱苦的日子哩；我的腳給石頭扎了，在山裏差一點凍死。路途是非常之艱難哩。在上面，我在尖嘯的風和迴旋的雲中，經常都有對惡鬼和雪豹的恐懼。我奇怪自己怎麼會至終來到這兒。可是現在我來了，希望你能允許我躺在你的旁邊。我很感謝這些慈悲的人，他們把你所住的地方指示

給我。」

他向兩個深谷居民鞠躬；這兩個人直跟到肯狄利的小屋那兒，站在一個敬人的距離以外，傾聽着他的故事。

「讚美護主！可是我打擾了您們的工作，善良的人啊。願您們的麥子豐收！」

「除了一個驢棚，我沒法供給您們更好的東西，」肯狄利說道。「請別輕視我這間卑賤的屋子吧。進來休息一下，以後我們可以一起談談。」

陌生人把胳膊交攬在胸前，進了屋子，這時深谷居民們便回到幹活的地方，把他們剛才親眼見到的告訴給大家。

「謝天謝地，他們離開咱們啦！我終究能夠像個人似的說話了！」陌生人喊道。「你好像不出，我是多麼討厭這種胡話。你馬上認出我來了嗎？」

「如果我沒有立刻認出我的「香客」，那我一點兒聲望都沒有了。」肯狄利短笑一聲，說道。「真見鬼，你幹嗎選擇這麼一條艱難的路呢？坐在——坐在地上吧。你喜歡我的屋子嗎？」

「我希望有一天你就要在一個大城市裏更好地接待我了。我是想躲開那條小路；你們的人在那兒幹活。」

「你瞧見過他們嗎？」

「從上面瞧了一眼。他們修完路還得十天哩。這樣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嗎？」

「在我看剛剛夠。等一會兒再談這個。告訴我「那邊的」消息吧；你幾時離開城裏的？」

「大約在你以後六個禮拜。我在東部的省份裏遊逛了一個月，直等因為你的事情被召集。大概就是這些。你想給我點東西吃嗎？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害餓過。你在這兒靠甚麼生活？」

「好飯啊！」肯狄利鼓着鼻音說。「如果你喜歡，我可以給你做一碗爛豌豆搥幾公分好西雅塘麵的粥。」

「我也這麼想。那位布哈拉（就便問問，你喜歡聽他那幅高腔嗎？）把你的情形很正確地告訴過我，所以我決定給你帶一點小菜來。也許帶一些零碎東西是冒險的，因為它們

的性跟這些地方不相當。可是我想你是渴望它們的。」

陌生人這麼說着，解開自己的袋子，倒出兩罐頭沙丁魚，一罐頭夾肉麵包，一瓶白蘭地酒和一盒雪筍煙。

「親愛的費林吉，你的確是一個好伙伴！」肯狄利帶着毫不掩飾的快樂，這麼喊道。「還有，你現在的名字叫甚麼？可是，喂，咱們還是把你的袋子蓋到這些東西上，以免意外。」

「我叫什爾·馬買。」什爾「是老虎的意思，和這一帶的名字很相宜。你沒有酒杯或麵包嗎？」他勉強微笑一下，問着，把吃食蓋了起來。

「一個窮剃頭匠怎麼能指望有這種奢侈品呢？」

「那麼咱們用瓶子輪班吧。我希望你沒有傳染病。」

「也希望你沒有。」肯狄利回答着，把軟木塞子按到瓶子裏，把瓶子遞給自己的客人。「來，喝一杯吧。」

「爲那個——妮索的健康乾杯！自然你已經把情況利用得很好了。」

「那個女孩子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可是我們等會兒談吧。」肯狄利用自己的刀子打

開罐頭中的一隻，對着瓶子喝了一口酒，把雪茄煙尖兒切掉，用手指把它調個頭。

「是地道的哈瓦納嗎？」

「頂頂好的。我特地爲像你這樣的「流放者」帶來的。你喜歡它嗎？」

肯狄利深深地吸了一口，半閉起眼睛，沒有回答。他的另一隻手裏很合款式地拿着一條肥肥的沙丁魚。

「要合意一點，還是飯後抽煙，」他說。「可是我等不得。」

「現在你還喜歡甚麼？」費林吉微笑着問道。

「洗個澡，我的朋友！一個盛着熱水的精美白澡盆，還有一個淋浴器！隨便問問，你怎麼用自己的膝蓋造成這種神蹟的？總之，你好像是穿着一張河馬皮。」

「方法簡單得很：泥和灰。加上幾滴攪沙子的融化羊脂，效果就加強了。向皮上搓，每天一次。只不過必須在兩三個月中太陽晒得最好的基礎上施行，不管太陽對心臟有甚麼結

果你怎麼弄的？」

「你忘記我不是一個歐洲人了。」肯狄利笑道。「我的皮膚顏色是天然的。噢，當然有一定的補充，那結果是，我夢想洗個澡——一個好的熱水澡！」

「好嘛，咱們足能辦到。你休假的時候來訪我，我一定給你預備好浴室，甚至還要送你一件浴衣哩。」

「謝謝。如果我真那麼幸運，能夠得到一個假期，那麼我除了長袍以外可以穿任何你所喜歡的東西。我在這兒穿得夠多了。可是你比我更幸運。你馬上就回去休假啦，而我呢——我真怕自己還得在這些野蠻人當中過一年或兩年呢。」

「你的評價就隨之確定了。」

「那對我究竟有甚麼好處？截止到這個冬天，我絕沒在乎過這些。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僅僅是在夢中知道那個世界罷了。我不同意我們的組織。從兒童時代，我們就享受慣了近代文明，所以甚至忘記了自己曾是別種人，而是歐洲人。可是以後——我們又被送回了野蠻的境地。可是我們的心靈沒法送回來。就是這樣，弄得那麼盤扭。在城市的正常環境

裏消磨了那兩個禮拜以後……當然，還是沒有在那兒呆過的好！等我剛剛開始重新安排自己，接着就得返回，現在我更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些損失。對於從未親自去過任何地方的我們那些老朋友，他們僅僅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城市裏監督我們，我願意跟他們調換一下位置。你怎麼以為他願意呢？」

「他偶爾跟我談起，說他非常希望到這兒來。可是他辦不到。」

「爲甚麼辦不到？」

「由於他的眼睛。」

「他的眼力貧弱嗎？」

「他的眼力頂呱呱，可是你忘記他的眼睛跟我的都不一樣啦？太淡嘍。」

「噢，是了。不過這兒的人有時也有藍灰色的眼睛。你幾乎可以把他們幾個當成俄國人哩。」

「可是他認爲不相宜。對於你呢，我的朋友，——當然提供意見是困難的。不過假使我是你，我就要作點運動，或許是打獵。」

「謝謝你吧。」肯狄利暴躁地說：「也許你喜歡用那把剃頭刀子砍野羊吧。去年我有過一枝火鎗，這教我感覺自己像個正規的運動員似的。可是商人把它收回去啦，我也不願意惹火了這位老守財奴。」

「談談鎗吧，你的手鎗呢？」

「當然是藏在地裏。再喝一口吧。」

他們坐在那兒，觥盃而盞，他們談談這事，又談談那事，談了一個半鐘點。然後他們進行工作。肯狄利首先說話：

「你見過蕭·比爾嗎？」

「當然。邁着大步，像匹戰馬。正因為那樣，我才到了這裏。」

「讓我們談談計劃吧。」

「好吧。不過我只能算新參加這件事情的人，所以要先把整個的情況弄清楚。有幾點

我不明白。阿西斯·康出現了，然後是甚麼？」

「然後俄國紅軍就要出現。」

「我們幹嗎要向俄國人報警呢？」

「我來解釋一下。沃落的兵營裏有二十一個人。另外十個在去年秋天隨旅隊出來了。在緊急事件裏他們能用多少？」

「大約二十個，我想。」

「很對；我正計算着這個數目。他們留守沃落的不會少於十個。一等那二十個來到，是很容易勝過的。可是俄國人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從東部邊界調兵，在那兒，他們早有兩個大兵營了。他們到達這兒至少要耽擱一個月，可是那時候笑話就出來了。這一回阿西斯·康的勇敢士兵們就被消滅了。在這以前，他自然是不會從西雅塘撤退的。」

「你爲甚麼這樣想？還有，不過是由於心理上的興趣罷了——你以爲可汗真的愛那個女孩子嗎？」

「他自然愛她，而且如果不是爲了她……總之，她是第一個動力。所謂第一個，絕不是最重要的。他那沒有表示出來的動機，可以說是更平凡的。無論他或別人都沒有提到過，可是事實是，自從西雅塘的貴族們赤貧地流亡到亞克壩，就把土地和一切的收入來源喪失

了，商人不管在西雅塘或亞克壩都沒有生意。阿西斯·康的口袋空了，因為他沒法向任何人徵收路稅。而且在全能君主的眼裏，他的一切威望都喪失了。因此他急想使全部移民都回去，希望諸事再像原先那樣。」

「難道他真的那麼笨，竟相信布爾什維克們會讓即使是不討人喜歡的一小片兒領土上的蘇維埃政權給推翻了？難道他感覺不出蘇維埃政權要調武裝力量來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最後一個分析上他無疑地是個傻瓜，因為他依賴着旁的事情。可是就這事情來說——嗯，首先我盡自己的力量去加強他的希望，第二，他的見地是有限的，他以為包圍在這些山裏的是整個的世界，以為這些山足能抵擋任何軍隊哩。他以為自己的五十三枝來福鎗就是不可征服的力量。當他接到鎗時，我從他臉上就看得出那種表情！他既到了這兒，絕不會趕緊離開，特別是等我們告訴他另一個旅隊隨時會來。他要扶植一個當地的可汗，宣佈他是自己的臣屬，並且做宴痛飲一陣，直等他的伙伴們把民間的綿羊全部吃光。我要盡力慫恿他把節日延長。嗯——如果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俄國軍隊把他的士兵消滅了，這

能怪誰呢？」

「毫無疑問，俄國軍隊會把他們消滅的。以後是甚麼？」

「我們的使命就輝煌地完成了。在那個月當中，俄國就會在外交界提出抗議：亞克壩人侵犯了蘇維埃領土！全世界就知道了。在邊界上有戰事。很明顯的，俄國人和全能君主就要佈置在下一個月舉行會談，兩方面的使節就難以交換真正友誼的照會。這時，我們的政府就利用有利的情況，從全能君主那兒得到一些利益，這些利益是我們長期企圖獲得而未成功的。」

「這樣一個頂呱呱的計劃會使你得到榮譽哩。可是請想一下：如果那二十個人沒有從沃落裏給派出來，在這件事會怎麼樣呢？」

「朋友，你對俄國人心理的知識這麼貧乏，真應該感到羞恥。他們有這樣的壞習慣：就是每逢那些最卑賤的少數土人的命運遭受困擾，他們便把自己的利益棄而不顧。在這種時機，他們往往要跑來援助。他們當然要來的。就在你通知他們說巴斯馬其侵襲了西雅塘的那一霎，他們就會騎上馬，用驚險的速度出發。」

「好吧。不過阿西斯·康的士兵消滅不了他們怎麼辦？」

「二十個人嗎？」肯狄利很輕蔑地嗤笑了一聲。「布哈拉告訴我，光是你帶來的來福鎗就有五十多枝，就別再提火鎗啦。再加上襲擊的出其不意，我們軍隊的素質、山區給我們的優勢和當地同情者的幫助。」

「你真的在打後者的算盤嗎？」

「毫無問題。可是即使沒有他們，我們的優勢也足夠了。我個人計劃着給阿西斯·康提出某種戰術上的意見。」

「當然你是對的。諸事我都同意。現在也許你要給我指示吧？」

「好的。首先是幾個確切的數字：旅隊離開沃落，要順着大河前進。到達西雅塘河流入大河的地點，要用八天，沿西雅塘河爬行到村子，再加上兩天。爲了商人和他的僱傭兵的利益，只有旅隊到達村子時阿西斯·康才加以捕獲，這是重要的。旅隊一被捕獲，紅軍就馬上到達。爲了防止謠言的散佈，以致顛覆了我們計劃，要緊的是使事件的進行迅速而不拖延。因此，如果我們假定旅隊一號離開沃落，到這兒便是十號。阿西斯·康必須在九號佔領西

雅塘，紅軍到達是十一號，或者至晚十二號。旅隊到達這兒如果需要十天，那麼紅軍就需要六天（要估計到過山口）。蕭·比爾已經去沃落了，那麼，我的朋友，你必須在今天的當天啓程尾隨他。要監視旅隊出發的準備，不要暴露了自己。旅隊出發後五天，要用極端疲憊的態度，在沃落守備隊的長官前面出現，說你剛剛從阿西斯·康那兒逃出來，阿西斯·康這時正帶領一羣武裝的人馬向西雅塘前進。他們會立刻上馬急衝，恰巧在固定的一霎到達。也許他們會比計劃遲到一天，但那不要緊。重要的是，他們不能在前一天到達。」

「阿西斯·康怎麼曉得旅隊的行動，以便在他到達的前一天趕來呢？」

「那簡單得很。旅隊在到達西雅塘河口的前一個晚上，一紮下營，在山脊上方訂稍着它的行動的布哈拉就舉起烽火。阿西斯·康的哨兵會瞧見烽火，當天晚上阿西斯·康就要渡過大河。他要在第二個晚上到這兒——換句話說，是在旅隊到達的前夕。我個人和阿西斯·康作好全部的佈置，而布哈拉早已經棲留小路上方的某一個地方了。在一個條件之下，機器的一切齒輪都會安置妥當——那就是，你在旅隊離開以後的整五天，在蘇維埃守備隊的指揮員面前出現。」

「以後我做甚麼？」

「哼。我必須提出警告：你也許甚麼事情都幹不了啦，因為你更可能被抓起來，直等你的故事被證實了。不過你是甚麼人呢？一個從阿西斯·康那兒逃跑的可憐的叫化子罷了。你在監牢裏坐他兩禮拜或一個月以後就會被釋放的。你當然是在碰運氣，可是如果在壞事中來了最壞的——如果，事實上你被處死，我想，你扮演了一個叫化子的角色，就要死的，對嗎？要緊的是不要把嫌疑落在我身上。」

「你自然不能懷疑我。」

「一分鐘都不。我很知道你。」

「謝謝。就這樣嗎？」

「是的。讓我們喝完白蘭地吸支雪茄吧……至於那個女孩子——如果沒有她，我就必須去尋找另外的事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哩。那樣我們也許就要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作戰了。這件事情竟變成一種非常幸運的情況了。」

「你想他會怎麼處治她？」

「我沒想，反正都是一樣。」

「當然。你怎麼把商人騙過去的？」

「費了長時間的準備。我佈置了一下，所以他首先破產，然後就從這兒給趕走了，其後各種事情都是他的復仇願望的必然結果，都隨之而來了。譬如說，我那羣逃跑的信徒們的支持，就極其自然地來了。金錢和諾言則得到其他的人。我認爲我的整個計劃中最重要因素，是阿西斯·康的領域的完全隔離。萬一這件事情有一星點兒謠言傳到全能君主的耳朵裏，甚麼事情就都垮了，因爲他急想跟俄國保持友好關係。甚至他可能派兵逮捕阿西斯·康，以便阻止他進入西雅塘。由於你的幫助，我們已經實現了這樣的隔離，這不是實在的嗎？」

「絕對實在。全能君主一直糊裏糊塗地，甚麼事情都不知道。也許這回該爲他的健康而乾杯了吧，剃頭匠「同志」？」

「最後一滴當然是爲他的，我的好費林吉「爵士」。」

「現在是我走的時候啦。」

「一定得走了。我從心底祝你幸運。你來這兒的事情讓大家都知道一下，這是明智的，讓他們再瞧見你吧。」

「毫無問題。爲了將來，這是重要的。啊，我幾乎忘記了——在變故中的一個訊問：屬於阿西斯·康的那個部落，我是從那兒逃跑的，名叫高爾加，你知道這地方嗎？是在南部邊界上。在那兒你給我剃過頭，而我向你埋怨過自己的苦命；於是你描述起自己在西雅塘的生活，作爲回答。我到這兒來警告你關於正在準備襲擊西雅塘的事，因此你打發我去沃落，把我所知道的報告出來。由於對這一帶不熟悉，我便迷了路；這可以解釋我爲甚麼耽擱了那麼久才到達沃落。你以爲這夠好的嗎？」

「好極了。你表示了聰明的預見。還有，我剛剛有了這麼一個想法——你願意瞧瞧那位博得可汗歡心的女孩子嗎？」

「幹嗎不願意？難道她真的像他們說的那麼美嗎？」

「你可以自己瞧瞧。這也許在將來對你很有用處哩。來吧。」

肯狄利和他的客人離開小屋，爬過了通巴克提家小路上的岩石。深谷居民們停下工

作，瞧着他們走過去很同情地談論着肯狄利的這位骯髒而襤褸的同伴。他們想：他被可汗剝奪了妻子、家室和全部牛羊之後，能夠踏上蘇維埃土地，這是非常之幸運的。

等他們走近了巴克提的房子，瞧見了在廊子上的妮索和馬立安，肯狄利便假裝出一幅虛虛卑卑的態度，領着他的同伴穿過了牆的缺口。

「喂，妮索。早安啊，道利托娃同志。」他用一種適合於對女人家講話的謙卑的輕聲說道。「蕭·比爾在家嗎？我們看他來了。」

「不，他不在。」妮索回答道。「這個你該知道。」

「我怎麼知道呢？我整天價坐在門口，等待着人來剃頭。可是沒有人來過。我沒有老婆倒是樁好事哩。我怎麼養活她呢？蕭·比爾在哪兒呀？」

「蕭·比爾到沃落去了。」馬立安瞥了肯狄利的同伴一眼說道。

「巴克提在家嗎？」

「他還沒有回來。他正在小路上幹活。你要幹甚麼？你這位朋友是什麼人？」

「有件事情我想和他們談談。」肯狄利說着，很煩惱地用舌頭嘖嘖作響。「這兒有一

個人他是由於在亞克壩受罪逃出來的你自己對她們說說吧什爾·馬買」

什爾·馬買深深地一鞠躬，於是很尤怨地講起自己不幸的故事。

「他必須跟有權柄的人說一說。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胡達多就住在村子下面，」馬立安說道。「他是鄉村蘇維埃的書記。」

肯狄利向他的同伴瞅了一會兒，好像在估量着那件事情。

「不，」他最後說道。「他必須跟蕭·比爾說。」

「說甚麼？」馬立安問道。「也許我能給你們提些意見。」

「不，這不是女人家的事情。不要緊，等巴克提回來，我告訴他吧。你去吧，什爾·馬買。你

到了沃落就可以見到蕭·比爾。請原諒我們打擾了你吧，妮索。請原諒我們吧，馬立安。」

陌生人告別了，咕噥着先知[●]的祝詞，讓肯狄利仍舊留在廊子上。

「他真嚇壞了，」肯狄利說着，用眼睛尾隨着那個退去的背影。「道利托娃同志，你想

他能在沃落裏找到蕭·比爾嗎？」

「我想能罷。是甚麼使你這麼擔心？」

「沒甚麼，沒甚麼。如果他找到了蕭·比爾，那麼諸事都好。他是一個好人哩。一個非常好的人。他不爲自己着想，給我一點點麵粉吧，妮索。我甚麼都沒得吃了。」

妮索沒說一句話，回了屋，回來帶出一帽筒麵粉，肯狄利便把它倒在自己的衣兜裏。

「願你的好心得到報答。」他說着，轉身走去，留心不撒掉一粒糧食的麵粉。

「那個肯狄利是個怪人。」馬立安沉思着說道。

「在我看，是個好人。」妮索回答道。「可是蕭·比爾不喜歡他。他很窮。他很安靜地過日子，不傷害任何人。我不瞭解蕭·比爾爲甚麼不喜歡他。」

第九章

春節近了。幾天以來妮索到荒地上去幫助胡達多，因為巴克提不在，胡達多便擔任替巴克提耕地。馬立安留在家裏舂糧食，並且計算着每一個人分多少，這樣才不會有人生氣。除此以外，馬立安還在爲那些可以指望隨旅隊來的人準備住處。新校舍到夏天就可以蓋好了，其中一個房間要作診所。等這屋子弄好，醫生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裏接待病人。拿商人的舖子作合作社是很相宜的。古利從早到晚在那兒砸杏核，砸成醬汁，攪上奶油，用桑椹兒做卡爾瓦。在春節的日子裏，甜食可是少不得哩。

妮索沒有講起過她和蕭·比爾在山洞裏的事情，而古利還像從前那麼相信她兒子的婚約要在春節那天用偉大的儀式宣佈出來。馬立安有些懷疑，可是她不發問。妮索處在

這麼一種神經質的狀況下，她幾乎等不及蕭·比爾回來了，因為她曉得，他會對她們的問題提供一個聰明而正確的解決方法。

巴克提的地段在荒地的盡邊上，在峭壁的盡腳根上，所以石頭特別多。妮索和胡達多不倦地在地邊上把石頭堆成巨大的石堆，因此地面一天天地更加平整，所以就準備耕種了。胡達多和妮索知道在旅隊到達以後，巴克提便少有時間下地幹活，於是他們開始編織一隻大拖筐，在耕種以後，深谷居民們都用這東西耙地。一天清早，妮索揹了一捆柳條從礮堡回來，碰見了向窄路上方爬行的諾魯·貝克。她揹着笨重的重擔，沒法躲到一邊，而他也顯然沒有躲開的意思。他皺着眉頭，怒冲冲地走近她，沒有停上脚步，用力把她向旁邊一推，把她摔倒了。

「你瘋啦？」妮索爬起來，很惱怒地喊道。「你爲甚麼推我？」

「趁着能夠，閉上你的嘴吧，你這下賤東西！」諾魯·貝克回答着，很火氣地搖搖拳頭。「大家都把你看成一隻禍害蟲！你以爲你能夠常常從可汗的住處偷柳條嗎？等着吧！不久你就可以嚐嚐背上的柳條滋味啦！」

「你準是給鴉片冲暈了，」妮索大膽地說。「別管我！」

「滾，你這條蛇！」諾魯·貝克嚷道。「我根本不屑於朝你眼上吐唾沫。不久大家都要啐你的眼睛，你聽見啦？讓開路！」

諾魯·貝克彎腰檢起一塊石頭，這時，受驚的女孩子跳到一邊，心裏詫異着這老頭子究竟出了啥事。從前他偶爾碰見她，從來沒有罵過她。她眼睛裏燃燒着憤恨，注視着他向碉堡走去，等他走進了波波·卡龍的塔，她便把撒掉的柳條收集起來，同時沉思着這個意料不到的侮辱。

一會兒以後，等他和胡達多在地裏一起幹起活來，便把發生的事情告訴給他。「我想不出，他幹嗎要做這種事情。」胡達多若有所思地說。「昨天伊索夫也罵起我來了，可是你知道他過去是表現得多好。他吵鬧咒罵得那麼兇，我只好躲開他，就像他給鬼附了似的人。家告訴過我，說他在這稍前些日子，把嫂克·布卡揍了一頓，使她一直不能起身。這是不久以前發生的。昨天另外一個老頭子向祖愛達扔石頭，差些打中她的腦袋。我想像不出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又變得像舊時代那麼兇惡了。我想這是因為蕭·比爾走了，他們不

害怕我等他回來，就要叫他們安安分分的！」

那天晚上，早已睡在房頂上的許多西雅塘居民，都看見了一道神祕的火光在山區的高處燒灼着，大約就在巴克提前一年種過莊稼的地方。「會是甚麼事呢？」深谷居民們彼此發問。「村裏沒有人出去打獵，即便出去了，他從哪兒弄這麼多的木柴燒火呢？」這個地點並沒有小路通過去。即便有人在山裏迷了路，也幾乎沒法爬到這樣一個難以接近的地方去。深谷居民們注視着這道在高處燃燒的神祕之火，其中幾個人便想把它歸結到惡鬼身上。

妮索、馬立安和古利都是睡在室內的，所以她們一點也不知道。可是到了半夜，她們給遠處打鼓的聲音驚醒了。

「會是甚麼事呀？」妮索問着，她第一個從床上跳起來。「醒醒吧，馬立安，你聽見啦！」
馬立安趕緊起來傾聽。

「也許是旅隊吧。」妮索說道。

「不可能。旅隊有鈴鐺，沒有鼓。」

「好像在另外的地方呢。聲音是從上面的某個地方來的，」妮索驚恐地說，「出來瞧瞧吧。」

她們兩個跑到院子裏。在這寂靜的夜裏，單調而怕人的隆隆鼓聲愈來愈大了。妮索和馬立安立刻看到了高山上的閃閃火光。在遙遠的高處，已經有三道火在燃燒着。

「我害怕，」妮索小聲說道。「會是甚麼事呀，馬立安？」

「我想像不出，」馬立安回答着，挽住妮索的胳膊。「瞧，人們都醒了。」

村子下面的光亮到處閃爍起來了。西雅塘被鼓聲驚擾到了危險的境地；這種沉重而均勻的擊打聲音打破了星夜的平靜，又和山谷中的可怕的回音交織起來。

「咳——嗷！」暗中傳來一聲尖叫。

「妮索！馬立安！你們在哪兒？」古利喊着，跑到廊子上。「到這兒來！空中有災禍啊！」

「我們在這兒！」馬立安回答道。

馬立安帶着一種凍結的心情，跑進自己的屋子，喊道：「穿好衣服，妮索！」

她趕緊穿上衣服，用抖顫的手把鎗帶好。兩個女孩子都跑到古利那兒。現在，下面的村

子裏有一團烈火燒起來了，因此她們瞧見了半邊明亮半邊遮黑的小人影兒在火旁跑來跑去。

在廊子近旁的黑影中發出一陣石子的悉索之聲。女孩子們一瞧見一個人影向台階跑來，便向後跳了一步。

「是我，——肯狄利！別害怕！」

「站住，肯狄利！馬立安喊道。『出了甚麼事？』」

「巴斯馬其來啦！肯狄利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巴斯馬其阿西斯·康來啦！我來告訴你，妮索，你一定得藏起來！』」

「她能藏到哪兒呢？你在說甚麼？你怎麼知道的？」古利用一種受了驚嚇的口氣問道。

「你靜靜吧，」肯狄利說道。『他們離得還遠。我們來得及。就在傳來鼓聲的那個地方，他們正向上走哩。我已經告訴了胡達多，所以他在集合人。蕭·比爾不久就要來啦。他們要殺死他。如果你留在這兒，妮索，他們也要殺死你呢。我跑不動，因為我的踝骨給扭傷了。一定得給蕭·比爾報警啊。巴克提也在小路的某個地方。可是你一定得藏起來，妮索。我把一切

都告訴你了。現在我要到村子下面去了。」

肯狄利一口氣說了這些，便一跛一拐地從廊子那兒跑掉。

「等等，肯狄利，等一會兒。」馬立安這麼喊，可是他早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妮索被這個消息壓制得很厲害，因此這會兒說不出一句話。

「咱們怎麼辦呢，馬立安？咱們能幹甚麼呢？」古利喊道：「咱們必須藏在山裏。」

「不！」妮索喊道。「留在這兒。你們不會出甚麼事。可是我要去由我自己到他那兒去！

一定得給蕭·比爾報信！他們會殺死蕭·比爾的！」

「噢，我的兒，我的兒呀！」古利搓着手，這麼呻吟。「他們會怎麼辦他呢？」

「別哭啊，奶奶。」妮索說着，忽然鎮靜了。

「我跟你一起去。」馬立克說道。

「不，你必須留在這兒。如果咱們順小路走，就會給他們捉住，而你是不能爬峭壁的，馬

立安。你也不成，古利。你必須留在這兒！」

妮索從馬立安的胳膊中掙開，跳出廊子，向峭壁跑去。從高處的某個地方，傳來一陣尖

銳的、間歇的鎗聲，它的回音在河谷的兩壁之間重疊着。

妮索差一點就跑到岩石那兒，這時有三個人從黑影中衝了出來。她還沒來得及呼喊，便給一條袋子蒙住了頭。妮索想掙扎着脫逃，可是他們馬上從背後把她弄直了。又有兩個人跑上來。妮索立刻給繩子捆住，躺在那兒動不得了。

「噓——」
「肖狄利小聲向匪徒中的一個說道：『暫時把她藏起來，然後帶進古塔。我要到下邊去啦。』」

二

從可汗們的戰爭以後，一直沒有聽到過的皮鼓，用一種持續的、使人發狂的單調繼續打着。鼓聲既不靠近，也不遠去。月亮慢慢升起，照耀着在村子來回奔跑的深谷居民們的影子。在胡達多的院子裏，約有三十個發奎爾已經帶着妻子兒女集合起來。他們嚷着，揮動着胳膊，激烈地爭論着應該怎麼辦。同時，女人們竭力去安慰嚎啕大哭的孩子。胡達多從這家跑到那家去搜集武器，可是除了四枝舊火鎗和十幾張由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古老彎弓，

他別無所獲。他們把鐵鍬、鶴嘴鋤和木棍拖到胡達多的院子裏。大家知道，支持天命者的老頭子們本來可以另外供給他們六枝鎗（諾魯·貝克甚至有一枝連發來福鎗）可是等胡達多和另外幾個深谷居民到這些人的家去，他們發現這些人家的門已經關起來了。

胡達多在極端的失望之下跑回家，見在他院子裏呆過的人現在只剩了半數。發奎爾們在恐懼中啓程了，他們前擁後擠地順着經過礪堡通達上游牧場的小路走去。女人們懷裏抱着嬰兒，掙扎着跟上別人。

等他們差不多走過堡壘，從上方的某個地方打來一陣來福鎗彈。子彈傾瀉在小路上。發奎爾們驚慌地調轉回頭，向村子的方向跑回去。三個用火鎗武裝起來的青年人在小路的邊緣上找好了位置。他們一睜見峭壁頂上有幾個隱隱約約的影子在月光下移動，便架好自己的古代武器，打了幾鎗。胡達多參加了進來，可是突然有一堆瀑布般的岩石咕隆咕隆地滾了下來，險些把他砸死。退路被山崩切斷了。胡達多覺得除了盡量接近上游牧場之外，再沒有其他辦法。

正當發奎爾們向村子奔跑，緊抱起自己的孩子，吵罵着受了驚嚇的女人時，那四個被隔斷的青年深谷居民便蹲到岩石的蔭影裏，躲避敵人的鎗彈。等到這四個人最後到達運河的河頭，鎗聲才停下來。他們緊貼着峭壁腳根，躲避着有月光的空地，設法到達鄰近的峭壁，在這峭壁的彼面，有一條窄小的河流，從漂石上面咆哮着奔流過來。這個地方是月光照不到的，小路蜿蜒進了峭壁的暗影之中，那兒是四週無人的。

胡達多一面向小路爬行，一面計劃着未來的行動。他要在上游牧場等到天亮，然後爬到山脊的頂端，從那兒找到一條下達扎可克深谷的小路，這個扎可克谷，是與西雅塘深谷平行的。他要順着山谷到達大河，到那兒迎見，並且警告從沃落出發的旅隊。

已經被鎗火逼回的發奎爾們，都在果園裏分散開來，跳過牆頭，慌忙跑過荒地，向深谷小路下面闖去。他們已經覺察到巴斯馬其從上游牧場和山邊出現了，通大河的小路已被打開了。

鎗彈從村子自身打了過來。一個女的人身邊中了一鎗，摔倒了，死亡的呼喊在整個的山谷中都聽得見。在通達荒地的斜坡上，在沐浴着月光的新地段上，人羣早已經散開了。有

一個已經到第一座峭壁的人，壓過了絕望的呼喊和孩子們的嚎叫，大喊：「這兒來！這兒來！」大家都向這聲音跑了過去。

可是這羣散開的人還沒有來得及集合到一起，還沒有來得及列隊走下深谷的小路，這時馬隊已從上方疾馳過來。

又一陣絕望的呼喊沸騰了起來，由於山谷的回音而增大着。人們再度調轉回頭，在發狂的勁頭下彼此擁擠着，想從這個羅網中逃跑。一個被踐踏在流竄的暴徒們脚下的小男孩，從前面的懸崖邊緣跌進下面的咆哮水流之中。河水立刻把他淹沒，這時他那發狂的母親便叫着：「馬羅！馬羅！我的馬羅呀！」可是暴徒們把她挾持而去，她的呼喊在總的混亂中湮沒下去了。

得得的蹄聲和巴斯馬其的可怕的呼號愈來愈近了。發奎爾們剛要離開小路進入荒地，第一批馬賊已經飛奔過去，指揮刀在月光下閃閃放亮，手裏的鎗向四處亂打。他們的長袍在那吐着泡沫、喘着粗氣的馬的屁股上方飛舞，他們那使人嚇呆的「烏魯，烏魯！」的呼喊與躲在石頭裏的發奎爾們的絕望哀泣交替起伏着。從峭壁彼面的山谷深處，傳來了一

陣號聲。

幾分鐘之內，狂暴的馬賊攻進了村子裏的每一條小巷，把任何一個偶爾站在路口的人趕回家裏。另外的馬賊把發奎爾們從荒地的岩石後面趕出來。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抱着腦袋跑，以免挨了侵略者的鞭子。人們摔倒了，爬起來，繼續飛奔，除了再跌一交，絕不喊一聲或是求饒，他們一心要跑到最近的隱蔽地方。幾個軟弱的人被撇在岩石上，滿身是血地躺在那兒。

不過有幾個深谷居民竟設法在人不注意時溜走了，他們這會兒正小心翼翼地從峭壁邊兒向上爬，但怕因為落下一塊石頭、樹木沙沙一響或說一句話，便把自己送了命。峭壁的邊兒漸漸陡險了，可是他們繼續分散着向上爬，絲毫不想究竟要往什麼地方去。

不久隆隆的鼓聲止息了。烽火滅掉了。西雅塘已經淪入巴斯馬其的手中。侵略者只留下大約十五個馬賊巡邏村子的小巷，便向他們建立了大本營的碉堡走去。碉堡的院落裏立刻升起一團巨大的營火，可以看得見，少數幾個巴斯馬其在來回忙碌，把他們從鄰近的住家裏弄來的綿羊剝去皮，挖出五臟。他們相信已經沒有任何危險，所以只想着即將到來

的歡宴。

諾魯·貝克是當地居民中頭一個進礪堡的。他舉起兩臂，鞠着躬，向巴斯馬其問好，同時在火旁那些陰沉的面孔中尋找阿西斯·康。可是在已經進村子的這些人當中，既沒有阿西斯·康，也沒有他所龐信的顯間，所以礪堡裏的人絲毫不理會諾魯·貝克。這位判官不再鞠躬，便向波波·卡龍的塔那兒走去，很不安地向兩邊瞧瞧。可是他一瞧見塔門口兩個把鎗橫握在膝蓋處的老頭子，却改變了主意。他邁到一邊，坐在一塊石頭上，兩手扣住腰帶，在巴斯馬其們的敵視和懷疑的目光下半閉上眼睛，希望自己這幅姿態可以告訴他們，說他高興毫無限度地等待下去，直至他們當中的一個人開口談話。

三

太陽的光輝在山峯上空一顯現，礪堡便經歷到了一種變化。巴斯馬其們在準備着阿西斯·康他和的隨員進入西雅塘的勝利佔領。礪堡的院落裏鋪滿了從居民們那兒弄來的絨氈、地毯和氈蓆。在磨房和新運河之間，架起了一座歐洲式的大帳篷（是費林吉送給

阿西斯·康的，和鎗械一起帶到亞克壩。伊斯蘭的綠旗飄揚在帳篷頂上，旗的四邊都帶着窄條的波斯絨氈。帳篷角上豎了四根竿子，上面都裝飾着犛牛尾巴和漂亮的絲帶。巴斯馬其們拿絨氈從帳篷到牆的開口處鋪成一條路，牆的開口那兒曾經有過大門。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是由一個有鬍子的胖人指揮的，這人穿着一件紅藍條子的長袍，拿一根裝飾着銀片的寬腰帶繫住。他的呢帽很像一隻捲起來的長襪，四邊圍了一條黑色的頭巾。這人就是利撒達——騎兵中隊的隊長。他坐在帳篷門口，兩個膝蓋大張着，用鼻音哼着簡截的命令。

沉思無言的波波·卡龍在帳篷裏面的枕頭上斜倚着。他好像沉思得非常專心，因此把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忘記了。

那天晚上肯狄利很安靜地跟他商量，要他宣佈自己是可汗，並且用一種適合自己身份的態度去迎接亞克壩的統治者。如果拒絕這麼做，那就表示給阿西斯·康一個很大的侮辱，那他就不得不把西雅塘的全體居民趕過大河，在那兒把居民的老婆和女兒分配給巴斯馬其。波波·卡龍沉思了一夜，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中回答肯狄利說：『就這樣吧。我』

是可汗！肯狄利三言兩語地說明了他對波波·卡龍的智慧的信心，便立刻把後者從自己的腦海裏驅除出去。現在，老頭子可以在阿西斯·康到達之前隨意想想些甚麼了。

肯狄利自己在可汗的帳篷右邊掛了一張小天蓬，把簡陋的剃頭舖開設起來。他坐在那兒，還像以前那麼骯髒破爛，不慌不忙地給巴斯馬其刮着鬍子。除了謙遜的招呼，好像他對世界上的一切儀態都不感覺興趣。連巴斯馬其們也弄不明白，騎兵隊長幹嗎要讓這麼一個卑賤的西雅塘剃頭匠在可汗的輝煌的帳篷旁邊開起舖子來。

從一大早，就有大約二十個巴斯馬其在訓練居民們迎接阿西斯·康的勝利佔領式。他們給了諾魯·貝克一匹優良的黑馬，由他帶領巴斯馬其到天命者的信徒家裏，這些信徒便祝頌着，深深地彎下腰來迎接他們。馬賊給他們解釋了迎接阿西斯·康的儀式以後，又到發奎爾們的家裏，鞭笞着、恫嚇着把他們趕出屋，強迫他們到從前商人的舖子那兒。他們吩咐女人們帶着手鼓，男人們帶着琵琶和木笛。

這羣發奎爾被馬賊包圍着，站在那兒等待進一步的命令。其中幾個人的臉上起了紅點的條痕。孩子們畏縮在母親腿下，這時人羣的大多數都是沉默無言的。偶爾發出一陣竊

語可是立刻就被警覺的馬賊壓下去了。

諾魯·貝克又在人們面前出現了，他號召他們用『平靜而喜悅的歌唱』讚美可汗，用打手鼓和吹笛彈琵琶來稱頌這位把他們從冒犯天命者和不信仰中拯救出來的恩人。大家都知道：禮節一旦完成，阿西斯·康一休息下來，馬上就要對那些『領導人民冒犯天命者』的人們舉行審判。因為這個緣故，沒有一個人敢吭氣抗議。

當幾個新來的人騎馬跑上深谷的小路，急馳過人羣，向礪堡跑去的時候，鼓聲又響了起來。天命者的信徒們立刻跑到荒地上，沿小路站好位置，這時他們的妻子和母親都穿了節日的華服，在房頂上出現了。巴斯馬其們催馬向前，從礪堡到荒地排成一行。

峭壁彼面傳來一陣尖銳而拖長的號聲。阿西斯·康走近了。

勝利進佔的馬賊們成單行從峭壁後面剛一出現，礪堡上便響起一排鎗聲，同時鼓聲增大了，山谷裏充滿了屋頂上的女人們所打的有節奏的手鼓聲音。諾魯·貝克和自己的隨從驅馬奔向發奎爾的人羣，喊道：『跪下來，卑賤的人啊！唱歌歡樂吧！』人們在馬賊的皮鞭下紛紛仆在石頭上，勉強着自己用沙啞的聲音唱起來。天命者的信徒們頂多不過睜他

們一眼便從他們那兒走過去在小路兩旁找好位置舉起雙臂作無言的祝賀。

阿西斯·康被自己的隨員擁簇着，向前慢慢移動過來。他騎的是一匹白色的駿馬，這匹馬披着一塊繡了銀線的鞍褥。他自己穿的是一件繡着金線的鬆垂的綠袍。另外有一件布卡拉絲的袍子套在這件袍子裏面。他的寬大的絲絨褲子裝在紅色的鞭靴裏面，鞭靴的後跟很高，底子很尖。他的頭上戴着一條綠色的小頭巾，也是繡了金線的。全部的這套豪華的裝束，原來僅是爲了最威武的場合設計的，已經在他的衣箱裏面擺過多年了。可是在這種勝利的時刻，有誰敢於向可汗提起他那貧苦的年代呢？因爲他現在這種彰明昭著的鋪張，絕不減於執掌政權的當年。

在這一霎，只有一件小事情是和阿西斯·康的威武堂皇不大諧和的：有一塊染了血的白繃帶從他的左耳上斜纏過臉，把半個浮腫的嘴和整個下巴包了起來，同時他那隻半閉着的右眼不住地搖動着。阿西斯·康的神氣儘管傲慢，可是他顯然是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人們注視着他騎馬走過，都被這條繃帶把好奇心引起來了。血蹟是很新鮮的，這說明

他一定是在這個早上受的傷。

阿西斯·康沉靜地騎馬前行，毫不向兩邊張望，只欣賞着自己的佔領式的壯觀，默想着自己的偉大。佐卡騎了一匹高大的灰馬，在阿西斯·康的左面。他那邪氣的白臉上充滿了輕蔑與殘忍。他穿着一件沒有袖子的藍上衣，底下套的是一件棉紗的白襯衫和紅褲子，黃黑色的靴子的式樣和可汗的一式一樣。

兩個穿西雅塘白色長袍的老頭子跟在後面。其中一個肥大而俊秀，不斷地用狡猾的小眼睛向四面張望。他就是卡利發，那位從西雅塘逃跑的比爾的代表。另外一個，直挺挺地很清瘦，活像一根鎗桿子。他的目光兇惡，鬍子傲然上翹，而且從根染了一吋光景的漂亮紅顏色。西雅塘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他就是塞衣撒發拉·阿里——依西——貝克，波波·卡龍的表弟，他是幾年前離開西雅塘的。

在這兩個老頭子和自己的衛兵後面，跟隨着破落的西雅塘貴族中的殘餘分子。臥在小路旁邊的發奎爾們，嘴裏小聲唸叨着一些熟知的名字：塞衣車撒·衣·胡索，米爾哈桑——沙克西，米爾哈金——叔庫羅——那撒和塞衣伐克——阿里。

十來個衣衫襤褸的青年巴斯馬其都用火鎗武裝着，趕來一隊馱着重物的驢子，旅隊後面是一長列的馬賊。

這羣曲膝下跪的發奎爾想要表示一下快樂，顯然是太受約束了；因為不久他們就聽到了一陣抽鞭子和掄棍棒的聲音。女人們更起勁地打起手鼓，男人們把琵琶聲彈得更響亮，這樣便把抽噎和嚎啕的聲音湮沒下去了。馬賊中的長官頂多不過向發奎爾們瞥一眼。

阿西斯·康一到達商人的舖子，年長的天命者信徒們便在他面前深深鞠躬。少數幾個老頭子一個跟一個地向前跑去吻他的馬蹬。阿西斯·康很仁慈地把右胳膊伸下去，讓他們能夠吻到自己的手指頭。

整個的行列過去以後，擁護天命者的人們都跟到礪堡上去。皮鼓和手鼓繼續狂亂地擊打着。礪堡的圍牆上出現了一些士兵，他們用頻頻的鞠躬和口齒不清的感嘆向行列致敬。

阿西斯·康到了開始鋪氈毯的傾圮了一半的大門口，便勒住馬，頗有含蓄地向帳篷望望。騎兵隊長抑壓住他瞧見阿西斯·康臉上的繃帶時發生的震驚，把簾子一撩，讓波波·

卡龍走出來。老頭子走出以後，停了下來，把自己的腰板盡量挺直，望着這位出身高貴的來訪的客人。波波·卡龍穿了一件跟阿西斯·康相比頗顯寒酸的衣服，沉默而嚴謹，一步也不向阿西斯·康那邊邁。有一秒鐘之久，他們的會見好像是互有敵意的。可是阿西斯·康慢吞吞地下了馬，竭力把自己的腫嘴唇作出一個微笑，兩臂交叉在胸前，作出一個祈禱的姿勢，朝着小路走下來。波波·卡龍用同一姿勢交叉起胳膊，半閉上眼睛，向他走去。他們在小路當中見面了。

「祝福忠信的人，阿西斯·康咕噥着，竭力忍着疼痛。『好友波波，一看見你，我的眼睛就快樂了。』

「護主降恩於我們，阿西斯！」

他們都按照古代的傳統伸出右手，彼此親吻手指。然後抽回身子，站在那兒，好像在互相仰慕。在這以後，他們擁抱到一起，本來該接吻，可是阿西斯·康臉上的繃帶使他們只好在臉上碰了一下。

大家都被他們互相問候的溫情感動了。那些伴隨阿西斯·康的人照樣下了馬，向波

波·卡龍致敬。

阿西斯·康一瞧見在剃頭蓬下虔虛卑微地站着的肯狄利，便指一指他的剃刀，表示要這位剃頭匠跟他到帳篷裏去。

「你出了甚麼事啊，親愛的可汗？」等身後的帳篷門簾一落下來，肯狄利便低聲發問。

「你從馬上摔下來過嗎？」

「不。不過是件小事。」阿西斯·康一面皺起眉頭躺在枕頭上，一面支吾着回答。「你必須給我刮刮鬍子。滿都是血啦。」

肯狄利趕緊解下染了血的繃帶，仔細觀察着使可汗的面孔破了相的參差不齊的傷口和烏黑的浮腫處。

「你的牙齒受傷了嗎？」

「是的。給敲掉了三隻。」

「太糟糕。」肯狄利把腦袋伸到帳篷的開口外面，很鎮靜地說道：「給高貴的可汗拿淨水和絲頭巾。」

佐卡把水端進來，又從自己頭上摘下頭巾。然後他走出去。

肯狄利洗過傷口，繞傷口周圍刮了鬍子，然後把頭巾撕成條條，用它們當新鮮繃帶。

「她在這兒嗎？」阿西斯·康柔和地問道。

「在塔裏安全而穩妥。」

「謝謝你。別的一切事情都就緒了嗎？」

「都就緒了。你現在可以休息了，親愛的可汗。三天之內你一定不能講話，並且盡量只

吃流汁食物。」

阿西斯·康站起來，走出帳篷，同時肯狄利必恭必敬地彎下腰，急忙回到自己的剃頭舖裏。

「把飯擺到這兒！」騎兵隊長喊着，向那些在氈子上排了一圈的客人指一指。五脚大木盤裏盛的是熱氣騰騰的普羅夫，這道菜一上，粗曠的音樂便鏗然奏起。另外的人弄來一隻大皮袋，裏面是摻油的酸牛奶和水的冷飲；他們揹着，讓皮袋在腳下來回擺動。

佐卡馬上遞給阿西斯·康一件繡了金花的白袍子。可汗站起來，摸一摸波波·卡龍

的肩膀。阿西斯·康在一陣劇痛的痙攣中向他說了這些話：

「親愛的朋友，真教的兄弟，波波·依斯米爾·卡蘭達·卡龍，現在的西雅塘可汗，我懇求你不要輕視我帶給你的寒微的禮物，因為它表示我們全體把你看作智慧而高貴的波波·卡龍的一種敬意！」

波波·卡龍站起來，又一次擁抱阿西斯·康，後者把袍子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後，他把腰彎得很低，作為對全體賓客深深鞠躬的回答。他沒有回答一個字，只把手掌凹起，舉到唇邊，好像在對着手掌低語，而這些話是說給阿西斯·康一個人聽的。

大家重新在氈子上就坐，宴會開始了。

四

妮索跑出去被巴斯馬其俘擄以後，馬立安根本不知道自己朋友的命運，她便闖進蕭·比爾的房間，從他書桌的抽屜裏取出幾個屬於鄉村蘇維埃的文件。她帶着文件跑到園子裏，把它們藏在一塊石頭底下，然後回到古利那兒。這兩個女人一塊兒啓程，到村子裏

去和胡達多及其他的人會合，可是一聽到礮堡上傳來的鎗聲和發奎爾們的叫喊，馬立安便覺出人們早已放棄了村子，也許他們正走在去上游牧場的小路上。古利勸馬立安逃跑。

「我是個老太婆，不會有人碰我。如果他們到咱們家裏來，我就說妮索和別人都不在這兒。然後他們就會走掉的。此外他們還能幹甚麼呢？可是你跑掉藏在岩石中間吧。偷偷地從這塊石頭跑到那塊，直到你跑得盡可能的遠。」

如果馬立安更有經驗，她一定會採納這個明智的勸告。可是她反對這麼做，因為家裏存着糧食，這些糧食是由她負責的，而且，無論如何，她不能把古利獨自一人撇下。她又說，如果巴斯馬其走近了，她一定要開鎗。他們會搞不明白開鎗的是甚麼人——男人或女人，甚至幾個人。她有一百多發子彈。月亮馬上就要升上來，那麼她可以認清任何接近的人。要緊的是堅持到早上，那時巴斯馬其們一定會逃走的。

馬立安回想起巴斯馬其在她來的那次疾速而大膽的夜襲——這次襲擊是幾年前發生的。可是馬立安忘記了，在那些地方，巴斯馬其因為害怕紅軍戰士們的敏捷的報復，總是在天亮以前逃跑。在這兒，卻不害怕甚麼人。

馬立安把古利留在屋裏，自己到了新屋把那兒成袋的糧食堆積起來，頂住門窗。她還沒有堆完，就有一羣馬賊馳到園子裏面。馬立安在糧袋後面掩蔽起來，希望馬賊們繼續前來。可是他們帶着一陣刀鎗的鏗鏘和咒罵，貼着廊子走了過來。

「嘿！你們這羣卑賤的！他們嚷着：『不管裏面是甚麼人，到外面來！』」

幾個人跳下馬，把鎗作成準備放的姿勢，接近了房子。馬立安聽見古利嚷道：「除了我，一個老太婆，沒有一個人在這兒！」接着就是一陣推門聲和惡罵。古利的短促的尖叫和強迫打開一扇門的碎裂聲。馬立安絲毫不爲自己想，便向一個騎着馬的巴斯馬其瞄準，開了鎗。他大叫一聲，緊按住左胸，跌下馬來。剩下的馬賊立刻向四面八方散開。其初馬立安以爲他們都走了，可是她立刻又聽到屋頂上偷偷的脚步，和推測子彈從何處打來的和輕談話。受傷的巴斯馬其躺在廊子旁邊呻吟，這時他的馬不斷地抬頭低頭，竭力想從纏在騎者胳膊上的纏繩中掙脫。

正當巴斯馬其們搜索房子的時候，馬立安動也不動地臥在糧食布袋中間。她覺得很熱，便不住地從眉毛上擦汗，同時，她被一種恐懼和絕望的感覺壓倒了。她想爬到一個沒有

人能找到的地方。可是並沒有可去的地方。如果跑到院子裏，她會立刻被捉，所以她緊咬着嘴唇，直等咬出了血，於是她決定挺身戰鬥到底。

幾個巴斯馬其包圍了她所躲藏的屋子，並且已經爬到門口和窗口了。他們把鎗筒插到糧食袋子中間，放了幾響，打下一片泥土，落在馬立安頭上。她把手鎗堵住開口中的一個，等待着。馬上就有一個人的手在一條布袋上面顯現了。馬立安開了鎗。這人發出一聲嚎叫和一連串的咒罵，縮了回去，馬立安便被一陣鎗聲震聾了。有幾鎗打到糧食上，另外幾顆子彈在天花板下面尖嘯，可是馬立安仍舊安然無恙。

這位教員一鎗還一鎗地打着，直等手鎗卡了火。她用發抖的手撕開貯藏子彈的硬紙板，想把臭火換掉。她沒法用手指把它們取出來，便用一根小鎗探子往外頂。

巴斯馬其們也停了火。馬立安在神經質的煩燥中，除了自己的工作，甚麼事情都忘記了。如果她向上望一望，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腦袋，這人已經順着房頂爬到煙囪那兒。他不響地滑到一個糧食袋上，照馬立安挨了過去。她覺得這人的手摺住了自己的脖子，便竭力掙扎，絕望地按在現在已經無用的手鎗的扳機。這人加緊扭抱，直等馬立安的雙手軟

弱無力地垂在身旁，手鎗也掉在地上。

「嘿！別打啦！我把她捉住啦！這裏另外沒有人呀！」這人一面把袋子從窗口拉掉，一面這麼喊道。

要不是因為把馬立安當成妮索，他們一定會把她殺死的。可是他們由於俘獲了阿西·康的逃跑的老婆而高興起來，由於指望從她身上得到一筆可觀的報酬，所以他們僅僅咒罵了幾句，用鞭子抽了她。

等他們弄清楚房子裏再沒有甚麼人，便把心口上挨了一拳而失去知覺的古利撤下，讓她躺在廊子上，又把馬立安捆在一匹馬上。然後他們走到受了傷躺在院子裏的同伴那兒，把他翻一個個兒，他死了。他們簡單地交談了幾句，便把屍體托到一匹馬上，慢慢地朝村子走了下去。負傷的亞克騎在後，他一面撫摩着用頭巾裹起來的手，一面呻吟着，咒罵着。

馬立安甦醒過來，發現自己是在波波·卡龍的塔裏。她弄不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或者出了甚麼事情。她的胳膊和腿都被捆綁着，身體疼得難以忍受。她呻吟起來。從模糊不

清的知覺中，她聽見妮索在重唸自己的名字。

「馬立安……馬立安……」

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顯著了。

「我在這裏，妮索。」馬立安費力說道。「咱們是在甚麼地方？」

「在塔裏啊，馬立安。在碉堡裏。你到這兒已經很久啦。你那時沒有知覺嗎？」

「我猜是的。」

「你斷過骨頭嗎？」

「好像全都斷了。我開鎗擊斃了一個或是兩個巴斯馬其。」

「你也被綁着嗎？」

「是的。他們打過你嗎？」

「沒有。他們只用一條布袋蒙住了我的頭——在我一離開你的時候。起初他們把我

弄到那兒的石頭中間，然後把我弄到這裏。奶奶活着嗎？」

「不曉得。我聽見她喊着，摔倒了。你能爬到我這兒來嗎？」

「我試試看。」

妮索費了很大的力氣滾到馬立安躺着的地方。

「讓我咬斷你的繩子吧。」

「來嘛。」

妮索轉過身來掙扎着，直等自己的臉碰到馬立安的手。

「能向你那一邊翻個身嗎？」

馬立安呻吟着翻過身。

「傷了嗎？」

「很厲害。」

「全都濕了。是血嗎？」

「也許。這樣你方便嗎？咬繩結吧。」

妮索發現繩子捆着馬立安的胳膊，於是喘了許久的粗氣，吐了好多次唾沫，最後才把

它們咬開。馬立安又呻吟一聲，把浮腫的雙手抬起來。

「這裏有蛇，」妮索說道。「當你像個死人似的躺在那兒時，其中一條爬到我臉上來過，可是沒有咬我。現在你設法鬆開我的手吧。在這兒，又把你傷啦？」

「不厲害。翻過身去，這樣我好靠近你。對啦。」

馬立安解着毛質的繩索，稍微有點難過。妮索的手鬆開後，便摸摸馬立安的臉和身體。

「你身上有幾條長創痕呢。也許是鞭子的吧？」

「記不得了……你聽見啦？現在鼓聲非常近了。如果他們來這兒，咱們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你想他們會把咱們殺死嗎？他們一定會殺死咱們的。」

「他們會殺我，因為我向他們開過鎗……阿西斯·康也許要把你帶回去。你見過他了嗎？」

「沒有。我永遠不罷休的！讓他們也把我殺死吧！」

「如果他們先折磨咱們怎麼辦？」

妮索給馬立安解着繩子，一直沉默不語。繩子一鬆下來，她便給自己解。馬立安竭力坐起來，可是又呻吟着跌了回去。

「我不願他們動一動我。」妮索說道。

「咱們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怎麼辦吧——咱們必須彼此殺死。等他們來，咱們倆都死啦。那麼他們就沒法折磨咱們了。我不怕死。」

「我也不怕。」

「可是也許先設法逃跑好一點。」

馬立安沒有回答。她知道自已動不了。

「摸摸牆吧。」最後她說。

妮索爬了過去，摸一摸掉了石灰皮的牆壁上那些高凹不平的石頭。她在屋內繞着圈子，來到門口，門口外面可以聽見男人們的聲音。妮索傾聽起來。然後她摸索着路，回到馬立安那兒。

「不，咱們沒法逃走，馬立安。我非常想活。」

「我也是。我絕沒想到會出這麼一事情。」



「我也沒想到。咱們怎麼樣彼此殺死呢？如果我拿起一塊石頭——也許我能設法從牆上挖一塊——用它砸你……不，我決不能殺你，馬立安。你能殺我嗎？」

馬立安沒有回答，這兩個女孩子繼續沉默了一會兒。

「有件事情我想告訴你，馬立安。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啦。我愛蕭·比爾。你想他會出甚麼事嗎？他們也會把他殺死嗎？」

「我說不上，妮索。也許他可以逃跑。」

「他很強壯。如果他們向他撲上去，他會先把他們殺死許多。我愛他。」

「我曉得，妮索。我早就猜到啦。他愛你嗎？」

「他……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他也愛我。那天晚上他走了以後，我就跑去找他，他親自對我這麼說的。在外面那條山路上……」

「在外面那條山路上……巴克提、卡拉什和其他的人……」馬立安若有所思地說。

「難道他們可能全部被殺嗎？」

又是沉默無言。

「我想我該快樂。」妮索一面在她朋友旁邊坐下來，一面這麼咕噥道。「我幾幾乎是快樂的。」

「如果不出這事，你要做甚麼呢？」

「噢，我要做許多事情！」妮索熱切地說。「我要嫁給蕭·比爾。我要對他說：讓我們到沃落裏去吧，然後走得更遠，更遠，一直走到莫斯科。我就會看到各種東西，看到大人物們怎麼生活。我就會進學校，學習如何生活，這樣在世界上就不再有害人了。我——我不十分知道自已會做甚麼，可是我知道自己會做很多好事情！」

「你不爲巴克提感覺難過嗎？」

「你是說——如果沒有發生這事嗎？」

「是的，如果沒有發生這事。」

「他可以給自己找另外一個老婆。他是個好人嘛。可是現在——現在我很害怕，馬立

安。」

「我了解的，妮索。我想這就是結局了。如果我死了，而你還活着——誰說得上啊——

你可以照舊活下去——」

「不，我不要照舊活下去。」

「可是碰巧你活着，你永別忘記我，你願意嗎？」

「永不，馬立安。」

「那麼你一定去一趟烏拉——秦城，找到共青團組織的縣委會。打聽一個名叫穆卡米山諾夫·伊爾馬的人——他的眼珠和頭髮都是黑的。告訴他我怎麼死的。同時也告訴他——」馬立安的聲音低沉得幾乎變成竊語——「告訴他我愛他。你願意辦這事嗎？」

「你幹嗎央求我呢，馬立安？他們也會殺我的。」

「也許，妮索，那是可能的。可是如果他們不殺你，你願意告訴他嗎？」

「是的，我願意。不過現在咱們怎麼辦呢，馬立安？你站得起來嗎？還疼嗎？」

「是的。」

「哪兒？」

「混身都疼。頭、胸膛和肚子。」

「那些惡狗怎麼對付你啦！我能殺死阿西斯·康才好哩！咱們突然打開門跑掉怎麼樣？就來一場搏鬥，讓他們直接了當地把咱們殺死吧！那要好一點呢。」

「當然好一點。來，吻吻我，然後我起起看。」

妮索溫柔地擁抱了自己的朋友，吻吻她的嘴唇。她拉着她，覺得兩手給馬立安的血黏住了。

「起來吧。我來幫助你。」

馬立安抑壓着呻吟，跪了起來，然後由妮索幫她站起來。

「我向門口衝，門一開，你就跑出去。」

「好吧。再吻吻我。」

這對朋友再度擁抱。

「我——我——唉，馬立安，我想再看看太陽！可是無論要出甚麼事情，就由它出罷。你

站得住嗎？」

「我正在站着。」

妮索跨到屋內的遠處，用盡一切氣力奔向門口。門立刻大開了。妮索衝出塔去，可是馬立安剛剛邁了一步，便跌倒了。

「捉住她！捉住她！」兩個巴斯馬其向她撲過去時這麼喊道。可是她閃過他們，繼續飛奔。在她面前，從坐着的巴斯馬其的旁邊，一陣巨大的煙火吼叫出來。他們立刻跳起來，把逃亡者捉住，她便連咬帶抓，並且盡力去奪其中一個人的刀子。他們掐緊她的雙手、喉嚨和肩膀，趕快把她綁起來，拖回塔去。旁的人把馬立安綁了，同樣把她拖回去。

塔門砰然關閉了。除了黑暗，一無所有。妮索的臉朝下，貼在石頭地板上哭了出來。馬立安又失掉了知覺，在軟弱無力地呻吟着。

五

宴會一直延續到次日中午。阿西斯·康數次打發差人到駐紮在山谷進口的哨兵那兒。差人每次回來，都報告一切平靜。放哨的騎兵在深谷的山路上上下下巡邏。

關於旅隊所在地點的消息，從這人傳給那人。旅隊已經接近西雅塘河的河口了，下午

就要進入河谷。毫無疑問，它必定要在一條山溪匯合西雅塘河的小塊高原上紮營過夜。

旅隊可能遲至次日清早才進村子。差人向阿西斯·康報告，說旅隊中包含三十四匹馬和三十一匹驢子。另外有兩個俄國人和蕭·比爾一道來。其中一個矮小瘦弱，另外一個碩大肥胖，不斷地由馬換騎驢子，再由驢子換騎到馬上。每個俄國人有一枝來福鎗，旅隊的首領也有。其他九個馬夫全是非武裝的。旅隊中沒有一個人對出過的事情發生一點兒懷疑。

阿西斯·康接到這個情報，便命令騎兵隊長在天色剛黑時派人埋伏。

宴會結束了；巴斯馬其們已經吃飽了豐美的大餐。阿西斯·康宣佈現在每人都得好好睡一覺，如果不是在行軍後徹底休息過來，便不可能決定甚麼大事情。最顯貴的亞克壩人躺在外面的毯子和枕頭上，這都是由村子的各家搜集起來，送到阿西斯·康帳篷裏去的。其餘所有的人，除了哨兵，都躺在地毯或氈褥上，不然就僅僅是躺在牆邊的石頭上。天氣炙晒而安靜，空中沒有一朵雲彩；因為沒有甚麼可擔心的，所以礮堡上立刻充滿了巴斯馬其們的平靜的鼾聲。

阿西斯·康的左眼不久就腫得合起來了。他用繃帶的一個角蓋住，本想跟別人一道睡下，可是又決定先瞧一瞧妮索。他離開帳篷，慢慢穿過院子，毫不理睬巴斯馬其們，這時他們都跳起來給他讓路，必恭必敬地彎下腰。他打開塔門，讓塔內立刻充滿陽光。阿西斯·康在門檻停住，見馬立安和妮索彼此靠近躺着，手脚都被細綁起來。兩個女孩子全都被出其不意的亮光照眯了眼。

阿西斯·康眯縫起他那沒法轉動的單眼睛，瞧着妮索。

妮索繃緊嘴唇，毫不抬頭，跟他的目光接觸了。他察看着這女孩子，心裏詫異：是否由於恐懼，才使她的眼睛那麼激昂地炯炯發光。妮索的衣服一直撕到胸膛，撕到身側，撕到屁股。阿西斯·康一瞧見繩子勒出來的青痕，便轉身對衛兵柔和地說：

「給她鬆綁，拿水和普羅夫來。」

衛兵鞠個躬，跑到騎兵隊長那兒。阿西斯·康轉身離開古塔，頂多不過瞅了馬立安一眼。他慢慢走回帳篷，陷在沉思之中。他想：最好的辦法是把她殺死，不是簡簡單單地，而是在長久的折磨之後。那時他就從她那兒得到充分的快樂了。如果她當着全體百姓的面懺悔

求饒，他甚至可以把她帶回去。可是一旦返回他就叫他們在地上掘一個帶頂子的坑，只讓一線陽光進去。她將住在這個坑裏，只能想着他，哀哭、央求釋放或受死。這樣繼續下去，直到他死的年代。當然不可能想到要她作自己的老婆。他曾對他忘恩負義，這就是永不可饒恕的。但是讓整個高山區都領教一下吧，他怎樣懲罰了她，同時又准許她存活！讓每一個人都害怕他，順從他吧！

但是她首先必須在全體百姓面前受審，並且用威脅和恫嚇的手段使她懺悔，這樣才能使大家看到他饒她的命時是多麼寬宏大量。

阿西斯·康走進帳篷，走到睡了一圈老頭子的地方，在爲他鋪好的被子上面躺下。可是在他的全體人員中，他是唯一不能入睡的。

阿西斯·康被傷口的痛苦折磨得不得安息，在那兒躺了大約兩個鐘頭；他用拐肘碰一碰熟睡的佐卡說：

「告訴騎兵隊長，把全體百姓召集到這兒。現在我們要作決議了。」

西雅塘老百姓和阿西斯·康及其士兵們面對面地相遇的一霎來到了。這位堂皇的可汗坐在帳篷前面的墊子上，盤着腿，兩手扣住腰帶。在他的隨員中，唯一的青年人就是佐卡，他毫不拘禮節地側臥在他的左邊。波波·卡龍坐在右邊，他頑固而僵直，沉緬在神秘的默想之中。他穿着繡了金線和銀線的長袍，這是可汗送給他的。其餘的亞克壩貴族，和那些回到西雅塘來的米爾、塞衣一起，在可汗週圍的地毯上形成一個半圓形。他們的背後和半圓的兩端，站立着騎兵隊長的武裝兵士。

西雅塘的居民們擁擠着，默默無言地倚在可汗對面的碉堡圍牆上。天命者的信徒們坐在前面的氈褥和地毯上，而發奎爾和他們的家屬——那些冒犯了古代法律的人——都在石頭後面找好位置。唯一未被巴斯馬其趕進碉堡的西雅塘居民，是那些小孩子，他們挨了毒打，以致不能動了。

十名武裝的衛兵在碉堡的圍牆上走上走下，眼睛盯着深谷居民。

院落的其餘部分是空的，只有正當中的一條大方地毯上坐着卡立發、米索·胡諾魯·貝克和騎兵隊長。他們面前放着幾卷棕黃色的紙。

肯狄利坐在可汗的帳篷左邊的剃頭舖裏，孤零零地，毫不被人注意。他用一種泰然自若的安靜態度和旁觀者的冷酷興趣不斷的注視着這些進程。他的推論是：可汗希望用他辛苦準備下即將到來的典禮感化西雅塘居民。

祖愛達、魚骨頭和古利都在發奎爾們中間。古利的頭上纏着一塊白布，她那深陷的眼睛下面，有一些大塊的毆傷。對於巴克提的命運，她一無所知，因此她既然相信他還活着，便沒法避開痛苦的聖念。

巴斯馬其們的卸了鞍具的馬匹都在院子後面，順着運河排列起來。幾個馬夫走了老遠，把馬料撒在石頭上。馬料裏面有深谷居民們儲藏了整整一冬的糧食，可是在那天清晨一大早，被巴斯馬其從巴克提家偷出來了。沒有打開的袋子都貼近磨房堆積着，至於這個磨房，已被巴斯馬其當作可汗的廚房了。磨房前面，放着一些殺過綿羊後的蹄子、五臟和血淋淋的皮毛。

深谷居民們憂鬱地瞧着自己僅餘的牲畜，瞧着撒掉的糧食；爲了這些糧食，他們在這一年當中吵過多少嘴啊。依舊活着的牲畜，全被趕到碉堡上方的舊羊欄裏去，可是深谷居民們明白：他們單單領回一隻山羊、一隻綿羊或母牛，都是沒有希望的。每個發奎爾都惋惜自己過去捨不得吃，那麼當心地把每一隻新生的山羊餵養起來，那麼節省每一顆麥粒。在長久而艱難的冬季裏，如果他們的肚子裏都吃得飽飽的，那該多好啊！如果過完冬以後甚麼儲藏品都剩不下，也比在短短一天中被這些貪得無厭的巴斯馬其賊娃子搶光好！現在，每一個發奎爾都在回想着自己那長年的勞動，回想着跟蕭·比爾和巴克提的談話，回想着自己家庭裏的爭吵，回想着自己對於豐收和平安飽暖生活的那種受了阻撓的希望。僅僅在一天之內，甚麼都完了，就像給狂風颳走了似的，再沒有可以指望的事情了。從前那種滿是艱難困苦的生活已經恢復了。曾經逃走的塞衣和米爾們，現在正在發奎爾們面前坐着；他們不會忘舊，也不會寬恕，他們的報復一定是無邊無緣的。

在深谷居民中間，沒有甚麼好低聲竊語的事情。他們默默地坐在那兒，注視着兵士們的來福鎗，心裏都被同一種思想佔據了。連許多天命者的信徒，也都紛紛懷疑：現在他們的

生活究竟會不會更好一點。他們全部的糧食和牲畜全部傢俱和家庭所有物都給士兵搶走了，而且再也沒有重見一眼的希望。

波波·卡龍的門徒們總認為他是聰明而正直的。他們都知道他不喜歡外邦人。現在他竟坐在阿西斯·康的右邊，身上穿了後者送給他的闊氣長袍，這更是使人難以理解的。他爲甚麼不反對呢？面對着這些對深谷居民所犯的錯誤——偷竊他們的所有物，得罪他們的人——他爲甚麼這樣安靜呢？難道這位一向慣於受窮的老頭子——他是西雅塘上層居民中唯一沒傾家蕩產的人——心裏早已種下了復仇的念頭了嗎？也許現在，等到報仇的時候一到，他的快樂絕不小於那些常常蔑視西雅塘老百姓的塞衣、米爾和阿西斯·康本人。現在他們究竟要聽些甚麼？爲甚麼要用鞭子和恫嚇把全體深谷居民趕到這個地方來？他們究竟能等到甚麼樣的新命令呢？他們要準備一些甚麼樣的新報仇花樣呢？

沉默。唯一聽得見的聲音，是士兵們彼此耳語時抑壓下的喜笑。阿西斯·康在等甚麼呀？

最後，兩個巴斯馬其出現了，他們手裏拿着幾盤結實的細繩子。他們順着碉堡圍牆爬

到就要傾斜的古塔那兒，彼此幫忙着爬上塔的一邊。全體深谷居民的眼睛都集中到他們身上。他們爲甚麼爬塔呢？他們打算在那兒幹甚麼？他們不斷地向上爬，從這塊石頭到那塊石頭，爬得更高，更高，直等最後爬上塔頂。等他們開始放開繩子，繩在石頭上，旁觀者中的幾個人便猜到了他們的目的，可是對於這個目的，連他們自己也不願意承認。忽然有兩根長繩子從斜牆上面垂了下來。繩子梢兒沒有恰好碰到地面。第三個兵士走到繩子那兒，很熟練地把繩梢挽成圈套。然後塔頂上的兩個人把繩子向上提，直等繩子輕輕擺動得比一個人的腦袋高一點。深谷居民們立刻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了。一陣低語在受驚的人羣裏傳佈開來。每個人的腦筋裏都有了這麼兩個字：「誰呀？」又是一陣勉強的沉靜。

圈套在空中擺動着。塔上面的兩個巴斯馬其跪到狹窄的塔頂上，懶洋洋地望望下面出了甚麼事，由於望到了些甚麼，便時時閔笑。

卡利發在院子的正中央坐着，突然向羣衆講話了。大家趕緊向他轉過身來。卡利發把鬍子捋一捋，翻翻眼睛，好像要說：「看着我吧，這上天的使者，通過我的嘴唇，要說出上天自身的話來。」

「讚美護主再三的讚美護主」他慢吞吞地說道。「但願上帝散佈在創造物靈魂中的聖潔永遠不可侵犯！從地上到天空，從塵土到太陽，從毫無視覺的花莖到心靈的巨大奧妙，篤信者在任何事物中都能尋見他那妙不可解的意志的榮耀。但願他的震怒降給那些觸犯永恆律法的無神者！愚昧之風已經從我們的土地上颳過，把未能雲集成的罪孽驅走。可是星星重又可見，月亮在閃閃放光。我瞧見了你們那發光的靈魂。讓我們讚美阿西斯·康吧，讚美這位高山區王國的偉大領袖和真教的戰士，還有驅走你們靈魂上烏雲的全體真理大軍！這一切都在一夜之間轉變過來了，正如你們所看到的，蒙福的日子已經帶着一道新光來到。你們又有了幸福。天命者的偉大業績，剛剛被昨天的無神者嘲笑過，又穩固而不可動搖地樹立起來。但願護主降罰於有罪的人！按照真律，一切簡單無知的人，都可以卸却祈禱的責任，因為只有要人才配得上和聖方交接。按照真律，比爾必須為你們大家禱告，因為只有他掌握了聖語。你們只須負責把自己的莊稼和利潤的十分之一交給他。從前我每年收這種神聖的什一稅，並且把它交給比爾。四年以來，我沒有走上通達西雅塘小路的命運，所以在這四年當中，便有不少的罪孽積累起來。可是在這全部的時間裏，比爾一直為

你們貢獻禱告，把他自己財富的一部分交給活佛的經手人，代替你們的什一稅。讚美比爾的慷慨大度！可是今天時候到了，你們要自願地把比爾過去那麼甘心為你們犧牲的財富還給他。你們中間自然沒有人肯冒犯比爾，使他不肯為你們的靈魂禱告，以致把護主的震怒惹到你們頭上。要避免這種災難，你們大家必須把那四年的錢貢獻出來，並且還要追繳一年。數目是你們所有物的一半，並且要一次付足。可是上帝是仁慈的。你們剩下的一半所有物，還可以繁殖成許多倍，那麼你們就可以快樂而富足。沒有糧食的交牲畜，沒有牲畜的交袍子和生皮。可是你們自己不是知道該貢獻甚麼東西才算最好嗎？我說的是實話嗎，信衆們回答我的問題吧，榮耀歸於護主！

卡利發眯縫起眼睛，盯着深谷居民，一面很動人地捋着鬍子，一面默默等待。可是連那些天命者的信徒也低下頭去，不說甚麼。

「回答我！」卡利發把小眼睛閃了一下，這麼重複道。

沒有人敢拿出勇氣打破沉默。伊索夫偷偷瞧一瞧撒在馬前面的糧食，瞧一瞧裝飾了可汗的帳篷的毯子，瞧一瞧放在磨房前面的綿羊五臟。他大聲長嘆了一口氣。

「你想說點嗎？」卡利發急忙問道：「你叫甚麼漢子？」

「你要我的名字幹甚麼？我沒話可說。」

「你沒話可說？」卡利發用挑戰的口氣重複道：「你不認爲把所有物的一半貢獻給活佛的經手人就有大的利益嗎？」

「我沒有所有物。」伊索夫說道：「真理之軍早把我的綿羊搶去啦。」

「這不是你自願送給可汗的嗎？」

「他們搶去的。」伊索夫頑固地堅持道：「他們同時拿了我的毯子——在那兒的帳篷上掛着。他們又拿了我的泥壺。我別沒有東西啦。」

「啊。」卡利發很諂媚地說：「你沒有老婆嗎？」

伊索夫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目的，便沒有回答。卡利發彎下腰，低聲向米索·胡說了些甚麼。然後他向伊索夫轉過身去。

「你爲甚麼不回答？我看得見，你的靈魂還給罪孽的雲遮蔽着。但我來幫你回答。你沒有對你老婆嫂克·布卡清點你最貴重的東西嗎？你老婆到哪兒去啦，伊索夫？」

「我不知道，貴人啊，」伊索夫快快不樂地回答道。「我是一個天命者的忠實信徒，我的老婆也是忠實的信徒。可是昨天夜裏，她到山裏去啦。真理之軍夜裏摸黑來到的時候，她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所以很害怕，就跑到山裏去啦。」

卡利發轉身向騎兵隊長。

「真的有些人逃跑了嗎？」他小聲說道。

「他們在撒謊哩，貴人啊。」騎兵隊長這麼回答着，打了一個假裝的呵欠，來掩飾自己的煩惱。如果承認了「真理之軍」不肯到峭壁的正面上去追逐逃亡者，這可不大相宜哩。

「好得很，」卡利發說道。「我們以後再繼續談吧，伊索夫。我看別人也不願意講話。我很知道，一個人充滿了快樂，喉嚨便給一團東西哽住，因此不容易立刻找到合適的話。信徒們，今天傍晚你們要開始向這兒交貢物。但願你們蒙受護主的祝福！現在高貴的商人米索·胡要和你們說一句話。」

即使他還沒有開口，甚麼事情都很清楚了。深谷居民們繼續保持沉默，這時米索·胡使用他的胖手指頭點在那張由他們每個人積累起來的債務清單上。他在那兒站了好久，

讀着清單，點着每一個負債人的名字，數算着這人欠商人的每樣東西。一直數算到最後一把乾桑椹，最小的一撮染料粉和每一根針及零碎東西。當他繼續念着，深谷居民們的面孔變得愈來愈冷淡了。操勞整整一輩子也還不上卡立發和商人所需要的東西。

可是商人念完以後，當判官諾魯·貝克站起來挺直了身子宣佈了按照真律，負債人和浪子有義務賣掉自己的老婆和女兒作爲財產時，腐集的深谷居民中間便起了一陣低語。「沒有這樣的法律啊，」他們嘆道。「很久以來就沒有過這樣一條法律！」

「小偷強盜！」女人們勇敢地喊道。魚骨頭跑到院子中央，把自己的袍子從前胸撕開。「賣我吧！」她向商人喊道。「打我吧！殺我吧！我的卡拉什哪兒去啦？妮索哪兒去啦？馬立安哪兒去啦？讓我們死，讓你們的腦袋受咒詛吧，你們這羣黑狗！」

她下手揪住了商人的鬍子，要不是騎兵隊長示意幾個巴斯馬其撲向這個發瘋的女人，那麼他的鬍子準會出毛病的。她在他們的緊抓下掙扎着，可是並沒有放鬆米索·胡的鬍子。最後他們把她從商人那兒撕開，她便照他們的臉上吐唾沫。他們劈她的肩膀抽了一鞭子，把她抽倒，然後扭着胳膊，把她拖過院子。一羣深谷居民追了過去，可是因爲遇上了一

排舉起來的來福鎗，便慢慢走向，在碉堡的圍牆那兒畏縮起來。

「由他們去吧，」一陣沉默之後，阿西斯·康這麼說道。巴斯馬其們勉強地放下鎗，又回到原來的位子上。

「瞧瞧這個廢物！」諾魯·貝克說着，指指魚骨頭，她已經被綁起來，躺在塔下了。「瞧瞧這個萬惡的根源吧！誰不認識她和她那個犯罪的丈夫卡拉什呢？我們要把像她這樣的人加以審判，如果——」（諾魯·貝克說到這裏，向阿西斯·康的隨員們鞠個躬）「最高貴的人啊，如果這般無神者不至於使你們眼睛太看不下去。現在是開審的時候啦。」

阿西斯·康向諾魯·貝克招招手，諾魯·貝克便急忙跑過去，在他跟前彎下腰。他低聲下過了簡短的命令，便向騎兵隊長點點頭，馬上就有大約二十個「真理之軍」瞄着槍，把廢物的發奎爾包圍起來。

諾魯·貝克回到院子當中，在卡利發旁邊坐下；這時米索·胡擰着他那撮被撕得很慘的鬍子，走過院子，跟在波波·卡龍後面嘆了一口氣。

塔門開了，巴斯馬其把馬立安和妮索領出來，她們的手都被倒背着綁了起來。兩個巴

斯馬其架着妮索的拐肘，第三個則跟在後面把彎刀的利刃按在她的肩膀上。馬立安也被用同樣的方法帶過來。這兩個女孩子都很蒼白，衣服撕裂得很厲害。她們被突然而來的日光照眯了眼睛。馬立安腳幾乎抬不起來了，可是妮索扭着頭向前走，脚步輕快，好像支持她前行的不是可憐的腫腳，而是意志的行動。有列寧肖像的別針，在她胸前閃閃放亮。

絕對的沉默統治了庭院。巴斯馬其把這兩個女孩子帶到院子中央的毯子那兒，把她們轉一個身，面對着阿西斯·康諾魯·貝克。貝克見可汗點了點頭，便命令士兵們把妮索的手解開。馬立安的膝蓋支撐不住了，可是下巴底下的刀尖強迫她繼續站着。

「讚美護主！諾魯·貝克說着，把雙手按在胸膛上，作出一個祈禱的姿勢。」讚美護主讚美他爲了拯救信神的人而懲罰無神者的恩典！在你們面前站着兩個女人，我們要分別地談談她們。其中第一個人的塵世的名字——大家都瞧瞧她吧！——叫馬立安，是道利托夫的女兒。我們不認識這個人，可是他給那個淫婦的肚皮裏一種下這個鬼畜生，那個時辰就該受咒咀。她爲甚麼到這兒來呢？她是甚麼人呢？她的罪孽大多了，整整一天也數不完。像你們全都看到的，她是死不要臉地穿了男人衣服來的。她從來到以後的那天，便幫助那

個可恨的蕭·比爾和巴克提去搶劫坐在我們中間的這位商人。她自己既然學過書寫無神者的語言，便把發奎爾們的老婆和女兒領上迷路，教她們念書寫字，這就是違背護主旨意的一件事情。她大叫大嚷，說她是個共青團員，而單拿我們這些從前沒有聽過這個名詞的人來說吧，也很知道這個名詞的意思。要把站在你們面前的這個女人所犯的罪全部數一數，我是不在乎的。我只提這麼一樁：今天夜裏，她犯了一個高山區王國裏聞所未聞的罪。她殺死了真理之軍的一員，願他的名字永遠成聖吧！她用自己的小鎗的一顆子彈，把我們的戰士和真理的護衛者樓福羅殺死了。他在礪堡後面，躺在靈床上。明天真理之軍要哀傷地把他抬到亞克壩，在那兒，他將像一個聖人似的被葬在家鄉的土壤裏。樓福羅的靈魂早已升到天堂，他從天堂上望着我們，希望他自己得到公義和復仇。這個鬼畜生想殺另外一個真理之軍，可是護主把那顆污穢的子彈從他心口移開了。他只傷了手。來吧，亞庫，把你的傷給我們看看！

諾魯·貝克默默無言地伸手指指坐在塔前的一個巴斯馬其。後者站了起來，因此大家都瞧見了他的手上包着一塊血跡斑斑的破布。馬立安搖幌起來了，要想不使他的下巴

落到刀尖上，那就需要意志上的很大的努力。如果她想說一句話，彎刀就會刺進她的喉嚨。除了馬立安背上腫起來的青鞭痕，妮索甚麼都瞧不見。她那蒼白的臉，看來是絕對鎮靜的。

「喂，亞庫來這兒！」諾魯·貝克喊道。

這位矮胖的兵士低着頭，慢慢向馬立安走來，在她面前停下，呆笨地瞧着她的眼睛。

「把這把刀子拿起來，亞庫！」諾魯·貝克溫和地說道。「她並不是要在你手裏受死，不過爲了公平，第一個打擊應該由你來看吧，篤信的人哪！讓每一個人都來證明慈悲護主的偉大正義，把死亡帶給一切冒犯天命者的人吧。死，死，叫這個女人死吧！榮耀歸於護主！歡樂吧，篤信的人們！沒有比他的震怒更加神聖的了，這震怒正在燬滅不信者的毒種！把她的眼睛剜出來吧，亞庫！」

人羣裏傳來一大片粗聲的喘息。衛兵把搖幌不定的馬立安架起來，用手堵住她的嘴巴，把她的慘叫止住。妮索正要掙扎着接近她的朋友，其他的巴斯馬其却把她的胳膊和肩膀抓住。

亞庫用一種鎮靜的、從容不迫的態度拿刀子刺了馬立安的每一隻眼睛。血從她臉上流下來，流過她臉的兩隻手，滴到地上。發奎爾們衝上前來，可是響了兩槍，他們又被阻止住。女人們的瘋狂喊叫傳到人羣上空，傳到碉堡上空，傳到了整個西雅塘谷的上空。被濺了血的巴斯馬其早已經把馬立安拖到塔那兒，他們把一個繩圈套在她脖子上。

諾魯·貝克在院子中間打個招呼，塔頂上的兩個巴斯馬其便把繩子拉起……

馬立安被吊在地面以上，慢慢搖擺着，轉動着。等她那絕了命的身體不再動彈，繩子便停止了擺動，院落裏又是絕對的沉靜。汗水從深谷居民們那石頭般的臉上流了下來，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深深喘一口氣。妮索現在仆伏在毯子上顫抖起來。

阿西斯·康很安靜地在坐墊上坐着，這時波波·卡龍一直把眼睛盯着地皮。古利用牙咬破了手，並且柔聲呻吟起來。當肯狄利冷冷地瞧着來回擺動的屍體時，他作了一個內心的解釋，說他被自己的工作強迫着目睹了某種不愉快的光景，可是他最後的分析是：這一切都跟他沒有關係。

「那麼，」最後諾魯·貝克這麼說着，好像在喚醒人家注意自己的存在。「護主的旨

意已經執行了。讓你們的心靈歡樂吧，篤信的人們！現在我們要談談第二個女人。真理之軍啊，把這個不忠實的妻子扶起來，她竟打算用陰影遮住大名傳遍高山區的阿西斯·康，遮住他的榮譽起來，妮索起來向四週瞧瞧！我們不必數算你的罪過。你瞧見第二個圈套了嗎？它在等着你哩。你有甚麼可說的？」

當他們把妮索扶起來時，她粗野地向四週瞧瞧。

「讓她去吧！讓她去吧！」古利突然這麼喊着，當任何人還沒有來得及阻止，她奔過院子，仆在阿西斯·康腳前。「讓她去吧，可汗，殺我吧，但別動她。你要她的命幹甚麼用呢？我認了她作我女兒。我自己沒有女兒。你已經有足夠的血了；如果你那麼慘無人道，就把我的老血拿去餵狗吧。可憐可憐妮索的美貌吧。瞧瞧她！她多像一朵花呀！」

「住嘴，奶奶！」妮索喊道。「你究竟臥在甚麼人腳前？你在甚麼人面前求恩起來！可憐我這最後的時辰吧！起來！我不願意你貶黜自己！讓我死吧；我是不怕死的！起來，奶奶！起來，起來！聽沒有起來啊！」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妮索的憤怒的臉上，現在她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兒。在她那驕傲的

輕蔑中表現出這麼一種力氣，使巴斯馬其們鬆掉了她的胳膊。

「起來，奶奶，不然我永遠責備你！」妮索喊着，跺着腳。

古利慢慢起身，張着胳膊向妮索走來，就像中了邪似的。她用一種母親的溫擁抱柔妮索，吻吻她的前額。

「願你的名字蒙福萬年。」她小聲說着，然後轉過身去，搖搖跌跌地閉眼走去，兩隻手捧着抽搐起來的面孔。衆人默默無言地給她讓路。正在哭泣的祖愛達摟住老太太的肩膀，把她按到一個發奎爾舖下當坐位的破袍子上。古利虛脫了過去，祖愛達便把她那奄奄待斃的腦袋攥到自己懷裏。

所有的巴斯馬其，包括阿西斯·康在內，都默無一言地看着這幅光景。妮索現在站在那兒，面對着人羣——僵直而憂傷，安靜得難以形容。這也許是肯狄利有生以來的頭一回吧，當他注視着她時，竟把一切事情都忘記了，連連不斷地讚賞着。只有諾魯·貝克一直氣憤憤地咬着乾嘴唇，捋捋鬚子。

那兩個巴斯馬其又把妮索的拐肘抓住。她沒有反抗。

「你想說些甚麼，阿西斯·康？」諾魯·貝克的聲音在沉寂中猶疑不定地傳出來。

「讓她到這兒來。」阿西斯·康說道。

巴斯馬其們推推妮索。她轉過身，安靜地向可汗步去，在他面前停住，緊盯着那一隻沒有包起來的眼睛。

阿西斯·康把繃帶從浮腫的嘴唇上移開。

「你感覺到死是唯一適合於你的刑罰了嗎？」

「就這樣吧。」妮索很堅決地說道。

「你會像那位一樣地被絞死的。」

「就這樣吧。」

「你不希望活嗎？」

妮索皺起眉頭。「我恨你。」

阿西斯·康把臉一歪，可是又忍耐住。

「一個女人的愛，就像她的恨一樣，是來回不定而斷續無常的。瞧瞧聚集在這兒的正

義人們的眼睛吧。他們全體都已經得到一個結論：你犯了一種罪，這種罪的懲罰是——死。在議主的眼裏不能有旁的法律。可是你以前是中了瘋。魔鬼佔據了你的靈魂，而按照真律，認罪和懺悔是可以趕鬼的。懺悔了，再宣佈你願意忠實，我就賞賜你的生命。我要親自請求神聖的比爾爲你祈禱。也許議主的神蹟顯現，要恢復你的理智。跪下祈求我的幫助吧！

妮索默無一言地站着，嘴唇發抖。阿西斯·康的慈悲比死更壞；她知道如果自己活下去會出甚麼事。

「跪下！」阿西斯·康喘着粗氣重複道。「我的恩典是偉大的！」

一陣怨恨掠過妮索。阿西斯·康在要求她當着全體人民的面下跪啊！讓他再要求一次吧！讓他要求，這樣她就可以嘲笑他了！

「跪下！」阿西斯·康第三次重複。

妮索仍舊不響。阿西斯·康的一隻眼睛氣得滾圓，眉毛上出現了一些深深的皺紋。他覺得百把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已經太容易說話了；大家都會嘲笑他的。

正在這時，原來惡狠狠地盯着妮索每個姿態的佐卡，跳起來抓住她的胳膊，用那麼大

的力氣把她推倒使她正跌在阿西斯·康的腳前。

「虔虛點，該死的是阿西斯·康親自向你說話哩！」

「哈！可汗喊着，抓住妮索的胳膊，免得她爬起來。『我們還要教教你順服呢！回來，佐卡。我看她決定要懺悔啦。那東西——你胸膛上是甚麼東西？』」

阿西斯·康放下她的手，湊近了有列寧像的別針。妮索用手蓋住它。

「別動它，貴人啊！」諾魯·貝克嚷道。「那是共青團員的記號。別動它！」

「露出來，我要瞧瞧。」阿西斯·康慢慢說着，把妮索的手拉開。「我看出來是一個男人的臉。你把它戴在心上嗎？來呀，佐卡。留神把那東西摘下來，用腳躁掉。你說你是一個共青團員嗎，下賤東西！」

讓妮索耐性的那種緊張心情突然破碎了。她在粗野的暴怒中把手從阿西斯·康的緊握中撕開，抓起別針，不等他弄清楚出了甚麼事情，便刺到他的臉上。要不是他及時用力地打中了她的手，這隻別針準會刺到他的眼睛。

「不錯，我是個共青團員！可是你——你——」

幾個巴斯馬其抓住妮索，把她從可汗那兒拉開。她摔倒了。阿西斯·康在極端的盛怒下甚至叫喊不出來了；他只站在那兒發抖，摸着受了傷的臉，泡沫從他嘴角上冒了出來。他簡簡單單地打了一個手勢，指一指從塔上垂下來的繩子。諾魯·貝克一面隱藏着自己的滿心高興，一面向巴斯馬其們點點頭。他們斜端起鎗向妮索跑去，把她拖過石頭，到了絞架那兒。他們把她拖起來，把圈套吊在她的頭上。深谷居民的人羣中喧嚷起來了。古利慘叫了一聲。

忽然肯狄利奔過院子，把巴斯馬其推開。他抓住圈套，用剃刀一下子把它割斷，圈套便從妮索脖子上掉下來了。

「等一等！等一等！」肯狄利向舉刀抵抗他的一個巴斯馬其嚷道。「阿西斯·康要親自給你們命令。」

那個兵士很躊躇地放下了刀。

「別順從一時的瘋狂吧，聰明而著名的可汗！這個女人必須受死，但不是在這一霎，也不是用這個辦法！她的罪孽太大啦！必須把她拖着走遍你的王國，這樣大家都可以吐她個

痛快。今天把她關在塔裏，再想想你的決定吧。不是爲了魯莽無禮而聽這個窮剃頭匠的話，而是爲了用你的恩慈憐恤他。」

阿西斯·康很不習慣聽命令。他仍舊站在那兒氣得發抖，恨不得立刻處決妮索。本來他決不會讓任何人在這一霎干涉他的。除了——肯狄利。在場的只有五個人——波波·卡龍、米索·胡諾魯·貝克、卡立發和騎兵隊長——曉得這個剃頭匠的特殊性。對於所有別的人，肯狄利的話代表一個叫化子剃頭匠的無恥乞求。

可是阿西斯·康很懂得：他是完全依賴這個人的，因此不敢反抗他。

「你是對的，」可汗回答着，使自己忍耐下來，這卻讓所有聚集在這兒的人大吃一驚。「我認識到了這個下賤的叫化子所說的真理。沒有這麼一個可汗，他對至理名言竟一貫充耳不聞，即便這話是一個小蟲兒說出來的。讓我不僅是唯一吐這女人的人吧，而是讓所有的百姓都這麼做。把她拖到塔裏去！」

妮索一被拉走，阿西斯·康便從枕頭上起身，急忙進了帳篷，把兵士們和深谷居民們撤下。諾魯·貝克那麼驚惶失措，因此他不曉得下一步該怎麼辦了。深谷居民們安靜地準備離開院子，沒有人設法阻止他們。人羣開始走散了。

巴斯馬其們開始用緩和的聲調交談起來，談話擴大到阿西斯·康的親近的門徒們那兒。

忽然騎兵隊長站起來，在院子當中命令衛兵不讓任何人離開碉堡。

每一個人都站在那兒，等待阿西斯·康再出來。

可是他沒有出帳篷，而沒有人敢向裏面瞧。

馬立安的屍體在一陣輕輕的微風中擺動着。魚骨頭被捨棄在塔後面的石頭上。

忽然有一個騎馬的人奔馳進碉堡的院子。他從冒着泡沫的馬上跳下來，向四週張望着尋找阿西斯·康，然後推開人羣走過去，進了帳篷。

阿西斯·康立即向外一瞧，招呼騎兵隊長。

「旅隊在夜裏沒有住下。調動你所有的人去迎它。」他簡截地命令道。

萬事馬上騷亂了。巴斯馬其上了馬就跑來跑去，搖幌着武器，咒罵着騎兵隊長騎馬跑去，同時帶上他的來福鎗。跟他去的約有二十個人，其他的便包圍了剩下來的深谷居民，把他們向村子趕下去。他們用死恫嚇着每一個人，使他不敢離開自己的家，然後跟着騎兵隊長馳去。

剩下來的巴斯馬其或單個兒或成羣地離開了礮堡，打馬走過岩石和溝渠，害怕去晚了得不到豐富的戰利品。諾魯·貝克、米索·胡和卡立發都很熟悉巴斯馬其的去路，便也領先啓程，用適合的步伐和阿西斯·康一道。幾個滿心不快活的兵士被命令留在後面看守塔和偷來的東西。

礮堡的院子又空了。波波·卡龍，他全天沒有說一句話，被撇下來，很憂鬱而孤單地坐在帳篷前面堆着的墊子中間。背狄利走出剃頭舖，在院子裏背着手走上來走下去，時時望一望宴席的殘羹，望一望在繩子上盪來盪去的馬立安那發黑的、歪扭着的屍體，或者是望一望在古塔近旁坐着的巴斯馬其。

有時他想到妮索，她的生命已被他救了下來，這樣在將來某個時候，如果需要的話，便

可以拿她表現自己忠誠服務的那種令人信服的證明。但是主要的還是他在仔細設定下的外交遊戲中進一步行動的計劃，這個遊戲他已經玩了很久而未出錯誤。旅隊的命運一點都引不起他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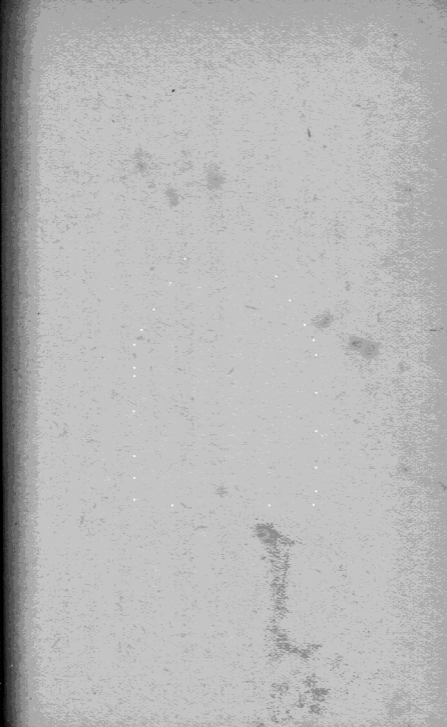
肯狄利忽然瞧見塔後面的岩石中間有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腦袋。這腦袋立刻不見了，但他假裝觀察着山峯時，卻不斷地用眼角去瞟。衛兵坐在塔的另一面，所以不可能注意到她。

腦袋又急促地出現了一次，肯狄利認出那是祖愛達。可是由於他滿心想看看她在這兒的目的，便毫不作出已經瞧見她的表示。祖愛達不斷地從河岸的石頭後面偷偷前進。肯狄利轉身走向帳篷，坐在一塊石頭上，把肘肘擱在膝蓋上，好像疲倦得不行了。可是他從手指頭縫裏繼續瞧祖愛達，發現她在竭力接近躺在古塔足下的魚骨頭。幹這事情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巴斯馬其一旦發現她在這兒，便會殺死她。爲了接近魚骨頭，祖愛達必須離開隱蔽的石頭跑過院子裏十來公尺寬的空地。她蹲在最末一塊石頭後面，最後向四週瞧瞧。顯然她是由於肯狄利在眼前而不安起來，可是肯狄利坐在那兒一直不動，好像在沉思。

祖愛達下了決心。她急速地向魚骨頭跑去，用勁把她拉起來，抱回石頭那兒。

肯狄利還是把眼光放到未來，便站起來咳嗽一聲。祖愛達一面跑一面四下張望，她顫一下，和自己的重載一起摔倒了；她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受了驚嚇的眼睛盯着走近了的肯狄利。可是這位剃頭匠在無表情的臉上裝出一個微笑，把一個手指頭按在嘴唇上慢慢走去了。重要的是只要祖愛達曉得他瞧見過她就成。

等他繞塔一週轉了回來，祖愛達和魚骨頭都不知去向了。肯狄利用最大的滿意沉思着這件事情；在他所玩着的複雜遊戲中，又得到了一張新的牌，雖然這張王牌並不很高明。



第十章

阿西斯·康的僕人米·阿里（曾把妮索的母親魯撒·茅從杜布居民區領走的同一個米·阿里）和另外十五個巴斯馬其已經在西雅塘河和大河匯合處的岩石中間臥了兩天。阿西斯·康命令他在旅隊一出現時就偷偷地跟踪，然後切斷它的退路。

米·阿里十分確切地執行了阿西斯·康的命令。旅隊已經從大河的河床轉到西雅塘小路上去了，現在米·阿里正祕密地跟着它走進河谷的深處。

到這天末日，分散的旅隊幾幾乎正走在西雅塘河口到村子的半路上。蕭·比爾在前面騎馬上行，他不時在馬上回頭望望身後一長列的馱馬。

有些地方，小路非常窄，載重的牲口是難以通過的。牲口左側馱着的袋子在咆哮的河

流上空平衡着，右側的袋子卻磨在險陡的峭壁上。馱馬順着懸崖的盡邊兒前進，每逢有石片兒從蹄下滾到河裏，它們便翻翻眼睛。每逢走到最危險的地方，蕭·比爾便讓旅隊停下，幫忙脚夫把馱馬一匹一匹地牽到安全的地方。就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天當中，他們有兩次把袋子卸下馬，用人們的肩膀扛過那些令人眩暈的高處。

胖醫生阿奴夫里耶夫騎着一匹大驢子，緊跟在蕭·比爾後面。他對山區很不習慣，因此發了暈。每當山路貼近峭壁，他便面色蒼白，發出一些絕望的牢騷。因為他不能步行，又害怕在這種路上騎馬，蕭·比爾便給了他這麼一匹結實而性和的驢子。騎上驢子，阿奴夫里耶夫覺得好一點了。他的怨言少了一點，甚至每當蕭·比爾下馬在旁邊走，好讓馬自願前行時，他竟和蕭·比爾輕聲地談起話來。

旅隊的後部由一個名叫戴金的共青團員帶領，他是被派往西雅塘開第一個合作社的。戴金一直沒有被旅程中的危險嚇倒。他被河谷裏粗曠的美景鼓舞着，心情是極好的。他一面哼起一個小調，一面讚賞着那些花崗石的尖峯，讚賞着冒水泡的急流，讚賞着他那匹小馬留神邁過的石頭，讚賞着在他前面魚貫而行的一長隊驢子，驢子前面是馱馬，它們不

斷地消失在山路旁邊的峭壁後面。

旅隊走得離村子愈近，阿奴夫里耶夫愈用一些無意義的問題去折磨蕭·比爾。他想瞭解一下他在西雅塘會有甚麼樣的一座住宅，房頂在下雨時到底漏不漏，他能不能找幾條氈毯掛在自己的牆上，到底蕭·比爾有沒有受過跳蚤和蚊子的罪。蕭·比爾早就被這人惹得不耐煩了，可是他還是平平和和地回答了他的一切問題，因為他不願意跟這位醫生吵嘴，同時他知道，等後者一失去了他的過多的體重，馬上就不再為現在看來滿是問題的這許多事情擔心了。

「那麼你說道利托娃親自把診所準備好啦？」醫生繼續說道。「水的供應怎麼辦呢？你要延長運河呢，還是用桶提水？你知道病人是需要很多水的。我怕咱們用桶提水會不夠。」

「我想咱們可以把運河延長，」蕭·比爾很不在意地回答着，把手按住旁邊並行的驢子的臀部。「庸人自擾可是很無聊哩，阿奴夫里耶夫。」

「道利托娃真的滿意這兒的生活嗎？我不大相信她會安排得那麼舒服。」

「她要求甚麼特別的舒服呢？她已經安排得很滿意啦。我們是好朋友。」

「自然嘍，她需要甚麼？」醫生咕噥道。「她不像我這麼老。你想，如果不是爲了錢，我會到這兒來嗎？她不過是爲了找刺激才來的。去年秋天，我用盡了力量讓她延期——不斷地拉她和我一起到村子裏去。那姑娘，她有自己的意志哩！我甚至對她害怕起來啦。我不知道咱們究竟怎麼在這兒過日子，在西瓦——西奧——吓！我一輩子也記不住你們的叫法！在你們這個西由東這兒！」

可是這地方的小路變窄了，蕭·比爾不得不下馬走到前面計算一下馱馬和驢子到底能不能毫無耽擱地走過去。阿奴夫里耶夫的面孔又發了白，被落到後邊了。蕭·比爾逃脫了他的嘮叨而得到一個暫短的休息，這真是感激不盡哩。

正當蕭·比爾四下張望自己位置的時候，覺得他們馬上——正好在下一座峭壁彼面——就要到達他在十九天以前離開妮索的山洞了。從那時以後，他心裏常想着她，所以他急想見她。

他竭力去想像後天開始的春節是甚麼樣子，以便轉移自己的懸念。旅隊恰好在春節

前夕到達，這倒是一個快樂的巧合。自然，今天的路程已經太長了；最好是找個地方住下過夜，等第二天再繼續向村子趕，可是唯一適合於紮營的那塊空場早已經走過了。現在他們唯一可做的是向前走去，毫不耽擱。山路馬上就要開朗了，月亮一出，馬匹便可以毫無意外地認清道路。也許他們可以在半夜到達村子呢。

蕭·比爾遠離開旅隊，騎行到前面去察看山路。忽然他停住了；他好像聽見了遠處的一聲叫喊。不錯，的確有人在叫，可是他辨別不出在甚麼地方。也許是上面，也許是戴金在旅隊後面叫吧。

蕭·比爾四下張望着，傾聽着。從上面的某個地方落下一塊小石頭，把蕭·比爾的馬嚇驚了。這是怎麼回事？他朝上望着，察看着路旁聳拔上去的峭壁。他看得出：在一座高峯上有一個穿本地長袍的男人。這人在揮手，好讓他瞧見。

「他怎麼到那兒去的？」蕭·比爾詫異着，想像不出怎麼爬得這麼高。幸虧蕭·比爾有特殊的眼力，現在他看這人像是——的確，那是無疑的——卡拉什！他在這種地方幹甚麼？

一人了。

蕭·比爾又變成了自己的老樣子——一個思慮敏捷、準備歷險、充滿自信心的紅軍戰士。

對於這個環境，他迅速地作了一個估計：小路那麼窄，即使讓旅隊調轉過來都不可能；左邊伸展着懸崖，底下是河流；右邊是聳拔起來的峭壁。這兒遇有任何襲擊都是兇險的一驚慌，結果必然遭殃，因為受驚的馬會在邊緣上彼此擁擠。無論是槍彈或從上面向下列滾石頭，旅隊都是沒有辦法抵抗的。可是卡拉什既在上面的那個地方，巴斯馬其必然是到處都有，而他們的確可能爬到那麼高的地方去。襲擊可能從上面來，這就是說，旅隊一定不能繼續走下去。可是如果他們能到達山洞，那麼這洞至少可以讓人躲避起來。巴斯馬其究竟殺不殺馱運的牲口，這是值得懷疑的，因為他們一定也想把旅隊捕獲。最好的辦法是用石頭把小路堵起來，然後在洞內找好位置，從那兒射擊。他們有三枝步槍——蕭·比爾的，戴金的，阿奴夫里耶夫的——還有蕭·比爾給旅隊嚮導的獵槍。可是他們的子彈很少——總共六十發，步槍每枝二十發。

蕭·比爾用纜繩打打馬，快步馳去，又把旅隊撇在後面。他機警地向各方面張望，準備着任何意外，他的臉上有一種高度集中的神情。山路恰好像峭壁另一面的那麼窄。小路上方伸展着山洞的開口。跟隨旅隊的人只有十三個，也許這個山洞可以把他們全部容下。

蕭·比爾一到達山洞，便跳下馬，急切地用石頭把山路上方堵起來，形成了一個掩體。這時旅隊已經走到，蕭·比爾注意到了人們臉上的那種迷惑的驚惶。

幾秒鐘內大家都聽到了這個消息。阿奴夫里耶夫醫生變得蒼白了，他的厚嘴唇也哆嗦起來。他嚇得口吃了，於是不斷地咕噥，說他們應該放棄旅隊，順着山路逃回去。戴金也很蒼白，可是他保持鎮靜。旅隊的腳夫們都很憂鬱不樂。可是毫無疑問，他們全都服從蕭·比爾的命令。多謝卡拉什，至少他們都不肯放棄防禦哩。人們趕快卸了馬，把袋子放在牲口之間的地上，把它們各個分離，這樣倘使其中幾隻死掉，也可以把物資保全下來。山洞的進口用石頭堵起一半，人們可以從石頭後面開槍。蕭·比爾把一受襲擊就開槍的命令發了下來，便走出去偵察。他順着小路，尋找着爬上卡拉什叫喊過的高處的最小可能性。也許伏兵是在前面很遠的地方吧。也許通村子的全部路途是暢通的。他從上面就可以把這

些瞧出來，因為太陽還沒有落下去。

可是他剛剛爬了一個短距離，便聽到旅隊後面的某個地方打來一槍，接着就是第二槍、第三槍。難道巴斯馬其是在後部嗎？蕭·比爾轉身跑回來。忽然從近處打來一槍，忽地一聲貼近他的耳朵打了過去。這表示他們也在這兒，在前面。

在他趕緊跑回山洞的途中，前後都有子彈打進石頭。

「快快！戴金喊道。

蕭·比爾抓住向他伸出來的手，被拉進山洞。醫生在最遠的一個角落裏畏縮着，牙齒
得得打戰。

「拿起槍來！蕭·比爾一瞧見武器在醫生的腳下放著，便這麼喊道。

阿奴夫里耶夫揀起槍，絕望地把它倒拿在手裏。

「你這懦夫！蕭·比爾喊道。『如果你自己不能拿，就把它遞給馬買德山吧！』

阿奴夫里耶夫高高興興地把步槍遞給那個高個子的旅隊腳夫。後者張嘴一笑，便把槍拴前後推動幾下，到進口的石頭後面找好位置。第一個馬賊從峭壁後面衝出來。蕭·比

爾仔細瞄準，這人便摔下馬鞍，一隻手緊攢着槍，另一隻手攢着拳頭舉在空中。他一碰着河岸，便繼續向下跌，直等身體在河水裏淹沒。一陣雨點般的槍彈從峭壁後面打來。蕭·比爾那匹受傷的馬前蹄躍起，想調過身來，但向後一跌，摔下了懸崖。下面傳來很笨重的撲通一聲。

「別亂打！」蕭·比爾小聲對戴金說道。「要節省子彈。瞧着別讓他們接近咱們。」

小路前方是空的。後面呢，滿都是用袋子隔開的馬匹，距離和聳拔着的峭壁那麼遠。馱驢都被峭壁隱蔽了起來。

下一顆子彈打倒了阿奴夫里耶夫的驢子，這驢子原來站在山洞的進口下方，現在滾到河裏去了。巴斯馬其們停了火，顯然是感覺到了藏在山洞中的人不可能用槍彈打到。唯一打破沉寂的是遠處角落裏傳來的壓制着的粗喘，在那兒，阿奴夫里耶夫正捧住面孔畏縮着。

蕭·比爾留神向外望望，見幾個巴斯馬其正從這匹馬偷走到那匹馬，從這條口袋偷行到那條口袋。也許他們以為這是一個狡猾的策略哩，可是讓他們盡量靠近吧！蕭·比爾

用拐肘搗戴金馬買德山也注意到了他們。

三個巴斯馬其幾乎來到最後的袋子那兒，並且要在近處開火了。但蕭·比爾埋伏得很好。他把槍口伸到石頭中間，閉起一隻眼睛等待着。匪徒中的一個人的光腦袋可以看見了。他鎮靜地一扣扳機，那個光腦袋帶着一聲慘叫消失了。

「啊哈！倒下了一個！」

其餘兩個巴斯馬其的槍彈把山洞的拱形石頭打得劈拍作響。

「我要讓他們瞧瞧！」戴金喊着，暴怒着跳了起來。可是他的叫喊給呻吟打斷了；他的步槍從手裏掉下來，他摔倒在地，鮮血從鉛灰色的臉上流了下來。

「去瞧瞧他是怎麼回事，聽見沒有，阿奴夫里耶夫，你這個兔崽子！」

蕭·比爾轉過身，對着一個向山洞衝過來的巴斯馬其瞄準。他照他那個閃亮的棕黃腦門打過去。巴斯馬其倒下來，順着小路爬走，在懸崖的邊緣上消失了。

第三個人從袋子後面爬走。

沉靜又統治了山洞。阿奴夫里耶夫用發抖的手摸摸戴金那沾了血的頭髮。戴金死了，

這位醫生便站在那兒癡癡呆呆地俯視着他，這使蕭·比爾火了起來。

忽然從峭壁後面出現了一塊白色的破布，由一個在那兒埋伏着的人搖幌着。最後有一個肥胖的白鬍子老頭兒走了出來，他裹着一條頭巾，穿着一件藍紅色的長袍，把那塊破布擎在頭頂上。

他就是那位騎兵隊長，可是洞裏的人都不認識他。他慢慢地、很鎮靜地走了過來。他是沒有武裝的。

蕭·比爾讓他走到二十步以內。

「站住！你要幹甚麼？」

老頭子停住，把手舉起來。

「我知道你是誰。別開槍吧。我要跟你談談。聽聽我要說的，並且也讓你的人們聽聽吧。」

蕭·比爾正預備扣步槍的板機，可是馬買德山用手按住他的槍身。

「幹嗎要開槍呢？你可以等一會打嘛。讓咱們聽聽他要講些甚麼。」

旅隊的脚步們彼此擁擠着站在那兒，爲的是更清楚地瞧瞧老頭子。蕭·比爾向四下

一望，見阿奴夫里耶夫在慌慌忙忙地往自己胳膊上纏紅十字。

「幹嗎要那樣呀，醫生？」

「他們不打醫生，」阿奴夫里耶夫用發白的嘴唇咕嚕道。

「你這個賤骨頭！」蕭·比爾喃喃地說道。然後他轉過身，對騎兵隊長說：「說下去嘛；我們在聽啊。」

「和你一起的有十二個人，蕭·比爾，」騎兵隊長一面把胳膊交叉到胸前，一面這麼傲慢地說。「無疑地你們已經遭受了傷亡。阿西斯·康本人——願他平安——命令我告訴你們的人很多——二百個人，有二百枝步槍。你和你的人們只有三枝。我們統治了亞克壩，我們統治了西雅塘。西雅塘的全體百姓都頌讚我們的阿西斯·康。上帝已經幫助他把真理之光帶到高山區。在高山區，也有人幫助你麼？你一定是發了瘋，你和你的門徒竟反抗我們可汗的意志。你可以在這兒呆一天，呆兩天，可是你的結局是確定的。我們不開槍，也不打發真理之軍來迎接你的子彈。我們要點起大火來把你槍死，就像洞裏的耗子一樣。誰能阻止我們這麼做這事呢？可是阿西斯·康是慈悲的，這是他說的話：他既然屈服了，咱們

幹嗎要殺他呢？讓他活吧。咱們不要動他。我跟你說吧，蕭·比爾還有和你在一起的那些人，把你們的武器給我們，那我們就不動你們一根頭髮。瞧瞧這本神聖的吾教真形吧！騎兵隊長說到這兒，從袍子裏掏出一本用破皮子裝訂的古書。「我們的可汗像我這樣對着這本書向你起誓。瞧我的嘴唇怎麼碰它吧。但願對着這些書頁說的話永遠成聖！把你的武器給我們，平平安安地隨便到甚麼地方去吧。但願護主賜福給我們的偉大而慈悲的可汗。你的一隻鼻眼兒沒被刺穿的駱駝一樣自由！」

「他在對着聖書發誓哩，」馬買德山小聲對蕭·比爾說道。「別開槍吧，首長。信神的人都不會違反對聖書起的誓。告訴他走開，讓我們考慮他的話吧。」

「沒有可考慮的，」蕭·比爾簡截地說。「你糊塗了嗎，馬買德山？」

馬買德山瞧瞧其他的旅隊腳夫，於是他們都衆口一聲地說：

「讓他走開，我們要想一想。他說的是實話。」

「當然嘍，」醫生一面從戴金的屍體旁邊站起來，一面忍耐不住地喊道，「你沒有理由動氣喲，親愛的同志。讓他走開，我們把這事情商量一下吧。」

「你們都是一羣傻瓜，」蕭·比爾很惱怒地喊着，可是覺得沒法說服他們，便向騎兵隊長擺擺手，喊道：「走開等我們的答覆吧。」

騎兵隊長輕蔑地笑着轉過身去，邁着大步到等在峭壁後面的巴斯馬其們那兒去了。山洞裏開始了一場激烈的爭吵。蕭·比爾發火是無用的。他斷言如果他們自行退讓，便被巴斯馬其殺死；但這是無用的。他力主他們能夠在山洞裏堅守幾天，遲早一定會有援助。卡拉什既然設法警告過他們危險，無疑，他現在在絕不會交叉着胳膊坐在上面；但他說這些都沒有用。在這一帶生長的旅隊脚夫們都深信對着聖書起的誓，但阿奴夫里耶夫卻是一個顯然無恥的膽小鬼。蕭·比爾堅持說戰鬥而死比被敵人折磨死更加光榮，可是甚至沒有一個人聽他這一套。

「如果高興，你可以呆在這兒，」醫生惡意地說。「可是我們要走，並且把我們的兩枝槍放棄了。只有傻瓜才甘心情願地把自己的腦袋往火裏鑽哩。如果我們留在這兒，我們一定挨殺，可是如果我們自行退讓了，就有照舊活下去的機會。沒有甚麼可爭吵的。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類啊。如果我們不保護旅隊，幹嗎又要讓自己作英雄呢？我是個醫生——這

兒是我的紅十字——他們知道這是甚麼意思。我們爭吵得夠啦。這裏有面白旗——向他們挑出去吧！」

阿奴夫里耶夫從身邊背着的藥袋裏拿出一捲繃帶，急忙把它鬆開，要不是蕭·比爾把他阻止住，他早就拿着它跑上山洞了。

「且慢！」後者喊着，用胳膊把他攔住。「你有權利隨便怎麼辦，沒有人會阻止你的。誰高興就到他們那兒去吧。可是我要留在這兒，並且留住我的步槍。因為我要獨個兒戰鬥，你們必須把全部子彈交給我。」

「如果我們不肯放棄我們的子彈……」醫生剛這麼說，馬買德山便把他止住。

「好吧，首長，」馬買德山說道。「子彈歸你。你願意死。可是我們呢……你是個勇敢的人。你一定會上天堂的。你也許沒有老婆孩子。可是我們有老婆孩子，我們願意活。等我們到了沃落，就告訴指揮員。伸手給我吧，首長……」

馬買德山把蕭·比爾的手緊握在自己手裏，然後在突然的一陣衝動中彎下腰去吻它。

「別生我們的氣啊。我們要替你禱告。每逢生和死在峭壁上相遇，高處的路子總是歸於勇敢的人。」

旅隊的脚夫們一一地和蕭·比爾握了手。最末後的一個咕嚕道：「阿拉要慈悲你。」等到阿奴夫里耶夫伸出手，蕭·比爾很輕蔑地說道：「他們全都是迷信的人，可是你不過是個兔崽子和膽小鬼！給可汗舐脚板去吧！」

醫生忍受了這個侮辱，而蕭·比爾不再打算阻止他在洞口揮動白繃帶。他只把接到的子彈裝滿了口袋，然後在洞口的石頭後面找好位置，把裝好子彈的步槍擱在膝上。他皺一皺眉頭，目送着旅隊的脚夫們向峭壁魚貫走去，醫生在後面尾隨着。以騎兵隊長爲首的幾個巴斯馬其出來迎接他們。巴斯馬斯們從馬買德山那兒拿走那兩枝步槍以後，就把俘虜們領到峭壁後面。

蕭·比爾那枝帶着十二發葡萄彈的獵槍仍舊跟他一起留在山洞裏。他把它放在身旁的地上，長嘆一聲把步槍對山路指好，準備打下去。

巴斯馬其們立刻發起了另一次的攻擊。他們從左右兩方爬上小路，同時有幾個游過

河，爬上岸，以便直接在山洞的對面找位置。蕭·比爾用石頭掩護得很好，因此他在清點每一粒子彈，小心翼翼地不要浪費一槍。

夜色立刻降臨了，把峭壁的輪廓縮成一個模糊不清的陰影。蕭·比爾唯一關心的是防備任何人出其不意地從上面撲到他身上。

巴斯馬其們的射擊有時沉靜下來，僅僅是在新的怒氣下又開始起來。他們幾次想把成堆的乾枯小樹扔到通山洞的進口那兒，可是蕭·比爾把任何靠近的人都打中了。但這些連根拔起的小樹不久就從上面的某個地方落到小路上，因此他無法阻止小樹堆的增大。「無論如何，」他想。「他們永遠不能把它點着。」

等到小樹堆高得達到了山洞的水平線，蕭·比爾一把抓住獵槍的筒子，從掩體底下伸了出去，希望把樹堆打倒。這恰恰是巴斯馬其們等待着的事情。一連串槍彈立刻打了過來，他覺得左肩上一陣劇疼，左胳膊便在身邊軟弱無力地垂了下去。他蹲下來瞧着襯衣上的血跡。他一覺出自己受了傷，便咒罵着，撕開自己的襯衣，靠近了醫生的藥袋，但正在這時，巴斯馬其們又開了火。

蕭·比爾把步槍的筒子擱在一塊石頭上，以便節省自己的力氣。現在他拿槍都困難了，當一個巴斯馬其過了河，他頭一次沒有打中。他被一種絕望的感覺所壓倒。天色已經十分黑暗，蕭·比爾覺得馬上就沒法瞄準了。巴斯馬其們不斷地狂喊，可是他繼續打着，毫不管自己的彈藥供應在迅速地消耗。

忽然有某種液體倒在小樹堆上。煤油。巴斯馬其們已經把旅隊後部驢子馱着的煤油袋子找到了。蕭·比爾感覺到自己的末日近了。一塊燃燒的破布從他眼前飛下來，小樹堆冒出火花，辛辣的煙霧充滿了山洞。蕭·比爾覺得窒息了。他被軟弱所壓倒，眼睛裏滿是淚水，因此沒法再打。

蕭·比爾深知這就是自己的末日，便把步槍扔出山洞。步槍成弧形從黑暗中被扔過去，咕隆一聲落在河裏。然後他用那隻好手脫掉靴子，衝出山洞，赤腳穿過了火，跳進在峭壁脚下迴漩的黑水之中。頃刻間河谷裏充滿了巴斯馬其們的勝利歡呼。

月亮一升上來，新裝好的馱馬又順着河谷移動起來，現在是由騎兵隊長的兵士趕着了。死馬馱過的袋子被巴斯馬其們掠奪分贓。在騎者中間步行着的是醫生和旅隊的脚步夫，

他們都赤着腳，半光着身子，雙手被倒背着綁起來。他們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拴了一根繩子，繩子被綁到馬鞍上。

二

直到這個季節還對人類有害的那些荒涼雪峯，現在已經變成了從阿西斯·康的士兵們那兒逃跑的人們的唯一避難處。白雪、冰川和蓋了霜的懸崖是不知道春天的人類和溫暖同樣不能接近它們。那些至今還拚命懼怕山鬼和高處嚎叫的狂風的人，現在正單獨地或三兩成羣地向多石的山脊前進。暴風雲近來只在最高的山峯附近打轉，這是逃亡者的幸事。天氣很晴朗，風也息了。每個人都竭力走近大河的河谷，希望在去沃落沿途的邊界居民區裏找到避難處。

到了中午，嫂克·布卡看到了馬立安的學生杜發和她的母親，她們都在鄰近的高山上。她們隔着那道把她們分離開來的窄溝彼此呼喊，然後決定會師。幾個鐘頭的爬行之後，她們在毗鄰西雅塘河的山脊另一面相遇了。

已經在山坡上流浪了兩天的卡拉什，也在山脊的同一面，他正向居民區走着。他給蕭·比爾報警以後，便決定要找一個能用石頭砸着巴斯馬其們腦袋的地方。他向上望望，在落日的光輝中瞧見幾個人正成單行走在結冰的山坡上。起初他以爲這些人是巴斯馬，因此偷偷地盯了他們好久。可是等這些人走近，他看見都是些女人，最後才認出了嫂克·布卡。他從石頭後面出來，呼喊著，揮動着雙手。

等到這些精疲力盡的女人走近了他，他便把旅隊和如何設法幫助蕭·比爾的事情告訴她們。

黑暗已經降臨。山底下傳來了射擊的聲音。

卡拉什和女人們朝着依礮藏在下垂的巨大崖層底下的西雅塘河走下去。等到最後他們能夠瞥見河流的時候，射擊已停止了。

天色更黑了，因此不可能分辨下面發生的事情。黑暗的深淵裏閃耀着火苗的紅光。女人們竭力猜測究竟甚麼人能夠在山路上放火。

從這個地方可以向下推石頭，造成山礮，把黑暗和峭壁隱藏着的小路切斷。可是煙火

也許是旅隊放的吧。

他們決定等到月亮升起。

卡拉什利用這個空兒給女人們講起他和巴克提以及其餘的深谷居民最後把路修好並且盼望次日早晨回村時所發生的事情。

原來巴克提打發卡拉什去尋找丟在一座垂崖底下的鐵棍。等他找到，要在山路旁邊等待他們其餘的人。卡拉什很煩惱地走了，因為他極想和他們一起爬到懸探的崖下喝茶。但這是巴克提的命令，他便服從了。儘管他仔細地找了好久，卻沒有找到甚麼，於是他帶着一種惱恨巴克提的情緒，預備爬回山路，這時他看到一羣武裝的騎士走近了。他縮回身，偷瞧這是些甚麼人。騎馬的人走了過去，他卻不認得他們。因此他重新爬到下面的山路上，去找巴克提。忽然他又聽到一陣得的蹄聲，於是再藏起來。這回他瞧見騎馬的人是巴斯馬其——好多的巴斯馬其。卡拉什在這些人當中認出了那些從西雅塘逃跑的塞衣和米爾，還有一個威風凜凜，穿得很闊氣的黑鬍子馬賊，他臉上有一塊染了血的繃帶；他猜這人就是阿西斯·康。卡拉什聽見塞衣們在咒罵巴克提。他們過去以後，卡拉什繼續在石頭後

面坐了好久。又有一個馬賊奔馳了過去，這就是所有的事情了。卡拉什回到他和伙伴們分手的那個地方，可是沒找到一個人。小路上染着血，這把他嚇了一大跳，因此決定在石頭中間藏起來。他一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便爬了上去。

那兒正在他們下面——就是他爬過的那條艱險的小路。他呆在那地方度過昨天和今天，不斷地注視着山路。巴斯馬其們不止一次地走了過去，一會兒衝這個方向，一會兒又衝着那個方向。以後旅隊出現了，卡拉什呼喊著警告了蕭·比爾。

卡拉什說完故事，月亮升上來了。火光已經熄滅。他和女人們謹慎地向峭壁走下去。河水在月光下閃閃放光，因此他們能夠認得出盤旋的小道。旅隊和巴斯馬其都不見了，一切都 very 平靜。他們緩着氣，從這塊石頭溜向那塊石頭，每秒鐘都冒着生命的危險，直等最後走出來，到了離山洞不遠的山路上。他們傾耳細聽着最微小的聲音，向山洞走過去，緊靠着峭壁的足根。他們進了山洞，找到了戴金那冰冷僵直的屍體，於是把他拖到外面的月光底下。他們認不出他，可是斷定了他是俄羅斯人，或許是蕭·比爾的朋友吧。

卡拉什主張必須尋找其他的人，這些人可能在上面或下面的石頭中間藏着。

天空的月亮繼續升高，亮光照滿了河谷。卡拉什謹慎地瞧瞧四周，向下面峭壁的一邊望望。那是一座垂到河裏去的險陡山崖，根本別想從這兒下去。但在左邊，垂崖斷開來，河水被一面峭壁折回，留下一個散佈着岩石的河岸。從這地方通着河邊的陡峭堤岸，被荆棘遮得烏黑。

卡拉什走近了峭壁，找到一條垂直的裂縫，他從裂縫爬下去，就像穿過一個排水管似的，一直爬到用短短的垂崖打住的障礙物那兒。他繼續向下滑，直到河邊。

「蕭·比爾蕭·比爾！」女人們從上面呼喊着，但她們的聲音全給流水的聲音湮沒了，因此得不到回答。

卡拉什順着河邊走去，涉過河水，每到河岸斷開的地方，便向岩石繼續走去。到了一個地方，他發現了一個巴斯馬其的跌斷了的、染着血的屍體，這具屍體已經縮成一袋骨頭了。他把死人的那把折斷的軍刀拿過來。以後他又在孤零零的一叢荆棘中發現一枝後膛步槍。卡拉什也把它揀起來。他把槍檢查了一下，證明並未損壞，雖然彈夾是空的，可是這個佔有物卻給了卡拉什一種有力而尊嚴的感覺。

他一走到有月光的空地上，便向女人們打招呼，把步槍和軍刀對她們顯示一下。女人們也離開了小路，向河這兒走下來，這時卡拉什便繞過峭壁，順着河邊繼續走下去。他繼續走下去，雖然對他所尋找的人們已經完全失掉了希望。等他走了一哩多路，忽然停住了，給眼前的一個人嚇了一跳；這人臉衝下臥在那兒，活像一個小沙岸。他那兩隻光着的脚在月光下的石片兒中間很清晰地擺着。他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

卡拉什想這人一定是死了，便小心翼翼地走近他，彎下腰去。這是蕭·比爾。他輕輕地把他翻個身，瞧瞧他那蒼白的、奄奄待斃的臉。然後他把血和沙土擦掉，摸一摸他那根翹得很不自然的左胳膊。胳膊折斷了。卡拉什帶着劇烈的激動心情把耳朵湊到蕭·比爾的胸口上，細聽了一會兒之後，便跳起來大喊：

「在跳哩！讚美護主還跳着哩！」

他立刻掉轉身子，裂破嗓門地喊：

「來呀！來呀！蕭·比爾還活着哩！來呀！」

沒有人回答。卡拉什猛然向回跑去，蹣跚過石頭，竄進急流的河水，一爬上岩石，便繼續喊

道：

「嘿！嘿！來呀！」

最後女人們聽到他了。

他們把躺在沙岸上不省人事的蕭·比爾圍起來。他們用河水洒一洒他的臉，又一滴一滴地灌到他的嘴裏。

等到最後蕭·比爾長嘆一聲睜開眼睛，卡拉什感動得很，不得不擠掉自己的眼淚。蕭·比爾慢慢地恢復了知覺。他呻吟着，閉上眼睛，然後竭力強制自己再睜開。等他認出俯視着他的卡拉什和嫂克·布卡，卻又呻吟一聲，失去了知覺。

三

沃落守備隊的指揮員一聽到亞克壩可汗爲了越界到西雅塘河地區的目的而集結了一隊巴斯馬其，便命令副司令員史維佐夫馬上帶領二十個騎兵出發。

一個鐘頭以後，史維佐夫便由守備隊軍醫馬克西莫夫伴隨，向大河行進了。這個小支

隊在冒險的長途作戰中所攜帶的，僅僅是兩挺喬加機槍和一挺陳舊而頂用的「馬克沁」重機槍；每人兩百發子彈，供給半個月的硬餅乾，每一個前鞍囊中裝了急用的芻草，還有這個地區的一幅十哩方圓的舊地圖，這幅地圖（它自己註明）是根據「口頭情報繪製的」。沒有一個紅軍支隊進過西雅塘，因為大家認為這個稍有勘察的地區是很平安的。

支隊順着大河的山谷前進了五天，儘量鞭打着馬匹放出最快的速度。不論是要防止被阻在西雅塘河口以外的侵襲，或者是等他們一過邊界便把巴斯馬其全部消滅，兩者都是重要的。那個把侵襲的消息報告給守備隊的亞克壩人沒有確切說出匪羣的規模，只說規模不大，但都是用一種他沒見過的歐洲型的武器武裝着的。

史維佐夫本想把那個亞克壩人一道帶來，可是後者生了病，因此就不可能了。

第五天的一大早，史維佐夫帶領着他的戰士們渡過了扎可克河的河口。在這兒他被一個穿破袍子的老頭子攔住了；老頭子用許多手勢告訴他：有兩個從西雅塘逃出來的男人正在他的園子裏睡覺。

這兩個人原來是胡達多和他的朋友阿布都蘭。他們到達上游牧場之後，便在難以想

像的困難下越過了冰雪的山脊，穿過了扎可克河的河谷，朝這地方走下來，希望截住蕭·比爾的旅隊，把侵襲事件警告給他。他們在極端疲勞的狀態下剛剛在黃昏之前到達，一聽說旅隊早在三天以前過去，便絕望地睡了覺。胡達多的其餘兩個同伴凍了腳，在後面的扎可克居民區裏住下了。

現在胡達多和阿布都蘭正蓋着一條毯子躺在那兒，頭底下枕着古老的火槍。經過了長久而困難的談話——在談話過程中胡達多用一塊尖石頭在地上畫，竭力使俄羅斯人明白他形容這個地區的話——史維佐夫明白了：除了大河旁的那條路以外，還有一條到達西雅塘的近路，然而在每年這個時候是幾乎沒法接近的。路途的一半是從扎可克山口到小扎可克村的一段，扎可克村上方有一條地圖未曾標明的小道，從山脊上迂迴過去，這條小道甚至在夏天也得步行才能接近。現在讓馬匹通過有可能嗎？

胡達多一面回想着這種危險爬行的全部困難，一面懷疑地搖搖頭。最後他說：「如果人和馬都有膽量，頭頂上的雪嚇不住他們，」支隊便可能通過。

史維佐夫聽從了胡達多的話，便有把巴斯馬其壓縮在西雅塘河谷中的想法，這想

法使他大感興趣。他想好了一個計劃：塔蘭少尉帶着五個人和重機槍沿大河到西雅塘河口，以便封鎖低地的山路，然後截斷巴斯馬其的退路。史維佐夫和軍醫馬克西莫夫以及其他人決定跨過艱險的山口，出其不意地從上面走下村子，給巴斯馬其們一個致命的打擊。史維佐夫通知塔蘭，說如果不可能穿過山口，全支隊便要返回，在大河的谷中與他匯合。

胡達多不願疲勞，同意引領史維佐夫通過山口，同時阿布都蘭跟塔蘭同去。

於是支隊分成了兩個不相等的小組，各向不同的方向進發。曾經馱着機槍托盤的那匹馬給了胡達多，機槍托盤則分配給戰士們攜帶。他騎馬尾隨着史維佐夫，嚼着硬餅乾，每逢拐彎有一個機會時，他便觀察着這位俄羅斯司令員那嚴肅的側面。胡達多不斷地想：這個人倒是不大可能給艱險的山口嚇住，但俄羅斯紅軍太少了，他們很可能被巴斯馬其全部殺死。

到了中午，史維佐夫的支隊先給了胡達多那些在扎可克村的同伴一些援助，然後便向山口的足部進發。

他們上空的雪峯都包在雲霧之中，好像高得難以計算。除了鄰近的山峯上空有兩三

個雲層，別沒有甚麼東西損壞着天空的藍色。

史維佐夫一面向戰士們下令開始登高，一面皺起眉頭，將自己的黃色小鬍子。紅軍戰士們都下了馬，牽着纏繩走。荒涼的小路上滿是石頭，而且險陡地、迂迴地聳拔上去。有些地方被寬廣的絨毛似的雪帶覆蓋起來。他們登得愈高，有雪的地段愈深，直到整個的小路全部被雪掩蓋起來。人和馬匹滑跌着，摔着跤，被暗藏的石頭傷害着。小路來得更加險陡了。左右兩邊全是峻峭的垂崖。

現在需要更勤地停下來休息了。戰士們感到呼吸困難，因此都張開大嘴喘氣。馬匹在雪裏拚命蹦跳，竭力掙扎，卻一直陷到腰部。紅軍戰士們把它們拉出來，自己卻又陷了進去，牠們摔倒在地，再搖搖幌幌地站起來。馬蹄子給尖石頭一扎，在雪上留下了鮮明的紅蹄印。

有的地方不僅小路蓋滿了雪，連石頭中間的大裂口也一樣；胡達多和史維佐夫走在前面，用手把雪挖掉，以便找出牢固的地面。每逢這種時候，戰士們便不管在哪兒就地一躺，暫時休息一下。包圍在霧中的扎可克居民區早已遠遠地留在下面了，可是山頂離得還像

從前那麼遠。等他們爬到一個令人眩暈的高處，小路一起不見了。四面八方都聳拔着鋸齒形的、帶霜雪的峭壁。

戰士們抓着馬尾巴，可是這些牲畜不斷地向後滑，沒法找到一個立足的地方。每一霎他們都有跌進深淵的危險，可是每滑開幾呎，他們總是停住，重新找到立足點，繼續前進。

在頭四個鐘頭的爬行當中，沒有人說過一句話。在冰冷而清澈的空氣中唯一聽得見的，是趕馬前行的粗暴聲音、低聲的咒罵和鼓勵的話語。襯衣領口都被解開了，疲倦的臉上流下了汗水。

到五點鐘，這時支隊已經爬過了第一道轉彎，來到一塊散滿了漂石的小塊高原上，史維佐夫下令休息，可不准吸煙。戰士們在雪裏躺下來。幾匹疲倦不堪的馬在人們身旁臥下，另外的仍舊在埋到膝蓋的雪裏站着，它們那一脹一縮的肚皮緊壓到雪堆上。

胡達多坐在一塊圓石頭上，焦急地抬頭望望向他們這個方向移動的一片烏雲。這片烏雲向他們這兒下降着，就像一隻倒放的杯子裏面裝滿了骯髒的棉絮一般。史維佐夫走到胡達多那兒，向烏雲點點頭，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你對於這片雲彩怎麼想呀，朋友？」他低聲問道。

胡達多知道指揮員在擔心甚麼，因此搖搖頭，舌頭嘖嘖作響。在他看來，事情好像很糟糕哩。

半個鐘頭以後，紅軍戰士們穿上了外衣，繼續往上爬。下面的山間吹來一陣冷風，狂暴地、繼續不斷地增強着。狂風裹夾雜着能把人打出血的雹子，打到他們的臉上。痛苦的人們在雪裏坐下，用手遮住眼睛，用外衣包住頭頂。每一陣狂風過去，他們便站起來向前爬行，推着前面的疲勞的馬匹。風和雪片把他們的眼睛催得流淚，一流到臉上，便和冰傷流出的血一起凍在臉上，使他們疼得難以形容。

史維佐夫覺得如果風勢增大，災難總是難免的，因此他開始猶豫：如果在他們的氣力全部用完之前折返，這是不是稍好一點。可是他從烏雲的裂縫中間望到了山頂，現在不到一千呎遠了。史維佐夫看看錶：八點半。太陽早已落到山峯後面，黑暗正用一種不令人喜歡的急速降臨。

史維佐夫怕他們即使到了山頂，也可能在大風雪和黑暗中迷了路，因此會在這個冰

陷阱裏凍死。他又走到胡達多那兒，用眼睛詢問：他們究竟應該繼續走呢，還是折回。已經氣盡力竭的胡達多，一而目不轉睛地望着向他們這個方向移動過來的密集雲層，一而在心裏作某種默算。然後他向那些沿着山邊魚貫而行的紅軍戰士們望了一眼，舐舐自己那付乾裂的嘴唇，擺擺手，意思是說他們應該繼續前進。史維佐夫很喜歡這個果敢的年輕小夥子，他覺得他是可以信賴的。

指揮員轉身向戰士們喊道：「只有一點點路了，夥計們！雲彩在分散着，風立刻就耍停了！」

戰士們沒有回答，可是那些已經坐在雪上的人都站了起來，重新開始緩慢的爬行的確，他們愈接近山頂，風愈平靜了。雲彩變薄了，因此有些地方透射出星光。由於胡達多的先見和勇敢，使史維佐夫滿心感激他。

一個鐘頭以後，支隊到了山頂。史維佐夫大喊「烏拉！」可是立刻摔了一跤，讓雪直埋到脖子。

戰士們躺在高地上，動也不動，直等呼吸恢復正常。最後寒冷逼迫他們站了起來。

馬克西莫夫在自己的行裝中預備下了一大瓶燒酒，這表示了他的先見之明。現在他從鞍囊裏拿出燒酒，輪流遞給每一個人。胡達多雖然凍得和別人一樣，可是他是唯一不肯喝酒的。

支隊又向前行進，以便盡快地走出永恆雪山的地區，在低處的岩石中間找一塊能夠過夜的平地。

四

阿西斯·康不想讓自己的人冒險深入河谷。一走過頭兩座峭壁，便在山路開朗的地方紮下營，和自己的隨員在那兒等待俘獲到旅隊的消息。

阿西斯·康的臉讓他疼得忍受不住。他把繃帶解開，倚在一張氈墊上，以便拿冷水鎮一鎮傷口。沒有人敢跟他說話，大家都默默不語地坐在那兒，盯着冒泡的河水，很焦躁地等待着那些被阿西斯·康派到騎兵隊長那兒去的差人們回來。

第一個差人帶來了即將獲得勝利的消息，還有俘虜們和俄國醫生的消息——「又

大又胖，哭得像個娃娃。」阿西斯·康打發差人回去要這醫生。

米索·胡在卡立發旁邊坐下來，小聲對他說自己的全部花費最後自然可以賺回來。卡立發還沒有把他寄託於旅隊的希望告訴任何人，便默默地聽着。諾魯·貝克用眼角瞟着他們，一面在心裏計算着自己的利益，計劃着怎樣跟那兩個人爭功。

黃昏臨近了。太陽那長的光芒斜照在對面的山邊上。他們向山路下面望着，大家都希望着旅隊隨時從峭壁後面出現。被阿西斯·康命令留在這兒的幾個巴斯馬其，一直向陡峭的山坡上面爬，以便首先瞧見走近的旅隊。最後太陽的餘暉滑下山峯，把河流上面的陰影加深了。阿西斯·康久等得不耐煩起來，便不斷地用瑪瑙唸珠誦念着，更換着臉上的繃帶。

「他們來啦！」一個巴斯馬其從他那個有利的地點帶着一陣塵土滑了下來，突然這麼嚷道。

大家都提起了勁頭，可是從山路上奔馳下來的只有一個帶步槍和彎刀的馬賊。他騎行到阿西斯·康那兒，跳下馬來。

「旅隊在哪兒？」阿西斯·康尖聲問道。「俘虜在哪兒？」

「咱們的士兵封鎖了小路，馱貴人啊，所以俘虜們沒法通過。」

「旅隊爲甚麼還沒到呢？騎兵隊長在幹甚麼？」

「獨個兒留在山洞裏的那個俄國人還在射擊。」差人向後退了一步，這麼回答。

「你說甚麼？他們還沒有捉到旅隊嗎？」

「他們還沒有捉到，可敬的人哪。那個俄國人——」

「俄國人！俄國人！」阿西斯·康嚷道。「難道一百人帶着六十枝步槍還捉不住一個俄國俘虜嗎？你幹嗎說謊呀，狗東西趕快回去，告訴騎兵隊長活捉那個俄國人，把他帶到這兒來，也把俘虜們帶來。」

差人跳上馬跑回去，他轉彎那麼陡，險些把自己摔下山崖。

黑暗降臨了。一切都很沉靜。阿西斯·康在疼痛中曲肱臥倒。星星在河谷上空雲眼，鋸齒形的山峯靠得那麼密，使天空顯得像一條彎曲的星河。

最後第二個騎者急衝上來。他的戰刀閃亮了一下，便這麼喊道：「護美護主！把旅隊捉

到了！它正走在路上，馬上就到這兒！

阿西斯·康並不表示高興。

「俘虜在哪兒？那個俄國人在那兒？你幹嗎不下馬呢？」

狼狽不堪的差人滑下馬來。

「他們也來啦，大人。可是那個俄國人——他跳到河裏淹死啦。」

「那麼你們是捉不住他嘍，呃？你們這羣狗養的！」阿西斯·康惡罵着。「坐下！」

差人向看守馬匹的巴斯馬其那兒移過去，低聲對他們說了些甚麼。

天完全黑下來了。旅隊仍舊沒有來。阿西斯·康在佐卡的幫助之下包上臉，有點焦慮。

地命令馬夫們把鞍帶繫緊。

一陣蹄聲傳了過來，第三個馬賊向阿西斯·康衝過來。

「呃？旅隊在哪兒？」

「別生氣啊，蒙福的人哪！我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人。他們已經走到山路開朗的地方了。」

他們想轉身回亞克壩。旅隊停下了。咱們的兵士們說，他們幹嗎要到西雅塘呢？在這兒他們

還想得到甚麼呢？在家鄉也一樣地把戰利品分掉嘛。」

「你說甚麼、在家鄉分掉？」米索·胡喊着，從他原來坐着的地方跳起來。「這是甚麼意思呢，可汗呀？」

「安靜！」阿西斯·康一面把鞭子在空中舞得嗖嗖作響，一面這麼咆哮。「不是在跟你說話好，你這個騎兵隊長的走狗，把你要說的繼續下去！」

「有幾個士兵把馬卸了，並且拿開槍來威脅他們，也不放別人到這兒來。隊長在跟他們吵嘴呢。」

「那麼情況就是這樣啦。」阿西斯·康喊着，氣得喘不過氣來。「別愛惜馬，回去吧。這是我對隊長說的話：把任何想回去的人都斃掉，扔到河裏！如果隊長辦不了，我就親自來。你聽見啦？」

「聽見啦。我一定告訴他，貴人啊。」

「俘虜在哪兒？」

差人「不作聲，因為天黑，阿西斯·康瞧不見他的臉。」

「別生氣啊，」差人最後吞吞吐吐地說。「我僅僅是個跑腿的。我肩膀上可不擔甚麼罪過啊。他們把俘虜殺掉了。他們是獨斷獨行的。」

「還有醫生呢？」阿西斯·康把手按着別在腰帶裏的毛瑟槍。

「醫生也給殺了。他不住的哭哭啼啼，把大家都哭煩了。他們先劈肩膀砍了一刀，然後砍斷胳膊，刺了胸膛——他跟隻母猪那麼軟，嚎叫得也像豬。他們把他的屍首扔到河裏去啦。」

「啊——」阿西斯·康粗聲粗氣地說道。「這話你也得告訴騎兵隊長！凡下手殺醫生的，都把他綁起來帶到這兒！醫生是給我的，你明白嗎，狗東西？給我的！」阿西斯·康的聲音忽然變得又尖又細。「他是要給我治傷的！滾蛋吧！」他照差人的兩腿抽過去。

後者打打馬，消失在黑暗之中，慶幸自己逃了命。米索·胡本想抱怨一下，可是給可汗的怒氣嚇住了。阿西斯·康走下小路，在一塊石頭上坐下，瞅着月亮升上山嶺之後慢慢照亮的河谷。下面的遠處，河流的深水帶着黃綠色的亮光冒着泡兒。

等到月亮照到山路，把那兒默坐着的人們顯露出來，又有一個騎者繞過峭壁。他騎馬

向可汗慢步跑過來，下了馬，用手指戳戳頭巾，彎下腰。這時阿西斯·康已經把自己約束住了，於是用詢問式的眼光望着月光下的這個人那張光滑無鬚的臉。

「那邊在鬧甚麼事情？」

「息怒吧，蒙福的人哪！騎兵隊長已經把他的三個士兵槍斃了。旅隊正走在路上。馬上就到這兒了。」

「那些殺死醫生的怎麼樣了？」

「他們正就是喊『回家吧！』的人：海達·貝克和拉金·德山，還有一個沒動手殺人的，也被騎兵隊長一道鎗斃了。」

阿西斯·康照差人臉上啐了一口，猛然轉身回甕子那兒去了。馬賊用袖子擦擦臉，上了馬，用刀面照兩個馬耳中間那麼一砸，使這牲口起初跪了下來。隨後撐起後腿，飛快地跑下山路去了。

最後壁峭的彼面傳來了許多牲口的蹄步聲，一長排馬賊在月光下出現了。馱馬在馬賊們中間分散着。

阿西斯·康沒有等騎兵隊長，便沉重地上了牽給他的一匹馬，一眼也不向後看地向村子馳去了。他的全體隨員都跟隨着他。騎兵隊長不想追上他，便繼續在那些被壓制下去的兵士前面騎行。

旅隊後面的馱馬馱着被蕭·比爾打死的巴斯馬其的屍體。這個隊伍是由少數幾個武裝着火槍的老頭子帶領的。

騎兵隊長本想把這幾具屍體送回亞克壩，可是他找不到願意送的人，因為每一個巴斯馬其都想得到自己那份旅隊的戰利品。

五

巴斯馬其們在路上保持的那份安靜和秩序是被迫的，很不自然的：他們順着窄小的山路走來，就像被壓到細管子裏的水一樣。可是等他們一到了最後一座峭壁這面的荒地，便嚷叫着、吵鬧着，在多石的地面上分散開，趕着前面的旅隊馱馬。袋子掉了下來，一些懸蕩的繩索把馬纏住了，因此它們蹦跳着，掙扎着，竭力擺脫。巴斯馬其們僅僅是把它們趕得更

起勁了而已，每逢一個袋子脫落，他們便高興起來，然後踏住馬蹬挺起來，俯身搶過手邊的
任何東西，跑到峭壁脚下把戰利品隱藏了，或者藏在漂石堆裏和河邊上；藏好以後，奔馳回
來再搶一些。

騎兵隊長氣沖沖地騎馬在荒地上跑來跑去，想阻止住搶奪，但這是無用的。他粗魯地
嚷着一些恫嚇話，說誰敢把物資偷走和隱藏便槍斃他，這也是無用的。巴斯馬其們毫不理
會他，等他用手槍指住其中的一個，其他全部巴斯馬其便包圍了他，用戰刀和步槍威脅他。
這時阿西斯·康快到礮堡了，他一聽見粗暴的喊叫，便帶領全體隨員掉頭跑去援助
騎兵隊長。

「你們全都該死，該遭天罰！」他憤怒地喊道。「住下！你們的獎賞是跑不了的！我說過
你們不配受獎嗎？」

「我們不需要你的獎賞！」傳來了一個粗暴的聲音。「我們要自己把歸我們的東西
拿走！這些東西全都是我們親手搶到的。我們不需要別的！我們要回家去！隊長幹了些什麼
哩？他殺了三個勇士！爲甚麼呢？因爲他是個狗！」

「說話的是誰？」阿西斯·康竭力約束住自己說。「如果不是膽小鬼，就讓這個說話的人站出來吧。他爲甚麼不來呢？大家都向周圍瞧瞧吧。他不在那兒嗎？一個忠誠可靠的人是不大害怕在他的可汗面前重複自己的話的。不錯，隊長槍斃了三個叛徒。可是我們原是打算把俘虜們折磨一下，以便探聽出我們想知道的事情。那些阻礙我們這樣做的人都是叛徒。隊長做得很對。現在丟開旅隊到礮堡裏來吧，這樣我可以按照每人的功績親自分配。你們忘掉護主啦？你們覺得不需要把比爾應得的給他嗎？或者你們以爲那位高貴的商人在亞克壩白白地養活了你們，便可以把他的那份騙走嗎？不然你們是不相信我的諾言啦？進礮堡吧，可靠的人哪！凡是寧可希望賺得我的大恩而不願把我的震怒惹到頭上的人，全都進礮堡吧！隊長，選拔十個忠誠的人，把所有的東西帶進礮堡。我們要按照法律在那兒分掉。」

阿西斯·康猛然掉馬，向後走去。隨員們在他後面跟了過來。巴斯馬其們呆在原來的地方，彼此低聲商量着。最後他們決定順從當局，便擁簇成羣地向礮堡走來。騎兵隊長和十個可靠的老頭子留在後面，把分散的袋子收集起來，綁到馬上。

礪堡的地上立刻點起了四道大烟火。隊長和諾魯·貝克把深谷居民們趕出屋子去揀柴燒火。村裏過冬以後剩下的全部燃料都從發奎爾們的家裏搬了出來，堆在礪堡的院落裏。旅隊的馱馬被一匹一匹地牽進來，背上的袋子在院子中央卸了一大堆。成箱成袋的食品、糧食，成捆的布匹，打破的陶器，提桶和茶壺，鐵鍬和鶴嘴鋤，裝罐的物品、藥品——想像得到的各種東西，全都十分零亂地堆在那兒，被烟火的火苗映照出來。巴斯馬其們坐在烟火照亮的空場裏，很貪婪地盯着那些豐富的贓物。在盜竊來的物資前面的氈毯上坐着的，有阿西斯·康、商人諾魯·貝克、塞衣們、米爾們和其他的權貴人物。

波波·卡龍從帳篷裏走出來，沉靜而深思地坐到阿西斯·康旁邊。肯狄利從遠處的一塊石頭上注視着這些事情。

爲了照着要分配的每樣小東西，在阿西斯·康身後點起了一道小烟火。

搬柴火的深谷居民們都畏畏縮縮地靠在礪堡的牆上，很渴望地盯着這些財物；要不是巴斯馬其來襲擊村子，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的哩。諾魯·貝克覺得出他們那種咒罵的、有敵意的眼色，便喊衛兵把深谷居民趕出礪堡。

由阿西斯·康特許靠近贓物的老頭子們把袋子拖來，摸摸裏面的果西，把依然完整的箱子打開。米索·胡和諾魯·貝克急忙把最值錢的東西拉到一邊。

這個工作是在極端的沉靜中進行的，費的時間很長，使阿西斯·康打起盹來了。巴斯馬其們儘管疲倦，卻一直用發炎的眼睛緊盯着火光閃閃照亮的物品。

柴火燒盡了，這時月亮正向山峯下面滑落。阿西斯·康醒來命令騎兵隊長再弄些燃料，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呆在黑影裏，兵士們就可能再把搶竊來的東西偷走。騎兵隊長帶着自己的十個人騎馬到村裏去，可是馬上空手回來了，他說需要把果園裏的桑樹砍倒。

「幹嗎不用那些木頭？」諾魯·貝克說着，指指可汗的運河溝渠。「咱們近處有柴火，卻要跑得老遠去弄，這可真傻啊。拿那些板子吧！」

騎兵隊長望望那些沿着岩石峭壁伸展着的小渠。把它們拆掉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而砍倒桑樹拖出村子，倒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騎兵隊長當然可以命令深谷居民們來做，可是這會兒他太疲倦了，沒法親自喝令 and 恫嚇了。可汗會對運河的事情說些甚麼呢？

「把它拆掉。」阿西斯·康簡截地說。

幾個巴斯馬其向峭壁正面幌了過去，可是這時波波·卡龍一皺眉頭站起來，用慢吞吞的、帶敵意的聲音說：

「我祖父修成的這條運河。我不許你們毀掉它。」

阿西斯·康轉過身來。他的臉疼得厲害。每個字眼兒都讓他難受。

「把它拆掉。」他重複道。

波波·卡龍咬着嘴唇，離開了在庭院中坐着的人們的圈子。如果不是因為碰到黑暗中牙着的馬立安那具可怕的屍體而吃了一驚，他是要繞塔走掉的。他轉身從另一邊繞塔走過去。拆除水槽的聲音傳了過來，就像鐵錘擊打在他的腦子上一樣。

第一道水槽猛然墜落到院子裏，整個的槽身都裂開了，巴斯馬其們把它拖到將熄的烟火那兒。波波·卡龍的心房緩慢而沉重地跳動着。在盛怒下他覺得自己的全生正在跟運河一起被毀壞着的。確，這不是他的祖先們的那條運河嗎？它從古遠的年代就緊貼在石質的峭壁上。阿西斯·康破壞着這條運河，就是對波波·卡龍自己和他的祖先們的一個打擊。過去他們祖先們也被亞克壩人這樣壓迫過。對波波·卡龍來說，這條運河比人類

的生命和鮮血都更可親。

老頭子在絕望的憎恨中癱在一塊石頭上，用雙手堵起耳朵，目不轉睛地盯着水槽的黑色長板子，見它們像燒焦的屍體那樣從復活的烟火中向上翹着。火光襯托出腐集着的巴斯馬其分賊開始了。

波波·卡龍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做着一個可怕而難以理解的夢。通紅的火舌跳躍着，飛舞着。烏黑的烟霧在一羣魔鬼的頭上方翻捲着，這些魔鬼在閃閃的火光中尖叫着，彼此擁擠着，竭力要跑到多年積聚起來的財寶堆子那兒。波波·卡龍再也瞧不見阿西斯·康諾魯·貝克或米索·胡了。他只瞧得見一簇高舉着的、攢着的、握着的、手。他只聽見一陣連綿不斷的嗡嗡聲，而沒法分清哪是囑咐和命令，哪是憤怒的叫喊，哪是歡呼和生氣。他瞧見礪堡的牆邊有一些人影，被重擔壓得搖搖欲倒。他們在礪堡圍牆另一面的暗中消失了，隨後聽到下面遠處的河流那兒，或者是從月光普照着的村子裏傳送着尖聲的呼喊。

忽然萬物都停下來，而且沉靜了。波波·卡龍瞧見月光下商人米索·胡和卡利發面對面地大吵。『這是給上帝的！』卡利發喊道。『這是給我的！』米索·胡嚷道。他們的話迸

發得那麼快，因此沒法聽清楚究竟是在說甚麼。有人高聲大笑起來，同時另外有人來給他們調解。

也許波波·卡龍僅僅是被鬧聲、被激動和兩個未睡的夜晩弄得疲倦了吧。他是習慣於安靜和孤獨的。有些時候讓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死了，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他業已離開的那個世界上發生的。

老頭子的腦筋刺疼了。他坐在月光下，跟每一個人都隔得老遠，凝視着被火光穿破的黑暗，毫不瞭解，也不參加發生着的事情，沒法克制自己那種奇離的感覺。

可是他忽然聽清楚了遠處傳來的粗野呼喊。這聲音不像他傾聽過的那一種，而是自行鑽到那單調的嗡嗡聲裏來的，直等到刺激起他的知覺。老頭子警醒過來了。新的聲音是女人們的尖叫。這聲音是從村子下面傳來的，叫得極其絕望。下面會出甚麼事呢？

波波·卡龍站起來，慢慢走近礪堡圍牆，爬上廢墟，就像爬一段台階兒一樣。等他爬到牆頂，便瞧見下面村子裏的平屋頂上有幾堆苜蓿在燃燒，尖叫的聲音是從好幾個方向傳來的，但在月光中卻瞧不見人。不過波波·卡龍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了：阿西斯·康的士

兵們——他們無疑地已經領到了自己的一份贓物——正在追趕西雅塘的婦女。忽然在那條從村子通着碉堡的黑暗小路上出現了一個馬賊。他跨過石頭，穿過了以前通達碉堡的大門那兒的開口。這會兒他正從波波·卡龍下面經過，因此他認得出這是騎兵隊長的手之一。這人揚鞭驅馬向圍着阿西斯·康的人羣走去，不等走到跟前，便停下來喊道：

「貴人呀，請垂聽吧！我們的六個勇士已經從村子裏搶到老婆回亞克壩去了。誰的話他們都不聽。」

圍聚着的巴斯馬其們都不作聲。阿西斯·康向新來的人半轉過身，不言不語地瞧瞧他。

「我是對您說話哩，貴人哪！我是在對您說我們的六個勇士……」

「你說你說！」阿西斯·康一面出其不意地怒吼着，一面跳起來向騎兵隊長轉過身去。「你聽見啦？你幹嗎坐在這兒而不看守着自己的士兵呢？你高興讓我獨自一人離開這兒嗎？騎馬到河谷進口的據點上去吧，這樣你可以把任何不服從我們的人斃掉！一個人撇棄了自己的可汗，這不是背叛嗎？火速趕去吧！」

騎兵隊長不高興地急忙點過可靠的士兵們的名字，要他們跟他一道去。他們勉強強強地解下馬，騎了上去。其中一個給隊長牽過馬來。然後這羣人揹上槍，拔出刀，向通達村子的^下面馳去了。院子裏重新開始分賊，這時從村子裏傳來了斷斷續續的女人呼叫，而從去年夏天儲藏起來的乾苜蓿，一直在房頂上燃燒。

波波·卡龍爬下牆，把手壓在心口上，好像要使它的跳動平靜。他看到小路上有兩個深谷居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不想給人看見，但他們早已經進了碉堡，並且逕直向他跑來，仆在他的腳前。這是伊索夫和阿里·馬買，他們都是天命者的真正信徒。粗喘着、抖顫着、蓬頭散髮的阿里·馬買把腦袋上的頭巾扯下來，扔到波波·卡龍腳前，做出一幅蒙受了奇恥大辱的樣子。

「我們都受了咒詛啦，貴人啊！」阿里·馬買氣喘吁吁地說。「他們不是甚麼真理之軍，而是羣狼！如果我瞧見了他們搶劫我們、燒我們的家，就是不忠誠嗎？兩隻狼已經把我女兒拿非斯抓走啦……啊，我真正是受了咒詛！他們搶走了我的老婆什林·茅——還是讓老鷹啄出我的眼珠子來吧，但別親眼看見這種景象！波波·卡龍呀，我們現在的可汗，讓你

也沒法安安然地看這種暴行哩！命令他們停止蹂躪吧。讓真正的信徒們去追趕那兩條狼吧。難道沒有真正的信徒嗎？」

「讓我們去。」波波·卡龍簡截地說着，輕輕地戳戳阿里·馬買的肩膀。「起來，讓我們去吧。」他自己挺直了身子，直衝阿西斯·康走去。伊索夫和阿里·馬買跟隨着他，很胆怯地望望向他們走來的巴斯馬其。

「把你要說的告訴他吧。」波波·卡龍把阿里·馬買領到阿西斯·康那兒，這麼說道。

阿里·馬買和伊索夫仆在阿西斯·康面前的地上，虔虛卑微地央求他的援助，可是阿西斯·康並不屑於垂聽。

「滾開！」他喊道。「關我甚麼事？你們有自己的可汗嘛。」

「這都是些真正的信徒啊，阿西斯·康。」波波·卡龍說道。「阿里·馬買不是發奎爾，而是米爾吉茂的外甥。」

「把這些骯髒東西從我眼前趕走！」被惹火的阿西斯·康這麼喊着，向巴斯馬其們

打個招呼。

鬨然發出一陣粗魯的大笑。巴斯馬其們抓起阿里·馬買的兩腿把他拖走，同時其他的人都來踢伊索夫's脚。

「我是可汗！你在幹甚麼，瘋東西？」波波·卡龍喊着，攢起拳頭衝到阿西斯·康那兒。
「你可以作發奎爾們的可汗，」阿西斯·康嗤笑着，動也不動。「但不是我們的。他們不會把你們的女人帶到亞克壩去的。我早已經給騎兵隊長下了命令。可是今天晚上真理之軍從她們那兒享些快樂，這是沒有害處的。難道他們能在明天幹出更壞的來嗎？或者你以為亞克壩人生出來的孩子都是劣等的嗎？不然你以為臥在我腳下的這些人都是高貴的嗎？除了跟我到這兒來的，根本沒有高貴的人！所有在無神者沾污過的土地上照舊生活的人，都是卑賤的！」

昏眩着的波波·卡龍瞧見了阿西斯·康臉上的輕蔑樣子，瞧見了用閃亮的武器把他包圍起來的巴斯馬其們臉上的嘲笑。就像遇到了濃酸一樣，他被侮辱得麻木了。塞衣們和米爾們掉轉到一邊坐着，快快不樂地垂着腦袋，不看他一眼。他慢慢地轉眼望一望烟火，

那兒燃燒着的是他運河上的最後幾塊木板；望一望那座由自己的住宅變為絞臺和監牢的古塔；望一望遍散在院子裏的那些成堆的破損了的賊物；望一望礮堡的圍牆和開口，從那開口，可以瞧見下面蒙了月光的村莊，那裏的火焰正在熄滅下去……他把兩臂交叉在白鬍子下面的胸膛上，作出一個祈禱的姿勢。

「聽聽我要說的吧，你們這班到這兒來的人，」他口齒清爽地說道。「聽聽我要說的吧，阿西斯·康，你這個曾經向我們提議友好的人。還有你們這班塞衣們和米爾們，你們已經回到故鄉的土地上給天命者的律法增了光，這律法是被無神者冒犯了很久的。不是我邀請你來的，阿西斯·康，你是隨着自己的意思來的。是你說的，「當可汗吧。我要來毀滅無神者，等我給真理之光增加了榮耀，我就走的。」我相信了你，阿西斯·康，雖然我們祖先們並不相信你那些跑來征服我們土地的祖先。我以為時代已經變了，護主已經忘記了信徒們中間的舊爭端。在你開審的時候，阿西斯·康啊，我默許了，我以為天命者又要統治萬物。可是你來了，西雅塘發出了一陣呻吟，就像這些峭壁已經坍到了我們的心頭上一樣。你把我們全部混淆在一起——信徒和無神者——正像一隻狼不能把綿羊區別黑白。使你發

生興趣的只是給無神者帶來的那些財帛。你要的是你的女人。由於你的低級情慾，你允許那個女人活着，因此冒犯了天命者。她照舊活着，躺在塔裏！我知道現在你的目光中充滿了邪惡和狠毒。但我不瞧你的臉。我在仰望羣山，我已對它們仰望了一生的五個輪迴。現在我最後一次仰望它們。我不能夠叫你走。你有武裝，因此不願意走。可是我的時辰已到，我不再是可汗了。如果你殺死我，那是護主的旨意。如果你不殺我，那麼我要走開。我要到那些山裏面去。我一步都不往下邁。每一步都要向上，直等我升到天空。如果我在雪山上遇到一頭豹，我就當它是護主的使者而加以祝福。我要走開，永不復返，但願我的咒詛落在你的頭上，阿西斯·康！

波波·卡龍靜了下來。

「他準是給鬼附了，」一個巴斯馬其小聲說道。「別動他。讓他走吧。」

「是的，讓他走吧。讓他葬送在雪裏吧，」阿西斯·康說着，把他的發抖的手指玩弄過的毛瑟槍移開。「我們都蔑視他，不在乎他的話。」

波波·卡龍把阿西斯·康送他的袍子慢慢地脫下來，這袍子原是套在他自己那件

西雅塘舊袍子上面的。他把它揉成一團，扔到火裏。一陣金銀的閃光，袍子在空中展開了，兩隻袖子舞動着，就像翅膀一樣。它帶着一團火星，落到火裏，熊熊燒灼起來，馬上燒完了。

波波·卡龍又直挺挺地站在那兒，兩手交叉在胸前；他慢慢地走去，從站在一邊給他讓路的巴斯馬其羣中穿出。被深谷居民所憎恨，被巴斯馬其所蔑視，他毫不回頭，向通達上游牧場的山路前進，在這條山路上逐漸遠去，直等到白色的袍子消失在月光的陰影之中。

阿西斯·康往地上啐了一口，向負責分贓的諾魯·貝克轉過身去。

「繼續」他說道。

六

肯狄利一夜未睡，注意着進行的事情。他一面在剃頭蓬子底下坐着，或在碼頭院落裏蹀躞着，一面注視、傾聽。他煩惱得厲害。他也不滿意阿西斯·康的行爲，但是覺得對他無可奈何。阿西斯·康自然已經走得太遠。在過去的幾天當中，肯狄利對他比以前更加瞭解了。在阿西斯·康與西雅塘老百姓之間根本就沒有發生肯狄利估計過的那種友情。阿西

斯·康對肯狄利的政策缺乏瞭解，而衡量他自己的權勢的本領，僅僅是他恫嚇深谷居民的罪惡數目，這就違反了他們的陰謀條件，這些條件都是由肯狄利細心想好，並在亞克壩的那個冬天彼此同意的。

諸事件並不是計劃好用這種方式發展的。在亞克壩可汗的支持下，以波波·卡龍爲首的昔日的西雅塘貴族，應該把西雅塘老百姓帶到一種屈服的狀態中。他們應該被宗教的狂熱束縛起來，就像被亞克壩人綑綁了一樣，當俄國紅軍在西雅塘河口剛一出現，便應該鼓動起整個居民區來反抗他們。在這種條件下，阿西斯·康和他的隊伍才能按照需要的時間留在這兒。俄國人應該費很長的時間和力量，才能把西雅塘居民的反抗鎮壓下去，把蘇維埃政權恢復過來。這樣肯狄利的使命就頂呱呱地完成了。

可是事情變得兩樣了。現在連西雅塘的寒衣們和米爾們也難以指望使阿西斯·康留在西雅塘了。波波·卡龍的事件把肯狄利的計劃破壞了一半。毫無疑問，阿西斯·康再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了。自然，第一個紅軍支隊（預計是在此後兩天以內出現）要被阿西斯·康的士兵所消滅，可是這些士兵只帶着贓物跑回家去，則是很明顯的。阿西

斯·康自己也急想離開這兒，這就完全不符合肯狄利的計劃了。如果可汗沒有決定馬上離開多好啊！如果紅軍支隊到了這兒，只能找到巴斯馬其們留下的痕跡，那麼許久以前完成的事情全要變成無目標的了。在這種情形下，這事件便不可能當作破壞兩國友誼談判的原因了。「這樣掀起來的謠言太小啦，」肯狄利煩惱地想道。「不管怎樣，一定得把阿西斯·康留在這兒，至少住兩天或三天。」

這就是肯狄利在院子裏上下走動時的想法。隨着分賊而來的喧嚷和爭吵，讓他感覺討厭了，疲倦了。他老早就準備好好地睡一覺，但他強迫自己保持清醒，以便瞭解一切發生的事情。他一面細聽着米索·胡和卡利發的拌嘴，一面感覺到把零碎東西給士兵們分完以後，再一開始分值錢東西，拌嘴就要變成嚴重的吵架了。

肯狄利也明白阿西斯·康馬上就會想起妮索囚禁在塔裏的事情。可是等到最後，所有的兵士都得到了自己的份兒，而蒼白、疲倦的商人和卡利發答應在把贓物分完之前先休息一下，阿西斯·康卻費力地站起來，用手撫着痛楚的臉，向帳篷走去了。

黎明時分，和平與安靜降臨到碉堡上。火已經熄了。全院子都是熟睡着的兵士。寒衣們

和米爾們都躺在氈墊上，蓋着被子。安靜也統治了村子，那兒再也聽不到女人的尖叫了。

馬匹都低着頭，在被拴起來的地方打盹。綿羊和母牛都在磨坊彼面的欄裏畏縮地臥着。一隻黑色的巨鷹停在塔頂上，貪婪地瞅着馬立安的屍體，等待着自己的時辰。

沒有睡覺的僅僅是幾個武裝着步槍的老頭子，他們在守衛着儲藏糧食的磨房，守衛着放在院子裏成堆的尙未分配的贓物，和囚禁着妮索的塔門。他們都得意洋洋，而且很有耐性，就像在塔上面等待着的老鷹一樣。

肯狄利走到碉堡大門那兒，向遠處望望，弄清楚了騎兵隊長的馬賊們照舊在守衛着河谷入口。他一望見他們都在崗位上，便決定自己最後終可以睡一覺，因為至少頂到中午，料想不會出甚麼事情。他從鋪在地上的被子當中揀起一條，退回自己的剃頭蓬子，在那兒躺下來，曲肱枕之。

可是他的思想總離不開他。紅軍支隊到達這兒至少還應該有兩天，那時布哈拉自然就在一個遠處的山峯上放起火，給他一天的注意時間。第二天晚上需要通知阿西·斯康，說紅軍來了，要把這消息表達得好像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樣子。然後保衛西雅塘河谷的那

些計劃……

在肯狄利入睡的時候，他開始想怎麼樣使阿西斯·康聽到這個消息。也許他會變得膽小起來吧。爲了某種緣故，他已經讓騎兵隊長在每種事情上開頭。

肯狄利睡了不到一個鐘頭，在這一覺中他夢見自己正坐在一個寬大的私人辦公室中的圓桌旁邊，辦公室的四壁排着一些高大的、鑲玻璃的書櫥，天花板上照下來的亮光是透過一個水晶燈架散射着的。桌子四周坐着七位教授，肯狄利一面掩飾着在他們面前感覺到的不安，一面對他們那副刮得淨光的、嚴厲而不可捉摸的面孔瞟了一眼。如果他暴露了自己的不安，就證明六年的訓練都是白費了。六年以前，他還可以縱情地嬉笑，還可以讓自己的眼睛表達任何感情，還可以不管面部肌肉的控制。現在他這副毫無表情的臉就是一幅假面具，這面具就算作他的最大的資產。可是他在這會兒仍舊侷促不安。在出給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上，他考慮的時間太長了。難道他這次的考試會失敗嗎？他氣憤自己竟混亂起來——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應該被任何事情所混亂的。他覺得自己的全部命運在往後的兩三秒鐘之內就被決定了。他搜索枯腸，竭力回想自己學過的東西。難道他竟回答不出

這個該死的問題嗎？

「我要給他們一付瀉藥，」最後他回答道。「然後分析一下他們肚子裏的東西。」

很對。對面坐着的那位教授輕輕地點頭，使他安心下來，覺得他的命運被決定得對他有利了。六年來的辛苦沒有白費啊！萬事大吉啦！可是他們頭上有隻猴子懸空着。一隻猴子正用它的毛爪子緊抓着燈架，懸空在他們頭頂上。他弄不明白。他們幹嗎覺得必需突然弄這麼隻猴子來進一步測驗他呢？這畜牲把爪子按在他的肩膀上搖幌起來了……

肯狄利睜開眼睛。明亮的陽光正照着他的臉，有人在輕輕地搖幌着他的肩膀。

「是你嗎，布哈拉？」肯狄利掩飾着自己的輕微的驚訝，這麼說道。「你爲甚麼來呀？」

「祝福草木的養育者，祝福太陽，祝福月亮，祝福聖潔之最聖潔和宇宙！」布哈拉急忙說着，他那張沒有牙齒的嘴巴像臉上的一個窟窿。小汗珠兒從他那付枯乾龜皺的臉上滾了下來。「我沒有時間點火啦。我跑得比甚麼馬都快。俄國紅軍走近河口了！」

好像沒有做過夢。肯狄利立刻站了起來，瞧着蹲在他面前的布哈拉。

「已經來啦？你瞧見過他們嗎？」

「昨天夜裏我在扎可克半路上的山裏坐着等候。忽然瞧見了幾個騎兵。五個吧。如果我再等其餘的，這幾個自然就溜過去了。可是我怎麼能趕在他們面前而不被發現呢？我跑到河邊，吹起一張山羊皮，從大河游下來。於是我到這兒了。現在他們也許走到河口了，那麼會在傍晚到達。山路沿途沒有兵士……」

「還有別的吗？」

「沒有啦，閣下。我到哪兒去？」

「到能瞧見人的石頭當中去，別給人瞧見去吧！」

布哈拉消失了。「如果他想不出從大河游下來，便險些沒法在他們之前到這兒。」肯狄利抱着膝蓋想道。「機器動作起來比我預料的快了些。早了整整一天！如果我派可汗的一個傻瓜去代替布哈拉釘梢，那麼一定會算錯的！可是我必須立刻開始行動。」

阿西斯·康被肯狄利叫醒聽到了這個消息，竟楞了起來。他被剃頭匠陪着，在牆下走來走去，用一隻顫抖的手搔着黑鬍子。他被驚嚇得厲害，因此好一陣子甚至沒有聽見肯狄利安慰他的話。肯狄利看得出阿西斯·康對自己的士兵沒有信心，即便對他保證說紅軍

多也不過二十個或三十五個，卻不能使這位發楞和猛吃一驚的可汗鼓舞起戰鬥精神。

「他們是從哪兒來的？他們怎麼發現的？咱們怎麼辦呢？」他惶惑地問道。他被最矛盾的心情弄得恍惚迷離：一會兒他想把自己的人全部叫醒，把這消息告訴他們，一會兒卻又主張嚴守祕密。

「聽我說啊，朋友，」肯狄利最後帶着一種厭煩的情緒說道。「需要把每一個人用步槍武裝起來，順着河谷埋伏好，同時必須把另外一組安置在伏兵前面，這樣等紅軍一走過去，他們就可以封鎖山路，把紅軍的退路切斷。甚麼事情都非常簡單。紅軍將要被殲滅到最後一人。」

「好得很，」阿西斯·康停頓了一下，這麼說道。「我要派騎兵隊長佈置伏兵。你也一道去，告訴他們在甚麼地點和怎樣埋伏。你指教他們吧。」

「你怎麼樣呢？」

阿西斯·康在回答之前考慮了一會兒。肯狄利一面觀察他臉上的表情，一面偷偷地向通達扎可克山口的小路那個方向疾掃一眼。

「我要和佐卡留在這兒，」阿西斯·康回答道。「讓大家都瞧見我是鎮靜不慌的。」肯狄利明白可汗的真正意向，就像他的目光流露的一樣。這當然是阿西斯·康所唯一盼望的。他想遠離萬物，以便在緊急時撇棄自己的士兵，救出自己的骨頭。他打算帶着妮索和佐卡翻過扎可克山口，到達亞克壩。

「不，阿西斯，那樣絕對不行。你和佐卡必須也參加埋伏。你出面可以鼓舞你的士兵。」
「我說過我要留在這兒嘛！」可汗不高興地回答着，毫不去看肯狄利，因為他竟膽敢把自己名字上尊稱的「康」字刪掉了。

「聽着，阿西斯，我看得出你對結局有些懷疑。這是愚蠢的。你有六十枝步槍，近一百個兵。他們卻多不過二十個或二十五個。你很摸得着，我們一個勇敢的戰士藏在山裏可以殺死一百個人。你害怕甚麼哩？你只須要牢記住一件事情：不管出甚麼事，你千萬別把我暴露出來。我知道你同意了，你的嘴便守得多麼嚴，即使你被俘擄，你自己決不會有危險。我的人們會拿某個重要的人物把你交換出來。我們仍舊需要你。你會活着回亞克壩去的。你沒有可害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把我暴露出來，那麼不管在這兒或亞克壩，你都是逃不掉的。」

如果你被俘擄了，俄國人會殺死你。如果你一直是無拘無束的，而且回了亞克壩，那麼我的人們可以找到你，把你殺死。」

「說得好啊，」阿西斯·康咕嚕道；他的話究竟是諷刺還是順從，這是難以斷定的。「幹嗎要說我把你暴露出來啊。我認識你和你的人。可是別人呢？」

「別人騎兵隊長嗎？卡利發嗎？把我對你說的告訴他們。」

「還有商人呢？諾魯·貝克呢？」

「別擔心他們。這事歸我。再沒有別人知道我的一點點事情了。現在最要緊的是你把恐懼心安下來，把你的士兵叫醒，到河谷裏找好你們的位置。我要獨自留在這裏。等會兒我要去看你處理得如何。我保證到傍晚一個紅軍都活不成。我說過的你都明白了嗎，阿西斯？」

阿西斯·康沒法進一步反對了。有一件事情是他非常明白的：肯狄利絕不會准許他放棄一切而逃跑。他竭力裝出一幅鎮靜而有信心的樣子，剛要馬上把士兵叫醒。

「等一等，阿西斯，」肯狄利緊趕說着，已經考慮好了他的最後一步棋勢：不管用甚麼

藉口，要立刻把阿西斯·康從礪堡上支使開。「現在不要說甚麼。騎上馬到隊長那兒去吧。」

「爲甚麼？」

「讓他到這兒來。咱們三個人必須開一個會。」

「可汗不可以打發一個差人去幹這種事情嗎？」

「別生氣啊。你必須親自去。大家都在睡覺，就讓他們繼續睡吧。咱們準備妥當之前，一定不能叫醒任何人。可汗去查對一下屬下把自己的命令執行得如何，難道這有失尊嚴嗎？騎上馬去吧。」

「我真不瞭解你。」

「到時候你就會瞭解。這是非常要緊的。在這兒等着吧，我要親自替你牽馬。」

肯狄利走去了。阿西斯·康呆在原來的地方，與自己那種受了損害的驕傲、氣憤、自尊心和恐懼鬥爭着。他瞭解得非常透澈；對於這位不斷地向他發號施令的外國人來說，他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權勢簡直是算不了甚麼。

等肯狄利給他牽過馬來，阿西斯·康騎上去馳走了。肯狄利知道，可汗的態度隨時都可能轉變，因此不管對他的應允或順從都不相信。肯狄利轉過身去，聚精會神地望望那兩個坐在塔門口攪着步槍打鼾的衛兵。然後他向全院子望着：一個醒着的人也沒有。經過這麼多的興奮和三個無眠的晚上，大家都在酣睡。

肯狄利趕快到了塔後面的石堆那兒。他站在峭壁的邊緣上，隔着河用手打個招呼。布哈拉立刻出現了，無聲無響地向他跑過來。

「呆在這兒。瞧着，聽着。如果那兩個人有一個醒了，就割斷他的喉嚨。別弄出聲。」肯狄利把自己的鋼質大剃刀遞給布哈拉。

「就這樣吧，閣下。」布哈拉順從地咕噥道。

肯狄利偷偷走過衛兵，向塔門走去。他把那條當作門拴用的繩子扯掉，急忙打開門，溜了進去。

妮索半知半覺地躺在地上，手脚都被捆綁着。突然透進的日光把她照得睜開了眼睛。她沒有掉頭，呻吟起來。肯狄利溜到她的身邊，用手堵住她的嘴。

「是我，肯狄利。噓——妮索。大家都在睡覺。我要把你藏起來，把你從阿西斯·康那兒救出來，你明白嗎？」

妮索睜起受了驚嚇的大眼睛望着肯狄利。她不瞭解他說的是甚麼。她在黑暗和寂寞中躺過多久啦？她不知道塔牆外面在幹甚麼，便一直向暗處張望，除了馬立安那幅可怕的面孔，此外甚麼都不看；她覺察着脖子上的繩索，不斷擔心着門會打開，他們會來折磨她、殺害她。她在極端的恐懼中嚇得僵冷了一會兒，接着一陣發燒，全身給汗浸透了。起初她拚命想把勒進皮肉的繩索掙開，可是馬上氣盡力絕了，半在半知覺狀態下翻過身，一心想望着自己的末日來得愈快愈好。隨後她又被嚇住了，於是掙扎着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打滾。每逢有一條蛇從她身上爬過，她便尖聲慘叫，直到沙啞失聲。最後她閉上眼睛，昏迷了過去。

忽然她被這道刺眼的亮光籠罩起來。他們來抓她了！

「是我——肯狄利。」這話費了一些時候才讓她分辨出來。「我要把你藏起來，這樣便沒人動你了，但你必須非常、非常之安靜。」

肯狄利雙手把她拉起來，抱到明亮的日光下，再用小聲說道：「安靜，安靜啊！」一個相貌粗野的傢伙抓住她的兩條腿，他們一起抬她到岩石那兒，蹲在地上。肯狄利向岩石上空望望，說道：

「都妥當了。大家都在睡覺。在羊欄那邊有些存糧食的大坑。把她帶到那兒，藏在一個坑裏，用石頭蓋好吧。別害怕他呀，妮索。」

肯狄利從岩石後面潛行出來，站直身子，鎮靜地向塔穿行過去。他向那個把腦袋垂在胸前的衛兵瞥了一眼，關上塔門，然後不慌不忙地向池和阿西斯·康分手的礮堡牆下走去。他在那兒的一塊袋片上坐下來。

不久阿西斯·康和騎兵隊長騎馬進了礮堡。肯狄利站起來迎接他們，幫忙阿西斯·康下了馬。

「阿西斯·康把我叫他告訴你的說過了嗎？」肯狄利對騎兵隊長說道。

「是的，」由於失眠和疲勞，騎兵隊長的臉色發灰了。

「你要說些甚麼呀？」

『我要說這個：你不挨殺便被尊成聖。』

『可能一舉兩得哩，』肯狄利笑道。『可是我很懷疑幹這種事情的，不是你就是阿西斯·康，對嗎？』

他們兩個都不回答。

『你真得感謝我哩，隊長，』肯狄利繼續說道。『沒有我，阿西斯·康早就帶着妮索和佐卡逃到山裏去啦，把你和你的士兵撤下活倒霉。我要求過他別幹這種事情，不是嗎，親愛的可汗？』

『他活着嬉笑，死時哭泣，』阿西斯·康忍住怒氣，這麼批評。『我們要商量些甚麼？』

『別生氣，貴人啊，』肯狄利回答道。『關於開會的事情，我已經改變主意了。諸事都很明顯。去叫醒你的士兵吧。』

阿西斯·康把纏繩扔給騎兵隊長，急忙向帳篷走去。爲了回答騎兵隊長的粗暴命令和恫嚇，大家喊叫着，跑來跑去，混亂了一大陣。可是等到最後全體巴斯馬其都上了馬，阿西斯·康便命令佐卡帶着兩個兵到塔裏提妮索。他決定帶她一起到伏兵的地方。佐卡跑回

來，報告妮索不見了的消息。肯狄利頭一次見到阿西斯·康的暴怒可能把他引上甚麼極端。他的嘴裏冒着沫，鞭打了看守古塔的老頭子中的一個。他用鞭子劈他的臉抽上去，向他吐唾沫，等他罵啞了嗓子，便下腳蹶那個躺在原地上的老頭子。第二個衛兵瞅空溜走了，這時隊長的士兵們都騎在馬上，悒鬱無言地注視着這種景象。

「搜她！」阿西斯·康最後喊道。「每人都得搜！移山不等我親自殺死那個淫婦，我們決不挪動一步！」

騎兵隊長踏着馬蹬挺起身子來，搖幌着他的戰刀。

「我們在這兒搜索着她，紅軍可就到了！讓我們去吧！」

騎兵隊長的馬竄過了礮堡的大門。巴斯馬其們都不願把阿西斯·康的怒氣惹到自己頭上，便吶喊着、打着口哨，跟隊長馳去了。最後一個離開的是卡利發。

阿西斯·康在空蕩蕩的院子裏徘徊着，完全不知所措了。肯狄利給他牽過馬來。這位剃頭匠的臉色是冷酷而淡漠的。

阿西斯·康氣得臉色發白，忽然抓住肯狄利的肩膀，一面用紅腫的眼睛瞪着他，一面

低聲說道：

「你嗎？」

肯狄利撒掉繩子，很鎮靜地把阿西斯·康的手從肩膀上拿掉。然後他倒退了一步，毫不在意地揭開袍子，把那枝別在腰帶裏的嶄新的自動手槍露出來。

「你自找煩惱可沒啥意思，」他說着，用手指頭扣住板機。「等你消滅了俄國人——把他們全部消滅——你就會得到你的妮索。我把她藏起來，因為她使你作戰分心。以後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處治她。我向你保證，她決不會出甚麼事情。別這麼衝動啊。也別想找她啦，因為你決找不到的！」

「你是個惡鬼！」阿西斯·康叱罵道。

「咱們別吵嘴啊，可汗。」肯狄利和顏悅色地笑着，他那對冷酷的眼睛裏有一道快樂的閃光。「我是你的朋友。而且以後還是你的朋友。上馬去吧！」

阿西斯·康咬着嘴唇，上了馬，可是馬上牙牀使他疼得呻吟起來。他用勁把馬打了一下，這牲口一蹶蹄子，向漸去漸遠的巴斯馬其們跟踪過去。

肯狄利一面照他馳去，一面站在那兒默默地笑着。

寒衣們和米爾們都在帳篷前面的氈毯上坐着，彼此切切私語。米索·胡不斷地圍着財帛堆子打轉，用貪婪的眼色察看着。諾魯·貝克一面望着肯狄利，一面咬着自己的乾嘴唇。古塔前面臥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體，這是被阿西斯·康打死的那個衛兵。

這會兒烏黑的老鷹已經把爪子抓進了馬立安的肩膀，把腦袋伸到她的胸膛裏去了。史維佐夫站在一座山峯上，用效力強大的野戰望遠鏡觀察着村子。他不時地把望遠鏡遞給躺在自己身旁的胡達多。

第十一章

蕭·比爾在甦醒過來的一霎間冷得發抖。清晨的陽光透進了他所躺着的罅縫，但並不能暖他。他那受傷的身體對石床的最微乎其微的凹凸不平都很感敏。

到了天亮，女人們都藏到四處的岩石後面，向山路瞭望着。她們瞧見巴斯馬其一個跟一個地向大河馳去，然後她們瞧見一些穿得和蕭·比爾相仿的兵士（顯然是俄羅斯人）打着槍縱馬來趕他們。

待了好久，她們聽見河谷裏有槍聲，然後有幾個兵奔馳回來。另外一些兵士跟在他們後面，趕着幾個下了馬、倒背手綁起來的巴斯馬其。

嫂克·布卡向蕭·比爾那邊爬回去，坐在那兒注視着他，等他瞧見自己。他剛半睜開



眼，她便小聲把看到山路上的事情全部告訴給他。

蕭·比爾只明白了紅軍已在河谷中出現。可是怎麼出現的？從哪兒出現的？卡拉什早就到村子去了，所以現在蕭·比爾有救活的希望了。

他又是成幾個鐘頭地不省人事。就是這樣，他被馬克西莫夫醫生找到了。他是被卡拉什順着河邊領過來的，一直領到了由女人們守護着的蕭·比爾的隱蔽所。

馬克西莫夫夫人很小，但動作敏捷。他一語不發，脫掉了外衣，向受傷的人彎下身，摸摸他的脈搏，聽聽他的心臟，然後察看一下肩膀上的傷口和摔斷的胳膊。他打開藥箱，把繃帶、碘酒、阿摩尼亞和其他的必需品很齊整地放在身旁的一塊石頭上。

卡拉什坐在旁邊，緊攢着他從匪徒身上拿到的斷刀，目不轉睛地看着醫生的每一個動作。女人們在他身後站着。她們都分到了硬餅乾，但她們焦急地向卡拉什打聽着最近的消息，卻忘記害餓了。卡拉什回答說他沒有到過村子，可是他知道伊索夫和魚骨頭都活着。對於其他的任何人，他說不上來，因此他提議讓女人們安靜，以免打擾了俄羅斯醫生。

卡拉什一聽見壓過咆哮的河水的一聽叫喊，便把已有兩天形影不離的步槍抓起來，

走去看看山路上出了甚麼事。

他瞧見三個紅軍戰士向村子的方向騎行。他們前面是一長排巴斯馬其，被一根繩子連串着綁起來。卡拉什回到馬克西莫夫那兒，等後者向他瞥了一個詢問的眼色，他便莊重地舉舉手，好像是說：「幹下去吧；萬事都很順利。」

馬克西莫夫剛剛觸到蕭·比爾的斷骨頭，他便呻吟起來。可是這位醫生把工作一直進行到底，絲毫不睬受傷人的抗議。

「好啦，老兄，你還活蹦亂跳的嗎？就這樣吧，」他最後說道。「現在你當然可以湊付了。像你這樣的壯漢子，除了再活上一百年，用不到幹別的。」

蕭·比爾的嘴唇動了一下，竭力想說話，可是他的舌頭不聽使喚。

「水給他點水！」馬克西莫夫說着，拿一隻空瓶子遞給女人們。嫂克·布卡接過來，向河邊跑去。

蕭·比爾貪婪地涎了幾口，舐舐自己焦乾的嘴唇之後，把眼睛盯在醫生的徽章上。

「你——你是從哪兒來的？」

「別說話。聽着，但別說。我是從沃落，從史維佐夫的支隊裏來的。我們是從扎可克山口上過來的。我們在扎可克河的口上遇到了你們的一個小伙子，他給我們領了路。」

「封——封閉着。」蕭·比爾吃力地說道。

「山口封閉着嗎？」馬克西莫夫猜測着說。「安靜吧，我告訴你。不錯，是封閉着的。現在那兒的雪多着哪。可是根據所有的理論，只要是一隻野山羊穿得過去，我們就能穿過去。「濕處涉過，滑處爬行。」巴斯馬其幾乎沒想到我們從那個方向來。他們向河谷一進發，我們便穿過村子奔襲下來，把入口封鎖住了。我們的五個伙伴，從下面的大河那兒，把另一頭給封鎖了。所以他們——全班人馬——就給斃住了。我們已經迅速地把們收拾了。其中有幾個爬上了峭壁，另外幾個跳了河，這是不錯的。可是我懷疑他們究竟會活多少。我們還在圍剿最後的幾個人哩。聽見槍聲啦？哎，哎，一句話也別說。安靜躺着吧。一會兒我們就把你弄到山路上去。也許是不很舒服的，可是我知道你很有種。一到了山路上，我們就做一付臨時担架，把你送到村子裏去好好休息一下。」

「阿西斯·康他們的首領嗎？」馬克西莫夫望望一聽見可汗的名字就注意起來的卡拉什。「謝謝這位小伙子，我們活捉他了。」

「妮索……巴克提……馬立安……古利……」蕭·比爾說着，竭力想咬清楚一些。

馬克西莫夫火了起來。

「既然我告訴你安靜，就聽我的命令好啦。她們都很好。你自己半死不活的時候，沒有理由擔心別人。」

蕭·比爾閉上眼睛。他又一次不省人事了。

馬克西莫夫費了好一陣子給他施救，想把他救醒。可是最後他放棄了，便在女人們和卡拉什的幫助下把他抬到他的外衣上。蕭·比爾又呻吟起來，腦袋不能支持地回來轉。卡拉什見醫生在尋找一點當枕頭用的東西，便毫不遲疑，用自己的斷刀照自己袍子周圍的底邊割下了長長的一條，把它捲成一團，墊在蕭·比爾的頭底下。他們謹慎地一步一步順着河上面的峭壁邊兒把這個受傷的人抬走。半個鐘頭以後，他們把他移到一付用醫生的大衣和兩根竿子做成的担架上，然後從山路向西雅塘走去。

等他們走到阿西斯·康及其隨員前一個晚上等待旅隊的地方，卡拉什指一指那個通達鋸齒形的峭壁絕頂的窄岸。

「這就是我抓住他的地方。」他說。

「抓住誰？」嫂克·布卡問道。

「阿西斯·康呀，」卡拉什傲然說着，用拳頭捶捶自己的胸膛。「完全靠我自己抓住他的，懂嗎？咱，卡拉什，抓住了一個可汗。他們是三個人——可汗、卡利發和一個男孩子。他們看到自己是在一個窟窿裏——後面是紅軍，上面在打，這就是說，上面也有紅軍。可汗把自己的人撤下了。到這兒逃跑。可是我在山上哩。上面那條路，懂嗎？抬頭瞧瞧吧——原來我在那塊石頭後面坐着。我幹嗎坐在那兒呢？原來我正要去西雅塘。巴斯馬它們都在下面的山路上。我想我能從那兒穿過去，爬到一些地方，那兒連一隻山羊都走不通哩。下面這兒打起來啦。得等一等啊。從上面甚麼東西都瞧得見：三個亞克壩人騎着馬來啦，後面的紅軍順着山路緊緊地跟着。紅軍瞧不見亞克壩人。依我說，嫂克·布卡呀，我絕沒猜到那是阿西斯·康本人。他把自己的馬撤掉。別人也撤掉了。他們槍斃了馬。那些馬翻滾到河裏去啦。接

着，他們三個就往上爬了。啊，多可怕呀！他們手裏拿着大刀和那種小槍，衝着我來了。我本來想跑。接着想起我的槍來啦。沒裝子彈是不錯的，可是我不讓自己去想它沒裝子彈。我猜到他們是逃避紅軍。我也猜得到他們說不出我的槍是空着的。我一直坐在那兒。我再也不怕甚麼啦。紅軍到了這兒——正就是咱們走着的這地方。我自己想：現在萬事大吉啦。近處有幫助了。所以我就喊：「啊——嗚啊——嗚啊！」接着紅軍就瞧見了阿西斯·康。我就是那時認出阿西斯·康的。我自己想：你呀，卡拉什，是一錢不值的。可是也許這回一隻羊羔要把狼吞掉哩。他們開始打槍了：阿西斯·康、卡利發和男孩子向底下打槍了；紅軍開始往上打。子彈噹噹地從我旁邊過去。我自己想：沒關係，子彈都很聰明，它們知道往哪兒去。阿西斯·康爬熱了，所以他開始脫衣服——先是一件袍子，然後另一件，然後是頭巾。要不是瞧見了我的槍，也許他會脫得赤條條的呢。我把槍照準他的臉伸過去。他怎麼說得上這槍沒裝子彈呢？扔下你的小槍，我這麼喊。扔下你的刀，我這麼喊。把它們扔下了。卡利發照樣辦了。那個男孩子不想把自己的扔掉。可是阿西斯·康狠狠地揍了他一拳，他才扔下。他們站在那兒，就像冬天的乾巴樹一樣，你懂嗎，嫂克·布卡？接着紅軍爬上來，把他們帶走。他們也

想帶我哩。他們以為我是巴斯馬其之一。以後胡達多跑上來啦。大家都笑了起來，他們的首長便吻我。他就是吻的這兒哩——瞧。」

卡拉什在小路上邁着大步，毫不停留，把步槍擱下肩膀，捧在手裏，一面溫柔地吻着，一面說道：「謝謝你呀，我的好槍。」

嫂克·布卡大笑起來。

「你的確不是撒謊嗎，卡拉什？」

「如果我有一個字的謊話，但願咱們倆都受天罰！」卡拉什很火氣地嚷道。「這位俄羅斯醫生全都知道。此外每一個人都知道。我不是個羊羔嗎？我沒有把阿士塔·衣·卡龍那麼大的整一隻狼吞下去嗎？」

「現在阿西斯·康在那兒？」

「在村裏。我不道道是甚麼地方。紅軍看管着他。啊，這隻狗！我抓到的是甚麼樣的——隻蠟子呀！得感謝我哩！現在我是個大人物啦！滾蛋！我討厭跟你說話！」

卡拉什把這個膽敢懷疑自己話的女人推了一把，威風十足地走到前面去，顯然把周

新學制

PDG

圍的一切，包括蕭·比爾在內，全忘記了；蕭·比爾正在担架上幌里幌蕩地被抬着向前走。卡拉什在自己這一輩子中頭一回唱起一支歌，歌詞是他一面走一面編出來的。起初他柔和地對自己哼着，把這歌詞重來重去：「羊羔吞了狼呀，吞了它的牙呀，吞了它的爪呀。」接着，忽然喊破嗓門地唱出一個高音，把馬克西莫夫驚得停下來，回身向他走去。

「怎麼回事？你發瘋啦？」

可是醫生一瞧見這位又驕傲又可笑的卡拉什，見他穿着割了底邊的袍子，端着槍，卻不禁微笑起來。

二

巴斯馬其們沒有來得及破壞巴克提的房子。史維佐夫在以前妮索住過的房間裏設立下自己的隊部，同時把其餘的房子改成了病房。妮索呢，她從糧食窖子裏被人救出來以後，便躺在窗下的一張床上，發燒得癡狂。

在蕭·比爾的房間裏，鋪了滿地的被子和麥秸，上面躺着幾個深谷居民和兩名紅軍

戰士魚骨頭被安置在近門處。

史維佐夫的支隊仍舊在從村子到大河的全部河谷裏作戰。胡達多和其他幾個發奎爾都用從巴斯馬其那兒繳獲的步槍武裝起來，正在搜索西雅塘谷裏任何一個藏在岩石中間的敵人。在他們搜索的過程中，遇到死屍便把它滾到河裏，遇到旅隊失散的物資和逃奔的馬匹便收集起來。

胡達多從碉堡上拿來一捲被套布。古利和祖愛達使用它們給傷病員做褥子套。女人們坐在挨近妮索的地上做活，古利卻不斷地跳起來向窗口跑，希望巴克提能在山路上出現。大家絲毫不知道他的下落。他沒有回到村裏來，跟發奎爾們一起從河谷裏回來的紅軍戰士們也沒有見到他。古利知道他還活着，因此三番五次地要求去找他。可是除了以胡達多爲首的武裝發奎爾，史維佐夫不准任何人離開村子，除非他弄清楚了近處再沒有一個巴斯馬其潛藏着。在通到扎可克山口的入口處和深谷山路上的第一道峭壁那兒都佈置下了衛兵。

現在正是中午。有時從深谷裏和山邊上傳來稀稀落落的槍聲。可以看見，紅軍戰士們

一次一次地牽着俘虜，穿過荒地，向碉堡的方向走去。深谷居民們每一次瞧見了巴斯馬其，使用憤怒的叫罵迎着他們，用棍棒和石頭恫嚇他們，預備在狂怒中把他們撕成碎塊。

「把你的手伸給我，奶奶。」妮索咕嚕道。「把鷹嘴從我胸膛裏拔出來。它把我啄碎啦，正在啄我的靈魂呢。熱呀。疼喲。」

「靜靜吧，妮索。」古利說着，把手按在女孩子那發燒的腦門上。「安靜躺着，別這麼翻來覆去的……感謝護主，我待怎麼辦她呢？……靜靜吧，再沒有人傷害你啦。」

「蕭·比爾，把蛇扔掉！……噢，阿！蛇在他脖子上呀！它要把他斃死了！蕭·比爾，你的脖子全是黑的！……讓他去吧，別殺死蕭·比爾呀！妮索呻吟了一聲，埋頭在枕頭裏。」
「他們把他殺死啦！他們把他殺死啦！」她喊道。「抓緊我吧，馬立安，我害怕……」

古利一聽見妮索的謔語，便絕望地捧住臉。

「水呀，給她喝一口。」一個腿上有槍傷的麻臉紅軍戰士提議道。「濕一塊布，蒙到她的腦門上。」

古利不懂這位戰士說的話，所以他向妮索頭邊的一碗水指一指。

古利給妮索喝水，但她不肯。魚骨頭在角落上躺着呻吟，她的滿臉和全身都是傷痕。馬克西莫夫作完了第一次的救護工作，便向深谷進發；他已經去過幾個鐘頭了。

「蕭·比爾在哪兒？」妮索出人意料地這麼問着，從枕頭上欠起身，目光僵直地盯着古利的眼睛。老太太見她的癡狂已經過去，便高興起來。

「蕭·比爾很好，他馬上就來啦。」

「你曉得他們把馬立安殺死了嗎，奶奶？」妮索問道。古利因為絕望而難過起來。

「我曉得，妮索。可是這幫人全都給抓住了。」

「他們抓住阿西斯·康了嗎？」

「不錯。他被關在塔裏了。紅軍在看守着他。」

「在塔裏那好得很。」

妮索落回枕頭上，安靜地躺着，直等她再一次癡狂。

「招呼一下巴克提呀，奶奶，讓他去找找蕭·比爾吧。」她尖聲說道。

「他早已經去啦。他去啦。」老太太忍住低泣，這麼回答道。

忽然窗外有一陣得得的馬蹄聲。古利闖出去看看是甚麼人。「不，不是他。」她低語着，回到針線活那兒。進屋來的是胡達多，他混身上下都武裝着。

「你好嗎，奶奶？」

「你瞧見過巴克提嗎？」

「沒有，奶奶，但別擔心。卡拉什說他藏在山裏。好多人都從山裏出來啦。我有個好消息：蕭·比爾還活着。」

妮索坐了起來。

「啾啾！阿里他在哪兒？」

「卡拉什找到了他。他受了傷，醫生已經去帶他回來了。」

妮索哭了。

「那麼我兒子一定也活着。」古利頗懷信心地說道。

「你怎麼找到妮索的，胡達多？」祖愛達問着，把攤在膝上的褥套收起來。

「你沒有跟她們說過嗎，妮索？」

「我記不得了，胡達多，」妮索柔和地回答道。「甚麼東西都是漆黑的。」

胡達多坐在地上，把步鎗放在身邊，摘下肩上掛巴斯馬其彎刀的皮帶。

「我們從山口上下來以後，指揮員和紅軍戰士們向左邊走，穿過荒地，到了深谷。兩個紅軍戰士和我貼右邊穿過村子，向礮堡走去。好多咱們的人——尼格馬、伊索夫，甚至還有阿里·馬買和許多別的人——都跑出家門向我們歡呼。」

「等一會兒，胡達多，」妮索打岔道。「先給我們說說蕭·比爾吧。他傷得厲害嗎？」

「我不曉得，妮索。卡拉什說他準會復原的。他說他的胳膊斷了。他跳過河。」

「他疼得厲害吧？」

「當然疼的，妮索，可是萬事都好。指揮員派醫生去找他啦……那麼咱們的人們都拿

着棍棒、鶴嘴鋤，拿着叉子和鏟子跑出來啦。我們一直去了礮堡。我們一到那兒，就瞧見了一陣大火。燒的是咱們的糧食。寒衣們開始逃跑了。商人又向火裏添了一袋糧食。肯狄利衝他跑過去，用他的小鎗打了他。接着他把鎗掉過來衝準諾魯·貝克的臉。諾魯·貝克也倒下。他們兩個都死了。肯狄利扔掉小鎗，大笑着吻我。「他們在這兒，」他說。「兩隻狗。我殺死

他們啦。他們把咱們的糧食投在火裏，可是現在瞧瞧他們吧。」他喊道。「我把這些狼殺死了。把火滅掉吧。」他喊道。「我也把妮索救出來啦。她活着，藏在糧食窖子裏。先滅火吧。」肯狄利幫忙我們滅了火。以後肯狄利帶我們去看用石板蓋起來的糧食窖子，你正在裏面呀，妮索，活着……」

「肯狄利是個好人，」妮索說道。「我甚麼都記不得了。現在他在哪兒？」

「家裏。他回去睡點覺。他說他累了。我真不懂，甚麼人能夠在這會兒睡覺。」

「告訴我，胡達多，」妮索用央求的口氣說道。「馬立安在哪兒？」

胡達多驚奇地望着妮索，然後跟祖愛達和古利交換一下眼色。這兩個女人都低下了頭。

「你不曉得嗎，妮索？」胡達多謹慎地問道。

「啊！我曉得，我曉得！」妮索尖叫道。「她身上全是黑的，眼珠子鼓了出來，她的靈魂

化成一隻鳥了——一隻小鳥！大鳥把頭探進她的胸膛，把她的靈魂啄出來了！」

「別管她，胡達多，」古利柔聲說道。「別跟她說話。」

「我去啦。」胡達多悲傷地回答道。他揀起步鎗和彎刀，起身向門口走去，在那兒，他又轉身望望妮索。然後他嘆一口氣，走去了。

深沉的寂靜統治了房間。魚骨頭不再呻吟，腿上受了傷的那位紅軍戰士正在給自己捲一根紙煙。菸草撒了他個滿懷，他便很仔細地一點一點收起來。祖愛達站起來，給他點來一根火柴。妮索躺在窗下的床上，閉着眼睛。

煙柱兒慢慢升到天花板上。馬蹄的聲音已經消失，鎗聲也有好久聽不見了。時間拖延下去。唯一聽得見的是古利和祖愛達做褥套的沙沙之聲。落日返照的紅光照進窗口，映亮了祖愛達那張睜着大眼睛、帶着許多雀斑的臉。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鬧嚷的聲音。古利走到窗口，瞧見一小隊人正進到園子裏來。其中有卡拉什、俄羅斯醫生，還有三個紅軍戰士抬着一付擔架。他們後面跟過來的是包紮着胳膊的伊索夫和嫂克·布卡。

「他們把蕭·比爾帶來了，」古利粗野地喊着，向門口走去。

妮索跟着她跑過去，好像被一隻強有力的手推了一把。等她們走到園子裏，瞧見了

蕭·比爾臉上的死一般的灰色，妮索發出一聲慘叫。

「他們殺死他啦！他們殺死我的蕭·比爾啦！」她喊道。

「噓，你！」卡拉什說着，抓住她的胳膊。「別叫了。他還活着。聽見啦？活着啊！」

他們把蕭·比爾抬進屋，小心把他放在一個麥稭墊子上，給他蓋了兩條毯子。妮索跪在他身旁，把腦門貼到他的兩隻腳上，好像昏迷了似的呆在那兒。

三

庫班·貝克——他是卡利發的僕人，在阿西斯·康入侵時他一直緊跟在他後面——

在胡達多當着史維佐夫和塔蘭的面對他舉行預審的時候，作了下列的證明：

「我不屬於巴斯馬其。護主曉得，我只是卡利發的一個奴僕。他去哪兒，我就去哪兒。我給他洗馬、餵馬、飲馬。他有一匹白色的快馬。他那匹馬——」

胡達多警告庫班·貝克把卡利發的馬的話題截短一些，回答問他的問題。

「好得很，」他回答道。「我們過了靠近西雅塘那兒的大河——你懂嗎？」

「我懂。」胡達多回答道。「簡短些。」

「還要簡短嗎？我們和阿西斯·康一起騎行在前面，卡利發在前面，商人和位卡在前面，我在後面。就是這樣的。問問他們是不是這樣吧。我們繼續前行，我帶着一枝鎗，可是不知道怎樣放。放鎗是非常壞的事情。別人開始放鎗的時候，我決定不放，因為我不願意作一個巴斯馬其。」

「你是地地道道的一隻驢蹄子！」胡達多煩惱地喊道。「你準不準備把我們想瞭解的告訴我們？」

「我要告訴你，貴人啊！我確實要告訴你！」他涎一口唾沫。「我們在離大河不遠的深谷裏穿行。山路很窄——我們下面是峭壁，上面是峭壁，周圍到處都是峭壁。我們忽然瞧見前面有五個手拿鏟子和鐵棍的男人。他們正衝我們這個方向走過來。我們停下了。我們倚住峭壁躲閃着，因為山路很窄。我們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阿西斯·康惡狠狠地瞅着他們。「對我鞠躬吧，信徒們。」他說。他們站在那兒，像狼似的望着他。說老實話，他們是不願意對我鞠躬的。阿西斯·康勒住了馬。「對我鞠躬！」他重複道。「讚美護主，我是可汗，是來解放

你們這無神者的國土的。」他就是這麼說的。你可以問問他自己是不是這麼說的。他們却一直站在那兒——三個年青的，兩個年老的。年青人裏的一個說：「阿西斯·康嗎？」於是我就說啦。「你們自己看不出來嗎？」我說。「在亞克壩，只有一個上帝指定的可汗對他鞠躬呀！」那個年青人一定是個真正的魔鬼，因為他的臉全是黑的，他喊道：「你是狗，不是可汗！你是來要女人的，但你永遠得不到她死你的吧！」他手裏有一根鐵棍，所以跳起來，劈阿西斯·康的臉掄過去。阿西斯·康的馬嚇得蹣了後蹄；要不是可汗的馬後退了，他一定活不成的。鐵棍稍稍打着他的臉，阿西斯·康摔下來，可是卡利發把他扶起來了。然後我們大家——除了我——我說「我們」——指的是在旁邊的巴斯馬其。」

「你們離得那麼遠嗎？」

「我也在旁邊。不過我不是巴斯馬其。我給嚇住了：我看見了血，我看見阿西斯·康摔倒下來，那個年青人摺住他的喉嚨。他像頭豹子似的照他們大家撲過去。他的確很勇敢。他是個真正的魔鬼，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所以我嚇得眼前發了黑。等我的昏迷過了，我看見那個年青人躺著死了，他的頭上打進一顆子彈，其他的人都用繩子綁了起來。阿西

斯·康坐到路旁，這時卡利發給他包上臉。就是這樣。等阿西斯·康收拾好了，我們繼續趕路。」

「不，還不是這樣。他們怎樣處理的那個死人和那些綁起來的？」

「他們把綁起來的人送到亞克壩——那兒不遠……送去的是三個人。」

「他們挨過打嗎？」

「一點點罷了。他們只稍稍挨了幾鞭子。我沒有打過他們。護主明證，我可沒打過他們。」

「死人在哪兒？」

「這人是個無神者」塞衣牟賽——就是西雅塘塞衣牟賽——這麼說道。「他是隻狗。我認識他。把他扔到河裏去吧。」

「他向誰說這話？」

這人在回答之前躊躇了一下。

「好吧，」他最後說道。「他是向我說的。他又說「瞧着，別把血跡留在山路上。旅隊馬

上就要通過了，別讓這兒的任何東西引起疑心。」

「你把屍首扔到河裏去了嗎？」

庫班·貝克又焦急地左顧右盼，低下頭，神經質地戳戳自己的小帽。

「沒有。我再把全部實情說出來吧。可是實話哩。等大家騎馬走去，我在後面留了下來。我下面是峭壁，上面是峭壁，四面八方都是峭壁。如果我把他隔過峭壁扔下去，那麼他就會擱在石頭上，這樣就給旅隊瞧見了。如果我把他搬下去，那就要搬得老遠。我自己也可能滑一交跌到河裏呢。我向近處一瞧，找到一條支路，是用壓碎了的石頭鋪上修好了的。路下面有個洞，洞裏可以藏一具屍體。無論從上面或者下面，都瞧不見這地方。我把死人藏在那兒啦。我害怕獨個兒留在山路上。我想儘快地走開。我把他藏起來的地方，連一隻鳥兒都找不到。即便現在，他一定還在那兒放着。我告訴你的全都是實話啊。我打掃掉了血跡，只剩下少點兒——非常少的一點兒。旅隊差不多瞧不出來。」

「夠了，」胡達多說道。他那幅年青的面孔陰沉了下來，嘴唇顫動着。他一直緊盯着這人的臉，等他的呆笨的目光向上看。一會兒他們的目光相遇了，胡達多的眼睛裏閃出一道

憎恨和暴怒，他把鞭子從左手換到右手，用盡平生之力劈這人的腦袋抽上去。後者捧住腦袋，忍住叫喊。史維佐夫沉默無言地把鞭子從胡達多手裏拿走。

審訊完畢，胡達多到躺著傷病員的房間裏去。

「你發現甚麼啦？」古利帶著痛苦的希望這麼問道。

「跟我們來吧，奶奶。」胡達多說著，垂下眼睛。

「你瞞着我甚麼事情吧？給我說實話吧。」

「也許他在亞克壩，但也許不在。」胡達多這麼回答著，沒有勇氣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讓咱們去吧。咱們要找一找他。」

「別作聲。」等他們下馬時胡達多急忙向俘虜說道。「你吭一聲我就殺死你。不到那地方不許作聲。」

「我不說話的，貴人。我的確不說。」這人回答著，兩手交叉在胸前，虔虛地彎下腰。

半個鐘頭以內，古利、祖愛達、胡達多和以塔蘭爲首的三個紅軍戰士向大河進發了。俘虜庫班·貝克騎馬與他們一起，他被倒背手綁了起來，跟在後面。胡達多牽著額外的一匹

馬，這用意只有他自己曉得。他在鞍囊裏放了一段絨繩和一些細麻布。

這正是清晨一大早。大家都覺得奇怪：河谷竟像往常那麼安靜而和平了，好像過去的三天當中沒有出過甚麼不幸的事情似的。災難的唯一痕跡是一些散佈在荒地上的氈頭兒、布片和用過的子彈匣，還有山路上到處可見的發黑的血跡。等下過第一場雨，山路又會變得潔淨、粗曠而寂靜了。

這羣人很快地走完了去大河的二十公里路。古利對於有關自己的任何事情都很清楚。

等他們走進了離大河兩公里內的距離，俘虜暗示了一下，意思是說他們該停下來了。胡達多給他的胳膊鬆了綁，和他一起爬下山路。

「盯住古利，」他小聲對祖愛達說道。「我怕我們找到的屍體是——巴克提。」

祖愛達粗喘起來。接着她急忙向古利走去，幫她下馬，催着她坐在山路旁邊。可是古利感覺到了臨近的災難，所以仍舊站在那兒，用眼睛緊盯着胡達多。她早已經猜到了實情，但缺乏勇氣去承認它。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不管甚麼事情都可以發生，只要別是這事。

巴克提的屍體放在山路面下的未化的雪裏。他老早就給凍住了，可是巴克提的臉幾乎沒有改變，只是有一點青灰色。腦門上和鬢角上有兩個發黑的傷口，這證實了俘虜所說的他如何被殺的話。

他們把巴克提抬上山路，把他放在胡達多帶來的細麻布條上。古利慢慢跪下來，張手抱住自己的兒子，用僵直而懷疑的目光盯着他那暗淡無光的眼睛，好像自己也凍結住了。她這樣呆了好久，這時別人都走開了，沒法旁觀這幅悲慘的景象。

古利不斷地柔聲低語——低得讓別人聽不見她的話。她向她的兒子說話時，把自己的嘴唇湊近了他的嘴唇；低語愈來愈快了，感情過分地衝動起來。

塔蘭命令紅軍戰士們牽馬走開。

「伙伴們，我們騎馬向大河走下去，同時……唉，我們最好是到那兒四下瞧瞧。」

他們把庫班·貝克的手足綁起來，把他留在山路上。塔蘭走過胡達多時，向庫班·貝克指一指，好像是說：「看着他點。」然後他們騎上去，在縱馬疾馳之前，先走了一段路。

母親的低語變得清晰起來。一句話緊接着一句。有時她的聲音嘶竭了或消失了，有時

很像柔和的鵝鵝聲，有時高昂而尖細，變成一聲慘叫。

「我的小巴克提呀……睡吧，我的小鳥，睡吧……你冷嗎，巴克提？你覺得到嗎？我在胸膛假着你，給你暖一暖呢……你還記得我怎麼抱着你搖幌，怎麼用我的奶餵你嗎？你那小嘴可結實着哩。你的小嘴就像羊羔的一樣，堅定，柔和……現在你是大人了，巴克提，我的胳膊再也抱不起你來了……我只能抱你的肩膀，這樣，這樣。來，把肩膀擱在我膝上吧。你的頭倦了嗎，兒啊？讓我用手捧着吧。你舒服嗎？你滿意嗎？你暖和嗎……現在你很大了——是的，很大了……我哪兒想到你有一天會這麼大呢？安靜休息吧，我的血的血，肉的血，肉，魂靈的魂靈。夢到草吧，夢到長得那麼快的青草吧。你是隻豹子哩，巴克提。你有大權哩，巴克提。你聽見河水咆哮了嗎？這是你的河……四處都是你的山。你有權掌管河流，掌管羣山，掌管全部西雅塘……醒來看看吧……你看見周圍這一切了嗎？它們全都屬你。你有大權哩。西雅塘有多少人啊，可是你有權掌管他們全體！我是你的母親。深谷居民們全是我的兒子，但你是他們當中最大的。你一說話，他們全都聽着……醒醒吧，巴克提！你還沒睡夠嗎？醒來看看我吧，用你那烏黑的眼睛，明亮的眼睛，溫柔的眼睛……你為甚麼不醒來呢？別嚇唬

我啊，巴克提，看看我吧……你爲甚麼不言語呀？你爲甚麼不看我呀？你爲甚麼不喘氣呀？阿
里！阿里！我害怕呀！他不喘氣啦！」

古利忽然縮回身子，坐在那兒，瘋狂地瞧着巴克提。她抓住自己的花白頭髮，拉下了兩
把，在自己面前搖撼着。

「噫，護主！出了甚麼事情啊？……哪兒有甚麼護主！願他永受咒詛吧！這是我的頭髮，巴
克提！它對我有啥用呢？瞧，它白啦！啊，我的心喲！我要把我的心剝出來，兒啊，把它放到你的胸
膛裏，讓你再喘氣……醒來呀，巴克提！可憐我吧。我看見你的靈魂現在鑽到一頭豹子身上
了。你是一頭豹子哩，巴克提。老大的一頭豹子，勇敢的豹子，在山上遊逛着。可是你撲的不是
羊羣。撲的是壞人，是黑心的壞人。你用爪子一下就把壞人撲倒了。報仇呀，我兒！報仇要殘忍
呀！你是善良的，他們對你幹的却是這個。我看見你的血了……你是多麼美麗啊，巴克提！你
在峭壁上行走，峭壁因你的美麗而高興起來。諸天也高興起來。你隨便做甚麼都成，巴克提。
你充滿了氣力與權柄，你的眼睛射出的亮光就像夜裏的火……這兒是更多的頭髮——
瞧吧，是白的，還有一些。我爲你撕下來，兒啊，可是這損害不了我；爲你，完全爲你，單單爲

你……這樣你就要醒來啦……醒來吧咱們要回家去巴克提……你所愛的人在那兒等你哩。妮索在等你。她愛你……唉，唉！……我是你奶奶，我來叫醒你啦……啊，傷心，傷心，傷心呀！他不喘氣！他們殺死他了。他們用子彈殺死他了！我要剜他們的眼睛，挖他們的心，把它們踏在土裏，啐他們的眼睛，啐他們那些該死的，中了瘟疫的眼睛……醒來吧，妮索在等你哪！也許你還不知道紅軍來把她救了吧？她活着哩。你愛她……不，不，你也活着，只是受了傷。起來咱們走吧。起來，兒啊！」

古利一會兒俯到她兒子身上，一會兒退縮回去，用手指溫柔地撫摩着巴克提僵死的臉；她安靜下來，爲的是猛然再悲傷起來，不斷地說下去，說下去，使畏縮在石頭上淚流滿面的祖愛達再也不忍得傾聽。胡達多一面把前額頂在流汗的馬脖子上，一面咬着嘴唇，直等鮮血流了出來。可是等到祖愛達最後絕望得把壓不住的尖聲一迸發出來，古利忽然站直了。她把巴克提輕輕放到細麻布上，向祖愛達轉過身去。

「別哭出來啊，祖愛達。」她一面搓着手，一面用簡截、清脆聲音說道。「他死啦。我兒死啦。我兒完啦。我兒……」

祖愛達跳起來向古利跑去，兩個女人的泣聲混而爲一了。胡達多受不下去，他也用一種絕望的姿態哭泣起來。

遠處傳來了馬蹄的聲音：紅軍戰士們回來了。胡達多忽然覺察到周圍的環境，便四下張望，最後他的目光落在那個在路邊坐着的俘虜身上。他在一陣狂怒中向他衝去，抽出戰刀，用盡力氣掄起來。這人的腦袋滾到山路的邊緣上，掉下懸崖不見了。

女人們立刻沉靜下來。塔爾從峭壁後面騎馬緩步走來。在他到達之前，古利向胡達多衝過去，兩手摟住他的脖子，她的眼睛裏迸射着一道陰沉的怒火。

「我要作你的兒子，奶奶，」胡達多哭着說。「我要像巴克提一樣。」

古利在胡達多懷裏癱倒下來，她那滿是皺紋的臉靠住了他那發熱的、潮濕的面頰。

四

等到蕭·比爾完全恢復了知覺，他就和史維佐夫設法瞭解過去幾天內西雅塘所發生的全部事情，並且判斷受害的大小。這事情弄清楚了，他們才能計劃究竟要做甚麼。

巴斯馬其被徹底挫敗了。其中有五十六名已被俘獲，鎖在礮堡上，由紅軍看守。阿西·斯·康·佐卡、卡利發和幾個塞衣與米爾都被囚禁在古塔裏，在適當的時間內可以把他們叫來詳細證明他們侵襲西雅塘的原因。除非蕭·比爾在場，不可能審問他們，因為蕭·比爾是唯一懂得他們的語言的人，他們那種語言跟西雅塘話略微不同。目前蕭·比爾的傷勢太嚴重了，因此絕對不能准許他進行任何繁重的談話。甚至蕭·比爾跟史維佐夫與胡達多談話，馬克西莫夫都堅持在場。讓這位醫生擔心的倒不是折斷的胳膊，可是肩膀上的傷勢證明是很危險的。子彈打穿他的身體，顯然瓜帶過他的肺，因此有併發的危險。蕭·比爾因為失血而那麼脆弱，所以仍舊時常昏迷過去。馬克西莫夫下令把他的病床搬到校舍裏去，讓他獨自躺在一個小房間裏。

可是馬克西莫夫沒法阻止蕭·比爾對一些事件發生興趣，並且提供他自己對事件的意見。如果不由這個病人參加而作了甚麼決定，他就激動和煩惱起來。不管醫生怎麼抗議，蕭·比爾的病榻竟變成了這個小社會中生活所環繞的中心。他堅持瞭解每樣事情，所以無論甚麼都瞞不了他。

被殺的人，除了馬立安和巴克提，還有十六個深谷居民。其中有三個小孩子，一個小男孩被馬蹄踏死，另一個被巴斯馬其掐死，同時伊索夫的小姪女被找到了，她的腦袋破碎了，身上有被強姦的痕跡。

沒有找到被擄到亞克壩去的那六個女人的踪跡。阿里·馬買的女兒拿非斯和妮索同學過的那一個，是這些女人中的一個。

在河谷裏，村子裏，找到了在戰鬥中被擊斃的三十九個巴斯馬其的屍體。其中有騎兵隊長。至於還有多少死在河裏，則沒有人能估計。史維佐夫和蕭·比爾的意見是：能夠逃跑的，不會超過十五或二十個。丟下的四十三枝步鎗都找到了。只有經過審訊，蕭·比爾和史維佐夫才能判斷巴斯馬其們一共有多少武器。

兩個紅軍戰士犧牲了，兩個受了傷，其中的一個是很嚴重的。

在商人被肯狄利殺死以前，他把糧食燒掉了，又加上巴斯馬其食用，糧食幾乎全都完了。可是旅隊帶來的大部分物資都已找到，雖然被撕裂、破壞和跌碎了許多。

卡拉什率領了一個發奎爾們的志願支隊，搜尋藏在山谷和山峽裏的贓物，把它們帶

到妮索舊日的屋子裏。

深谷居民們的石頭小屋受到的毀壞很少，但秋天儲藏起來的麥稈和苜蓿幾乎全部被燒光了。舊運河已被破壞，牲畜被宰掉了一半。下種的糧食已經沒有了。災荒的威脅籠罩着村子。

在消滅了匪徒之後的第二天，史維佐夫派塔蘭和四個紅軍戰士到沃落去，請求黨組織馬上採取措施，供給西雅塘以芻草、食品和籽種。

史維佐夫在給守備隊司令員的報告中說，在西雅塘需要有一個紅軍的常設屯駐所，並且請求從東部的屯駐所派遣約二十五名戰士，到他認為適合的地點看守俘虜的巴斯馬其。同時史維佐夫寫給沃落黨委書記一封信，請求他來西雅塘。

塔蘭出發了。

西雅塘的哭聲晝夜可聞。家家戶戶的人們都在呻吟、叫鬧，咒罵着巴斯馬其，哀悼着自己的命運。甚至從前那些天命者的信徒們也要求對囚禁在碉堡裏的巴斯馬其實行報復。深谷居民們不聽一切的阻勸，給紅軍做了豐富的湯和普洛夫，又送給他們一些小禮

物——漂亮的毛襖、小帽子、成束的野花和整枝的杏花。可是史維佐夫堅決禁止屠宰牲畜，並且命令深谷居民準備耕種的農具。那些沒有任務的紅軍戰士挨家挨戶地幫助深谷居民修理犁子。每個戰士身後準都跟上一羣多事的孩子，其中最小的總喜歡騎在戰士那碩壯的肩膀上。

村裏的事務都是由胡達多精幹地管理着，他一天好幾次地到蕭·比爾那兒去，向他請教。

巴克提、馬立安、戴金、兩個紅軍戰士和死去的全部深谷居民的葬禮是在戰鬥後的第三天舉行的。妮索和古利、史維佐夫和全體開着的紅軍戰士，以及西雅塘的全體居民，都到荒地上參加了這個莊重的儀式。公墳旁邊立了一通大碑，頂上由紅軍戰士們豎了一個漆了紅色的木頭尖塔。史維佐夫在尖塔的一面寫上蕭·比爾用俄文作好的碑文。同時胡達多在背面把原文用西雅塘文寫上去。夜裏古利偷跑到墳上去，在墳旁放了點糖，這樣使巴克提的靈魂在化爲豹身以前一直不缺甜食。

古利那顆蒼老而倔強的心忍受着這場巨大的災難。村裏的女人們從早到晚地站在

她的門口。祖愛達臨時來和她同住，她和妮索兩人睡到她的旁邊。

夜裏古利很少睡着，她常常呻吟起來，這時妮索便假近了她，輕輕拍她，同情的大眼睛不離開老太太的臉。妮索說不出安慰的話，可是古利覺得到她那種親切的關心。

五

妮索穿上俄羅斯女人那種簡便的棉衣，顯得身段極美。但她不肯穿人家送給她的帆布運動鞋，寧願赤腳。

「要不是因為她那種天然的纖細，」馬克西莫夫看見了妮索，這麼想道。「這姑娘就會就會……」可是他找不出適當的字眼。

然而馬克西莫夫除了妮索的精神狀況，他是不大對她的外表發生興趣的。近來的一些事件把她驚動得那麼厲害，使她起初幾天對周圍的任何事物完全漠不經心。她沒精打彩地在病房裏或廊子上坐幾個鐘頭，忘記了任何東西、任何人。在這時候她好像根本沒有活着，只是沉緬在一種昏睡的狀態中，在昏睡中她默想出一幅只有她自己才瞧得見

的景象。如果馬克西莫夫懂得西雅塘話，他甚至會更擔心的。在她的腦筋清醒起來並且接近正常狀態的短短一霎間，她的話總是給一些與表達思想無關的字眼兒打斷。在絞索上擺動着馬立安那具屍體的可怕想像日夜縈繞着她。雖然她竭力把眼睛緊閉起來，或是盯在園子裏太陽照亮的綠葉子上，但也沒法把這幻想驅開。這就使她經常處在一種驚惶的狀態中。如果她用最大的意志力量把思想從馬立安身上驅開，却立刻轉到那個彷彿又活着又死了的巴克提身上。她回想起他的每一個姿態，他眼睛裏的每一種神情，他在夜晚黑影裏對她講話中的每一個音調，那麼充滿了希望和期待。於是她對他滿懷尖銳的、悲慘的憐閔。她覺得自己沒有愛過他，這是可恥的。她覺得這事應該怪她。妮索覺得：要不是巴克提愛她那麼深切，他絕不會去撲阿西斯·康，因此他也許照舊活着。想到這裏，她的頭腦混亂得那麼厲害，便緊捧着頭，坐在那兒幌來幌去，直等有人喊她的名字，把她叫醒……老古利總是坐在她的旁邊，用胳膊攬着她的肩膀，她們兩個便沉默不動地呆在那兒。

馬克西莫夫在醫治她的精神狀況上是無能為力的：他知道只有時間才能醫治。可是他儘量給她種種事情做，使她分心。妮索從不拒絕做任何事情。她照料傷病員，從泉子裏打

水，洗蘆布和碟子，準備飯食，擠牛奶，到村子下面去取額外的牛奶。

只有在蕭·比爾面前她才活潑起來；然後她就自由輕鬆地講話。蕭·比爾問她村子裏發生的每樣事情，所以不管她自己如何，她只得被迫去關心事件。她坐在他的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報告着她所曉得的每樣事情。一天她由肯狄利陪着從村裏回來了。

「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她對蕭·比爾說。「他想瞧瞧你。」

模糊的、彷彿沒有發現的疑惑把蕭·比爾過去常對肯狄利感覺到那種敵意加深了。他不禁詫異：巴斯馬其們怎麼對於村子的空虛、妮索的下落和旅隊的時間摸得這麼底細。他們在山路上那個窄地方襲擊了旅隊，這不會僅僅是一個機遇。阿西斯·康從甚麼人那兒得到的情報呢？自然，有許多情報是商人米索·胡供給的，但有些事情是他未曾瞭解的。肯狄利是最後一個從亞克壩來西雅塘的人。而且，蕭·比爾奇怪：當巴斯馬其住在碉堡裏的時候，肯狄利竟跟他們來往得那麼密切。

「好得很，妮索。可是你出去吧。我要單獨和他談話。」

妮索走開了。肯狄利一面走進屋，一面深深地鞠躬，同時自己這麼尋思：「有起色了，」

痊癒了。太糟糕。也許對付過去了。」然後他直起身子，說道：「讚美護主！我看你好些了，蕭·比爾。在狂風暴雨的暗中，閃電會照亮勇敢的人的道路的！你勇敢地保衛了自己啊，蕭·比爾。你獨自一人就讓十九隻狼送了命！我已經聽到這事啦。你仍舊活着，這是我們的大福氣啊。」

「現在我可以對付得過了。」蕭·比爾回答着，軟弱得不能從枕上抬起頭。

「你多蒼白啊！你一定失了許多血。」

「告訴我這事，肯狄利——來，坐在我身旁這張椅子上吧——對啦。爲甚麼阿西斯·康不怕你殺死他呢？」

肯狄利輕輕眯縫起冷酷的眼睛，一面暗自尋思：「哼，想盤問我哩。好，就讓他試一試吧。」

「我對阿西斯·康說：『不信神的人該死；你給我們帶來幸福了，可汗；蘇維埃政權已經到頭了，讚美護主！』我很狡猾哩。如果你送給狗一塊肉，它就不咬你的手。」

隨你怎麼解釋吧，蕭·比爾知道自己拖延對肯狄利的回答，可以用自己的軟弱來掩

飾。

「好得很，」最後他說。「可是如果巴斯馬其留在這兒，你還要繼續用那種「肉」餵他們嗎？」

「我知道你會來的，蕭·比爾，」肯狄利堅定地回答。「而且我知道紅軍會來的。我打發了一個人去告訴你。難道不是這樣嗎？」（這一步棋是進卒！）

「如果那人沒有到達沃落怎麼辦？」（當真，妮索說他打發過那人去送信。）

「起先，我是在靠近亞克壩邊界的喬加村裏碰見什爾·馬買的。我這一輩子碰到過好多人，所以我能從他們眼睛裏察看他們的心。什爾·馬買是個信得過的人哩。」（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捕了。）「我知道他可以被託把支隊領到這兒來，對嗎？」

「可能。」

「如果我不是這樣想的，我就親自去沃落了。」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肯狄利從自己的小帽子底下拿下一枝「六月雪」的花朵兒，把花瓣仔細地順了順，插到蕭·比爾床頭上的裂縫裏。

誰？」

「巴斯馬其還在這兒，你怎麼把妮索帶出塔，把她藏在糧窖裏的幫助你的那個人是誰？」

肯狄利回答得坦然而肯定，毫不避諱。蕭·比爾的目光。

「巴斯馬其們都睡了。我就對自己說：『紅軍一定是走在路上，馬上就到這兒了。蕭·比爾也要來的。』」（我自然不懷疑這點。可是只有塔利蘭預料到了你們全體人馬是消滅不了的！）『我對自己說：『一定得救妮索。蕭·比爾喜歡她：她要嫁給巴克提。』那時大家都在睡覺，我想如果我不救她，就不會有人救她。我不認識幫助我的那個人是誰。他是個巴斯馬其。我有八塊錢。我也有剃頭刀。我讓他選擇錢或剃頭刀。他選了錢。』

「現在他在那兒？」

（我自己都想知道一下哩：布哈拉究竟還在山上，還是早已經報告我的大失敗去了。）『我不曉得。蕭·比爾，』肯狄利回答着，整着一個呵欠。『也許打仗時給殺死了。』

「在那時，如果有任何一個人醒來怎麼辦呢？」

「啊，貴人呀！（不能否認我冒了一場大險，但這是值得的。）你幹嗎問哩？我現在就躺

在巴克提旁邊了。一百年他們都忘不下我，並且說：「他不是個壞樣的；起碼他不是個膽小鬼。」也許現在我的靈魂正在一隻老鷹身上高飛着呢。我抓了很多機會。如果我不把商人的小鎗偷來，他不是就殺死我了嗎？」（最好把這問題先提出來。）

（他殺掉了他們，這太糟糕了；我們現在可以利用他們呢。）

「我看見了大火，」肯狄利繼續說道。「商人聽了諾魯·貝克的勸告，把深谷居民們的心肝擰掉了。我的頭腦衝動起來。我把那隻狗殺得滿漂亮哩。」（如果你發現了真正煽動他們燒糧食的是誰！）

（如果他們真正是他的敵人，而他是衝動了……這怎麼辦呢？要我在他的地位上，也……）蕭·比爾對肯狄利的態度輕下來了。「告訴我，肯狄利，在那一霎……」

可是說到這裏，門開了，馬克西莫夫走進房間。

「這叫甚麼事？」他咆哮道。「這是樁好事呀！請你行好走開吧，好人呀！」

「他不懂俄語。」蕭·比爾說道。

肯狄利竭力忍住，住了一句俄國罵話。（你是甚麼人，竟來惹我呀，野大夫？）馬克西莫夫

向他走來，好像猜中了他的想法似的。

「他會很懂的！」他一面把肯狄利領到門口，一面說道。「至於你呢？我允許你見甚麼人來着？只有史維佐夫、老太太、妮索，還有另外那個——他叫甚麼？胡達達。」

「胡達多。」蕭·比爾帶着病容微笑着，這麼糾正道。

「全一樣。再沒有別人啦！你正在發生一種敏銳的胸膜炎，並且插進了各種併發症，可是你——哼！如果你不改善自己的紀律，我非把你孤單單地禁閉起來不可。別回嘴吧！請求你不過說正經的。」他向蕭·比爾彎下身，用一種改變了的聲調補充道。「你覺得怎樣？弱吧？」

「這種該死的弱勁兒，」蕭·比爾咕噥着，閉上眼睛。

「我想是這樣。那你還要自尋苦惱呀！來，吃這個。」馬克西莫夫給蕭·比爾那沒有血色的嘴唇上滴了幾滴藥水。

妮索看看蕭·比爾，可是這回醫生沒准她。她到了較大的房間裏，在魚骨頭旁邊坐下，魚骨頭塗着藥膏，包着繃帶，仍然十分虛弱。他們那麼兇狠地打過她，因此馬克西莫夫吩

至少躺十天。魚骨頭用白布裹住頭髮，穿着馬克西莫夫從旅隊所帶的物資中挑出來的男人襯衫，看上去瘦弱和折磨得好像剛生過一場長期的重病。

「告訴蕭·比爾讓俄羅斯醫生放我走吧，妮索。」她說。「我再也不能在這兒躺着了。」

「幹嗎不能呢，魚骨頭？」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們在哪兒？」

「你知道他們都在家裏。難道卡拉什是那種壞父親嗎？」

「你甚麼都不懂，妮索。卡拉什這些日子帶着鎗，又有權柄，威風得像個可汗。他一點都不會想想孩子的。」

妮索怕魚骨頭說對了。她站起來，一句話不說自己要去哪兒，便向園子走出去，穿過紅軍戰士的營房，向村子裏卡拉什家走下去，看見孩子們在那兒孤單單的沒人管，非常狼狽。妮索輪流摸過每一個孩子，瞧了瞧這淒涼的家和院子，認爲一個家裏若沒有女人的確是一個可憐的地方。她用一種料想不到的勁頭兒開始幹活了。

這天傍晚，卡拉什一從山裏武裝偵察回來，竟認不得自己的家了；各種東西井然有序，

碟子（包括一把新茶壺和幾個茶碗）都洗過了，齊齊整整地擺在爲了放茶具用的一個石台上。他以前從沒見過的兩隻輕鐵桶裏都打滿了水，放在那兒，上面蓋了石板。爐子仍舊灼着，正放散着一種可人的熱氣。爐子上的那隻小鐵鍋裏滿盛着煮好的大米飯。孩子們在炕角裏睡覺，蓋着嶄新的被子。卡拉什揭開被角，瞧見他們的臉上那種少有的潔淨，便大吃一驚。

卡拉什詫異着、驚喜着走到院子裏，見院子也掃過了。

「我常說我有個好鬼，」他羞媿地微笑着，這麼想道。「不過這不是鬼，是個女人。有這樣一個老婆才好哩。她也許不會像魚骨頭那樣吵我。」

他開始想自己一輩子會怎樣夢想富足和有一所乾淨房子。

他回到睡着的孩子們那兒，把步鎗摘下肩膀，把帶在割了底邊的袍子上的彈袋解下來，又把他的行頭裏最近添上的一條頭巾解下來。最後他坐在爐旁，把嘴裏填滿了大米飯，出神地咀嚼着。

自從來了巴斯馬其，妮索疲倦地躺在無眠的古利身旁，頭一次在夜裏看不到可怕的

景象，在睡夢中，她靠近了老太太，擁抱着她，却沒有覺出有皺紋的臉上滾下來的熱淚。

次日清晨，古利注意了一下妮索那時在幾天的過程中發出一種成年女人神情的眼睛，雖然仍舊非常悲哀，卻又鮮明清澈了。

六

消滅了巴斯馬其以後的十二天，沃落裏的工作人員到西雅塘村來了。他們說這場悲劇的消息傳遍了高山區的山峽和深谷，甚至那些最小、最遙遠的部落裏的居民，也紛紛用送食物、芻草和籽種的方式來幫助他們。他們帶到沃落去的各種東西將要立刻送到西雅塘來。因此隔絕在這個稀曠的深谷裏的發奎爾們發現了許多陌生朋友的存在。

「你是負責這事的嗎？」蕭·比爾這麼問吉哥·格維塔茲，他是沃落黨委書記，是馬克西莫夫允許進病房的沃落來人中的唯一代表。

在過去的幾天裏，蕭·比爾的健康狀況惡化起來，馬克西莫夫所害怕的併發症發生了。

這位個子高高、面孔瘦瘦的格魯吉亞人穿着一身騎兵的長大衣，在蕭·比爾牀邊的檯子上那麼筆直地坐着，好像彎不下腰似的。他的聲音柔和而平穩，講起俄語來帶着很明顯的重音。他是前一年到沃落來的，獨自一人越過了那時還不熟悉的高山區。現在蕭·比爾初次和他見面，因為蕭·比爾到沃落接旅隊時，格維塔茲訪問大河上游沿岸的村子去了。

「我僅僅是提一提發生過的事情。」格維塔茲回答道。

「謝謝。」

「用不到謝。如果沃落裏出了同樣的事情，你們西雅塘的人們不也要幫助我們嗎？」

「我們本來可以出許多力啊，」蕭·比爾很悔恨地說道。「可是現在呢，當然啦……」

只要我們從這場挫傷中恢復過來……」接着，他一想到等待着所有要做的事情，便很不耐煩地補充道：「不過這是一種倒霉的性質。正當最需要我的一霎，我却躺在這兒！」

「別難過吧，米維德夫同志，或是蕭·比爾，像這些老百姓所稱呼你的。沒有你，我們一定對付得過。你已經盡了你的職責；現在你必須休息，好起來。我們本想把你送走，可是醫生

說你現在不能動。那麼你只要在這一兒躺下去，直等復原。那時我們要把你送到一個療養院裏去，隨便你到哪兒——到克里米亞或是我自來的高加索。事實上，我的哥哥是提比底一個療養院的院長，那兒是山上的一個美麗的地方哩。他會留你作貴客的。」

「你在想甚麼，格維塔茲同志？」蕭·比爾微笑一下說道。「說高加索的療養院算甚麼話呢？有的是要做的時候：至於休息嘛——嗯，我正在休息。」

「得啦，得啦吧。幹嗎吵嘴呢？我們不過是給你黨的指示，要你到一個健康休養所去。」

「我不是黨員。」

「你是說你沒有黨證。可是你會有的。」

「你爲甚麼說這個？」蕭·比爾有點激動，這麼問着，把頭從枕上抬起來。

「安靜躺着，不然我要走啦。你能使用右手嗎？」

「能。」蕭·比爾說道；他摸不清問題的要旨，只把受傷的手從被子底下拿出來，表示他能用這隻手。

「那麼你明天一定要寫一份入黨申請書。等我回沃落時我可以把它帶去。」

「你怎麼知道我是甚麼樣的人呢？」

「我知道得很透澈。整個的黨書記處都知道。」

「你沒有見過我在這兒的工作。」

「不錯，可是我們聽得夠多了。正因為這個，我們才沒派一個人到西雅塘來。由於人員缺少，我們把他們都派到其他地方去了。西雅塘的一切原來進行得很順利嘛。」

「直頂到這個打擊。好像該怪我哩。」

「胡說！跟你毫無關係。你在西雅塘的工作可以作為任何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榜樣。我們盤算着你在教育方面需要幫助，所以給你派來一個教員。等我們富裕了一點，便派來一個旅隊，一個開合作社的小伙子和一個醫生。如果你曾有過苦惱——嗯，我們要補償的。你以為你是唯一做這種工作的非黨人士們嗎？遠在大河河頭的拉非·桑，有一個名叫郭洛的烏克蘭青年木匠。在沙士達，我們有一個韃靼的卡西莫夫，也有一個在你之後去的退伍紅軍戰士。我們不拿這些人比你更看為非黨羣衆。」

「換句話說，我——我——」

「興奮起來啦？這是不許的。我要喊醫生來，我就要走。總而言之，米維德夫同志，黨的命令是安靜地躺着，並且養好。這是你目前唯一的任務。至於你的西雅塘——目前黨組織正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西雅塘身上。從前這是困難的；現在事件強迫我們集中在西雅塘身上。我們計劃將來在這兒設立一個紅軍的兵營，並且建立一個共青團組織。你將要有一間書房，一個合作社和一個醫療所，而且有一個新教員。總之，我們要幫助西雅塘趕上已經是最進步的部落。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完全不要你來協助，因為目前你必須安靜地躺着。如果你不反對，可以作我們的顧問。」

蕭·比爾一直興高彩烈地瞅着天花板，好像在想像着格維塔茲所期許的一切事情。『很久以來我們就想辦這些事情，』格維塔茲繼續說道。『可是那時山擋着路。秋天就會多來幾個人了。我們有龐大的計劃哩。斯大林同志本人正對我們的工作發生直接的興趣。要不要我對你說下去，還是你已疲倦了？』

蕭·比爾躺在那兒，沉緬在自己的思想裏，只意識到格維塔茲那平穩而柔和的聲音。他咬字和發音都像是一種異國的旋律。好像從遠處傳來了一陣小溪的潺潺之聲和微風

擺動樹枝時發出的沙沙聲響。蕭·比爾向樹上仰望，瞧見一片蔚藍的天空，在地平線的遠處帶着一朵暴風雨的烏雲。雲彩一面向遠處不斷地消退着，消退着，一面在陰沉的雲層裏迸射着閃電的光芒。在這兒，在小溪和樹木的近處，空氣如此亮堂而新鮮，一直逼透到蕭·比爾的頭上。他很滿意，並且知道這就是幸福——一種普樂般的、絢爛而不可知的幸福。

格維塔茲忽然住了嘴，瞧瞧蕭·比爾。這位病人的兩眼合上去了。

格維塔茲大吃一驚，伸手去摸他的脈膊。

「說話太多了，」格維塔茲有點窘地想道。「可是脈膊很好。不過是睡着了。」

格維塔茲悄悄起立，蹣手蹣足地走出屋子。

「一定不讓他參加審判，」他一面竭力使門不發出吱呀的聲音，一面這麼決定。「弱得很哩。無論怎樣我們要辦的。一定得好好看護他……純金啊……」

七

他們努力挽救蕭·比爾的生命，幾乎有三月之久。併發的病症呈現出一種嚴重的情

勢。在那三個月裏，馬克西莫夫完全全地守在蕭·比爾的牀邊，因此他自己變得面黃肌瘦了。

格維塔茲派一個通訊員，帶信到大山區界限以外的地方去。通訊員日夜奔馳，在適當的間歇處更換馬匹，橫跨過東谷區的一些荒涼的地方。信上要求派遣一個治肺專家帶着必要的藥物來。另外的辦法是無法採取的。如果讓一架飛機在西雅塘或沃落降落是可能的，格維塔茲一定會要求這種援助。可是修建機場只是爲來年作的計劃。在高山區的小路上，電報的線竿只能架出頭一公里。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蕭·比爾體質的自然活力上了，可是眼見他和死亡掙扎，是很痛苦的。

在那三個月裏，西雅塘的老百姓對蕭·比爾表示了一種愛戴，這種愛戴之深，是他自己過去也沒有料想到的。深谷居民們沒有一天不聚集在古利家裏，向馬克西莫夫打聽蕭·比爾的健康。一天，卡拉什和伊索夫到馬克西莫夫這兒來，說他們準備用一幅擔架把病人抬過高山，用一個月或兩個月——只要是把他抬到一個「大城」的真正的醫院裏，多麼久都成。他們發誓要那麼小心地抬他，「使風吹不着他，他可以不受防礙地睡覺；如果

我們在他胸膛上擺一碗水，一滴都濺不出來。」可是蕭·比爾的情況需要他留在原來的地方。

妮索晝夜地在馬克西莫夫旁邊的蕭·比爾的床上坐着。她處在那麼神經質的狀況中，以致在他的情況稍稍有點兒變化時，她便狂喜起來，或深深絕望。她的生活好像是被慢火灼滅着。有時候她是一個可貴的床邊助手，等馬克西莫夫累得躺在那張支在蕭·比爾旁邊的床上睡着了，她便代替他。如果從前妮索由於無知和想像的誇張而把蕭·比爾成一個偉大而神祕的人物，那麼現在他躺在那兒，又憔悴又懦弱，四面圍着的都是像他一樣的俄羅斯人，一切神祕都消失了，她看他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凡人，是那麼無可計量的頂可愛，是單單屬於她自己的一個人，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託上去的人。她用偉大的初戀的全部力量，相信自己能把他從死亡中拯救出來，那麼等他痊癒了，便永不離開她。她所表現出來的精力的泉源，使馬克西莫夫驚奇。在坐守在蕭·比爾床邊的三個月裏，妮索全力學習俄文。同時馬克西莫夫學習西雅塘話，比較起來，這種話是簡單而原始的。可是他的成績沒法跟妮索相比。她開始讀俄文書籍，充當深谷居民和紅軍戰士間的公務翻譯。這年秋

天，紅軍屯駐地的共青團組織接受了胡達多作團員，這事使妮索失望得厲害，因為她曾經希望自己是西雅塘的第一個團員。

在這三個月當中，西雅塘發生了許多事情。人們慢慢地忘記了春天的災難。俘虜的巴斯馬其們被分成小組送到縣城裏去。經過預審，阿西斯·康和他的擁護者們也被帶走了。史維佐夫、格維塔茲和守備隊指揮員決定把他們送到高山區後面最近的城裏去。從匪徒的顛子們得到的證據是含糊而矛盾的。阿西斯·康甚麼都不說。很明顯，巴斯馬其的組織和遙遠的一些地方着有聯繫，而亞克壩可汗的戰術是被某一隻強有力的手所操縱着。阿西斯·康爲自己的行動所簡短解釋的「愛情原因」，是避免他自己招致更嚴重的罪名的手段。蕭·比爾懷疑肯狄利援助匪徒一事，並沒有被審訊所收集的證據證實，因此肯狄利被放走了。他在西雅塘呆了一些時候，後來卻去了沃落，在一個更有利的地方繼續幹他的剃頭活兒。最密切地觀察他的行動，沒有帶來甚麼結果。他一直隱蔽着自己，在他的生活裏，除了刮刮鬍子和用輕微的勞動賺一少點零錢，顯然再沒有別的興趣了。

整個夏季，紅軍戰士們積極地參加了村裏的生活。他們修復了運河，幫助深谷居民們

耕地、撒種和澆地。這些俄羅斯人在荒地遠遠一邊的深谷進口處，順着紅軍的營房種了一些菜園，於是當地的居民們都來瞧馬鈴薯、捲心菜和蘿蔔，這些菜蔬都是他們從沒見過的。

古利被選爲村蘇維埃的主席，她把自己的痛苦沉緬在工作裏。沒有一天不在村子的某一家裏見她，她在這家裏指揮管理，就像一個家長——家庭最老的一員，管理着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最瑣碎的事情提供意見和關心。

現在大家都稱呼卡拉什是西雅塘的民兵領袖了。他在村子四周來回邁着大步，穿了俄羅斯靴子、紅軍褲子和襯衣，戴了一頂鑲着紅星的軍帽；他沒有正規紅軍戰士制服上所縫的那個藍色的徽章，這事情使他悼惜着。他家的院子裏有匹名馬，這原來是屬於馬賊隊長的。他屋裏擺設着一張桌子，一個碗櫥，還有三隻俄羅斯人用的那種櫈子。這些東西都是紅軍戰士們送給他的。他們一有空兒便來做木工、修補工和其他的活兒。伊索夫現在已經用極端的輕視把天命者的禮教全部廢除，他是卡拉什家裏常來的客人。他總是和嫂克·布卡一起來，再也不打罵她了。

從沃落運來的食物非常之多，用不到再節省，因此深谷居民們常常邀請朋友到自己

家裏來。到了傍晚，西雅塘的年青小伙子和紅軍戰士們便聚集在碉堡的院落裏。起初，俄羅斯手風琴好像對西雅塘人民是很生疎的，結果卻證明它和當地的手鼓、琵琶、笛子非常諧和。胡達多是公定的音樂指揮，而他的妹妹祖愛達經常帶頭唱第一支歌子。妮索是唯一不能被傍晚的青年人所引誘去的。每逢離開家，她總是處在驚惶失措的狀況下。她寧願坐在蕭·比爾的床邊，拿一本從紅軍戰士們那兒借來的書，一直讀到天黑。

深谷居民們急切地等待着將來西雅塘的新人物。現在，每一個改革都是人所歡迎的，因為蘇維埃政權已經牢固地豎立起來，居民們都愛護它，瞭解它。

八

晚秋時節，另外半部蘇維埃旅隊到達沃落了，這回沒有耽擱。它帶來了新的工作人員，其中有一個醫生。但這時蕭·比爾已經脫離危險了：他那强有力的體質業已經住了這個考驗。他馬上開始行走了。

一天，史維佐夫從沃落回來，帶來一篇剪報的翻譯，把它遞給蕭·比爾。

「瞧瞧這個吧。這是關係咱們的。」

「我們的記者剛剛報導了一件亞克壩的迫害事件，這可以作為俄國邊界上的一幅彰明昭著的圖畫。」蕭·比爾讀道。「由於某種政治原因可汗領域的領袖尊貴的阿西斯·康的妻子被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加以拐騙，搶到西雅塘去了。這位不幸的丈夫在自己親屬的伴隨下到那兒去要求釋放自己的妻子。當地居民一致支持他，並且，等到布爾什維克官員們無禮拒絕了可汗的請求時，他們甚至掀起了一個暴動。布爾什維克們借助於殘忍的手段把暴動壓平。他們把無辜的阿西斯·康投入監獄，殺死了他的親屬，還有衆多的沒有武裝的居民。阿西斯·康的不幸的妻子直到今天還被留在西雅塘。她被拘留在布爾什維克政委米維德夫家裏，他讓她穿起俄國衣服，並且強迫她作共青團團員。人們不禁對「全能君主」的忍耐和疏忽而感覺驚奇，正當布爾什維克們屠殺他的百姓——這些毫無防禦的亞克壩人的一霎，他竟與赤俄簽訂一項友好條約……」

「嘿，這是怎麼回事？」蕭·比爾問着，抬起眼睛。

「沒啥大不了的。」史維佐夫很不贊同地笑道。「一個外國人開玩笑的理想。報紙的一

份偶爾溜過了我們的邊界，我們就把它譯成了俄文。」

「這簡直是可笑。」

「可笑是不錯的。可是等到這一類的「文字資料」落到歐洲的一個大都市裏，拿它當作解釋所謂「邊界事件」的文獻，並且等到那些重下巴的外交家利用這種文獻來污蔑我們的外交政策時，它就不再那麼可笑了。」

「整個事情裏惟一的實話是妮索住在我的屋裏並且穿着俄國衣服。可誰能把這些向他們報導呢？在巴斯馬其來到以前，她穿得像本地人一樣。而且在那以前這兒也沒有共青團組織。」

「是要想一想的事情。簡單的一句話常常足以把一個人放掉的。我們沃落裏的公安人員現在正對這件事情進行調查。我們可以相信他們能把可能窩藏着的任何「正義與人道的護衛者」發現出來。你怎麼想？」

「我這麼想，史維佐夫。」蕭·比爾很嚴肅地回答道。「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人抓住得遲，他會逃掉的。他可以溜到我們的一個城市裏去，甚至鑽到某個負責的位置上。當然，我

們終久是要捉到他的，但那時他可以幹出許多壞事。我們仍然要學習許多哩；他們的機器顯然轉得很好，這就得要一個鐘錶匠的技術把它計算出來。最要緊的是把我們的邊界封鎖起來，封鎖得緊緊的。」

「至於我們的邊界所涉及的——可是連我都沒有權力告訴你這事。如果你在這兒待到明年，你自己就看到種種事情了。」

尾聲

「咱們要休息一下嗎？」蕭·比爾問道。「已經到隘口上了。」

「是的，休息吧。」妮索回答着，把韁繩放到馬鞍上。

疲憊的馬匹喘着粗氣，並肩站在那兒，回頭望望它們剛剛爬上來的山路。妮索把自己的皮帽子向後一推，整理一下頭髮。底下鋪展着的是一個荒涼、原始的世界，其中包括數千年前被冰川鑿成的伸延而下的杯狀山谷，和一排排底平頂尖的高山。它們被太陽照耀着，但在透明的空間又變成紫紅色的煙霧，消失了。

「把你的皮襖鈕起來吧，」蕭·比爾說道。「有風哩。」

「我愛這種風，蕭·比爾。瞧瞧下面那邊吧。它們不像老鼠嗎？」

「甚麼？」

「下面的山。它們活像排着鼻子在啃山谷哩。多麼小啊！上面的雪峰又像年老巨人的

鬍子一樣。多亮啊！它們正和人一樣哩。」

「妮索，你真喜歡編扯事情。」蕭·比爾把步槍換個肩，這麼微笑道。然後他在鞍上沉重地偏個身，踏住一隻馬蹬，手指伸到潮濕的馬肚皮旁邊的鞍帶底下，看看鬆緊如何。「兩百公里的半徑以內沒有一個人影呵。」他這麼說着，直起腰。

「咱們還得走多遠呢，蕭·比爾？」

「騎馬再走兩個禮拜唄，」他沉思着說。「咱們上路已經有三個禮拜了。你厭了吧？」

「我永不會厭的，」妮索說道，「瞧瞧吧！那邊像一面紅色的破鏡子哩，只不過照舊發光罷了。」

「是落日在峭壁上反射出來的。那些石頭就叫做堆石。」

「要坐汽車回來的話，得走多久呀！」

「如果那時修好了路，我可以用三天功夫開車把你帶回來。你想像得出那是種甚麼光景嗎？」

妮索沉默起來。他不願意思像那是種甚麼光景。她在心底裏早就對自己說過了，她沒

有甚麼理由再回來。她並不是爲了再回來才離開西雅塘的。那怕坐汽車也不成。當然，蕭·比爾的想法可就不同了。他離開西雅塘，只是因爲他聽說在修一條新路——當然他是想作頭一個在這路上開車的人嘍！他畢竟是個職業的司機呵。整整一冬，他等待着隘口開封，簡直是不耐煩了。妮索也很不耐煩，現在她在這兒，終於騎馬走進這個偉大的世界了。再待兩個禮拜吧。他們只還要爬過那些高山，還有那些，還有另外那些，還有遠得幾乎瞧不見的，像鬼怪般的那些就成了。然後她就可以看見夢想了好久的一切——城市、巨大的城市和大人物了。莫斯科嘍！

「說不定有一天我自己也會變成一個大人物哩，」妮索想道。「終究不再住在亞克壩了。一到了隘口上，蕭·比爾說：『回頭望望那些山峯吧——山峯彼面的那些地方就和亞克壩一樣，沒有機會讓你生活得像個人一樣。在咱們的蘇維埃國土以外，有多少亞克壩人照舊在那兒生活呀！』我怎麼會不變成一個大人物呢？我簡直想得很哩！我多幸運！有甚麼能阻擋我呢？」

「你在夢想甚麼，妮索？」

她趕緊轉身向蕭·比爾，兩人的膝蓋碰到一起了。蕭·比爾的馬把頭擱到妮索那匹毛茸茸的小駒頸項上，嗅着它的鬃子。

「伸手給我，蕭·比爾，」妮索的小手拉住了他的大手，在放掉之前很激動地緊握着。「我甚麼都沒夢想。現在咱們繼續趕路吧。」

他們向隘口下面移動過去。

東谷區的無數空地絲毫不像現在遠撤在背後的西雅塘那些石質的深谷。三個禮拜以來，每個傍晚蕭·比爾和妮索都選擇一塊在山脚下有泉水的草地。他們把馬絆上腿，讓它們吃草，這時便去撿柴生火。他們睡覺鋪着氈子，蓋着被子，並不脫掉皮襖。天亮了，他們備好馬鞍，繼續前行。在那整三個禮拜的時間裏，他們只有一次遇到了一羣牧民，便趁機在帳篷裏過了一夜。他們喝過濃漿的犂牛奶和馬奶酒，整夜坐在那兒和擠進帳篷的牧民閒嘮。牧民們對高山區另一面發生的一些大事情都很感興趣。他們想瞭解別的牧民告訴他們的有關集體農莊的事兒，有關從大城市修向他們這兒來的新路的事兒，和有關最近從他們營地上空飛過去的飛機的事兒。

可是蕭·比爾和妮索甚麼都不曉得。新聞並不由他們帶來，而他們正是要馳馬去打聽哩。那天夜裏他們給牧民們的好奇心累壞了。

荒涼的道路像是沒個盡頭。他們碰見的唯一活物是那些在洞口蹲着瞧他們走過的田鼠。

妮索和蕭·比爾下着隘口，落日的顏色變得更深了，它的光線被黑色的山峯切開，照到對面的峭壁上就像紅色的柱子一樣。這兒終於出現了一片綠草和水泉，是過夜的好地方。

忽然一個騎士從峭壁背後出現。他後面跟來了第二個、第三個。

蕭·比爾和妮索停住，用手遮到眼眉上，竭力察看一下這些出人意料的騎者是誰。新來的人也停住瞧瞧，然後奔馳而來，他們的步槍都橫托在馬鞍上。

「他們是紅軍呀，蕭·比爾！他們是從哪兒來的？」

「喂！路上平安！你們從哪兒來啊？」戰士中的一個很高興地問着，向他們靠攏上來。

蕭·比爾望望他們那曬得棕黃的、健康的面孔，望望他們敞開的皮襖領口的軍章。

「邊防戰士們嗎？」蕭·比爾高興地這麼問着，和他們一一握手。「我們從沃落來，你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吧？噢，看來你們人數不少哩！」他一瞧見峭壁背後走出一長列騎士，便這麼補充。

「不少？夠多囉。你們最好在這一兒等一下，因為沒有地方通過。再見吧，我們在偵察呢。」
「再見！」蕭·比爾頓然回答，望着這三個人馳去。他本來希望和他們談談的。可是他看得見，有整一個部隊在峭壁那兒繞行。他和驚訝得不輕於他的妮索騎行到路旁的草地上，部隊前面的戰士們走過時向他們招手。

妮索剛預備回到小道上，另外一個騎兵的行列出現了。這是指揮員們。他們人很多，蕭·比爾認得出他們是代表部隊本部的。如果這個部隊以有這許多指揮員誇口，那它又該有多大規模！

蕭·比爾敬個禮，指揮員們向他還禮。他們中間的一個離開隊伍走過來。

「喂。」

「喂。路上平安。你們從沃落來嗎？」

這位指揮員有一付愉快的面孔。蕭·比爾注意到他領上的鑽石形的軍徽，便很驚異爲甚麼一個部隊竟由這麼高級的指揮員領到高山區來。蕭·比爾簡潔地回答了自己被問的問題，覺得自己又變成一個紅軍戰士了。

「我們是來封鎖邊界的，」指揮員這麼解釋着，讓他的人民自行向前趕路。「我們準備建立邊界屯駐所，以便讓你們的山區平平安安地生活。這一帶的部落早就該與文明有些接觸了。我們帶來了一架電影機、無線電設備、一座輕便的發電機、一部印刷機、新聞鉛字、一個圖書館和足夠的其他東西。這是你妻子嗎？」他問着，轉向妮索。「你好啊？」

妮索被司令員的微笑和用「妻子」這個詞兒的問候弄窘了。他怎麼發現她是蕭·比爾的妻子的？但她很穩當地和他握握手。

司令員馳去追趕自己的官員，這時戰士們繼續不斷地從他們那兒經過。他們看見部隊的軍旗戴着一個藍罩挑了過去；機槍都縛在馬背上，戰士們的帽子底下塞着白手絹，以便遮蔽山裏的太陽；醫務擔架兵趕着兩匹馬，他們的紅十字給藍色的帆布對襯得很漂亮；戰士，戰士，戰士們的單行伸延成了一條無窮盡的長線。

蕭·比爾和妮索下了馬，牽着韁繩站在那兒，默不作聲但很欣喜地瞧着。落日的紅光已經隱褪了，夜的陰影迅速地降臨，但戰士們繼續不斷地走過來。最後這條長線斷開，小路空了。顯然一切都已過去，但峭壁後面又出現了一些騎士。不是騎士。這是跟戰士穿一樣皮的襖的女人。她們是長官們的眷屬，這就是說，部隊要來住很久——至少一年或兩年。在騎馬的女人們後面，來了一列轎子，這是給那些不能騎馬的女人預備的。

「瞧，蕭·比爾瞧呀！妮索喊道：『孩子！』」

真不錯，這裏是馬馱的轎子，從窗口就能望見孩子們的活潑小臉。他們是邊防戰士們的子女，是喜歡這種騎行方式的少年旅行家。

等了短短的一霎，來了一隊駱駝，腳夫騎驢領先。第一匹駱駝尾巴上拴了一根繩子，穿過第二隻的鼻孔，這麼穿下去，直到行列的最後。蕭·比爾機械地記着數。五十四匹駱駝。然後又是一隻驢子，由腳夫騎着，接着是更多的駱駝，背上馱着大布袋，偶爾有騎馬的戰士鞭策它們前進。每頭駱駝脖子上都有一隻小鈴，因此空中充滿了幽雅的、叮嚕有致的鈴聲。這聲音盪漾到山路上，草地上，高山上，直到那些雪峰，都像被這種音樂迷住了。天早已黑下來，

月亮升起了，它的透明的光傾瀉到大地上，和鈴聲攙和在一起。

駱駝走着，走着，翻滾着，搖擺着，又在山路的石頭上溫和地邁去。

蕭·比爾站在那兒，胳膊攬在妮索的肩膀上，他們停立旁觀，把一切都忘記了。在月光下，駱駝好像些神祕的生靈，在大地之上游浮着。無論妮索或蕭·比爾，以前都沒見過這種情景。他們自己也像在向前游浮，和羣山、月亮與雲彩一起，從那些變動着四蹄像在問候他們的駱駝身旁走過。

「你們總共有多少？」蕭·比爾最後這麼喊；一個回答的聲音像是從月光裏傳來：「五千隻駱駝，五千……」

時間前進着，夜前進着。駱駝的神祕陰影不斷游浮過去。蕭·比爾和妮索早已經絆起馬腿，躺在氈墊上了。他們蓋上被子，沒有覺得夜的清冷；用手支撐着，默默地凝視着駱駝的行列；那叮嚕不歇的鈴聲，一個產生着模糊、幻覺世界的搖籃曲，把他們迷住了。他們躺在那兒，清醒着，感覺着自己心房的緩緩跳動，這時蕭·比爾不斷地吸着自己心愛的煙斗……

月亮滑到山頂背後，收斂起照在石質山坡上的綠光，駱駝卻不斷前進着，前進着……

一九三九—一九四一

一九四六於列寧格勒。

譯後記

「妮索」從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版了上冊，直到現在才把下冊送到讀者面前。時間拖延得太久，使讀者遭受了損失；譯文不夠簡潔流暢，專門名詞太多，影響了讀者的閱讀興趣。這兩個缺點都是由於出版者和譯者的責任心不夠造成的，在此謹向讀者道歉，並希望遇有再版機會時加以改正。

「妮索」一書的主題，對我們中國讀者並不生疏，它反映了蘇聯各族人民爲粉碎帝國主義陰謀詭計並建設自己的幸福生活所經歷的鬥爭。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地點和社會條件使它帶有突出的特殊性。經濟上貧困文化上落後的西雅塘人民，由於處在邊遠國境線上的高山區域，特別由於在革命成功後的初期這些地區的國境力量比較薄弱，便不得不正面負荷着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的侵害和壓迫。在阿西斯·康的侵襲事件中，西雅塘

人民，雖被認爲愚昧無知，由於信任並依靠着蘇維埃政權，終於粉碎了敵人的陰謀，打亂了敵人的「機器」運轉計劃。自認在「科學」和「邏輯」方面涵養有素的帝國主義間諜，却不能不在武裝侵擾事件的兩個關鍵問題上（阿西斯·康的階級地位決定他給予西雅塘人民的不是友善而是蹂躪；數量上佔劣勢的蘇聯紅軍，由於它的高度階級覺悟和革命英雄主義，由於它的正確戰略戰術，可能而且必然擊敗數量上佔優勢的敵人）證實了自己的「科學」和「邏輯」的破產。帝國主義不能也不敢去認識這個真理，因為這個真理預告着他們本身的失敗和滅亡。

書中突出地描寫了蕭·比爾這個典型的人物。蕭·比爾的性格和作風，可以代表千百萬普通的蘇聯人民；他做事聰穎靈活，臨敵沉着勇敢，對黨和蘇維埃政權具有無限的忠誠。但並不是說，具備了這些條件，蕭·比爾的事業就是一帆風順的。我們看到，帝國主義間諜肯狄利曾有幾次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自己，蕭·比爾却只在感情上表示出對這位「化子般的窮苦剃頭匠」的厭惡，沒有抓住事實的矛盾，認真地深入地發現事實的本質。直等西雅塘被侵襲之後，當他讀到帝國主義報紙的謠言時，才覺察到：應該學習更多的

東西；必須學會鐘錶匠的本領，才能確有把握地澈底打碎敵人的「機器」。這是一個極有
意義的結論，是一個用很高的代價才換得的結論。

我們看到，蕭·比爾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獨自跨進了塘西雅山區，在短短三四年內，
領導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他熱愛那些「發奎爾」，知道他們的苦難，相信他們的
力量，也清楚他們的弱點。只有如此全面地掌握了這些具體情況，才有可能使他生動地運
用黨的政策，引導人民前進。

關於那些樸質的山民們的形象，有兩個是令人難忘的：妮索和卡拉什。前者是人民中
最堅決的革命力量的化身，後者則除有相當的革命性外，還帶有相當大的落後性。這兩個
形象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們被塑造得有血有肉，充滿了生活的氣息。

總的來說，「妮索」一書對我們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在帝國主義包圍依然存在
的情況下時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對於任何兇惡敵人只有依靠黨的教導才能取得
勝利，這應該是我們讀過「妮索」之後的主要結論。

一九五三年七月於北京